

浮溪集原序

顯謨閣學士左大中大夫知徽州汪公自崇寧初起太
學諸生策高第校三館秘書尚符璽再遷尚書即立柱
下為右史遂贊書命入翰林為學士蓋仕朝廷三十年
專以文學議論居儒官從臣之列所為詩文若干首傳
天下號浮溪集凡若干卷公以書屬故人孫覲為之序
余曰天下有能事而文章為難工由漢迄唐千有餘歲
一時大手筆作為文章闕麗精深傑然視天下而自立
于不朽者蓋幾人而已杜子美詩格力自大雄跨百代



為古今詩人之冠至他文輒不工荀卿所謂藝之至者
不兩能信矣夫道喪文敝作者衆矣詞句儂淺益不逮
前其間心競力取馳騁上下欲一感以造古人之域而
擇之不精守之不固殉名而媮習鄙而陋固不足與于
斯文左太冲積十年之勤僅成一賦劉伯倫以一德頌
終其身而一能之善一語之工亦遂列于作者之林而
名後世今汪公之文所謂閎麗精深傑然視天下者也
公平生無所嗜好至讀古聖賢之書屬為詞章如啗土
為嗜昌歎為一病寤寐千載心慕手追貫穿百氏網羅

舊聞推原天地道德之旨古今理亂興廢得失之迹而
意有所適者必寓之于此登高望遠屬思千里凡耳目
之所接雜然觸于中而發于詠歎者必寓之于此崎嶇
兵亂潛深伏隩悲歌慷慨酣醉無聊而不平有動于心
者亦必寓之于此伎與道俱習與空會文從字順體質
渾然不見刻畫如金鐘大鏞叩之輒應愈叩而愈無窮
何其盛也公在館閣時方以文章為公卿大臣所推重
每一篇出余獨指其妙處公亦喜為余出也後十五年
公以儒先宿學當大典冊秉太史筆為天子視草始大

發于文深醇雅健追配古作學士大夫傳誦自海隅萬里之遠莫不家有其書所謂常楊燕許諸人皆莫及也公詩自少作已有能名及是與年俱老興微託遠得詩人之本意覽者當自知之公鄱陽人諱藻字彥章云晉陵孫覲撰

浮溪集目錄

卷一

奏疏四首

卷二

奏疏十一首

卷三

表二十四首

卷四

表二十九首

卷五

表二十七首

卷六

表二十八首

卷七

外制三十七首

卷八

外制六十八首

卷九

外制三十六首

卷十

外制三十六首

卷十一

内制二十六首

卷十二

内制二十三首

卷十三

内制三十四首

卷十四

内制二十九首

卷十五

内制五十九首

卷十六

内制三十首

卷十七

諡議一首

策問一首

序跋題說書十四首
後附

卷十八

記八首

卷十九

記七首

卷二十

碑二首

傳一首

卷二十一

銘十三首

贊二首

祭文四首

書劄六首

卷二十二

啓十九首

卷二十三

啓二十八首

卷二十四

神道碑一首

行狀三首

卷二十五

誌銘五首

卷二十六

誌銘八首

卷二十七

誌銘十二首

卷二十八

誌銘十一首

卷二十九

五言古詩四十九首

卷三十

七言古詩二十三首

五言律詩四十七首

卷三十一

七言律詩七十八首

卷三十二

五言排律六首

五言絕句十五首

六言絕句三首

七言絕句六十一首

詞三首

浮溪集卷一

宋

汪

藻

撰

奏疏

行在越州條具時政

臣竊惟人君當承平之時中原無犬吠之驚人臣以未見未然之事自下廟上甘心蹈鈇鉞之誅義士猶不以為難今國家之危如坐燒屋之下漏船之中陛下宵旰憂勤未知所以拯救之術而求言于臣等儻猶狃習故態用猥并之辭取塞詔旨而已豈臣等事君之義而陛

下所以望臣等之意哉况陛下詔臣等以當今保民弭盜遏寇生財之要而卒曰當虛已而力行之此正臣等惓惓効忠于陛下之時也臣昨扈蹕温州嘗蒙陛下賜以條對臣以為方今所急者惟馭將一事更無他說譬禦飢者當用食舍食之外皆非所急也已疾者當用醫舍醫之外皆非所急也陛下不以臣為愚雖不施行然頗加採納臣今日區區之愚猶守前見敢再為陛下陳之古之進說者曰人君恭儉愛人清心省事建立法度制禮作樂豈非甚盛之舉而至美之談歟是數者固人

君不可須臾而忘然今日用此則未足以解紛何則敵騎充斥于中原羣盜跳梁于諸路陛下專于恭儉愛人清心省事而已為足以卻之乎建立法度制禮作樂而已為足以卻之乎是必陛下能使諸將能使士卒為足以卻之而陛下諸將爵祿已極家貲已盈習成悍驕無復鬪志一方有警輒狐疑相伏無一人奮然為國請行者或就迫不得已而行則邀例外之賞肆無名之求上不恤國下不恤民使朝廷為之黽勉曲從不啻如奉驕子是豈為國家平禍亂立功名之人哉臣于此有馭將

之說三焉惟陛下留神省察一曰示之以法二曰運之以權三曰別之以分何謂示之以法古者人君之于將帥未嘗一日廢賞亦未嘗一日廢刑如冬夏寒暑然相須而成豈有獨恩無威漫然略不繩治如今日之甚者哉議者謂承平之時朝廷尊榮操縱由我故武夫提兵者可予可奪可生可殺今溥天搶攘國難未已方藉此曹為腹心孜孜拊循猶懼不濟奈何欲拂其心將誰肯前死且今諸將悍驕已成雖朝廷有法果能一一治之乎此言是也然臣所謂治之以法者豈欲明主自親其

文哉古者人君以恩結人必有人臣為朝廷任其責者肅宗在靈武廣平王以兵二十萬復長安其權可謂重矣先驅不肅顏真卿劾之王為之不敢當闕而乘李祐夜入蔡州縛吳元濟其功可謂大矣違詔進馬溫造劾之祐曰今日膽落于溫御史先驅不肅違詔進馬于軍政未有害也而二臣已不貸如此蓋小過不貸則惡之大者知朝廷有人不復敢萌于胸中矣今諸將雖驕然臣得之傳聞亦尚知畏朝廷之法而陛下羣臣方平居時聚談切齒無不以諸將負國為言及進言陛下不

過倚撫目前為這責進身之資而已至此事則未嘗有
一言及之者豈以為細故而不足言也哉揣陛下非所
樂聞而不以告耳殊不知陛下專于用恩恩過而驕有
司時一警焉是使陛下結其心者愈固而愈深也何不
樂聞之有哉何謂運之以權臣聞馭將如馭馬必馭者
之力足以勝馬然後周旋曲折惟我之聽不然竊銜詭
轡毀首碎胸雖跬步之間不能使之前矣高祖之諸將
其梟雄而難制者莫如韓信方其圍于滎陽漢固危甚
人人懷去就之心高祖一旦入其軍中自稱使者即卧

內奪其印符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蓋不知也及信下魏
代輒收其精兵以距楚既項羽死垓下則又盡奪其軍
徒為楚王以信之材而周旋曲折惟高祖之聽者豈不
以其智足以勝之故耶故信嘗曰陛下不善將兵而善
將將是信自知其材惟高祖足以制已故甘心俛首為
之用而不辭也大抵人君之于將帥必有得其要領而
使之心畏誠服者謂解衣推食便足以得其懽心者果
非也唐憲宗時劉闢叛蜀宰相杜黃裳度惟高宗文足
以破之而宗文素憚劉濛使人謂曰公不奮命當以濛

代宗文懼盡力縛賊以獻是以漣代宗文者黃裳得其要領也高祖之用韓信其術豈亦出此哉今陛下諸將倉卒之時可收其精兵而用以自衛乎于立大功之時可奪其全軍而使之歸鎮乎臣有以知陛下不能矣幸今諸將皆齷齪常才固不足深忌萬一有如韓信者不知陛下何以待之如此則平居之時亦當深察其姦如以劉濞代宗文之術不可不知也何謂別之以分漢高祖謂功臣曰諸君知獵乎夫獵追殺獸者狗也而發蹤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走得獸耳如蕭何則發

縱指示者也蓋古者用兵謀臣坐于帷幄之中以出籌策而將帥則聽命于前為之役使此命之所以一而功之所以成也高祖之所與謀者蕭何張良陳平而已黥彭之徒不得而預也蜀先主所與謀者諸葛武侯而已關張之徒不得而預也唐太宗所與謀者房喬杜如晦而已英衛之徒不得而預也今謀臣之任宰相執政而已陛下以為謀之不臧歟慎擇而易之可也獨不可使武夫參預其間竊觀陛下對大臣不過數刻而諸將皆得出入禁中是大臣見陛下有時而諸將無時也臣非

不知艱難之時陛下欲得其心姑與之無間然此曹何
所知識必不能上補聰明不過入則希求恩澤出則憑
藉權勢而已此道路流傳遂以為陛下進退人材諸將
或預焉以陛下英睿擇善而從顧于此曹何有然致是
言者恐必有可疑之迹不可不慎也又廟堂者具瞻之
地大臣為天子建立政事以號令四方者今諸將率驟
謁徑前便衣密坐視大臣如僚友百端營求期于必得
而後已朝廷豈不懼卑哉祖宗時武臣莫尊三衙見大
臣必執挺趨庭肅揖而退非文具也以為等威不如是

之嚴不足以相制以今觀之一何陵夷之甚耶兼國家
出師遣將詔侍從集議者所以慎之重之博衆人之見
也而諸將必在焉夫諸將者聽命于朝廷而為之使者
也及使之從容預謀彼既各售其說則利于公而不利
于私者必不肯以為可行便于已而不便于國者必不
肯以為可罷欲責其冒鋒鏑趨死地難矣臣愚以為自
今諸將當律以朝廷之儀每有奏陳必使之如有司之
式毋數燕見其至政事堂亦有祖宗故事且毋使參議
論之餘庶名分不至混淆而可以責其功效是三說者

果行足以駕馭諸將矣何憂乎保民何難乎弭盜何患乎遏寇哉若夫國財之生則臣願陛下毋以生財為言也自五六十年来士大夫喜操生財之說民窮至骨矣今四方莽為盜區國家所有不過數路數十州而已所謂生者必生之于此數十州之民古者以暴賦橫斂為非尚有賦斂之名也今則直奪而已耳古者以收大半之賦為非尚有其半也今則直盡而已耳南畝之民寒耕暑耘黧面塗足終歲勞苦而不厭糲糠者陛下不得而見也胥吏坐門朝暮不得休息愁歎之聲日與死比

者陛下不得而聞也貼妻賣子至無地可容其身者陛下不得而知也尚何以生財為哉惟有痛加裁損庶幾乎其可耳外之可以裁損者軍中之冒請內之可以裁損者禁中之汎取何謂軍中之冒請朝廷不得已而取民之財當一銖一縷一粒以養戰士今一軍之中非戰士者率三居其二有詭名而請者一人而挾數人之名是也有以使臣之名而請者一使臣之俸實兼十人戰士之費而行伍中使臣大半是養兵十萬而止獲萬兵之用也有借補官資而請者異時借補猶須申稟朝廷

謂之真命令則一軍之出四方游手者無不竄名軍中
既得主帥借補便悉支行祿廩與命官一同無有限極
訪聞岳飛軍中如此類者幾數百人州縣懼于憑陵莫
敢訶詰其盜支之物至不可勝計不惟是而已自軍興
以來州縣貪殘之吏惟患盜賊之不來一聞入境則便
置軍期司率歛民財無復稽攷恣為侵漁與盜無異此
而不治雖財賦日生于國家果有秋毫之益哉何謂禁
中汎取臣竊觀國家軍兵之餉百官之廩乘輿之俸悉
在有司而禁中時有須索如戶部銀絹以萬計禮部度

牒以百計者月有進焉以陛下清心寡慾必無嬪嬙橫
給宴游侈費也以陛下恭勤節儉必無營繕浮耗使令
妄予也然人主用財要須有名使有司預聞用而無名
是取民膏血擲而棄之溝中耳至于度牒則國家以虛
名而權天下之實利陛下用之以重則重陛下用之以
輕則輕免一時拮斂之瘡痍而寔濟軍興之用誠非小
補幸毋以為方寸之紙捐以予人而不知惜也若內外
竝加裁損大農之計雖未知有餘其視不知節用而專
務生財者有間矣陛下所以詔臣者臣固已畢陳于前

矣而臣有私憂過計者敢復言之臣聞坤之初六曰履
霜堅冰至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
也蓋患之不可不豫防者如此自古以兵權屬人久而
未有不為患者豈不以予之至易收之至難不蚤圖之
後悔無及耶晉以六卿帥師而卒于分晉者六卿也魯
以三家帥師而卒于弱魯者三家也漢自元成兵在外
戚而漢由是以亡唐自中葉兵在神策而唐由是以亂
古今一同此必然之理也國家以三衙管軍而一兵之
出必待樞密院之符祖宗于茲蓋有深意今諸將之驕

密院已不得而制矣臣恐寇平之後方有勞聖慮孔子
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顛臾而在蕭牆之內也臣嘗
觀自古偏方霸國提兵者未嘗乏人豈以國家四海之
大雖曰多故而將帥之材遂至寥寥如此哉意偏裨之
中必有英豪特為二三大將抑之而不伸耳臣以為及
今之時當用漢建諸侯之法泉建之而少其力精擇偏
裨十餘人人裁付兵數千直隸御前而不隸諸將合為
數萬以漸銷諸將之權此萬世計也惟陛下毋以臣人
微而忽其言不勝幸甚

撫州奏乞罷打造戰船等事

竊惟陛下屢降明詔求直言欲聞民間疾苦朝廷闕失盛德之事也臣幸以侍從蒙恩領州熟眎疾苦而不為陛下一言臣則有罪臣嘗聞孔子之言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或問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兵去食夫食之與兵不可去也明矣聖人豈不知此而顧獨存區區之信哉以為不信之禍甚于無食無兵不可不慎也陛下即位以來詔令之下未嘗不以恤民為言懇惻丁寧出于誠意官吏于常賦外秋毫及民者輒論之是

宜父老扶杖徃聽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如書傳所載也臣伏覩近日百姓見朝廷命令之頒反嘻笑咨怨其故何哉陛下以空文示民而民莫之信也何則財利之在人間非無量數之物也譬一卮之水酌之一卮則竭矣豈復能供鍾釜之用乎國家逐路逐州逐縣之財皆有成數量入為出其理當然今朝廷不問一路多寡有無而責之漕臣漕臣不問多寡有無而責之郡守郡守不問一縣多寡有無而責之縣令今日移文曰為某事支係省錢若干不管闕誤明日移文曰為某事

支經制錢若干不管闕誤不稟承者以威命臨之上下便文遞相逃責至縣而極矣推移不行則浚民脂膏以應期會此所以陛下有愛民之心而民莫之信也且以臣所領一州言之歲得酒稅錢不過六萬緡而月椿大軍起綱水腳官吏軍兵請給衣賜打箭頭鐵葉等錢歲當用四十餘萬緡不知此錢從何出哉雖積欠當催而積欠非朝夕可得以為不取之于民是欺陛下耳然尚有可議者曰遽改之難臣請試指目前一兩事最急而病民者言之打戰船買箭斡翎毛是也本州正月初六

日淮安撫轉運司指揮撫州打戰船二十二隻限五月畢出違限期官吏竝重寘典憲臣承命惶怖即時行下諸縣計置材植人工方欲施工間二月初六日又淮安撫轉運司指揮本州改造大樣車戰船二十二丈十六丈各一隻本州辦集工料如前三月初四日又淮安撫使指揮分拋二十六車船各一隻下撫州候樣打造三月初六日又淮安撫轉運司指揮分拋二十車船一隻下撫州候樣到應期打造前後四牒未嘗一同雖其末止于打造二十車船一隻安撫轉運司每承聖旨指揮

輒有改易民間莫知執守數月為之騷然今方候降樣不知其樣如何豈復當改易也木植人工驅而致之水濱去州百餘里一月餘矣樣未至間勢當復散散而復集是重擾也不知此役何時已耶建議者必曰官降度牒矣何以民為不知軍興以來度牒重重相因雖減價不售今又州州承打船拋降倉卒安能成錢亦其錢豈能及朝廷所降之數哉借使便得此錢以官錢貼支猶須四倍其數民間之費又當數倍于此蓋船之大者二十丈法當用材四丈有餘此材非深山窮谷中無有

也挽而致之水濱豈一日之工一人之力哉船之可用不可用非臣所敢知但見江西地理素薄民生甚微方此耕蠶之時舉家暴露眎田桑盼盼然不得為卒歲衣食之計人人愁歎陛下所當恤也不知誰為陛下畫此得無用程昌寓之言乎昌寓人材難逃聖鑒是果足與參議論共功名之人哉陛下聽其言而使數路生靈為之嗷嗷臣竊以為過矣至于箭筈翎毛有司當計實用之數下所產州郡收買撫小州也歲買箭筈二百萬翎毛一百餘萬一州之數如此總諸州蓋不可勝計矣亦

安用其數如此之多乎大抵地非所生必求之他郡今他郡各憂不足安能及人此其價所以十倍也故一斡之直幾百錢而翎毛則尤難遽集至有縣令以翎毛決事者詰朝訟者執翎毛羅立于縣庭之前徃徃旋捕鴈雉鵝鷺取之物被其毒矣豈特民乎夫民既無聊如此而江西一路數千里之間羣盜處處盤結以為勞而為民不若安然作賊萬一羣起合而為一豈不為陛下宵旰之憂乎况方解嚴之時尤當愛惜民力若平居無日不擾不知四方有警陛下何以待之臣所以夙夜為國

寒心者此也此皆陛下與大臣畫可帷幄之中而臣乃以區區之愚妄言于闕庭數千里之外其不為下所信也必矣然事固有不可忽者陛下胡不遣一二忠信之臣接行而巡問之乎儻不如臣言臣當受罔上之罪萬有一分可採陛下何忍驅數州赤子使之相延而為盜哉臣不勝憂懣待命之至取進止

奏論諸將無功狀

臣竊惟金人為中國患雖已五年而自陛下即位以來祖宗土宇日蹙一日生靈塗炭歲甚一歲臣嘗稽之載

籍雖至微弱之邦至衰闔之主敵人臨境猶能使其國人勉強一戰未聞以堂堂中國之大州縣所存者大半陛下英明之資勵精求治無失德于天下而敵騎長驅去巢穴萬有餘里如入無人之境至山東則破山東至淮南則破淮南至浙江則破浙江嘻笑而來飽滿而去坐令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宗社不絕如綫以萬乘之尊至于乘桴入海俵俵然未知稅駕之所其所以至此者何哉將帥不得其人而陛下所以馭將帥者未得其術也今陛下所謂將帥者誰乎臣知之矣不過

曰劉光世韓世忠張俊王瓌之徒是也論其官則膺節鉞之除兼兩鎮之重視執政之班有韓琦文彥博所不敢當者其寵可謂極矣論其家則金帛充盈所衣者錦衣所食者玉食奢豪無所不至雖輿臺廝養皆得以功賞補官至一軍之中使臣反多卒伍反少其志可謂驕矣平時飛揚跋扈不循朝廷法度所至焚掠驅擄甚于敵人者陛下不得而問也擁重兵居閒處邀犒設錫賚者陛下不得而吝也然天下之人猶謂陛下寬之至此者防秋之時責其死力耳及敵人之來是數人者曾不

能為陛下施一鏃之勞獨張俊明州僅能少抗若更堅守數日待敵再來乘其機會極力勦除敵必終身懲創不敢復南北則俊忠于陛下也其利害豈直為今日計哉奈何敵未退數里間遽狼狽引軍而行其引軍而行也雖三尺童子知其不可以為寇性强復不嬰其鋒猶懼屠戮况已致怨而去既不增兵益戍反旋軍空城以挑之是前日至小之捷乃莫大之禍也未幾果殘明州無噍類是殺明州一城生靈而陛下再有館頭之行者張俊使之也臣嘗痛念自秋以來陛下為宗社大計懼

敵人之侵宵旰焦勞未嘗頃刻少安以建康京口九江皆要害之地當宿重兵故以杜充守建康韓世忠守京口劉光世守九江而以王瓌隸杜充其措置非不盡善也若敵騎渡江杜充韓世忠王瓌并力扼其前劉光世掩其後可使奔北之不暇洎杜充力戰于前世忠王瓌卒不為用劉光世亦偃然坐視不出一兵方與韓梈朝夕飲宴敵至數十里間不知嗚呼諸將已負國家罪惡如此謂須少畏陛下之威憚臺諫之言日夜惶恐席藁負質請罪有司謝數州生靈之死亦知尚有朝廷之法

而張俊方且以萬人殺數十人之功冒朝廷不貲之賞自明引軍至溫道路雞犬為之一空居民聞來奔逃山谷數百里間寂無人煙王瓌自信州入閩所過州縣邀索動以千計公然移文曰無使枉害生靈其志果安在哉方國家危急之時所恃者諸將而諸將所為如此不知何以立國臣竊憤之此事人皆知之而無為陛下言者豈以為不急之務哉以天步艱難正借此曹為重而不敢言耳然臣竊有懼焉臣聞王者所以得天下者以得民也得民者以得其心也茲者陛下南巡可謂播遷

之極矣而百姓尊君親上之志略不少衰豈非祖宗德澤結人之深而恃陛下為主耶所謂為民主者平日取民財力以養兵緩急之時排難解紛而使民安業也今諸將聞敵人之來則望風遁逃反汲汲內相攻殘以為民害車駕所過一路則一路罹其戕所過一州一縣則一州一縣罹其戕今江淮兩浙已如此矣萬一幸湖湘幸蜀則敵人侵其前而無人以拒官軍殘其後而無法以繩是復為江淮兩浙無疑矣古者天子所臨曰幸言所過人以為幸也豈今日之所謂哉臣恐人心一離

而陛下無所恃也持此將安歸乎臣又聞張俊離明之時士卒頗有願留擊敵者俊聲言陛下召之臣知其說矣陛下諸將皆本無鬪志方無事時例先取赴行在指揮以備警急警急則引去曰朝廷召我矣其實欲自遁而又假上詔令以欺其欲戰之人使歸非于上及用事之臣此尤可罪臣比至黃巖聞陛下使李捧屯兵縣中降指麾云俟金人至台州則前來溫州是諸將既欲遁而陛下又令之使遁也夫士驅之使鬪猶懼不前況令之使遁耶然則敵人長驅無所忌憚者適其宜耳何足

怪哉臣竊觀今日諸將在古法皆當誅然不可盡誅也惟王瓌本隸杜充充敗于前而瓌不救此不可赦當先斬瓌以令天下其他以次重行貶降使以功贖過如張俊之軍獨可賞其有功將士耳所以移軍輒遁者俊也罪亦何逃如此庶幾國威少振昔周世宗承五代之衰將士習為驕惰河東之敗一日而斬大將樊愛能等三十餘人然後東征西討無不如志白起于秦可謂有功矣一不受命賜死杜郵郭元振唐之勲臣也明皇怒軍容不整坐之蠹下蓋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

是數君者其知之矣何則人之欲無窮恩有時而既惟
吾威足以制之然後恤焉足以為恩况此曹平時厭飲
于擄掠之貨矣用幾何錫賚而能滿其意哉如有賞而
無刑是姑息之政耳自古有能以姑息而成功者乎且
漢高祖之興所將者韓信黥布彭越也以今諸將之材
視之何如哉所就者布衣而取天下也以今諸將之功
視之何如哉然高祖于是數人者欲王則王之欲誅則
誅之曾不少貸此其所以為高祖也故韓信曰陛下不
善將兵而善將將豈非將將者人主之職耶今陛下當

以將將為職孰視諸將悍驕如此而無以治之異時張
後集西兵而來則又靡靡相效成風矣不知生靈何時
息肩國家何時興復以臣觀之今日之兵今日之將玩
習至此陛下已不得而用已不得而制矣非特無以責
其至誠徇國所至人心震恐動有意外之憂有之不如
無之臣愚以為敵退之後正朝廷大明賞罰再立紀綱
新人耳目之時莫若擇有威望大臣一人統攝諸將雖
陛下親軍亦聽其節制稍稍以法裁之凡軍輒敢擅移
屯以護駕為名者主將將佐僚屬竝論如法仍使于偏

裨中擇人材可用者間付以方面之權待其有功加以爵秩陰為諸將之代以天下之火豈無數人將帥之材哉特為諸將所抑而不得伸耳若陛下馭諸將如臣所陳則敵或盡數過江或于建康杭越等州留兵占據守亦有功戰亦有功車駕回臨安或平江徐議所向留江浙亦可幸湖湘亦可如其不然雖大臣忠貫白日謀臣如雨言利之臣能使錢流地上何益于事哉譬禦飢者當用食舍食之外皆非所急也已疾者當用醫舍醫之外皆非所急也今日所急在于馭兵馭將其他皆非先

務惟陛下與大臣熟議斷而行之臣愚狂瞽不知忌諱罪當萬死

奏論呂源除兩浙轉運使姜仲謙除轉運副使不當狀

臣竊惟國家自軍興以來紀綱日失其序陛下赫然中興凡民物之利害官吏之黜陟法令之當否所恃者郡守監司郡守休戚止于一州監司實通一路苟非其人產禍召亂有不可勝言者今兩浙密邇行在蓋一時根本之地新經兵火郡縣瘡痍大半未復議者謂朝廷必

留意監司慎擇人材非他路比及除目之出乃用呂源姜仲謙是二人者其操行汙濁略同一旦竝制選除且同為一路以此士論沸騰相視竊笑茫然莫知其端臣謹按呂源升卿之子家富于財專以苞苴交結權倖為進身之資初自常調結林靈素孟昌齡而得監司未幾罷黜復結王黼而得舊物黼敗人為源危之方是時李邦彥當國知趙子崧者邦彥所厚之客也遽以女妻子崧之子厚其奩具即除軍器少監意猶未已遂傾貲結梁師成無何除職帥廣西及賜對便朝一日而獲恩數

者八進職進官進賜名錫章服父贈待制所生母封夫人諸弟補官之類皆人臣非常之恩蓋師成極力薦援稱其所賂而為之報也比者原被召赴闕士大夫謂朝廷必深知其所為且斥而不用矣曾未閱月為兩浙轉運使夫兩浙名部也轉運使崇資也平時進擢能臣不過為副使而已呂源何人輒當此選若仲謙則甘心為譚楨之奴者楨之討方臘也仲謙以官從軍禿巾小帶身雜胥吏趋走楨前倚託權勢傲睨視人施施然自以為得計而忘其身之醜也自後除延閣典大藩對賓客

輒言仲謙卯翼皆顯之之賜顯之楨字也此浙人熟聞而親見指名而嗤侮者奈何使之持節居其士民之上乎若朝廷以二人者沾沾自喜似敏敢為誕謾似才奮當劇煩似有風力以為足以辦兩浙之事臣竊以為過矣今兩浙人心未安緩之則凌遲急之則紛亂正當得老成而知大體者威惠兼行庶幾稍定當此之時豈堪二小子重擾之耶况近者臣僚論列自宗寧以來諂附非類得官得職者竝行追奪且鏤板籍記姓名為萬世姦邪之戒蒙陛下開納施行今源由靈素昌齡師成而

得直龍圖閣仲謙由譚楨而得直秘閣皆當在奪職籍名之數者既未掃除乃同時陞擢不知朝廷好惡安在無怪士論之紛紛也伏望睿慈連罷源仲謙別選修飾庶平之吏毋使十四州之民謂朝廷用人復如前日之謬善人間之解體姦人得以乘間窺伺其害非細所有呂源除兩浙轉運使姜仲謙除兩浙轉運副使詞頭臣未敢撰進

浮溪集卷二

宋

汪

藻

撰

奏疏

論淮南屯田

臣竊惟國家遭金人之禍于今五年無歲無兵而去冬之役振古未聞迺者盤礴之師至江壩不渡此陛下憂勤上通于天而天贊我也然臣嘗觀古者兩敵相持所貴者機會此勝負存亡之分也敵兵既退國家非暫都金陵不可而都金陵非盡得淮南不可淮南之地金人

必不能守若為劉豫經營不過留簽軍數萬人而已耳
蓋可驅而去也淮南游羅金人蹂踐且羣盜繼之民去
本業十室而九其不耕之田千里相望流移之人心已
棄決非朝夕可還也國家欲保淮南勢須屯田則此田
皆可耕墾臣愚以為正二月間可便遣劉光世或呂頤
浩率諸頭領招安人馬過江營建寨柵除現存人戶田
產不可借外其餘流移未還者明降指揮各借五年使
諸軍分地而耕俟糧食充盈規模已定然後徐步而圖
中原既固行在藩籬且清東南羣盜此萬世一時也取

進止

論僑寓州郡劄子

臣聞自東晉以來累朝皆治金陵當時中原為五姓所
據于江南北僑立州郡納其流亡之人故江都謂之南
兖州則兖州之人所居也京口謂之南徐州則徐州之
人所居也以至南豫州南司州亦然比金人入寇多驅
兩河人民列之行陣號為簽軍彼以數百年祖宗涵養
之恩一旦與我為敵者豈其本心哉特妻子父兄為其
劫質以死脅之出于不得已而然耳固未嘗一日忘宋

也今年建康鎮江為韓世忠岳飛所招遁歸者無慮萬人其情可見臣愚以為莫若因此時用六朝僑寓法分浙西諸縣悉以兩河州郡名之假如金壇權謂之南相州許相州之人皆就金壇而居其他類此無事之時多印文牘先行散布使皆明知國家優恤之意俟其入寇徐以旗幟招之彼既知所居各有定處粗成井邑父兄骨肉親戚故舊皆在其有無足以相通禍患足以相救與鄉居無異亦何為而不居乎哉况浙西州縣昨經焚劫之後人遭殺戮戶絕必多如今有司籍定田產頃數

以待僑寓之人計口而給與土人雜耕撫存老幼係累其心俟稍安居料其丁壯教以戰陣皆精兵也必爭先用命永無潰散與夫從彼驅擄反為我敵者其利害豈止相萬哉取進止

奏論趙士瑗高郵軍再任不當狀

臣竊以人主之柄賞罰而已賞必及善然後人知所勸罰必及惡然後人知所懲未聞且賞且罰而可以為政也謹按趙士瑗始以蘇遲赴官不肯受代朝廷怒其稽違朝命特降兩官又緣自陳四任堂除粗有勞效乃發

運使李祐劄子保奏復令在任臣不知朝廷以士瑗為是耶為非耶若以為非則方命不從者堯四凶之罪也不應使之在任若以為是則借留在任者漢循吏之恩也不應使之降官以一士瑗之身而一日之間可賞可罰臣竊惑之且士瑗自陳歷任有勞至據其所臨推之不去公違詔條不顧義理亦可謂無廉恥甚矣縱方今乏材豈無一人可治高郵如士瑗者耶况新除人別與差遣在任人遷延依舊使有力者交結當權無日不居官無援者待闕及期輒為人所奪有十年不霑一日之

祿者宣和之風也今陛下中興當痛革此弊奈何因士瑗復啟僥倖之門耶臣以為不罷士瑗恐人人效其所為苟欲貪祿則冒恥自陳及計會監司僥倖保奏者皆得之矣此風漸不可長伏望聖慈別擇能吏知高郵軍或且令蘇遲赴任斥去士瑗為後來鄙夫之戒所有趙士瑗依舊在任降兩官詞頭臣未敢撰進

奏論邢煥孟忠厚除授不當狀

臣聞人主之政公與私不並行恩與法不兩立以公滅私以法奪恩者治以私害公以恩撓法者亂此古今不

易之道也陛下以邢煥為中宮之父易文資從武中外之人莫不以為當而稱贊聖德不已者以其出于公法也至以孟忠厚為係隆祐太后之親令依舊文資中外之人闕然不息致臣僚交章論奏雖煩聖訓諄諄誨諭終莫能弭者以其出于私恩也昔漢明帝馬后為章帝之母帝欲封其家太后屢辭不許帝重請曰漢興舅氏之封侯猶皇子之為王者太后誠存謙虛奈何令臣獨不加恩三舅乎其言可謂切至而后終不從至數年僅許封閔內侯而已彼外戚封侯漢法也而明德拳拳如

此豈不以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宗族太寵非已之福耶故自古欲觀母后之賢否者無他在于能遠外家之寵與不能耳隆祐太后盛德著聞天下三十年于茲矣今一旦以忠厚之故使陛下屈公法而隆私恩臣恐海內之人非特得以議陛下而于隆祐亦不能無疑非所以成隆祐遠嫌之德而全陛下孝養之誠也此事所係非輕臣不敢緘默伏乞睿慈檢會以前臣僚章疏詳加省覽早賜施行所有邢煥孟忠厚書牘行下指揮臣未敢施行

奏論宋晦落職不當行詞狀

臣昨論王革等不當因赦復職陛下親降德音以為王革等係參酌元犯降等陞叙今來臣寮論列若全不叙復即不需登極赦恩可于逐官更行減等降職臣狂瞽之言既蒙陛下留聽又煩聖訓委曲開諭如此臣雖至愚豈不知幸然臣區區猶有不能已者敢因宋晦再為陛下陳之臣聞慶賞刑威曰君言賞而人不以為慶刑而人不以為威者非人君之道也陛下自臨御以來半年于茲矣宵衣旰食側躬修行非不勵精焦勞是宜天

下之人無不畏威而懷德然兵出則叛將用則北士大
夫方命偃蹇莫知聽上其故何哉以賞不當功罰不當
罪故也其賞罰不當莫甚于因赦復職之人昔齊侯之
郭問父老曰郭何故亡曰以其善善惡惡也曰若子之
言賢君也何至于亡父老曰郭君善善而不能用惡惡
而不能去所以亡也自崇寧以來綱紀日紊其兼官據
勢者非貨結權倖則權倖之親也非誤國開邊以取賞
則奴事閹官以進身也如此等輩皆僕厮之材本非士
類乘時諂譎攘取公器如盜賊然攷其平生一無分毫

可得之理以此清議不伸搢紳道喪天下切齒馴致今日之禍幸陛下中興清議亦望稍伸搢紳亦望行志承平之風庶幾可復彼一時饕竊之人雖盡行削奪適還其素分耳况名位已極矣家貲已積矣子弟已官矣親戚已顯矣士大夫猶謂有已不可追奪者為國家之恨今日陛下亦既深知其非乃徒以赦恩之故復使纍纍然玷汗清貫將使終身保其寵榮一何小人常幸而君子常不幸耶臣恐蹈郭君不能去惡之戒而四方解體也或謂登極赦者人主非常之恩也于此而不復非所

謂曠然一新者臣以為赦所當復者復其階官耳職不當復也何以言之階官者積歲月可至而職名者人主所以待天下英俊一時甄擢之權苟非其人終身莫得而至也且謂之復者言其才足以當此偶緣過失奪之今赦其過失復之耳既止緣僥倖初無當得之理何名為復哉若小人其初得之如此其易既得之後奪之如此其難則英俊之人有以相謂矣曰我何以砥礪為哉正使褒遷不過與此曹等耳欲望風節之彊事功之立豈不難哉議者又謂彼職名者朝廷既已與之矣若奪

而不還如咨怨何臣以為人主與奪但問其當與不當而已昔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飯蔬食沒齒無怨言以其公也李吉甫相憲宗省冗官八百員吏千四百員亦不聞其咨怨也彼管仲吉甫人臣耳猶能使人退聽如此豈陛下以人主權勢之利革數十年名器之濫而憂此數鄙夫不樂哉臣以為如宋晦輩治之不勝其多何足一一煩朝廷詞命伏望陛下詔有司取會凡有職名者自觀文殿學士而下直秘閣而上共若干人每職分為一等每等集為一類各具得職奪職因依及其人勞

効過惡申三省用祖宗舊法每等止留數人無其人則闕其餘取旨雖未奪者悉行追奪不止于不叙復而已又有雖嘗落職而寄祿官叨竊至銀青或通奉正議正奉者皆前日姦兇邪佞之人非所當得亦乞降至中大夫而止臣又聞昨降指揮前宰執子弟因恩澤帶貼職及待制以上者竝罷而近日鄭修年億年公然以雜學士乞見朝廷亦不問而許之錢蓋以誕謾落職初未嘗復也而于奏狀擅帶龍圖閣待制而羣臣亦無一言及此者臣竊未喻臣愚欲乞如修年億年竝明降指揮孰

為當得孰為當罷指定名姓鏤版施行如錢蓋者問其何以復職如無所因即重行黜竄庶幾卿士大夫共為陛下守此名器輔成中興之業所有宋晦落職詞頭臣未敢撰進

奏論金人留建康乞分張浚軍馬策應狀

右臣昨自三月末得之傳聞云金人在建康築城為度夏計臣雖幸其不然然心竊憂之以為中國困于強敵而得少休息者正賴其不能觸熱故常已寒方至未暑先歸吾于半年間汲汲措畫猶每歲奔命不暇今若縱

其度夏則長為巢穴無所忌憚不知朝廷何以枝梧洎到行在聞韓世忠列戰艦江中遮其歸路日有所獲且言金人窮蹙之狀臣竊欣幸以為三月所傳誕妄耳續觀黃榜備錄韓世忠捷奏又謂朝夕必可掃除今近二十日矣其耗寂然未必皆實無數日人自常潤來者皆云敵于蔣山兩花臺各劄大寨抱城開河兩道以護之及穴山作小洞子以為逃暑之地陸增城壘水造戰船而采石金人已渡復回者纍纍不絕今且五月矣比常年去已月餘乃反去而復回其欲留建康明甚如此則

與三月所傳又似符合臣聞金人動設詭詐尤喜為窮
蹙之狀以疑我師我師墮其計中者前後非一今安知
其本為度夏計而陽為窮蹙者特以疑我師耶建康為
東南咽喉國之門戶也天下轉輸朝廷號令未有不由
此而通者若金人果據此為巢穴則東南饋餉遂絕如
人扼其咽喉守其門戶果得高枕而卧乎不知羣臣日
至上前亦嘗有反復及此者否豈遂以為無事而所當
講者承平之先務乎抑揣陛下非所樂聞而不以聞也
不惟是而已人既扼我咽喉守我門戶則羣盜亦將視

我緩急以為向背國家果有力能使之退聽屏息乎况
又有意外之憂所難言者不得不慮臣愚以為此事所
係非細廟堂當若救焚拯溺然朝夕在念及五六月間
我師便利之時會諸將與世忠一舉掃除非特去目前
之患將使懲創終身不敢復南其利害豈不相萬哉雖
聞近遣張浚提兵過江節制浙西人馬迤邐前去以為
策應此固陛下長策也不知張浚果能為陛下有慨然
立功之意乎臣愚欲乞專差得力使臣數人齎陛下宸
翰星夜兼程自襄鄧荆湖以來迎張浚軍令分數萬人

順流而下仍于上流自計置糧斛載以自隨彼張浚軍既皆新人必精銳可用且敵人見上流之師突然而至莫知其數必破膽奔潰此制敵一奇也如其不然八九月間氣候稍涼彼得時矣機會一失雖悔何追伏望睿慈不以臣言為愚輕此賊忽此事特加採納不勝幸甚

論蘇良冶轉官不當狀

臣竊以國家承平幾二百年朝廷安富尊榮中原初未嘗有犬吠之警也一旦姦臣唱為取燕山之計貪功嗜進之徒如蚋奔酸希慕恩賞卒之寇騎再犯都城喪地

數千里百萬生靈肝腦塗地二聖北狩至今未還其禍蓋始于燕山今士大夫聞說當時之事者無不流涕痛恨尚復忍論當時之功乎蘇良冶臣不知其何人亦不知其功狀虛實但今日而錄燕山之功實為非政且良冶一人被賞其類必多將源源而來朝廷與之則其失愈甚不與則恩施不均恐于綜核名實鼓舞四方之時非所以訓臣愚伏望聖慈明詔有司凡燕山之功更不收叙庶幾杜塞無名之賞慰天下忠臣義士之心所有蘇良冶轉官詞頭臣未敢撰進

乞懲勸均稅狀

右臣先奉敕與三司同共詳定均稅已立條約下諸路監司行去訖竊以為國家凡欲立事當先使賞罰明白然後事無不成伏見職方員外郎秦植前通判德州事均立縣稅皆得平允竝無人戶詞訟若與庸愚之人煩擾敗事同歸常調一等殿最則能吏解體必無成功伏望朝廷察其勤瘁優加酬獎并其餘均稅官吏隨其功過量行懲勸則來者覩之無不盡力矣

乞修日歷狀

臣昨待罪禁林嘗于經筵面奏本朝實錄自艱難以來金匱石室之藏無復存者伏觀列聖自哲宗皇帝而上皆有成書流傳人間頗有其本朝廷已訪而藏之玉府矣若太上皇帝淵聖皇帝及陛下建炎改元至今三十餘年竝無日歷乞詔有司纂述未見施行臣竊惟自古無國無史史未嘗一日無書晉謂之乘楚謂之檮杌魯謂之春秋以此見無國無史也春秋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必四時具謂之編年以此見史未嘗一日無書也漢法太史公位丞相上天下計書先

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唐及本朝宰相皆無史官其重如此故書榻前議論之辭則有時政記錄柱下見聞之實則有起居注類而次之謂之日歷修而成之謂之寔錄所以廣記備言垂一代之典也若曠三十年之久漫無一字之傳將何以示來世乎此其不可不纂述一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今乃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則國家守文者不可無史蕭何入秦先收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強弱處民所疾苦以何得秦圖書也則

國家創業者不可無史今陛下躬受天命雖名中興寔兼創業守文之事乃一代典章殘缺如此恐于理未安此其不可不纂述二也恭惟太上皇帝聰明睿哲之資孝友溫恭之德疇咨臣下言必成文裁決事機動皆合道在位二十餘年未嘗刑一無罪殺一不辜涵養生靈耕桑萬里視唐虞三代無不及焉淵聖皇帝恭儉憂勤招延聽納雖登至尊之日淺而膏澤浹于人心止緣姦臣誤朝馴致遐狩今若無書紀實恐千載之後徒見一朝陵遲之禍亟不知二聖積累之功深茲事非輕羣臣

當任其責此其不可不纂述三也自古史官無所不錄况三十年之間朝廷之施設豪傑之謀謨政事之廢興人材之進退禮文之因革法度之罷行歲事之豐凶羌戎之服叛有本有末有源有流一法弛而不書則一法熄一事略而不載則一事隳且當時羣臣間有在者以為忠賢耶不著其素行安知其可嘉以為邪佞耶不條其宿姦安知其可棄苟因散逸遂廢其書豈孔子及闕文之義哉此其不可不纂述四也公羊傳曰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孔子作春秋于定哀則其事詳

隱莊則其事略聖人猶爾况其他乎中原失平三見閏矣及今耳目相接尚可追求更數年間事將湮沒雖有良史莫知所憑况此年風俗之衰公論不立士大夫取予皆出愛憎因一事為一人而著書行世者多矣若不乘時訂正則數世之後信以傳信疑以傳疑是非混淆白黑顛倒小人之說行而君子受其誣矣可不懼哉此其不可不纂述五也臣政和中為著作佐郎修太上皇帝日歷東觀凡例臣預聞焉今所領州又幸經兵火之餘獨不殘燬視諸故府案牘具存如御筆手詔賞功罰

罪之文尚班班可攷失今不輯臣寔惜之古之有國家者雖顛沛中史官不廢况今邊烽稍息羣盜屏除正朝廷蒐討補闕之時也伏望睿慈許臣郡政之餘將本州所有御筆手詔賞功罰罪文字截自元符庚辰至建炎己酉三十年間分年編類仍量給官錢市紙劄募書工之類繕寫進呈以備修日歷官採擇

貼黃

臣契勘御筆手詔賞功罰罪文字但見當時所頒命令若除受差遣黜陟與臣僚出處始終則有所授告

劄或家集行狀今湖州土著及流寓士大夫家未嘗被兵藏書具在如陛下從臣纂集乞并賜移文于逐家取上件文字錄訖付還庶幾粗成編帖伏候敕旨
湖州奏乞修魯公祠并賜額狀

伏見本州城東能仁院有唐顏真卿祠堂一所謹按石刻真卿以大歷七年自撫州除湖州刺史逮今四百餘年州人奉祠不衰前此為湖州刺史者多矣而此州獨拳拳于真卿者豈非以忠義感人有不能忘者耶自艱難以來州縣官吏日以軍興為憂如真卿之祠見為不

急棟宇傾仆將就泯滅臣寔惜之竊謂方今多事之時所以昭勸羣倫者忠義為首而名節暴白莫如真卿昔章聖皇帝東巡嘉張巡許遠之節至親幸其祠所以旌異代之忠示將來之訓真卿風烈誠不在巡遠之下幸車駕駐蹕臨安真卿之祠適在旁郡若不特加崇獎恐無以慰邦人之思欲望聖慈量給度牒十餘道付臣市材葺治顯遺直之魂激懦夫之氣誠非小補如蒙俞允仍乞賜一敕額伏候敕旨

書局轉官辭免官劄子

右臣昨蒙指揮編類上件詔旨雖訪尋墜典綴緝缺文以備史官之求粗有區區之志然未嘗筆削一字與掌故不殊有何勞能妄叨顯秩况臣方食奉祠之祿日愧空餐恨無毫分仰報知遇豈有偶緣一事便冒遷官非惟愚分難安寔懼人言可畏所有誥命不敢祇受

浮溪集卷三

宋

汪

藻

撰

表

羣臣上皇帝勸發第一表

天命有歸將嗣興于景運人心胥悅咸暝就于至仁雖
睟表之非遙猶鴻稱之未正辱居近列殊震危衷伏念
臣叨受國恩早居法從方百六朝廷之厄會偶二三輔
弼之無人猥以庸虛參其謀議旋屬敵情之變遽成天
步之艱二帝出郊既蒙塵而不返九禘乏祀將攝禘以

為名所宜引死以力爭願獨包羞而苟活生雖可恥志則甚明蓋天下屯危方苦存亡之未定而古人事業惟觀濟否之如何使生靈相顧以無歸雖溝瀆自經而奚益輒慕周勃安劉之計庶伸程嬰存趙之忠儻奉真人光膺神器嗣一祖八君之傳序慰四方萬里之謳吟誓伏歐刀敢煩司敗幸率土相從而歸啟且諸侯不輟以事周雖國鴻休寔臣素志願假湏臾之死前瞻咫尺之威伏望皇帝陛下中奮英明外符信順受圖高邑之壘趣駕未央之宮盛九賓之禮以見羣臣輯六獻之儀而

朝清廟時方多故幸少留黃屋之心臣既無功願自謹清宮之職

上皇帝勸進表

天人同心方嗣興于有德宗社重事可久曠于常尊雖懇款以樂推猶逡巡而牢避凡茲俟命安可措躬恭惟皇帝陛下識照幾微誠參化育早毓神明之胄茂昭文武之英有開必先既訟獄謳歌之畢集惟德是輔將神祇祖考之咸安當承再造之休乃守一謙之益三靈交後四海疇依惟聖人所貴于因時凡天下莫先于定分

今九廟尚虛于裸獻兩河未入于輿圖繼體守文當亟
收于衆俊宅中圖大宜深究于遠圖儻差一日之幾孰
啟千齡之運伏望皇帝陛下俯占輿誦光御法官泣中
國而撫四夷履至尊而制六合雖以位為樂非堯舜之
本心然其命維新蓋周邦之舊物瞻威在望得請為期

羣臣賀皇帝登寶位表

天啟昌期御蘿圖而出震人瞻睟表負黼宸以當陽既
三靈宗社之有歸將萬世人民之永賴竊攷帝王之受
命殆將今古以同符必國步艱難始天地出非常之主

及治功宏濟乃子孫承罔極之休恭惟皇帝陛下勇智
自天英明冠古躬返樸還淳之儉奮興衰撥亂之剛方
率土之謳吟共思劉氏宜昊穹之歷教專在舜躬爰除
高邑之壇俯應大橫之兆取炎精用事之卽即藝祖興
王之邦有三千同德之臣共扶鴻業用七百卜年之數
重立丕基方圖政事之修獨運神明之斷豈止兩河之
復即觀二聖之還臣等幸備周行獲逢嘉會接千歲之
統交侵行殄于四夷盛九賓之儀率舞但同于百獸

車駕移蹕臨安府賀表

涓日上春移都近甸用虞書東狩之禮示魏闕西歸之期國步寢康人心胥悅竊以用永地于新邑盤庚所以靖民會諸侯于東都宣王由之復古不有真主孰恢遠圖恭惟皇帝陛下清明在躬彊勉行道自寇戎之荐入為宗社之深憂側身修行而志極于艱危菲食卑宮而力圖于興復始遊襄野卒然雖假于問途旋駐岐山從者有如于歸市既天心之悔禍宜宇內之休兵將返舊京先移清蹕越濤江而北渡御方岳以中居臣蚤扈時巡適嬰郡寄入關建策莫輸戍卒之忠望日馳誠徒喜長

安之近

車駕移蹕建康府起居表

江山地險將定厥居輿衛天行先巡所守會公侯方岳之下覽形勢帝王之州宇宙清明華夷震疊伏以盤庚五遷而商人卒服重耳三駕而楚子莫爭方宏遠之是圖非宴安而孰戒矧謀舊物之復可諱屬車之勞恭惟皇帝陛下孝通神明誠配高厚雖居萬乘躬曾閔之至哀爰整六師據高文之宿憤既王者不聞于有外故春秋尤大于復讎臣方奉真祠莫居官守與瑯琊而續晉

之祀窈陋前規遊雲夢而縛信以歸願求故事

車駕親征起居表

萬旅戒嚴六飛巡狩法成周之時邁張大漢之天聲恭惟皇帝陛下誠貫神明資兼智勇合羣英之策慮興中否之基圖念問安猶隔于雞鳴豈撥亂得辭于馬上姑從簡約用示憂勤臣方遠闕廷莫供牧圉神戈所指方令裴度以視師清蹕之行將獲呂嘉而名縣

車駕巡幸起居太上皇表

年運而往天時俄及于凜秋日舒以長物外方觀于浩

劫恭惟太上皇帝陛下研幾繫表探蹟寰中既與夫造物者遊孰肯以天下為事遺元珠于赤水久矣相忘飲膏露于金莖自然難老臣等幸參法從嘗侍清光徒領就日之誠莫遂瞻天之意

案此表當是靖康初藻為起居舍人時所作因本集原目

先後無攷類次于此

皇太后還闕賀表

伏審皇太后旋輿朔漠正位東朝惟一人修不已之誠故四海覩非常之慶恭惟皇帝陛下德配高厚孝通神明躬行曾閔于九重力奉姜任于萬里雖天人之交相

實古今之未聞十載中天瞻鬱鬱葱葱之氣一朝廣內
賦融融洩洩之詩於昭夢日之祥永享含飴之樂臣屬
嬰官守阻造闕廷方歎唐朝屢下建中之詔忽聞漢殿一
新長樂之儀遙知坤極之尊莫望天顏之喜

星變百官請皇帝御正殿表

乾象垂精稍拂清臺之候聖心祇戒久稽路寢之朝既
稷泠之潛銷猶彝儀之未復凡居履疇孰不屏營恭惟
皇帝陛下光紹祖宗丕膺歷數萃勤儉于一已濟艱難
之百為雖功如堯帝之巍巍與天同大然心體文王之

翼翼無日不恭比緣象緯之愆昭示國家之戒皆臣子
素餐之過何聖神軫念之深乃遷黼座之尊退避法宮
之正損厥奉御出于精誠然百辟晨趨宜肅乾坤之位
四方秩請願瞻日月之光儻降次以自居則在庭之安
仰伏望皇帝陛下特回淵鑒俯徇誠祈稱警蹕以出房
垂衣裳而當宇向明而治合禮之宜不惟安羣下之情
抑以答高穹之意

星異請御正殿表

星孛經躔茲為變異帝居便坐爰示焦勞既蒙昭格之

休宜復敦臨之大仰翰誠懇未賜俞音竊以聖人明精祲
之文儒者守災祥之說求厥象類捷于形聲惟皇天篤
佑于人君乃垂譴告在明主丕承于上帝獨有寅恭此妖
象之下臨雖有邦之所戒孰云憂責上及聖神若稽太
史之占靡推于數躬正格王之事不應以文既損饒羞
之珍仍蠲聲樂之奉布詔書而求民瘼開言路而達下
情其為報塞之誠可謂精專之至尚虞五事之闕弗御
九筵之居于盛德以維光在羣情而定懼伏望皇帝陛
下俯稽邦典參酌民言正天子當陽之尊副海隅傾日

之意瞻威在望得請為期

星變請御正殿表

保章瞻象既除星祲之災太僕詔王盍正朝儀之位洊
布瞽言之瀆未蒙淵聽之移敢冒威尊再陳悃悞恭惟
皇帝陛下憂勤御宇寅畏事天側躬如雲漢之詩省已
甚桑林之禱比逢大異尤軫清衷靡臨便坐之朝退即
齋宮之次雖星移應德本繇和氣之乖然人定勝天卒
致妖氛之息精禋已通于上下等殺宜肅于尊卑尚屈
天威曷全國體伏望皇帝陛下順抑揚之理協中外之

心躬秉璿璣齊列宿左行之度光臨黼座示一人南面
之尊積此懇誠祈于矜允

宰臣進三省通用格式表

政省藏書寔紀機衡之要儒臣奉詔重加筆削之功粲
然詮次之新成以緝熙之久裁為信典仰冒清光臣伏
以帝有所興雖本精神之運事為之制必求防範之中
蓋世無一定之宜則朝有屢遷之令既閱歲時之積遂
增品目之繁不綜其歸孰稽而決況臺省紀綱之地蓋
國家政事之原詒厥孫謀嘗屢紛更之患視諸故府多仍

蹇駁之餘顧雖日月之奚傷正恐江河之易犯懋昭
成憲有待聖時肆垂三尺之文盡削兩端之弊恭惟皇
帝陛下政循周舊法體堯成惟聰明睿知足以有臨故
號令文章煥然可述會萃累朝之式編摩一代之書蓋
將垂裕于無窮豈復習傳于既往三聖相授益為孝友
之光百世可知奚取質文之變部居綺錯凡要星陳臣
等蚤以褻揚摠茲論撰退慚未學無國僑潤色之才願
與羣工遵文考儀刑之典

元命日百官乞詣寶籙宮行香表

天祐民而作之君。宜膺備福。臣歸美以報其上。冀効微
忠。游翰悃幅之辭。未動崇高之聽。敢同衆志。再冒嚴威。
臣伏以至人無名。豈陰陽之能制。大德必壽。蓋臣子之
願。然矧逢基命之辰。茂集紀生之慶。眷惟吉壤。夙有殊
庭。標祕錄之新名。會叢霄之真馭。當肅朝紳之列。就增
神策之期。閱六十日之回。旋時焉。致款祀億萬年之綿
遠。意則無窮。茲爰戴之常情。非寅恭之過禮。敢圖睿聖
固執謙虛。謂將仁壽以同民。不欲福祥之專己。仰戴乾
坤之大。益深淵谷之危。未賜矜從。若為退聽。伏望皇帝

陛下俯垂淵照。曲徇羣情。許令承學之徒。咸遂增高之
算。雖華封至賤。祈年屢辱于堯。辭然莊語。可稽受命終
期于舜。獨

賀建築隆兌州城寨表

申畫封圻。域彼要荒之遠。列為郡縣。赫然亭障之新。方
用夏以變夷。既由中而及外。同諸近服。錫以嘉名。伏以
天下一家。王者必期于無外。日闢百里。聖人務斥于提
封。惟茲生聚之毗。自昔羈縻之域。果入其阻。徃成于方
我陵我阿。不以山溪之險。有民有社。在吾邦域之中。來

稱都護之觴增廣職方之籍疆以周索達于海隅樓櫓
相望雖廣谷大川之異制書文混一豈故家遺俗之有
存坐成形勝之區無復華離之國恭惟皇帝陛下神武
不殺聰明有臨成乎安疆聲教極舟車之至同其實利
畏懷無鏃矢之遺坐令種落之居皆置朝廷之吏用充
國金城之略過伏波銅柱之封幅員既長錯地形之如
繡財賦底慎裒方物以來琛同我太平惠于中國臣等
幸逢休運親睹膚公守在四夷已扼襟喉之勢對揚萬
壽願陳江漢之詩

賀諸州祥瑞表

天地相合充滿至和舟車所通徧為祥瑞會四海之圖
牒獻中天之冕旒悉輸橐籥之藏若有機緘之運伏以
福有象類誠能感通惟日新之德難名則時萬之祥屢
應定樂章而為年紀何可殫名旅王命而詔史官殆無
虛日恭惟皇帝陛下功超治古福浸黎元蓋天其申命
用休故物皆不召自至成非彫刻駢衆巧以俱新合若
節符越數州而竝見宜作春秋之一藝載彰洪範之九
疇臣等親睹降康敢忘歸美上符瑞數千百所既揜前

聞稱封禪七十二君願求故實

賀赤烏白鵲表

治格時雍祥昭羽屬生皆異稟凝丹素以成形出若相符信圖書之上瑞必有召此來非偶然伏以烏本陽精鵲知歲事方聖祖紹隆于火德適天時應在于金穰宜爾珍禽呈茲瑞質孝能致嘯煌煌儀則之新喜必傳音翬翬羽毛之潔用明諸福之畢至孰謂二蟲之無知恭惟皇帝陛下保合太和緝熙純嘏跂行喙息皆安性命之精嶽貢川珍畫發乾坤之蘊是生神物來相昌期將

合采以成章乃同時而薦祉徊翔有煒協周家王屋之符粹美而真異莊子雕陵之見既九重之有託寧三匝以求安臣等幸列近司喜逢休應有生咸遂宜多可俯之巢同類相求將致來儀之鳳

賀黃河經夏雨不泛溢表

天眷弗違水行斯應畫伏黃流之奔猛來符聖德之休明伏以河入中原行一十五郡水失故道蓋千三百年方渚涯莫辨馬牛之時舉城郭皆為魚鼈之食豈有安行于積歲略無泛溢之類波坐息堤繇永無鄰壑茲蓋

伏遇皇帝陛下誠參高厚幽贊神明九功皆出于天成
三策靡資于人力氣涉桃華之候民忘蟻潰之驚南
相望多稼雲彌于四野金堤不動長橋虹峙于中流宜
鐫砥柱之銘行睹珍圖之瑞臣等幸陪近列獲望榮光
端委以臨既不忘于禹績允猶而翕將無愧于周詩

賀解池生紅鹽及鹽寶自生表

治格天休祥開地寶神功自著盡輸鹽澤之藏瑞色相
鮮獨表炎精之應惟時竝見從古罕聞竊以周觀安邑
之池晉寶郇瑕之利繫民仰食與海分功醜以千畦必

待薰風之至凝而一色每同積雪之珍未聞春液之先
豎更與朝陽而爭煥蓋天地作成之功速靡顧常期故
坎離融結之氣交合為瑞彩恭惟皇帝陛下丕承三極
協用五行眷惟廣鹵之源寔佐大農之用方百神之受
職仍一德之昌期宜爾坤靈效茲川貢成非人加真潤
下以作鹹粲若霞敷異熬波而出素史有特書之美人
無淡食之嗟臣等幸服邇僚欣逢休應既同梅實助聖
人神鼎之調將致虎形備重屋嘉籩之薦

賀瀘南班師表

小醜亂常敢憑陵于鼠穴偏師薄伐旋毀覆于巢窠捷
書流聞戎漠震竦竊以撮抗孔棘十乘以之啟行蠻荆
來威四方以之無侮維二川之南鄙有六詔之遺黎雖
種類寢微莫能統一而封疆交備每輒寇攘大張我師
采入其阻未悔觸藩之禍尚懷拒輒之姦武節載馳靈
旗斯指伐山通道駭王旅之如飛折馘執俘信天聲之
有赫既掃除于妖孽益恢扞于方隅邊障肅清里閭安
悅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操德勇智玩心神明端拱九重
之中折衝萬里之外沈機罔測獨斷不回干戈省躬居

無忘于遠略鈇鉞飾怒動必克于仇方矧絕塞之荒墟
宜指期而殄滅臣叨備近職預聞吉音徒誦周雅采芑
之詩莫陪漢庭奉觴之慶永言抃躍實倍等夷

江西提舉司賀冬表

日官祗日于朝告陽來復天子承天之意與物咸亨爰
修亞歲之儀茂對履時之慶恭惟皇帝陛下誠參化育
幽贊神明朔復朔而謹治歷之端形無形而體好生之
德推步舒長之景數得周正逍遙供奉之班心存魏闕

已酉年冬至遙拜道君皇帝表本

伏以日官推三統之元茲為終始王者會八能之士以
卜豐凶惟亞歲之佳辰啟後天之遐福恭惟太上道君
皇帝陛下道隆治古澤在生民雖孔子之居九夷寢忘
其陋而黃帝之從七聖未免于迷既陽復于黃宮宜慶
回于丹宸臣違顏茲久結戀殊深上漢殿萬年之觴莫
諧至願御穆王十里之駿惟祝遄歸

庚戌年冬至表

伏以三微肇序方迎舜日之長萬類傾心同望堯雲之
遠恭惟太上道君皇帝陛下功齊列聖道冒羣倫溫柔

寬裕而足有容夙諧民願進退存亡而不失正允合天
心理極屯艱時當亨復臣久違溫清徒軫夙宵聽嶰谷
之新籥于占則吉知襄城之法駕不日而旋

辛亥年正旦表

伏以接千載之統推神策以膺期上萬年之觴御端朝
而受祉若稽故寔遙企清光恭惟太上皇帝陛下體道
粹精怡神冲漠方席宗祧之慶遽成國步之艱帝堯遊
汾水之陽久忘天下文王遇明夷之卦益見聖人臣自
遠威顏游更時序當璣衡之載復悵旒宸之猶賒鴻鴈

雖賓莫附帛書于沙漠風濤中阻徒瞻雲氣于蓬萊

紹興十五年元會賀表

接千歲之統方啟昌期盛九賓之儀大朝獻歲會簪纓
于率土瞻旒宸于中天恭惟皇帝陛下道冠羣倫澤流
億世天休滋至知受命之惟新治具畢張見修文之益
備臣久塵法從叨領真祠聞盛典之復行與羣情而交
慶受四海之籍逢企于垂衣奉萬年之觴莫陪于舞手

浮溪集卷四

宋

汪

藻

撰

表

奉上宣和皇太后冊寶賀表

准進奉院報十二月十二日奉上宣和皇太后冊寶者
凝旒南面奉冊東朝誠格兩儀益見孝心之至風行四
海咸知母道之尊恭惟皇帝陛下聖貫羣倫行高百世
念龍飛之有日瞻駮駕以無期懷思屢廢于寢饗祈請
幾殫于書幣未暨朔南之教猶虛溫清之儀大橫之兆

庚庚久當迎奉。城潁之詩洩洩。行即旋歸。輯大議于曲臺。加徽稱于長樂。臣叨臨支郡。阻遙近班。二妃夙媿于重華。雖同遠狩。十亂莫尊于文母。還佐中興。

冊皇后表

帝圖內治。天錫柔儀。前占龜筮之祥。懋舉禕禕之禮。伏以坤承天而乃順。月受日以為明。不表徽音。孰宣陰教。既輔成于全盛。宜登配于至尊。恭惟皇帝陛下。誠以齊家孝于尊禰。爰正軒星之象。用承長樂之顏。臣久冒明恩。欣逢盛典。雖外庭稱慶。莫陪百辟之趨。然輔郡承流。

首被二南之化

賀皇太子正位表

伏審顯膺寶冊。升位春宮。臨軒行曠古之儀。見廟示承祧之重。恭惟皇太子殿下。分輝寶緒。毓粹璿源。挺天人岐嶷之資。稟神聖狗齊之教。當周室本支之盛。獨冠百男。宜漢家羽翼之成。無煩四皓。前星外炳。游震中潛。某幸列宗枝。喜隆邦本。河潤九里。方率族以依仁。月有重輪。願登歌而薦祉。

皇子賀北郊禮成表

宿齋路寢哀對方丘至哉坤元肇享精誠之報達于天
下均蒙持載之安恭惟皇帝陛下體道寧神諏經制禮
刊循誦習傳之陋講貴誠上質之儀甫候一陰之生踵
修三歲之祀為下必因川澤既合羣靈成功可告神明
遂膺多福臣幸當推弱親睹休嘉知窮壤之俱尊與臣
民而同慶

又

出次明堂肇禋方澤稱典禮威容之盛契神明精祲之
交燕及生靈同深慶賴恭惟皇帝陛下中天而立法地

之宜眷言博厚之功未極尊崇之報稽古稱制前期
官仍犧牲圭幣之宜正時日壇場之謬匪頒從約儀衛
去煩整法駕以躬臨出宸衷之義起相公相牡以陪後
髦士奉璋而在廷孫竹發揚媪神娛喜竝垂錫羨允答
休成臣夙荷慈憐欣逢熙盛稱慶莫班于階城卜年願
比于岡陵

又

講頌祇之美報修尊祖之上儀天蹕順旋海隅胥悅恭
惟皇帝陛下德業淵妙精誠靜專踵行三歲之祠竝答兩

儀之貺謁款郊時修明國章地求習坎之物取上黃
之象合于經誼黜汾睢就祭之文揆厥本原追神考欲
行之志臣幸當幼學親睹容祲聞熙事之告成與外朝
而同慶

又

迎日之陰奠琮而祭發揚厚德登就吉儀正園丘竝祀
之文為復古不刊之法六飛還御四海交欣恭惟皇帝
陛下出撫亨期備膺諸福獨化陶鈞之上儲精蠖濩之
中神罔時恟地不受寶乃尊母事之禮祇見澤中之丘

從祀山川共樂咸池之奏告成天地更觀梁甫之儀臣
幸託天枝早蒙聖澤慶方輿之隕祉阻文石之稱觴

又

郊兆宗祈歸功于厚載國章時舉精意以親祠逮茲竣
事之初咸有受釐之慶恭惟皇帝陛下成能三極修理
百神歛時民物之休推本乾坤之造候星躔之日永嚴
法駕以天行昭對后祇侑登皇祖器尚陶匏之質牲從
繭栗之誠宣函鍾靈鼓之和備袞冕元圭之盛因地事
地共觀熙事之成匪今斯今何止豐年之應臣幸蒙聖

澤親睹明禋進趨雖隔于外庭鼓舞寔同于庶物

又

禋柴升燎先款于圓壇郊血告幽繼稱于陰祀懋叶熙
成之慶均蒙錫羨之恩恭惟皇帝陛下承七聖之休撫
百年之盛文物聲明之悉備神祇祖考以咸安肅駕天
年嚴禋地載鼓鐘具奏符周樂之八成壇壝更新陋漢
儒之五徙豐年紹至嘉物存臻臣早蒙加惠之深未預
成人之列觀瞻有煒榮抃寔多

劉相公賀明堂禮成表

建重屋以崇成因剛辰而肇祀一人昭事萬寓駿奔窈
惟三代之君皆備九筵之饗維時去古寢更秦漢之餘
設位從宜莫正房心之次會逢熙旦蒐講上儀求遺蹤
千載之前得妙意六經之表諸儒聚訟常憂改作之難
一日成能始愧習傳之陋恭惟皇帝陛下坐兼衆妙躬
享丕平凡赫然庶事之新皆斷以淵衷之獨曲盡合官
之制靡逾旬歲之期將視朔以頒朝先饗親而配帝胞
合我將之頌無煩玉帶之圖精稷潛通觀瞻有煒臣久
陪近著甫隔清光莫與英髦共秉文王之德徒聞熙事

遙興太史之嗟

皇子北郊青城起居表

輿衛天行親講頌祇之禮臣工宿戒交修扈聖之儀當
鮮愠之清和宜儲精之晬穆恭惟皇帝陛下接千歲之
統合三神之歡膺多福以履至尊舉祲威而明德意肇
修陰祭裒對坤靈千廬星列于壇場萬騎雲屯于次舍
協氣旁達祥光上浮臣方習幼儀莫陪顯相嘉與函生之
類共憑持載之安遙企威尊惟深慶抃

又

對越坤靈佑登皇祖即帷宮而展采端冕服以薦誠惟
孝子必見其所為齋故地祇皆出可得而禮恭惟皇帝
陛下緝熙純嘏統攝羣元推本盛儀比隆治古乃嚴宗
祝之奠茂格媪神之休陳百物之具修儼于官之容衛
瑞氣承宇靈光燭壇臣方習幼儀未親外傳莫綴侍祠
之列惟深戀聖之誠

又

順移天仗祇就國陰遵路寢之經塗宿齋宮之大次恭
惟皇帝陛下誠參高厚幽贊神明執古御今刺六經而

制禮尊天親地窮萬物以報功謂郊丘合祭之文繫宗
祝習傳之陋乃叶長羸之候特修禋瘞之儀兩圭有邸
以陳前五嶽眎公而陪後臣禮當踐豆年未勝衣庶物
具宜官備展牲之夕清光在望心馳省膳之朝

又

警清蹕以戒行奠黃琮而昭見已臨大次將舉祲容當
時燠之靡煩煥靈光而旁燭恭惟皇帝陛下宅尊四海
成位兩儀會有極以居中秩無文而咸祀順迎長夏祇
款方壇嶽祇瀆鬼以悉臨風馬雲車而來下臣年當幼

學班隔外庭稽古禮文遙想奉璋之盛違顏咫尺徒深
向日之誠

又

函鍾八變將修大祭之儀陞戟百重密警周廬之衛舉
典容而創見殫誠物以駿奔恭惟皇帝陛下道與時升
禮由義起謂一郊二祭之合非三代六經之傳弗諱屬
車之勞躬躬臨方澤之祀壇垓在望籩豆告陳夔夔深思
豐融來應臣屬當齟齬莫侍冕旒徒瞻睟穆之光無補
肅雍之相

又

肇稱幣玉修泰折之明禋夙屆郊宮拱鉤陳之衆衛一人齋被萬宇駿奔恭惟皇帝陛下出乘昌期奄有諸夏極天所覆皆予相祀之臣環海之間備厥豐盛之物卻懋功而不有推美報于無窮歌昊天成命之詩明萬物資生之德惟至誠能參化育允答坤元凡有氣莫不尊親載嚴母事臣尚嬰觴鞮莫執豆籩方暫潤于清閒期早膺于錫羨

昭慈獻烈皇后殯宮朝拜表

臣某言伏以比陳厥衛奄畢窆封顧孝養之永違罄哀悼而何及謹差某官奉表奏告以聞臣某謹以推以感頓首頓首謹言

昭慈獻烈皇后祔廟畢殯宮旦望等表

八月旦

伏以宮壺興哀屢改階萱之旦寢園在望俄驚陵柏之秋恭惟昭慈獻烈皇后位正累朝德齊先后仙遊雖邈慈矩具存地隔三山莫獻蟠桃之實神歸九廟長遊大練之衣適遇蕭辰何勝永慕

秋社

伏以宮衣揜御已虛夏清之儀農扈報功忽屆秋成之
候恭惟昭慈獻烈皇后儼天德大救物功深既鍊石以
告成遽乘雲而不返追攀無及感愴奈何

中秋

伏以長樂終天人結母慈之戀孱收告節月圓秋氣之
中觀玉琯之屢移望柏城而增愴恭惟昭慈獻烈皇后
體姜任之德希黃老之踪倏赴帝鄉之期永違天下之
養每懷遺訓徒極哀悰

九月旦

伏以軒星既掩駸駕莫還方興長夜之哀忽屆杪秋之
序恭惟昭慈獻烈皇后功參十亂道冠六宮問寢承顏
一朝違長樂之養祔始合食千載奉泰陵之遊搖落有
懷追攀無所

重陽

伏以種稜告成嘗帥九嬪之獻菊萸在薦莫伸萬壽之
祈恭惟昭慈獻烈皇后厚德倪天徽音垂世自哀纏于
厚夜忽時及于週年爰致孝思式陳時薦

九月望

伏以椒掖戒寒柏城無曉永隔乘雲之馭修更濡露之辰恭惟昭慈獻烈皇后化首宮闈澤流寰宇念纂承于丕緒蒙保佑之隆恩緬想徽音何勝孺慕

十月朔

伏以釁結終天時丁良月雖闕宮之在望瞻大練以無階恭惟昭慈獻烈皇后夢月鍾靈補天儷德奄隔晨昏之養屢驚弦晦之遷觀茲流光何勝永慕

下元節

伏以驗灰緹室將觀一氣之回校籍清都莫重三元之畢緬想慈範永隔仙遊恭惟昭慈獻烈皇后所憂在賢以儉為寶方俟含飴之慶遽興復土之哀爰即佳辰載陳誠薦

十月朔奏告太祖皇帝

伏以時丁良月嘉萬寶之既成節逼週年悵三微之將復恭惟太祖皇帝陛下功彌宇宙澤浹華夷光垂鴻業之餘燕及眇躬之嗣因節寒之始屆致時奠以遐思

徽宗皇帝梓宮還闕慰表

輿衛遐征千年厭世衣冠永閔萬里還京痛纏宸極之
尊哀被海隅之遠恭惟皇帝陛下躬承龜鼎慕見羹墻
龍髯既絕于中天蜃路嘗淹于異域雖迎瞻引綽動一
人罔極之思然歸祔廟祧實千古非常之事願寬聖抱
俯慰羣心

顯肅皇后梓宮還闕慰表

慈極終天靈輜返國凡居持載孰不哀推恭惟皇帝陛
下功懋承祧孝深陟屺念昔從周猗莫陪八駿之歸幸
今祔漢陵當樂千人之聚孺慕雖鍾于此日母儀如見

于平生願抑聖情少安羣下

懿節皇后梓宮還闕慰表

馳駕當還龍輶乃至變俄生于坤載哀尤切于宸衷恭
惟皇帝陛下運啟中興教先內治汲汲方求于故劍迢
迢已隔于靈津瞻六引之來歸撫九嬪而增慟然教存
修短而禮極哀榮願裁臨感之悲永副蒼生之望

浮溪集卷五

宋

汪

藻

撰

表

謝進書賜銀合茶藥表

臣藻言伏蒙聖恩以臣再投進編次元符庚辰以來詔旨一百冊賜臣茶藥并銀合各一具遣成忠郎樞密院准備差使胡澤就臣所居給賜者虜使臨存貸其猥釀寶奩頌賚寔以珍芳非幽屏之宜蒙辱陰私而反懼伏念臣昨者奉承明詔蒐補闕文遭漢家百六之裁漫無載

籍取武成二三之策。烏足成書。方虞抵牾之誅。忽拜便
蕃之賜。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軫羹牆之念。矜鉉槩之勞。
分北苑之上腴。用濡燥吻。乞西山之靈劑。使制顏齡。春
尚不忘報將安所。惟恚褒于凡目。庶少補于度分。方多
事之搶攘。未嘗汗馬。豈餘年之晼晚。敢復捐書。

謝進書特授左中大夫表

臣藻言。伏奉告命。以臣再修到元符庚辰所編詒旨等
特授臣左中大夫者。國史補止。雖日勤于未獲。君息馭
幸乃歲。冒于遷除。矧方抱于遺弓。忍獨榮于載筆。上還

不獲退省。為憂恭以太上皇帝聖學高明。天資仁厚。承
熙洽百年之後。享安榮兩紀之餘。凡今言動之所傳。視
古詩書而無愧。祇緣誤國之相繼。循致陟方而不還。既
海隅皆服于克喪。宜柱下一新于漢注。夙蒙垂付。造幸
纂成。豈謂皇帝陛下。明發有懷。魚收罔棄。嗟夏時之既
失。于杞莫稽。幸高頌之復全。以邗為首。特懋存書之賞。
猥憲承學之臣。敢不仰奉殊私。俯殫繇力。裒中朝副墨
之要。俟良史殺青之求。穆王御駿以來。歸已孤此。望孔
子感麟而有作。尚見其人。

謝除顯謨閣學士表

臣藻言准告一道伏蒙聖恩以臣編次徽宗皇帝詔旨進書了當特授臣顯謨閣學士尋具辭免蒙降詔不允者鬼求載籍僅輸掌故之勞越進通班益玷承明之選蒙隆私之存及懼小器之難勝伏念臣少則嗜書老而憂國念廣記備言之所載雖諸侯小國以猶傳豈承萬世之丕基迺缺一朝之信史因靈章而有請蒙給劄以兼收周旋雖閱于七朞綴輯敢忘于一日多識漢事徒竊慕于秦邕績成晉書誰見推于陳壽豈意奏篇之瀆

遽叨增秩之榮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繼體守文奉先思孝既皇皇追慕望鼎湖弓劍之還宜汲汲纂修求石室圖書之備明詔周詢于海內遺編志上于史官方博見間一新凡例而臣夙蒙眷委造就編摩固難追補于螭頭幸已獲臻于麟趾爰冒塵于乙夜俄超擢于西清仍許乃僚亦同茲賞臣敢不誓殫樸學仰稱明恩問周穆王之詩庶無慙于子革上段太尉之事當更採于宗元

是表據宋史本傳當在知撫州後知徽州前紹興八年所作而事辭與前二篇相近故類次于此

謝筭帶表

楓宸黼衣誤參國論之餘象齒南金猥辱身章之錫拜
手方承于帝命折腰已煥于朝班伏念臣奮迹諸生無
心撫仕策名下吏但知歛版之恭服采周行常佩書紳
之戒韋會真人之出亟叨近弼之除進侍軒墀每慙骨
相忽被匪頒之渥始驚蒲飾之優茲蓋伏遇皇帝陛下
道貫三微禮先四近謂百度殫殘之殆盡當復于初憐
孤臣衰朽之無堪特華其老肆垂異數如責終身臣敢
不尊如五瑞之儀寶若萬釘之玩書而對命不忘議論
之忠束以立朝益懋筋骸之力

謝加食邑表

慶發九重恩加四海辱在廷紳之列猥蒙并賦之封下
拜增輝中臧知感臣某恭惟皇上陛下輯寧夷夏光復
乾坤爰回渙號之頒例有真祖之錫論効何殊于滌洗
冒榮乃甚于繁纓臣敢不奉以周旋退而黽勉念家無
甌石既叨食米之田雖年在桑榆會有捐軀之日

謝授新安郡侯表

臣藻言准告命伏蒙聖恩以宗祀赦文授臣新安郡開
國侯加食邑三百戶者禮洽中天慶覃外服猥奉十行

之詔就加五等之封伏念臣積冒恩私寔踰分願昨投
閒于異縣蒙起廢于偏城久客還家方憇南飛之鵠通
侯授印忽成左顧之龜雖滂漉以維均何遭逢之獨異
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調和萬類藩飾羣工厲宣室之受
釐罄寰區而蒙福臣遣臨本郡仍朞鄉州宋人泝泝以
得封望胡及此漢將銀黃而誇里榮乃遇之寵既逮于
子孫忠敢移于生死
、謝除中書舍人表

朝廷有命莫嚴內史之贊書溝瀆何知遽補甘泉之法
從既冒久虛之選仍叨不試之除伏念臣居世寡諧資
身無策一官平進安知巧宦之機牛世倦遊長在窮愁
之境昨幸蒙于起廢恩復許于參華適值時艱俄遭敵
變身將淪于異域望已絕于中天豈意身還復膺器使
備史職中興之始攝詞臣多士之餘所憂燕累之陳不
堪價代乃誤便蕃之及遂使為真過分所期循名而懼
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兼收羣策光復丕圖謂聰明睿智
之有臨復覲令文章之可述故于掌制必以能言而臣
學昧淵源文惟雕篆况齒髮早衰于多病而精神新耗

于百憂大懼曠瘵上孤甄擢雖不能草詔使武夫悍卒
之涕流然常願輸忠俾君子小人之情得倘酬鴻造何
有餘生

謝除兵部侍郎表

東省瘵官方祈病免中臺分職乃誤優遷資逢世以非
宜寵逾涯而益懼伏念臣江湖遐裔童句小儒材不過
庸僅及下中之品學雖忘老安知左右之原偶隨多士
之遊幸備公朝之選徧誇清貫遂綴通暎旋遭值于干
戈獲奉承于羈勒才因事見初無橫草之功歲與哀期

乃有負薪之疾屢投誠于魏闕將歸臥于漳濱猥蒙內
史之書俾貳文昌之秩戎昭所繫儒綬奚堪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睿智有臨憂勤無逸光復祖宗之舊既已配
天兼收文武之長未嘗愒日惟臣瑣質負國明思竭股
肱之加而徒有此心譬腹背之毛而何裨于用耗糜廩
食羞愧神明不辭勉効于秋毫顧恐溘先于朝露周六
典治凡之職雖幸叨居漢九卿賜告之恩終期得請

謝除兼侍講表

視草禁嚴談經閒燕兼近侍進言之責極儒臣稽古之

榮拜命以還撫躬而懼臣嘗謂天縱將聖奚須博學以
成名王求多聞蓋欲取人而為善故自古右文之世必
留心講藝之官如臣至愚何以仰稱茲蓋伏遇皇帝陛
下卓然上智濟以克勤同漢祖之英論道不忘于息馬
失齊侯之陋讀書見議于斷輪而臣猥以非才膺茲遴
選第竭簡編之習仰承惟幄之光雖海岳深崇顧何取
涓埃之細然聖賢聞見或不如農婢之專

謝除翰林學士表

非才冒寵久誇文石之班優詔傳息趣上玉堂之直既
假朝章之煥仍分御府之珍遜避莫從叨塵為懼伏以
文章雖本一技命令實行四方故自古禁林之除極當
時儒者之選矧今多士尤重他官內敷帝制之坦明外
應軍書之警急學非闕博難酬跋燭之咨思或淹遲將
誤擢鈴之召當得瓌傑來承燕閒如臣者猥以諸生起
于遐裔首尾策名之二紀中間不調者十年會真人光
復之初陪列辟駿奔之後驟膺間拔偏歷高華既時巡
清蹕之屢移方驛召羣英之未至執羈在道視草無人
姑從東省之聯兼侯北門之對嘗因多病不勝狗馬之

心願賜寬恩任逐桑榆之晚孰云代價遂使為真茲蓋
伏遇皇帝陛下志靖華夷憂深宵旰勵精于學每求稽
古之臣罪已以言欲致銷兵之福治雖得要人豈當材
敢不仰佩春知力思補報絲綸行遠顧奚俟于丹青海
嶽居微或有資于塵露

謝除龍圖閣直學士知湖州表

論思無補席罷過優蒙內史之贊書預西清之更直載
循僥冒采積兢危竊惟祖宗謨訓之藏上憲奎壁圖書
之象做禁楹並而時命儒臣以遞居矧接駕鴻之游尤

高龍馬之選法從假之而出守書生借此以為榮夫豈
孱庸所能堪副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聰明稽古寅畏事
天見賢而拔其尤每兼收于羣策撥亂而反之正將光
復于丕圖而臣久服周行最為冗從入備內朝之供奉
出分輔郡之顧憂雖遠清光寔繫全度重高明之地悵
已負于明恩踐文石之班敢遽忘于雅意

謝撫州到任表

吏最無聞宜從黜典戎期未畢轉昇名藩蒙拔擢之過
優懼顛躋之益速嚴程及境涓月班春伏念臣蚤竊儒

科晚陪法沒久汀禁林之直寢膺州紱之除去國三年
長望蓬萊之氣移官千里遙瞻牛斗之墟矧江介之奧
區實里門之鄰壤熟知風俗當省教條此蓋伏遇皇帝
陛下運屬丕承志期光復未徵遣戍何昆夷獫狁之足
憂細柳勞軍知李牧廉頗之可用凡在照臨之域舉懷
馳薦之忱而臣投老無堪冒恩最甚雖一收朝蹟無復
脩門然兩副守符皆非凋郡方聖主躬巡于侯甸宜羣
臣皆備于戎行乃從簡書莫扞牧圉惟州縣異承平之
日尤在恤民使里閭無愁歎之聲是為報國

謝徽州到任表

五年蓬藿之居僅終載筆百世枌榆之壤猥使分符旣
彈負禹之冠仍衣買臣之繡卽趨官守恭布詔條伏念
臣早出寒鄉晚跨近列釋鋤耰而作吏幾四十年望旒
宸以拜州纔二百里惟今日股肱之郡乃平生父母之
邦行道咨嗟舉家感涕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恢張治具
駕馭人材謂臣不改歲寒故起之敬地知臣素推月旦
故付以本州而臣久迫哀殘頗懷靜退雖適封之易治
惟繇力之難勝屬縣前驅初比緣于草檄行朝在望復

何侯于移閔誓捐不肖之軀仰服非常之賜

謝泉州到任表 宋史本傳不言藻曾知泉州知
鎮江府除江東提刑今就表中去
父母之邦及五嶺百粵三吳
諸語辨其先後類次于此

恭承休命就易名藩去父母之邦接浙敢同于他國問
蠻夷之俗褰帷如在于中州責重捫心恩深隕涕伏念
臣昨從祠館叨領守符素號迂疎無問馬及羊之智乃
蒙安便得維桑與梓之州二年而勞力勞心一身而畏
首畏尾力祈罷免反冒遷除雖賣劍買牛老猶堪于渤
海然舉頭見日身益遠于長安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總

數百工照臨萬國眷方隅之瀕海須師帥之得人故遣
近臣往綏遐俗况今閩徼莫盛泉山既旁接書文之同
當尤懲獄市之擾臣敢不仰遵寬大俯屬哀殘講求百
粵之宜參諸禹貢奉上三年之計對以春秋

謝除江東提刑表

蠻方久次忽蒙恩詔之頒使節內遷仍獲鄉邦之便蓋
始望未嘗及此雖自謀何以過之人知從欲以為榮臣
獨感恩而至泣伏念臣早緣孤直叨備使令雖才疎屢
至于顛隳然事白即蒙于起擢頃駕一朝之傳深行五

嶺之區眷言風土之異宜常恐庭闈之動念旣云盡瘁
敢復圖安嘗中被于褒升亦寔忘于留滯豈期私計之
上達不待終更而北還千里繡衣初入中原之郡縣雙
親白髮重瞻故國之江山遂令忠孝之兩全何止平反
之一矢仰視必恭之梓旁連聽訟之棠茲蓋伏遇皇帝
陛下衆建人材恢張治具溥海內外而竝照其智如神
因時輕重而制宜以刑為體欲廣哀矜之意必求忠信
之人謂臣素習于民情知臣粗安于名節特捐茲寵俾
效厥官臣敢不奔走十城奉行三尺勤于夙夜盡人臣

欲報之忠同我州閭樂陛下好生之德

謝鎮江府到任表

起廢江湖甫三周于歲籥疏榮觀闕凡四易于州麾嗟
治蹟之無間辱除書之屢至人微責重天大恩深伏念
臣積冒寵榮寔成衰朽咸謂陳人之安用獨蒙聖主之
不念念嘗陪扈于初年未忍棄捐于中道適當盛際偏
歷名藩深行百粵之區遠薄三吳之境茲蓋伏遇皇帝
陛下屬精求治虛已受言擇循良共理之人先悃悃無
華之吏故如臣等亦在選中臣敢不恭布詒條具宣德

意坐攬淮山之形勝深究古今心如江水之朝宗靡忘
夙夜

謝宣州到任表

宣為輔郡古號名藩邈然千里之封蒙此一麾之賜聖
恩加厚臣意知榮伏念臣昨自禁嚴叨分憂顧違天威
而寢遠驚星之紀忽周雖中解于印章亦屢更于符竹比
祇明詔往守遐陬顧期年何補于秋毫恐一旦溘先于
朝露力陳誠懇仰瀆聽聞班超求于邊關本緣衰病韓
愈召還于海道喜見華風况承流宥邇于行朝而上冢

經邁于舊里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得天人之助成宗社
之安混殊俗以為家視羣臣而若子念年迫桑榆之吏
乃日陪羈紲之臣新建武之官儀不圖重見數正元之
朝士今已無多持子便安稍令親近臣敢不布宣寬大
招復流逋課農桑阡陌之間庶為樂土誇觴詠溪山之
上肯效前人

謝乞宮祠降詔不允表

上需頌之奏具述士思奉方底之函未容家食拜恩深
厚省已哀殘伏念臣一去闕廷四叨民社雖竭從補外

屢膺符竹之頒然靡稱在前宜被璽書之責既力求于
置散乃猶許于饗榮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受命宅中隆
寬盡下不替惟良之選猥私亡益之臣一心而同三千
幸逢興運百里而半九十敢爰餘生

謝罷中書舍人除集英殿修撰宮祠表

臣藻言准尚書省劄子臣僚上言以臣改試潭州進士
何列卷子內稱臣並不舉覺迴避特罷臣中書舍人准
告授前件差遣者臣子事君當謹嫌疑之戒聖人容物
止從黜免之科既聯祕殿之班仍賦殊庭之祿惟天假

寵何地酬恩伏念臣樸樾常材蹉跎半世遇陛下作興
之始在羣臣推擇之中念平生直主之難常思奇節恥
私智容身之陋復踵前規故因詞命之行務極論思之
報庶絲毫之小益非蟲篆之空文而臣意廣于才寵逾
其分乃昧嚴恭之禮自投鹵莽之誅如孟郊之應答參
差唐人或存若何武之薦揚盤辟漢法豈容置散已復
饗榮何幸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隆寬盡下觀過知仁謂
子路使門人為臣雖誠悖理而徐邈云酒中有聖初亦
何心程文尚許于魚收政吏奚妨于末減誠為失職斥

使去朝臣敢不追訟悔尤過為乾慎畫馬者并尾而五
常負謹憂網禽而去向之三永銜生賜

謝提舉江州太平觀表

撫凋瘵之民常憂意外汰疲駕之吏首在遣中雖卒抵
于謹訶然實安于分願感恩至骨橫涕交頤伏念臣去
國五年分符兩郡稟生無用嗟樗櫟之漫存視蔭幾何
况桑榆之已晚自從江湖之外不勝狗馬之心瞻帝所
以寢遙知人言之必至力陳哀憊幸得歸罷方負負以
何言果斷斷而不可尚叨况從有愧空餐茲益伏遇皇

帝陛下祇適祖宗輯寧夷夏攬英豪之策豈止虛已而
問公卿重師帥之官未嘗單辭而專守長而臣自傷晚
節孤奉明恩昔嘗叨直于九重今乃不堪于一障亟還
印綬甘老耄鋤登俊良而治具畢張生非不遇坐輒弱
而終身廢棄報自無期

謝再任宮觀表

參華法從均秩仙祠本清朝復老之恩豈愚者養疴之
地猥蒙申命彌愧素餐伏念臣阻遠清光侵尋哀朽中
華未復當先多士以著鞭衆傑並馳乃效庸夫而高枕

負國涵養為時指名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篤孝于親擇
賢而輔念播紳之長物為羈勒之舊臣忍令中道之棄
捐姑使全家之飽煖臣敢不偷安聖日待餘年挂神武
之冠敢言長往刻涪溪之石願頌中興

謝罷知鎮江府除宮觀表

願投散地屢奏囊封懼速煩言卒蒙薄責荷聖恩之深
厚矜微物之哀殘特與便安何勝感涕伏念臣早緣薄
技誤簡淵衷當乘輿巡幸之時歷行闕高華之選一麾
而臨千里遠顏坐見于周星牛歲而閱三州奔命幾馳

千百舍食息未容于黥突姓名已挂于丹書既屈刑誅
仍捐稍廩俾脫劇煩之地永全孤陋之身茲蓋伏遇皇
帝陛下子視羣臣天臨萬物浩浩陶浴之大拳拳簪履
之餘而臣生也有涯身其餘幾俟河清而已也幸同父
老之歌去日近以雖榮無復軒輝之望

謝謫永州居住表

辱愚昌寵久仰日月之光盈滿延裁自處雷霆之下蒙
聖恩之寬大與善地以生全罪大心寒感深涕落伏念
臣初無稱道積有悔尤所當退養于疲癯乃復寢成于

老諫忽聞威命造在窮途冒風雪以疾馳越江湖而跽
伏非恃冕旒之察難逃鈇鉞之誅茲蓋伏遇皇帝陛下
剛健法天聰明稽古干戈不用再臻全勝之時刑賞何
心一付至公之論而臣靡思乾慎仰負函容竝居井眉
雖有措身之地孤正立首未知歸骨之期

謝永州再任宮祠表

六年循省敢逃司敗之誅一札哀矜復予奉祠之祿孤
大息而莫報雪哀涕以何言伏念臣承學無聞饗榮最
久徒幸冒陞于班序不思祇畏于簡書自取顛濟合從

竄殛蒙虧除于大戾止投畀于遐方未綿歷于歲時已
績頌于稍廩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勵精庶政加惠微臣
雖云原貸之已多亦復棄捐而未忍今于徙所拜此恩
光捧詔天涯如獲望威顏于咫尺銘詩座右以明復玷
缺之艱難誓策疲癯終期糜頌

又

間闕百舍敢懷故國之心循省六年復竊真祠之祿聖
恩加厚哀涕交零伏念臣推數竒窮負愆深重捫心無
可言者擢髮皆自取之惟棄置以是宜何矜憐之敢望

冒陳微懇遽奉俞音如絲如綸聳九夷之觀聽繼粟繼肉寬百指之飢寒仰戴生成之私未知糜殞之所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至仁惻怛大造鴻濛謂嘗陪文石之班且久在細旃之上憐此愚癡老于顛隕姑安處于遐荒使長憲于溫飽靡當盛夏而禱雖隔南訛葵見太陽而傾敢忘東向

又

自求口實輒貢于危表下遂物宜函頒于俞旨既切竿摩之懼又增尸素之慚伏念臣頃從遠方入冠法從久

無裨于毫髮居殆類于贅疣福遇生齒志壹動氣甫一麾而出守凜百病之文攻力巧奉祠庶幾救死恭然疲役雖幸得以息肩僭若囚拘其何施而報國徒苟延于餘息益有負于初心豈謂隆寬復容因任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至仁普詔大智有臨設官分職之甚嚴控名責實之惟謹然而疾必使之有養祿或加于無功如臣所蒙其比尤少蓋平日皆繇于忝冒而晚途游賜以優閒臣獲此便安敢云暇佚雖筋骸之非昔尊足者存顧年歲之幾何修身以俟

謝擅減均糴米數放罪表

臣藻言准尚書省劄子湖州奏昨承尚書省拋糴米三萬石及屬縣經承發運司糴米三萬五千石本州官吏輒上體國計下的民情將兩項米一百分下諸縣各糴二萬石所有不候朝旨回降先次減免罪犯伏乞重賜黜責奉聖旨依奏仍犯罪者守藩無狀妄干專輒之誅當宁原情遂虧已除之詔是雖衆共幸獨臣多竊惟師旅之屯莫重餼糧之積矧當巡幸尤急轉輸乃緣凋郡之餘擅減太倉之入坐譴黜反獲矜從此蓋伏遇皇帝

陛下求治焦勞愛民惻怛謂區區郡邑敢懷閉糴之心而碌碌書生寧識泛輸之罪露奏方塵于乙夜免符已降于中天臣敢不推廣上恩訪求民瘼催科靡及旣容拙于陽城矯制自歸復寬愚于汲黯誓與此邦之生聚共圖他日之糜捐

浮溪集卷六

宋

汪

藻

撰

表

宰臣星變待罪表代

天事常象俄譎見于星文帝德罔愆蓋咎繇于臣等亞
上需章之請願從質谷之誅未賜矜從若為退聽伏念
臣等猥緣誤寵叨汙近司才不適明初無一日之效罪
乃累國致干三光之明既貽當宁之憂寧有在庭之理
敢圖睿聖意在寅恭任天下之責而欲以身先修胸中

之誠而不為文。其謂象無虛應，捷如形影之相隨，儻變未能銷移，寘股肱而奚益，肆加訓勉，采積乾危，伏望皇帝陛下垂察父之仁體，吳穹之意，送于俊傑，付以經綸。無嫌大正于刑書，勿使更妨于賢路。既王省惟歲，朝廷皆有用之才，則德隆晷星，社稷享無疆之福。

又

天文見異，既駭寔于保章，政路非人，宜自拘于司敗。荐布囊封之懇，未行策免之誅。尸祿為羞，寘躬何所。伏念臣偶緣人之叨，豫政機雖有，竊愚慕蕭生之憂國，略無

事業如伊尹之格天，致星氣之飛流。勞宸衷之傲戒，靖言塞變，敢復逃刑。爰席藁以自陳，終叩閣而莫聽。雖一人退託引過，失以自歸。然四海沸騰，謂燮調之安在。伏望皇帝陛下稽格王之訓，採輿論之公原。大異之來，臻皆具臣之所致。博求賢佐，修五事以承天。毋徇虛文，使百官之降物。

代唐恪相公辭免觀文殿大學士表

扶顛弗效，宜寘嚴科。圖舊未忘，更頌顯秩。既負愆之萬坐，敢思死而一言。伏念臣本以孤生，起于遐裔。解逆寢

叨于器使推排遂至于冢司既不能折衝綏遠而使敵
寢謀復不能排難解紛而為王啟憤乃使四郊之多壘
豈惟千里之畏心上孤君父之思俯愧廟堂之地訂其
罪惡肆市朝夫復何疑繩以憲章禦魑魅猶為未減尚
茲竊寵何以為顏伏望皇帝陛下于弱圖疆以威克愛
原與敵因循之至此跡在廷經濟之缺然欲使法行當
從臣始盡鑄爵秩快一時義士之心投畀要荒為萬古
愚臣之戒

代何桌辭免左僕射表

愚誠上達願加攷慎之宜明詔中頒未改延登之意顧
超踰之可懼敢冒瀆以終辭伏念臣初乏技能誤蒙知
獎未閱十旬之久遍膺三省之除念學者平時嘗耻君
不及堯舜洎國家多事乃當饋嘆無蕭曹誓竭駕材志
平仇敵偶獻可上符于天意自投間復秉于政機方龜
玉毀于櫝中莫知攘卻至梯衝舞吾樓上始議掃除尚
賴隆寬未加顯戮所願顏行之前死夫何魁柄之敢知
伏望皇帝陛下照以無私諒其非據收渙然之大鏡安
叢幽之孤踪別選英豪共圖康濟姑令選懦克清大惡

以為期儻息搶攘雖處周行而奚恨

又

聖主之明未垂照察匹夫之守終冀哀憐情既迫于兢危義固難于泯默伏念臣材雖無取心實願忠自備衆後以還朝卽值裔夷之謀夏方廟算有東隅之失舉朝臣無左足之先竊憤拘孿安思策勵旣安危之在此誓生死而以之雖然任大之難勝豈敢顧私而祈免然人主所圖之一相在朝廷寔總于萬幾如遴選以得賢國無陋矣或叨居而累上人謂斯何伏望皇帝陛下俯諒

曲衷無嫌遷令博選非常之後追還已誤之思方盛德之中興固宜有佐別虛懷之下逮何患無材重此投誠祈于得請

代汪伯彥樞密辭免表

聖神有作方收海內之人豪傑薄何為遽本朝廷之兵柄顧超踰之已甚雖庸惰以知辭竊惟樞筦之司實次鈞衡之任惟時初載文信順于天人宜帝遠圖注安危于將相儻以小人而大受孰為元老之壯猷如臣者生本寒鄉出陪多士早從外補甘心簿領之勞寔齒周行

敢意功名之會昨屬裔夷之謀夏猥承明詔以臨州內
拊三軍雖無奇策外乘一障僅守故封會帥幕之摩開
總兵符而入侍扞防牧圉跋履山川連九五御圖之初
預三千同德之矧節羈縻而巡天下自矧罪戾之多聽
教輦而思將臣敢率搜揚之及既委腹心之寄仍加體
貌之優非不願榮懼終速諉伏望皇帝陛下特垂淵覽
俯諒危衷收渙汗之謨思責捐軀之後效義非所處雖
匹夫不可以利回情有可矧在明主固容于理奪

代汪樞密辭免覃恩轉官表

便蕃之寵弗許固辭震懼之懷終難安處敢再輸于危
懇庶有契于淵衷伏念臣猥自周行獲陪興運未閱半
基之久已躋二府之崇雖鴻恩務極于生成而小器自
憂于盈滿矧國步艱難之後茲人臣隕越之時詎可色
羞惟知冒進故屢上縷陳之牘願必還汎進之階子雖
幸于父知天未從于人欲伏望皇帝陛下特垂簡牘無
徇彛章念微臣事主者既本至誠則聖主待人者何憂
不貴肆頒明詔追寢謨思免疎遠之孤蹤速儲差之大
戾使鸞鷲共由之路循次而升則桑榆未盡之年皆上

所賜

、宰臣謝星變放罪表代

高穹見異明輔相之非才聖主隆寬為蠢愚而屈法假以堯言之寵竭其漢法之誅有覲在顏報息何所伏念臣受材無取席寵過優初欲盡愚任宗社安危之寄終難語上昧天人精禋之文積政化之德尤致星文之變動既元聖克祐于天戒豈微臣敢違于邦刑雖帝念更生不使身罹于災異然人譏周勃罔知職在于陰陽罪既有歸幸安可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丕承上帝加惠

恭元方側躬修行之時責惟已獨及銷變弭災之後福與人同故雖曠敗之餘亦在虧除之數臣敢不仰懲咎證俯戒空餐君已知言熒惑坐移于三舍臣當守職秦階願獻于六符

、行在百官謝許乘轎表

臣勞于下宜無俟駕之行君恤其私至許肩輿之使一奉綸音之渥皆如砥道之平仰服恩憐惟知感涕臣伏以一人拱百辟駭奔茲古今不易之規亦貴賤相安之分故雖遲暮猶合據鞏儻在難危何妨叱馭豈有遵途

之近乃虞委轡之傷懷塞翁折臂之憂賜漢相小車之
伏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隆寬盡下內恕及人謂堂陛勢
嚴雖俯仰有叙庶之限然腹心情厚當戚休如手足之
情方披棘以立朝這雨霜之在候慮乘款段或至顛隳
乃曲軫于睿慈俾獲安于徐步爰念及此雖父兄何以
加諸圖報謂仰誓大馬死而後已

代王樞密謝知建康府表

辭榮金馬尚繼粟于祠庭假寵玉麟驟承流于帥閫龍
光有耀馭腐奚勝伏念臣拱把微材任微猶可樞機要

北據要豈宜輸勞報國之謂何移病乞身而遽去蚤暮
道家之香火采戎場盈夢寐故里之江山敢懷共理祇
荷冕旒之眷俾榮錦繡之歸俯僂拜恩扶携就道猿鶴
鶴怨昔愧卓堂之譏虎踞龍蟠坐竊臺城之寄乍閱我
理我疆之耘耨恍思某水某丘之釣遊者舊至于歡迎
簪紳以為盛事昔王氏著稱于江左宋未如斯如韓琦
被遇于昭陵勲乃稱此夫何異數猥繼前修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廣大法天英明冠古察臣誠深愛至視猶閨
門父子之間憐臣老益懷鄉加諸閭里士夫之上桑榆

炫日松楸回春臣敢不宣布中和激昂孱懦銷歎愁于
四境嚴徵衛于九閭襟帶一江益念上流之重貌貅萬
旅願寬北顧之憂

代陸藻侍郎謝龍圖閣直學士表

鋒車趣召記甘泉法從之餘是檢疏榮陞延閣清班之
首恩光曲被感涕交流伏念臣頃以疾辭安于外補剖
符方面西膺南國之除持囊禁嚴四玷西清之選自守
松楸之壤屢驚蒲柳之秋身留閩徼之山川夢寄長安
之鐘鼓所憂餘日莫陪鳴玉之班何意中天忽降賜環

之命奔馳上道輾轉逾時曾未對于清間已亟蒙于褒
叙賜之華秩寵以神毫豈伊蹉蹙之微蹤堪此便蕃之
異數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天臨萬物子視羣臣憐孤生
去國之七年抱哀疾守藩于萬里靡由入譽召季布于
河東因受帝釐見賈生于宣室特假河圖之駿用為州
絃之榮豈惟示眷于始終蓋欲均勞于中外臣敢不益
堅晚節無愧初心雖宿疾未除難矣筋骸之勉疆然大
恩必報誓于肝腦之糜捐

代嘉王謝及第表

襲慶璇源幸備維城之列階榮桂籍俄先入彀之英廣
陛臚傳諸儒園視共欣千載之嘉會親值一人之至公
臣嘗謂朝廷設科目以致英豪學者用文章而守富貴
故自古布帛之士有終身鉛槧之間既登鴈塔之標題
至比龍門之變化豈有息隆于帝胄更令名玷于賢書
班睽玉笋之華光動金枝之秀由聖德曲成于小大視
人材無間于親疎慮泯沒于膏梁特甄陶于翰墨肆垂
淵問猥及孱蹤仰漸聖化之深雖能僅綴俯揆天資之
陋終愧無奇甫上奏篇遽陳殊寺鵬擊天潢之浪鷺遷

帝苑之春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長育祥材并包衆甫謂
秦之士賤由先王教養之衰方周以宗疆宜近屬獎成
之急倘不俯同于寒畯孰為自致于亨衢昔慙假寵于
分茅今喜成名于拾芥繫君父義方之素致邦家儒術
之尊某敢不敦尚詩書勉思忠孝既與在廷之多士同
值又興將令就傳之百男悉從隗始

代嘉王寺謝車駕臨幸賜第表

宗藩肇啓既叨輪奐之榮詔蹕親臨遽望顯印之表荷
恩曲被慙已非宜臣幸襲璿源躬承寶訓蚤賜真王之

爵寢傳外傳之經行能未立而膺冠帔之儀術業非優而首在庑之選比講異宮之制遂蒙賜卹之恩方懷察父之親親寘之華構敢意聖君之下下賁以清光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福與人同恩繇家始迺眷宗枝之肺腑適當夏屋之權輿欲兼示于榮懷宜特加于顧復上棟下宇將為百世之基前驅後陪首駐六飛之御事冠金枝之籍先生銀榜之宮豈伊駒犢之微堪此風雲之遇臣敢不因多男之授職率羣弟以強宗既喜忻懽留萬乘經過之迹願為屏翰效千齡翊戴之誠

代劉正夫相公謝落致仕移鎮表

力疾造朝方釋違顏之念疏息易節俄躅請老之文用誕告于簪纓知稍寬于藥餌伏念臣久嬰宿疾阻望清光每慙體貌之過復益恨筋骸之難強北承恩詔入奉燕閒中懷踴躍之情坐失支離之苦既蒙迎勞仍許給扶溢周旋慰藉之言略罄踈曲奉之禮引臨秘殿同父子以榮觀命食殊庭盡君臣之至意無是髮不關于聖慮顧丘山奚擬于鴻恩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德比隆天仁深察父憐孤忠之享上積有歲時喜病質之來前粗

勝簪笏萃便蕃之異教光憔悴之餘生新封皆錫于嘉
名誤寵更需于愚息故古遭逢之無此舉感涕泗以潛
然臣敢不上體眷懷精加調護雖俯從微懇暫令申伯
之歸然豫戒還期敢廢肅生之意

代劉相公謝給辰省先茔表

惟幄八年事靡秋毫之補江山千里思容畫錦之歸敢
圖茶雨之軀果遂浩然之志清光暫濶哀涕交零伏忘
臣生本寒鄉出逢興運夤緣恩寵秉政禁樞惟疾之憂
每上煩于君父不能者止晚得請于朝廷朝遷亭及于

族姻問勞相望于道路方竊蕭何之第遽為莊舄之吟
許佩寵榮歸掃松楸之壟庶緣蕭散得全蒲柳之年身
雖臥于漳濱心寔存于魏闕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天臨
萬物子視羣臣特軫孤忠常共股肱之喜方嬰宿疾忍
令簪履之遺故屢負于枕辭始曲回于淵聽至今疲曳
入奉燕閒彤天語之丁寧慰土思之宛結扶哀遠去豈
尊鱸適為于秋風銜慙何言冀狗馬未先于朝露當道
遙于物外益調護于經生倘憑休養之仁得遂夷瘳之
福故知雖樂敢久託于渙樵殘息稍蘇卽再瞻于旅辰

代江樞密謝賜鞍轡表

藁爾才微何補廟堂之數煥然被具猥分廐庫之珍思
及私庭先生行路伏念臣偶從人末叨預政機雖慙思
務竭于微誠而葦菲已盈于淵聽所願歸乘于款段敢
圖寵借于鮮明意在驅馳陋矣統朝之策務為奢僭小
哉新築之纓孰謂孱軀坐兼微數茲蓋伏遇皇帝陛下
眷懷舊物崇獎近臣予之鞍者使便服乘授以轡者豫
防蹶失于服馭之間不忘及此雖父兄之愛何以過之
據此從軍誓扶哀而矍鑠攬之閱世敢無意于澄清

代江樞密謝子自北歸不令入城降詔獎諭表

主憂未釋難懷舛犢之私眷獎非常遽降恩綸之渥孤
衷易感哀涕交零伏念臣頃竊州符適遭寇騎欲肆憑
凌之醜先行剗質之威遶國重盟繫臣私屬防之百計
難逃虎穴之深逮此經年寧有鴈書之信已分終天之
訣忽聞問道之歸在于常情可謂至喜言念一人之孝
尚違二聖之歡瀕谷及親鄭伯方思于大隧廬陵在遠
王綝敢顧于眉州雖復鍾情思今會面豈謂抗童之瀆
乃蒙青詔之褒天語一頒臣鄰胥歎茲蓋伏遇皇帝陛

下配天業大撫物思深知臣齒髮已凋常恐薊攸之無
後憐臣肺肝可見有如去病之辭家特示至懷用嘉微
尚臣敢不因諧鄙願思副淵衷西伯在高輒安希于闕
天太公留楚誓博訪于侯生

代汪樞密謝覃恩轉官表

赫奕中興之運慶與衆均汪洋序進之恩施由近始存
被絲綸之渥惟深淵谷之危伏念臣資本腐儒進陪多
士適在艱難之際誤蒙特達之知執羈縻以歷山川昔
知免矣秉樞機而坐廊廟今豈堪之所憂罪釁之盈更

冒寵光之積雖云汎賞何異特遷茲蓋伏遇皇帝陛下
道昌羣倫功高邃古典滯補獎仰求列聖之心昭德塞
違俯覈百官之寔如臣被遇于世鮮倫臣敢不曳勉夙
宵綏懷中外幸安可數懼器局之滿盈知無不為誓元
身之糜損

代薛左丞謝除門下侍郎表

久參帷幄方俟黜幽進貳機衡遽叨圖舊莫寢已成之
命惟深非據之憂席寵過隆撫躬何幸伏念臣身從孤
遠遭值聖明少誦師言每信書而違俗晚陪國論更充

位以妨賢蒙淵鑒之誤知保孤表而平進肆竭股肱之力何施毫髮之功豈伊白首之哀縱堪此黃扉之重任雖緣人之寔玷詔除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剛健粹精聰明濟聖疏通萬物之理灼見羣臣之心猥憐樸學之無他擢處周行之至要第崇資顯秩常收有用之材方治世昌辰尤急可觀之效誓勤鞭策力振綱維與多士以同寅上承休德殞百身而圖報敢爰餘生

代薛昂門下謝本省書成回授二子轉官表

政省成書儒臣第賞炳然聖作慙潤色之非工至矣君

急

息許疏榮而及嗣孰云公器併在私門竊惟官制之新寔係朝廷之重時稱右地莫要東臺欲具載于源流宜精加于筆削久更異意今見完書逮茲銓次之終篇乃以褒嘉而延世有如二息終效一官于孤突教忠之言雖知粗免若桓榮稽古之賜彼豈宜蒙既叨爵秩之升仍冒身章之錫在庭莫望舉族生輝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砥礪羣材陶鈞萬類取善隨長而未嘗以已施恩從厚而不止其身故雖碌碌以蒙成亦使詵詵而拜賜臣敢不退相規戒共保寵榮中懷茲積之情能無抃踊外

弭維竊之勅獨有糜捐

代何桌中書謝生日賜羊酒水麪表

叙顧復于私庭幸光初度出旨嘉于中禁益愧空餐繇
禮厚于股肱致思均于口腹詔頒甚渥聽受知榮伏念
臣稟性迂愚起家寒遠少依親膝但知駒犢之從長冒
儒冠未免簞瓢之陋積叨誤寵遂汙近司初無寸効之
經論每辱淵衷之記錄門孤夙設雖嘗有志于四方鼎
食載加大懼黜幽于終歲仰荷戚休之共坐令飢渴之
忘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道格三無禮復四近謂捐身許

國既資于父以事君方推食用人宜醉以酒而飽德肆
垂異數昭示羣工况臣千載逢時雙親就養用羞甘旨
無煩頽谷之陳誓竭疲駕何止繫桑之報

代陳過庭中書謝生日賜羊酒水麪表

閭史記時叙劬勞于親膝臺臣致餽分食飲于君庖
備物之前陳拜私庭而登受伏念臣材非敏邛世本單
平早雖被于簡求中嘗遭于堙阮年書亥首甘為絳縣
之老人氣稟崧高敢意周邦之良翰偶承人之參預政
機徒驚蒲柳之衰莫致涓埃之効孰云淵抱每記孤蹤

乃因載育之辰更厚屬感之賜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天
臨萬物子眎羣臣曲垂體貌之私用質股肱之喜臣敢
不退而飽德進以忘身持奉甘旨固異小人之食誓堅
忠義永為孝子之門

代江西運使侯大夫謝益課增羨賜金紫表

民食懋遷仰遵成算身章蕃息成辱厚恩衣在笥以詔
功口語心而知愧伏念臣奮身寒苦遭世盛明雖規畫
不逮于中人然屣髮皆緣于上力蚤被鞭驅之數寢專
飛輓之權輸貢土之毛登三僅足正牢盆之苑共二奚

堪敢圖茂渥之繼來每有微勞而必錄略銓衡之常法
加龜紫之殊榮使節增華計臣知勸茲蓋伏遇皇帝陛
下天臨萬物柄馭百工器人于殿最之間礪世以賞刑
之具故茲煩使不以遐遺飾三品之彌文為十州之榮
觀疏恩不次已無反汗之絲砥節自修敢蹈維鷄之刺

代開封程振大尹謝上表

恩賜絲綸忽從中出任隆輦轂不以次遷舉萬方輻湊
之區付一介顛愚之士身雖甚寵力恐難勝伏念臣生
本窮鄉出陪多士少從師學僅知儒墨之是非長佩官

歲安識求由之果藝徒以昔參于儲禁裴然長奉于戩
詞緣此孤蹤簡于聖聽逮自江湖之遠來瞻日月之光
裁奉燕間卽蒙褒擢俾佐銓衡之任初無根柢之容曾
未逾時復叨進秩惟三輔輻員之大萃四民囊橐之姦
必發摘如神方勝銘簡之訟苟拊循非術能無桴鼓之
驚誰謂鯁生可當器使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留精治術
端本京師欲令張敞之春秋稍施于政故試望之于馮
翊非有所聞而臣自歷仕途未更吏治一旦任劇煩之
責衆人為縣薄之憂臣敢不用恕平反以文緣飾為四

方之極庶幾無愧于周詩從一切之宜未肯追蹤于漢
吏

代明州趙修撰謝到任表

罪更百謫方幸洗滌地鎮一隅猥分憂顧驟齒簪纓之
列存膺綸綍之頒仰服記存惟知感涕伏念臣早緣官
使誤辱聖知忘孱瑣之無堪謂治理之可寄所期報稱
不勝犬馬之心何意顛隳自處雷霆之下竭從誠棄深
省悔尤將投閒置散以窮年悵補剝息黥之無日敢圖
茂渥特予名藩惟茲瀕海之區自昔分符之選島夷修

好護星使之行。疆玉食薦新修。鮭珍之貢。匪豈伊人之
堪。此詔除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垂布隆寬。并包衆甫。極
天所覆。既兼四海。以為家與物成。新不忍一夫之失職。
欲因重責。以紀成功。臣敢不佩戴鴻私。鞭驅駘力。譬諸
草木。知亭毒之難酬。收之桑榆。或過尤之可贖。

代鎮江府趙修撰謝到任表

鄞江上印甫。遂收更京口分符。復叨共理。坐得江山之
勝。曾無歲月之淹。望所期感深。以泣伏念。臣早緣哀緒。
寔齒周行。荷聖神特達之知。更中外劇煩之選。出將使

指擢領州。麾廼者代還。喜于得覲。方入趨于表者。卽名
對于威顏。永懷先世之孤忠。嘗預本朝之大計。紹興漢
統。喜卯吉之有謀。追錄唐勳。歎鄭公之無後。肆頌異數。
特與名藩。豈微臣詞訓之能然。寔上聖推賢之至此。蓋
伏遇皇帝陛下。恢張治具。駕馭人材。謂有祖必有孫。世
傳忠義。尚憂民如憂國。政或循良。用秘殿七年之資。付
長江一面之寄。矧今臨治自昔。要衝二千里之鄉。閩通
波不隔。十八年之官守。故俗猶存。惟此曲成。過于自擇。
臣敢不俯求民瘼。仰服官箴。門戶雖微。永佩肯堂之戒。

江湖方遠益深存闕之心

代河北雜使程戶部謝到任表

久汙郎選甘為襍被之行擢領使華叨奉羸糧之寄銜
命朝離于觀闕迎親夕至于封陞思自由成榮逾始願
伏念臣早緣樸學昌處周行甫辭州縣之徒勞卽玷朝
廷之臨遣寂無稱效積有悔尤點持江外之麾收預省
中之籍繫上聖保全之厚嗟孤生報塞之難逮茲煩使
之乏人復以薄材而奉詔惟河朔襟喉之地寔兵屯飛
輓之衝欲貸新陳長有餘而寔塞當權輕重無甚賤以

傷農方大計之仰成豈至愚之能辦茲蓋伏遇皇帝陛
下鼎新庶政鈞播羣材因時內外而試以百為隨器方
圓而取之數路顧斷斷鼠窮之技雖匪才堪然拳拳烏
哺之情能無祿養未投間散仍獲便安臣敢不力効涓
埃無忘夙夜金湯積粟覽當寧之顧憂犬馬依人僕乘
輅之歸報

代江東提舉監香楮大夫謝到任表

屢勉郡丞方虞官謗阜通邦貨忽領使華蒙眷獎之過
優撫危躬而若厲伏念臣受材庸淺遭世盛明蹤詩書

誤綴于科末行州縣寢成于華髮分投間冗無復激昂
孰云蒐擇之辰亦在鞭驅之數惟山海懋遷之利寔朝
廷開閣之樞吏或不度法因以廢故比下丁寧之詔至
重分利舉之條宜得時髦執此如金石之固坐令國用
沛然若丘山之多猥及孤蹤懼乖煩使茲蓋伏遇皇帝
陛下恢張治具駕馭人羣察萬貨之低昂為之調度因
百官之能否責以事功謂從事之有年宜理財之知要
特假道途之便使趨朝會之嚴臣敢不上體綸音肅驅
輶傳偏行所部並大江千里之餘庶得其贏佐少府萬

分之一

浮溪集卷七

宋

汪

藻

撰

外制

隆祐太后推贈制

曾祖

朕惟國家諸后比德姜任攷其淵源皆有所自非一時
勲闕之後則累朝將相之家惟其先置社稷于安斯子
孫享天下之養伊予太母寔對前人既克濟于多艱盍
推尊于奕世隆祐太后曾祖具官某早緣才奮式副時

須珍地豕之妖肅清戎壘總貔貅之衆祇扈殿廬由功
紀于太常故慶鍾于長樂念方伸猶子之禮何以慰弄
孫之心是用特侈恩頒追崇祀始稽諸國典祿以玉章
活千人者却茲為顯振澤五世而輒豈限常規莫夫未
泯之靈服我無窮之寵

曾祖母

婦從夫母從子于陰功及物為難而能使百年之後三
世之孫履六宮之尊閱四朝之久其積累豈淺也哉隆
祐太后曾祖母具封某氏曾出名家化行中壺靜專恭

順蔚有米蘋之稱碩大光明行為夢月之慶發源既鉅
再世而興既推母黨之尊宜極祖慈之報乃侈脂田之
舊用為泉窆之榮家國同休啓魏邦之吉壤雲來致享
隆孟氏之新祧尚爾有知保茲無斁

祖

朕以寡昧而託南面之尊于艱難而獲東朝之養欲厚
外家之報孰如大父之親爰舉彝章用昭餘慶隆祐太
后祖具官某戚畹之堂將種之英沈迹下僚久抱孫吳
之學流芳後裔蔚為馬鄧之家方隆坤育之儀盍煥廷

揚之寵惟顯親孝之終也。德本身修，乃自義率而推之。思從祖妣錫上公之峻秩，荒大國之新封，持我命書，告于園邑。

祖母

朕惟烝昇祖妣，以洽百禮。王者所以祀其先也。雖吾羣臣亦得用此，豈國家奉太母之尊而思不及再世哉。隆祐太后祖母具封某氏，克承姆訓，夙有閭風生子則賢，初肇紀侯之慶，至孫而大。遂開渭水之祥，天命既新，坤儀方肅，宜崇二室之配，用赫九原之光。推本徽音，孰致

思齊之盛，相攸吉壤，莫如金葉之雄。尚我寵靈，行于冥漠。

父

明德高漢兩京，本波伏之貽慶。懿安佑唐四世，由代國之能賢。於赫予家有嚴，聖母更戾險于二紀，繫安危于九重。欲報之恩，當循其本。隆祐太后父具官某，丕承徐國建事，恭陵早奮迹于周行，獨有聲于外戚。才堪共理，屢分藩屏之符，謀必折衝。幾秉齋壇之鉞，雖國勲之屢紀于人爵，以未酬乃積陰功用。隆坤極念慈闈之方正。

于卹典以疇先爰正台躔用宏禰廟為國家肺腑之式
慰宮壺葛覃之恩逝魄如存垂休曷已

母

后為王之貳繫德是宜母者女之師非賢曷似仰惟坤
載懋育寰區伊厥範之非常于所生而可見爰加異數
用發幽光隆祐太后母具封某氏以淑惠之資配高明
之族身先胎教早成衣練之賢家積陰功遂發造舟之
慶念隆長信之奉宜飾觀津之歲爰出明緡進封大國
煥魚軒之故秩旌沙麓之初祥允爾夫宗光吾戚里

宣和皇后推贈推封制

曾祖贈太保

塗山有妣有莘皆古諸侯國也以積功累行啓天子后
妃之祥然本大源深必數世而後見繇今比昔天豈吾
欺宣和皇后曾祖具官某挺獨善之資勵久幽之操太
陰叶夢兆百年積德之餘華袞升班為三室薦饗之首
屬興大隧之感遙正東朝之儀爰錫命書載光前烈正
公台之顯秩加帝保之隆名尚作曾孫之休永為太上
之輔

曾祖母贈越國夫人

后妃上直四星母育天下其流慶之源固豈一世之積哉宣和皇后曾祖母具封某氏以淑德宜內外之親以陰功篤幽明之祐乃啓當熊之懿寔開降胤之祥既升配于至尊宜推崇于所本爰旌泉壤載啓湯封庶潛德之顯融與始基而綿遠

祖贈太傅

儼極之尊世無比者抱孫之澤今乃見之矧天下不足鮮憂雖聖人無以加孝于其母黨敢廢邦彛宣和皇后

祖具官某秉德自疆韶光不試雖心游物外無汾陽高密之勲然慶衍家餘有和熹懿安之裔方興懷于所恃盍加寵于其先是用慰我親闈顯其祖武升一品公台之貴為二南風化之光精爽如存寵靈奚遠

祖母贈徐國夫人

朕惟宣和皇后懋覩天之德儲夢日之休誕育眇躬纂承丕緒雖正宮闈之貌尚遙親勝之歡乃寵冢庭先崇祖配宣和皇后祖母具封某氏稟靈有自漸德惟深早積閨中之仁百神所祐遂生天下之母再世而昌既成

位于后坤茲加封于王妣春秋合享上齊帝傅之夫今古繇休下視公師之子便蕃所及盼嚮其承

父贈太師

朕膺圖籍之尊念庭闈之振雖少康之承禹後寔本有仍然文帝之自代來迎未薄后爰稽列聖之典載錫外家之恩宣和皇后父具某官善積諸躬寔孚于衆是生聖女親育朕躬方進策于長秋宜顯親于厚夜眷惟禰廟之寵已極台躔之崇用是祿以密章班之哀職赫外家之孝祀慰吾母之慈心往厚所憑永綏乃後

母封福國夫人

周詩言后妃者無慮數篇而獨以曷單為后妃之本豈非恭儉節用化天下以婦道者自其父母家始哉宣和皇后母具封某氏為女有事親之孝為婦有儀家之賢為母有積慶之寔乃生柔德作合清躬既陟中宮丕顯思齊之盛盍隆外氏大開新野之封以衍脂田之腴以增園邑之奉尚垂景福式稱嘉名

李綱用登極恩封贈制

父變

木之升者本大而實蕃水之積者源深而流廣故自古
真賢之命世必其先盛德之傳家其官某道本中庸氣
全副大潛心聖域蔚為學者之宗晦迹卿聯靡逐世人
之好名浮于位社集其門是生謀國之英佐我中天之
業肆因大賚載舉彝章正維垣一品之尊為寔守九原
之慶以遂顯親之志以宗教子之功尚爾幽間服吾褒
寵

母吳氏

朕惟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者古孝子不得終養之詩也

故每于國家大慶緣人情而厚追封之典况相臣汝之
自出顧可以不褒哉具封某氏家本望族嬪于名卿慶
善所鍾是生人傑與吾同德有此茂恩載宏脂澤之封
用示泉扃之寵其欽褒顯慰爾子孫

妻張氏

朕嗣承大統凡公卿士大夫之家無不預被其澤也矧
以德配吾任職之相者顧可以不褒哉爾婉淑之稱為
時婦表傳中郎之業既以名家知京兆之賢自其平日
肆因大賚載舉彝章宏湯沐之舊封煥閨門之新渥汝

其任壺中之責汝夫專國家之憂克濟難艱難則為汝
慶

李綱封贈制

曾祖僧護贈少保

君子之澤更五世而未衰國家之恩雖九原而必及其
官某潛德不耀老于鄉閭慶鍾其家既遠而大是生元
弼濟朕中興肆于秉政之初伸汝顯親之志進居帝保
茲謂公台尚繫明靈歆此光寵

曾祖母盧氏廖氏龔氏已贈郡夫人贈國夫人

婦人之秩繫其夫與其子孫今汝夫登帝保之尊而三
世之孫則吾大丞相是也亦可以為榮矣其封某氏出
于名家克配君子慶積而大寔生英賢致身廟堂秉德
陪朕屬此延登之寵伸其追遠之誠正位小君改封大
國尚其精爽不昧欽承

祖虜贈少傅

賢者之報不必在身大夫之家則知尊祖矧吾元弼出
汝慶門其于大父之親可後羣臣之寵具官某家傳經
術世稟義方教子以忠既肯舍而且獲至孫而大遂自

葉以流根肆于柄任之初知汝陰功之自進居帝傳茲
謂公台尚繫明靈歆此休命

祖母黃氏饒氏已贈郡夫人贈國夫人

吾與大丞相朝夕論天下事親莫二焉而爾為之祖妣
嗚呼亦榮矣其于褒叙之典可不厚哉其封某氏稟性
淑靈來嬪望族積慶流祉是生英賢光復中興為吾伊
呂爰正魚軒之秩大開脂澤之封庶幾明靈服我休命

父蔓贈少師制

謝哀以晉名士老于太常而慶集謝安李栖筠以唐直

臣終于御史而寵歸吉甫蓋爵祿不酬于盛德則子孫
必饗其令名具官某如古者儒登時臚仕學精以博得
聖人至當之歸志大而剛有君子後彫之操早正樂鄉
之位晚登延閣之班廉靜無求復游卒歲既辭榮而不
有宜流祉于無窮生此真賢與予同德肆遇登庸之始
爰加褒寵之優進位公師用光泉壤以示蠶金之訓以
明禽獲之功尚爾英魂服予休命

母吳氏已封郡夫人進封國夫人

朕讀衛人寒泉之詩覽魯侯壽國之章而知人子以不

得終養為恨而以及親為榮也其封某氏壺範有聞嬪
于雋老是生賢子佐朕中興爰因柄任之初益侈朕封
之舊尚期精爽不昧欽承

妻張氏已封郡夫人進封國夫人

朕惟公卿大夫以學識自見于功名之會者豈獨師友
淵源之力哉亦內德有助焉耳其封某氏族出華大媿
于宗工讀父之書勉夫以正肆予論相并寵其家爰開
大國之封正爾小君之號是為光寵無怠欽承

顏岐初執政封贈制

曾祖仲昌

孔氏顏氏皆魯國之望孔氏繇秦漢以來本支蟬聯文
獻相屬而顏氏僅聞于宋齊之間至唐方顯今孔氏稍
微矣而爾家三世皆有令聞為國光輝搢紳所慕豈聖
賢之澤所行者遠其興也固自有次第哉其官某言為
人師行為世表以學從仕棲遲一官若子若孝前英後
詰究觀厥慶其德可知爰因登俊之辰俾遂篤親之志
加之峻秩振爾遺芳豈惟世家增譜牒之榮抑使士夫
知為善之報

祖太初

朕思鳧繹之賢其流風遺書具存而其人不及見也雖後世無聞猶當有以褒大之矧其孫預吾政機而寵綏之教出于常典者哉具官某道德文章著于當代發明古學獨得孟軻之傳疏闢化源聿興魯國之緒家承厥範再世似之皆因特起之招繼被非常之用雖其躬可貴寧須人爵之崇然以澤上覃難廢邦彛之舊宜頒宮保之命往赫象祠之光庶爾名揚令吾俗厚

父復

昔漢陳寔以道理高世而其子紀紀子羣皆有令名信史書之以為盛事今吾顏氏亦庶幾焉具官某嗣謙退之風得精深之學氣剛而行峻用以立朝言信而文醇見于垂世早被裕陵之眷晚登延閣之華有子而賢弼古之治爰因間政之始用獎教忠之能隸法從之舊班正宮師之新秩魂而不昧尚克享之

滕康初任執政封贈制

曾祖

蕭瑀事唐八葉相傳而益大王祥在晉百年雖遠而屢

興。厥惟衣冠不絕之家必有廊廟非常之器。今吾滕氏亦庶幾焉。其官某學道聖賢傳家忠孝。遥遥譜牒早為族黨之華奕奕。子孫常出。卿評之右。既厥鍾之茂。咸宜所報之綿長。當此艱難生吾英傑。並屬延登之始。爰加追錫之榮。納祿重泉。升班亞品。尚焄蒿之不昧。知焜燿于無窮。

曾祖母陳氏王氏

婦人之德。其賢不出于閨門。王者之思。所報必通于泉壤。非爾後昆之有立。安能數世而益光。具封某氏。挺柔

婉之資。配高明之族。化行于內。既壺範之潛修。慶衍其餘。遂家聲之遐振。因閭孫之入輔。擇吉壤以贈封。正邦國小。君之儀煥。宗祧初室之祀。其祚乃後。永孚于休。

祖

大夫之家。則知曾祖賢者之報。不必在身。矧吾近輔之賢。出汝慶門之大。盍加異數。用發幽光。其官某。養志安恬。視身孝謹。力探載籍。自表于儒先。漫仕周行。靡求于宦達。觀本支之相望。知朝夕之所存。褒章以予。而既窮恤典。因孫而更越。錫儲宮之峻秩。拚家牒之前休。往體

密章永安泉宧

祖母

位之尊者禮不可以不稱功之茂者報不可以不隆今
吾二三執政大臣非其材者莫得而居也既在茲選矣
雖祖妣皆與榮焉非稱情文而為之報也哉具封某氏
閨風靜專母道慈懿以子而貴既參象服之期至孫而
昌復侈脂田之賜爰因初命載錫湛恩煥魚軒之舊儀
明柱石之新紀九原雖邈不顯其承

父

璧琮之璞必出于方流松柏之材豈生于近阜注意功
名之會每求忠孝之家具官某識造幾微氣函剛大知
言之要文章為後學之宗直道而行議論得古人之正
早挺險夷之節晚齊得喪之心雖嗟顏駟之不逢終喜
臧孫之有後是生人傑參預政機因其履位之初懋以
報親之典正宮師之峻秩隆廟祀之新儀旌而教子之
忠成朕得人之慶盍緣朕嚮來對寵光

母常氏

父母之有命子猶國家之有良臣皆人之所願然也今

吾用康任樞筦之事而寔汝之所生蓋同其慶也其追封之典顧可以不厚哉其封某氏出于名家端靜有法配黔婁之德蓋嘗以道而相安仲邛之材非止于先而無愧既有柄朝之命宜疏飾壞之思荒千里之新封發九原之潛懿榮魂如在成渥其承

故妻張氏

朕閔士大夫之家同艱難于婚宦之初而不得其貴寵也于疏恩之際既追榮其先則并及焉所以正風化之端厚人倫之本也具封某氏世冒高華嬪吾碩輔牛衣

之泣雖效于生前程弗之躬但榮于身後咸寧吉壤茲謂新恩從汝舊姑承休無斁

妻朱氏

古者諸侯之妻必齊姜宋子所以取其族出之大聞見之華有夙夜相成之道稱其服飾之盛而與君子偕老也豈今公卿室家為助于內者其賢遽不如古哉其封某氏以崇寧大臣之子婉吾樞輔之賢婉孌靜專壺儀甚著小君之甄非爾孰宜爾其勉夫子以功名忠孝一事協濟艱難無愧周詩所云則吾當屢封特封不一封

而已也可不懋哉

桂州甘氏年九十可封太孺人制

朕恢崇孝治尊禮高年嘉誼養之遐區有期頤之壽母爰加封邑以厚人倫庶幾萬里之慶門尚見七朝之遺俗

掌設王氏典言吳氏並轉國夫人制

朕自潛藩入承大統汝祇婦職常侍宮闈其遷大國之封以視小君之秩益思淑慎用對寵休

宣和皇后姪女母吳氏封恭人制

朕感潁谷封人之言于母黨之親未嘗不致意也以爾常事外家冥生息女宜加封號以示異恩尚保厥休無忘所命

恭福帝姬追封隋國公主制

尚親慈幼本骨肉之至情追遠厚宗有邦家之令典具封某受靈寶綿毓粹璇源方欣設悅之祥已遇逝川之感既安厚夜宜設新章爰開主邑之封用正王姬之號尚期婉淑不昧欽承

浮溪集卷八

宋

汪

藻

拱

外制

皇叔祖鄭州觀察使同知宗正司事件的可承宣使制

昔宣王中興召穆公以同姓糾合宗族于成周而賦常棣之詩今朕受命纂承汝亦能輯吾支屬雖肺腑葭莩之親莫不成在朕甚嘉之書不云乎親睦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雖堯之聖不敢後宗族而治天下也則汝

之勞高可以不錄哉留務之秩寔亞節旄肆以命汝尚
思吾所以寵進之意可不懋哉

中書舍人范宗尹御史中丞制

國家建御史以糾百官之正邪以維持政事之得失與
漢唐略等而常虛大夫之官不除用中執法為之長然
其人之賢否繫國之輕重觀一時朝廷舉措如何而中
執法之才見矣其官某操修端亮學問淵深高論凜然
力扶公道直聲藉甚屢擊權臣久違表著之班良竭歲
規之益是用還之憲府付以朝綱昔真卿當再造之初

不廢抨彈于多事僧儒踵稍寬之後每先簡練于有才
惟爾之賢必知所處

諫議大夫衛膚敏中書舍人制

朕惟古者諱言之朝諫臣有不得其職者况非言責之
任乎如其不然雖吠吠芻蕘皆蒙危言之策矧居侍從
獻納豈殊以爾其官某直諒多聞端方有守出將使節
屢為疆場之華入對便朝每罄歲規之益比雖升于厥
秩寔未究于所長是用嘉爾能言試之掌制較自七人
之列擢居四禁之職雖潤色除書所賴詞童之富然論

思政本必資風節之彊勿以茲遷而忘予弼

中書舍人劉觀給事中制

東西二省自祖宗以來為維持政本之地其要等耳然
瑣圍邃于掖垣書牘優于詞命掄才既遴疏寵亦殊以
爾具官某秉直諒之心懋精深之學貫穿今古飾以詞
章之華辨明是非凜然風節之勁比司詔命蔚有能稱
宜升文石之班遂正黃扉之秩惟忠臣事上知無不言
惟君子居官要為可紀勿令批敕之譽減于代言之時

趙鼎除司諫呂祉除正言制

古者君臣之職在于聽言納言之間言而不從君任其
咎矣居言責之地而不盡言于其君者獨無愧于其官
乎以爾學問操修士夫所仰茲予寘爾于七人之列爾
其夙夜罄竭以報所蒙毋謂其君不能而蹈古人之戒
也

左司諫趙鼎殿中侍御史制

法吏以糾官邪諫官以箴主失二塗雖異委任則均以
爾亮直端方其言有物伏蒲未久厥譽四聞姑借爾才重吾
憲府爾其勿憚大吏知無不言勿謂當從容議論之餘

而不樂抨彈之事也

給事中劉珏吏部侍郎制

唐以銓衡付吏部居其官者得進退天下之才而人重
于法今啓擬歸朝廷典選者謂之有司按籍第員書名
惟謹而法重于人自艱難以來真偽渾淆銓綜之權其
輕尤甚非用心于法度之外者安能振頽綱于既壞之
後哉其官某性識疏通天資雅亮守其當守必求至理
之歸言所難言良得近臣之體比居瑣闥之任屢閱囊
封之陳孰副予求莫如汝器往佐而官之長深求厥美

之原嗚呼惟仁能恤滯淹惟明能察僥冒惟勤能濟事
劇惟正能檢吏欺茲爾復為勉之而已

李楫監察御史制

朕稽攷百官之治類一時耳目之官求諸時髦未見剛
者以兩殫精古學博極羣書不以軒裳為心老于州縣
之役茲近臣之論薦適有契于予衷擢自遐方俾參臺
屬夫為國督姦者法吏之職至誠嫉惡者古人之心朕
既以激濁揚清待卿汝無以交淺言深為戒

方問國子司業制

朕惟國家之治亂未有不由序之廢興者也故古之
賢君有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者豈嘗一日忘學哉以爾
某秉心靖專操行純一必能使吾胄子絃誦不衰嗚呼
賢士之闕風化之所從出也其銷患于冥冥之中多矣
朕之所以望汝者故豈淺哉

商守拙大理卿制

法者一成而不變情者日出而無窮以不變之法馭無
窮之情而決死生于此非其人可乎以爾某詳練有閫
端方不撓古所謂明察之官忠信之長者爾庶幾焉往

踐九卿之職司吾三尺之憲昔人以身蹈死拯人之死
者方為稱職汝當其責可不勉歟

王彥成太僕少卿制

朕臨御以來躬節儉為天下先未嘗有輿馬之好也然
郊廟之奉攻守之須所以為軍國之容有不得而廢者
以爾某清修有立廉靖無求出入朝廷踐揚蓋久必能
修明厥職體朕至懷然古者僕臣正厥后克正則朕之
所以望爾者亦豈輿馬之間哉

祝廷衛尉少卿制

九卿朝廷高選也異時率以諸郎久次者為之未有徑
躋而躡至者也以爾太學譽髦之舊累朝循吏之餘獨
抱遺編不忘所學屢持使節幾老于行用升之特揖之
朕遂爾本朝之志職閒無事惟以均勞

王掇除直秘閣制

朕惟獯豸亂常小雅盡廢枕戈嘗膽雖寢食間意未嘗
不在大河之北也爾効官忠勇假守一州能得士心殺
敵適當雋功來上朕甚壯之延閣之華搢紳所貴肆以
命汝尚勉之哉朕之期卿不止于此

貴州刺史知順安軍徐沆轉團練使制

昔李牧為趙守邊匈奴不敢犯塞吾藝祖用郭進守山
西疆場無事幾二十年肆國家艱難以來敵騎長驅城
門無結草之衛朕思古人之賢而恨今日梟俊擒敵之
臣未之見也以爾等智足經遠忠能解紛于王靈不及
之時厲士卒沮傷之氣力固吾圉不為敵吞朝廷爵祿
乃與汝等共之者也顧惜一官為汝之勸我然銳于始
急于終古人之至戒其益明籌策副吾所以仰成之意
雋功來上爾有寵褒

隨龍康益特轉團練使監御葦院制

方國家多事凡禁列之高者無不將屯乘塞為士卒先
爾乃以需思升州團之班而掌吾輿輦之事靡有憂責
從容殿廬非以勞且詹乎往踐厥官求所以稱此者毋
謂是常得而不知幸也

范仲荆湖北路轉運副使制

嗚呼自艱難以來民勞甚矣欲惠吾元元無侵冤之苦
者非部使者孰任其責哉以爾議論英明世其家學踐
揚中外所至可觀惟湖湘控帶東南地數千里盜新喋

血耕稼失時汝其謹視官邪應條輒舉使一方之俗皆
蒙朝廷之恩副朕臨遣之意則汝之譽處豈不休哉

王敏文潼川府路轉運副使制

嗚呼自艱難以來民勞甚矣惟兩川獨為全寔譬善醫
者護其良膚則其他瘡痍所生不勞而復其于命使可
不遑掄以爾操行廉平所臨輒治是用付爾以潼江之
節爾其調節邦用如血脉然使一方阜安則中原蒙福
能任茲責時乃之休

褚宗諤廣南東路轉運副使制

朕惟嶺海萬里之遠雖飛芻粟不至中州而象犀珠貝之珍寔佐經費以爾吏能高妙所至有聲深達利源精于心計其上江塢之節往臨蠻蜃之區報政來歸參華奚遠

曾謂陝西轉運使制

閔陝雖被邊臨塞然天下用兵未嘗不為朝廷重也矧今多事尤在得人以爾風力強明見于屢試朕方西顧藉爾一行爾其峙糗糧通鹽筴勿病吾俗勿飢吾師縈策蟻封之間揮斤盤錯之地往辦吾事益觀爾能

孔彥舟轉武翼大夫添差東平府鈐轄制

朕惟國家多事之時智者獻其能勇者服其勞茲人材畢見柔陰未從而功成也頃者帥幕初開羣臣陪扈間閱跋履遂濟中興小大悉褒汝其一也擢居使秩出總州兵茲謂異恩無忘報稱

武功大夫成州刺史黃珙已復舊官差知邕州制

朕于天下一視同仁雖遐荒萬里之遠擇二千石之良與吾東西州無以異也爾明于軍政有將帥材游更使令中坐小法肆予拔裁用汝典州汝其慎守封陲信于

蠻蠻有民有社所任非輕足食足兵以安為上勉圖來效嗣有寵褒

京東路轉運判官柴天因升轉運副使兼知青州制

海岱之間稱古形勝人比習亂莽為盜區思得詳練剛明之材兼膺折衝饋餉之任以爾知吏方略為時老成久分外計之權頗熟東州之事其升使迭勉為朕行昔管仲佐齊侯內修軍政襲遂至渤海首散郡兵伊治術之何常惟賢明之所擇審思籌策毋失事機

凌唐佐直秘閣京畿提刑再任制

朕省方南服空京師不都然宗廟宮室在焉既命重臣以守又擇部使者歲時按行其封以爾詳練有聞不辭繁劇平反畿內民以不寃其升延閣之班重付祥刑之寄尚巡洞察毋廢哀矜

甘暉可宣贊舍人制

朕以宸闈二閣處天下戎班之後而掌賓贊之事者其迭尤高以爾器識疏通屢更繁使頃從牧圉事朕艱難既緣大賚之均仍有舊恩之異積茲寵數陟以華資汝

其體朕春知勉思忠恪始終保此惟乃之休

蔡溥太府寺丞制

周官太府下大夫二人而上士七十二人為之屬今丞其遺法也以爾知識敏明踐揚滋久蓋能知出納之各者往助而長以濟劇繁

郭敏修都水監丞制

古者有水官水學以是學而居是官其失鮮矣以爾習于河事用志不分往督隄隸寬吾憂顧勿徒繁擾而或負丞

傅宿韓澄吏部郎官制

天官所以總天下之材而自省方以來官簿不輯吏緣為姦苟得其人闕于法其以爾宿儒學之秀以爾澄世家之良茲用付以銓曹之繁處之首戶之要往佐而長益觀汝能

張公濟倉部郎中謝亮主客郎官制

朕設諸郎以振舉治功以待異時非常之選凡加掄擢必攷僉言以爾公濟有剴繁之材茲予命爾以司儲之職以爾亮有專對之敏茲予命爾以掌客之官各既乃

心欽承予意

李陵右司員外郎制

朕惟國家艱難以來百司綱紀日失其序詔令稽壅吏
媮不度思譽髦之英任吾宰屬之職以爾受材間敏臨
事激昂經術精深為諸生之冠議論堅正有前輩之風
稽諸僉言汝稱茲選惟蟻封知良馬之藝惟肯摩見良
庖之能勉克乃心贊成予治

胡寅駕部員外郎制

朕比歲中却官之員于員外郎選精矣其委任之間亦

豈異時比哉爾問學有聞早膺推擇茲錫命書之寵復
從省戶之遊往服清塗益恢遠業

駕部員外郎尹東均庫部員外郎制

朕于爾曹均取才望選除之寵易地皆然以爾開敏之
資有聲省戶茲緣換部姑正厥名往服朕恩靖共爾位
張宗臣大理寺丞孔仲原大理司直制

皋陶為大理漢法罪人必正于理豈不以獄者人之司
命固不可苟哉今爾等有職于其間蓋朝廷遴選也其
思欽慎以對寵休

李迨李承造御營使司參議官制

朕遭時多艱思屈羣力既與二三大臣制勝于帷幄之中而又覽天下之英豪以收其略以爾性資明銳多所踐更明今日之事機得古人之籌策茲升延閣參預秘謀往圖不世之功以濟中興之舉

張自牧補從事郎御營使司準備差使制

朕出爵不待庶茂幾以致天下之豪傑况汝以經術行誼為衆所推而達于朕聽者乎然名譽之下古難其人可令施行毋甚高論

都官員外郎尹忠臣廣南東路轉運判官制

朕惟嶺海去京師萬里之遠民弱而陋吏貪而愚法令詔條所存無幾非庶平強濟者孰能稱吾臨遣之意哉以爾風力有聞吏功屢最宜從省戶之選往疾使軫之驅爾其謹視官邪拊循蠻俗使斯民受賜如在朕戶庭之間則汝為稱職

趙哲提舉兩浙路巡社兼提點刑獄公事制

古者御立塢壁防盜賊之侵已寧家可保今吾廣其法于天下又置使者推行之庶幾姦宄潛消里閭無事以

爾屢更煩使蔚有能稱茲用假爾繡衣之榮往臨吳會
汝其徧詣提封申明約束毋疆不欲毋縱敗羣使農安
于野行旅通于塗則為稱職

陳起宗直徽猷閣都大提舉川陝路茶馬制

朕惟馮政不修無甚今日軍容廢缺朕甚憂之以爾少
有後才屢更幕府必能為吾講揭山之利得充廐之良
協和種羌貿易無壅是用進汝嚴之直為臨遣之榮昔
衛文公承國遷之後元年車三十乘末乃十之豈區區
諸侯之國而今不及古哉在爾勉之而已

知興仁府鄧紹密右文殿修撰制

昔漢陳湯唐郭元振皆以不護細謹卒成功名故古之
論人材者曰使信如尾生廉如伯夷亦何益于成敗之
數哉爾起于投間守此凋郡而能因時制變分朕顧憂
糾合民兵率先諸郡清資顯秩本以待功矧方艱虞于
汝何惜往服朕命益勤撫綏豈無戍思觀汝來致

吳給徽猷閣待制知東平府制

朕惟齊魯之墟更此侵陵之變不復為郡逮今逾時每
軫念于夙宵孰拯民于塗炭以爾具官某謀能威敵勇

不顧身坐修塢壁之嚴志保旌倪之衆勦除羣醜綏靖
一方爰升次對之朕仍委藩宣之寄往圖長奠勿廢前
功

張自牧轉兩官直秘閣京東轉運判官制

朕惟東州經喋血之餘兵民雜屯農末皆病思得奇士
通吾利源以兩膺特起之招有非常之略頃將使指信
著此方其升延閣之班仍峻文階之寄往乘輅傳臨按列
列城如飛輓之稍行則滄戍之可復政成來報朕不汝
忘

進士周義起劉宜孫充大金通問使屬官特授從
事郎制

漢使絕域必求茂材異行之人唐聘諸蕃亦用經術通
明之士爾等早游庠序以學發身而能臨義慨然奮身
不顧雖為人之屬而任則非輕何惜一官成汝之志使
誠通而好結則予之所以待汝者豈止此哉

傅崧卿黃叔教中書門下檢正制

朕惟異時宰士止于中臺之屬不足以預聞命令之原
故又置檢正之官以通知三省之政非夫詳練老成通

知世務者不在茲選以爾性資明銳多所踐更茲予首
以命汝汝其摘過差以碑國論程期會以抗夫姦肆觀
爾能尚有殊擢

上官愔秘書省校書郎制

汝名臣子少有軼材方時急貨當在崇養今冊府士大
夫之冀北也少休駭足以遷茂塗

張孝純子瀨直秘閣制

爾父自陷敵而爾母援比為爾求官夫延閣之華朕方
澄此選今以假汝不謂無息惟毋頽家聲是為報國

李長民秘書省正字制

朕懲夫艱危之時見士大夫無可使者欲廣儲英俊時
出而用之以爾種學績文聲華藉甚圖書之府本以養
材徃遊其間觀汝遠器

黎澤御史臺主簿制

御史府朝廷風憲之地以簿領鈎稽于其間者蓋不輕
授往贊而長毋失官職

蘓良冶太常寺主簿制

簿領雖卑然隸于預聞禮樂之事非他官比也非爾通

敏朕不汝除

蕭倫都水監主簿制

水火其行隄繇不息雖勾稽之官有不得而廢者今以命汝往朕朕思

趙善淑等可補承信郎制

公族國之枝葉也葛藟猶能庇其根本而況于國乎此朕于艱難之時敦睦之思尤不敢替也汝等幸同屬籍歲久寢蕃雖胄出祖宗信厚皆如麟趾然身處編戶貧者或乘牛車各命一官使之從仕往安爾祿無負朕思

宗子趙彥謨補承信郎制

爾宗室子學業中程更此湛思宜登仕版益勤講習上答所蒙

謝才等補承信郎制

頃者盜發潢池東南震擾汝從民伍斬敵有功何惜一官旌其忠勇尚圖來效以稱朕思

進武校尉常益等可承信郎制

爾頃因遣使奉約以從旣返國都宜酬其績進官一等尚勉之哉

任浹浦承信郎制

春秋時士有死兵者其家必得仕于其國蓋責人所以甚難者其報當爾也今予以爾從弟某死于城守褒卹有加澤之所覃遂至官汝嗚呼汝知夫死者不可復生而國家之息不可妄得也可不勉哉

樞密院編修官張灝改宣教郎制

計日而還不可秋毫私者有司之法也今爾以編削之才趨樞機之府而略其歲月者蓋朝廷之息往服寵榮以須甄擢

知壽州康允之進直龍圖閣制

自軍興以來師帥之官聞敵而委城者相望也爾以孑然孤壘屹立于羣盜沸擘之中得其人心皆以死奮坐令反寇奔潰不支河圖之華未足旌汝方稽閔閔爾有寵褒

張昱轉兩官閣門祇候知慈州制

得城則以候其將得賂則以分其士茲古英王所以收天下豪俊之用也肆朕臨御遠遭多艱恨無奇功當此釀賞今乃得汝尚庶幾焉進官而兼上閣之華因仕而

付專城之寄併茲異數待汝可知尚旣乃心無忘予報
秉義即甘暉可閤門祇候制

上閤之秩武臣之高選也朕常遴擇不妄假人以爾材
識敏明忠于奉上肆加茲寵以別汝能尚克祇承無忘
報稱

承信郎潘璋可閤門祇候制

朕于小大文武之臣苟材軼于衆者必思有以表異之
以爾智識明敏服勤匪懈茲予試爾以上閤之秩雖未
極褒陞而于汝輩流則寵矣可不懋哉

吳詡改合入官通判本州制

昔令尹子文毀家以紓楚國之難春秋貴之爾以小官
與閤郡政區區城守懼力不支願解已官募兵討賊屹
臻綏靖其志可嘉宜辭銓調之勞就佐一州之政勉圖
來效稱我茂恩

呂士昭提舉保甲兼河東提刑制

朕惟河東之民當敵騎之入一方凋瘵士氣索然思有
以作新振起之以爾擢自稠人屢更繁使必能為吾得
被堅執銳之士揚鉤深致遠之威雖列職外臺未殫所

蘊政成來報朕不汝忘

劉亞夫何處厚復職與郡制

朕持刑賞之柄若權衡然稱物而為之重輕不以銖黍私也爾名在刑書有年數矣今而更始可以自新其還爾之寵名以分吾之憂爾汝知夫復玷缺之艱難也可不慎哉

建陽知縣黃邦光起復劄

晉人墨衰閔子腰經然一切從權有不得而廢者以爾守遐方之俗當羣盜之蜂扞禦征輸備殫忠力方為軍

府之賴遽有家庭之憂宜奪爾情姑安厥職其體藉才之意無忘移孝之誠

大洪山僧守珍補承節劄制

頃者羣盜鼓行攻圍城邑汝營塢壁招輯鄉閭既衛善良亦除凶慝其忠可錄何惜一官尚勉之哉毋忘後效進納陳真可承節劄制

國家用兵有節者死有財者輸所以能濟也汝入金縣官蓋知此意往登仕版無忝朕恩

信陽軍義士首領孫仲奇補秉義劄制

爾等頃以從衆弄兵潢池聞朕招携幡然聽命其膺銓錄以待使令尚服予恩無渝所守

向子褒錢豐贈官制

朕惟獵狝亂常衣冠蒙難皆吾不足以勝殘而置汝于塗炭也故于追錄之際每加意焉以爾遭世艱虞共嬰城守力全節履遽沒其身爰錫閔章進官三等英魂如在尚克享之

王琪贈武經郎制

頃者姦民侵敗王略守險旅拒犯吾廟行爾以偏裨出

從主帥先登陷陣遽沒元身朕惟死者人之所甚難而至于以生易死者非根于忠義疇克爾哉是用盡然進官二等尚期精爽不昧欽承

曾升贈五官與一子恩澤制

朕聞夫死者以身從事而不得終于牖下也既崇以秩又錄其孤嗚呼亦足以明朕意矣魂而不昧尚克欽承

浮溪集卷九

宋

汪

藻

撰

外制

知江寧府宇文粹中落職宮祠安置制

朕惟國家于都會屯兵列戍又擇重臣臨之者非以屏
王室于平居閒暇之時亦惟朝廷或出于難虞則四方
萬里之遠賴其大拊循之功以固吾圉具官某頃從近
弼出殿大藩所圖綏撫之良無負顧憂之託而威權素
奪選懦無謀乃持柄以授人至委身而就繫吏戕民死

喋血江壩朕方窮致亂之繇用正爾弛防之罪而一方
冤狀猥自發舒其鐫秘殿之資往食真祠之祿無忘自
訟服我寬恩

知東平府盧益落職宮觀制

朕惟國家有天下幾二百年所恃以安存者繫中外士
大夫相與維持之力一旦事出倉卒宗社阽危而四方
藩臣赴援者無幾朕甚傷之具官某初無他長早服顯
仕光被累朝之眷進登常伯之尊知人臣有見危致命
之忠在方面有振旅勤王之義而丁寧靡顧酣飲自如

逮予踐阼之初巧作謀身之計近臣如此謂疎者何其
鐫延閣之資往食真祠之祿茲為寬典無重後愆

翁彥國追奪寶文閣學士制

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召康公于成王莅政之初亦
以求賢用吉士為戒蓋朝廷安危治亂之分在于用吉
士小人之間具官某本摘山之徒操馭會之術諂事非
類亟污從班以妾婦之道為身謀以豺狼之心幸時變
比緣巡狩遣治別都言念艱虞之未平務從簡易而安
衆屢加訓敕非不丁寧乃並法以為姦專阻威而害物

毒流千里諸路騷然未明跋扈之誅已被幽間之戮不
追寵秩孰慰羣冤雖既死之何知庶將來之可戒

范訥罷東京留守司降授承宣使淄州居住制

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迺者朝廷蓋多故矣其
所以寵任汝者亦豈輕哉具官某擢自周行首膺器使
加以節旄之重付之管籥之嚴所望夙宵分吾憂顧乃
令彈劾上達聽聞謂專懷願望而無意勤王公繼剽攘
而不能戢士汝尚為爾予何賴焉宜還眷倚之權往即
省循之地過而能改朕不汝忘

李回秘書少監分司南京制

節義廉恥朕所望于士大夫也方國家艱危于此觀人
而以擇利誤朝形于言者之續汝安取此哉具官某奉
事兩朝嘗參三府既不能知存亡而雪主之辱復不能
辨正偽而立人之朝處之恬然顏亦厚矣其正名于中
秘以分務于陪京服我保全無忘惕厲

馬忠落龍神衛指揮使降充經制副使制

朕于將帥待之至者所以責其忠望之深者所以必其
勝具官某粵從小校擢領中權寵任兼隆在廷莫比謂

能夙夜分朕顧憂乃無多算之奇莫止偏師之敗全軍退舍坐失事機宜鑄衛帥之崇仍損使權之重再稽朕命軍有常刑

惠柔民等押赴河北京東陝西路監當差遣制人臣策名委質知忠于所事而已若夫死生禍福豈人之所擇哉尔被選為郎分居臺省國家休戚何所不同乃逆料時艱飄然去國自為謀則善矣獨不為朝廷毫髮地乎被邊之州汝所忌者姑令而往當知夫忘身殉國者未必不安而小智自私者不容于幸免也

趙點勒停制

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然則挾利懷姦不知尊上移所報于他人者其可使之在服哉爾受命典藩任非不顯豈有國家之德不如權貴之恩駟駿名駒選充私廐駑駘下駟乃及乘輿悖戾之心一何至此斥徙民伍示有朝廷汝雖至愚寧不知罪

開封府推官范世延降一官制

國爾忘家公爾忘私人臣所以事君也爾列官都畿分

守城壁方此多事豈容有他乃亂法以為姦專營私而
豐已徇羣小無厭之請希一時橫得之恩靡思體國之
忠徒挾耗財之意不加懲創孰警貪邪聊禡文階用明
邦憲尚圖來效以贖厥愆

向子諲落職與郡制

汝威里子朝廷以六路之權付汝任不輕矣謂能夙宵
力圖報稱而肆為虛誕行不顧言私擁衆而多耗邦財
擅補官而不繇王命姑鐫寵秩畀以一州雖汝辯足以
欺衆亦豈能掩至公之論哉

張瑁散官安置權主管北外承司公事制

古之居官者官修其方一日失職則死及之爾職在河
隄所當夙夜乃便安離局擇利自營坐使狂瀾奔流千
里一城被害民悉為魚靖言昏墊之裁皆汝曠療之致
宜申典憲以謝無辜聊黜置于散官俾責成于後效尚
殫爾力以益厥愆

周懿文散官嶺外安置制

昔季文子有言見無禮于君者猶鷹鷂之逐鳥雀也故
春秋不誅其人而誅其人之意豈無說哉爾服采在廷

官榮祿厚國家平日何負汝曹方君親危急之時雖廢猶不恤其緯乃乘時幸變乾沒自私以為無復朝廷之治矣嗚呼汝亦士也何為而至于此極哉念本無知誅之矣益姑全首領投畀遐荒尚保餘生毋忘予德

前戶部侍郎邵溥降一官制

古者挈筭之智守不做器出納靡吝何名有司屬者國家多艱泉府政壞汝受寄委實為大農乃從官吏之營私不顧邦財之折閱公形判語案牘具存鞫實以聞宜從薄罰背公之罪毋廢省循

仲輯降三官制

朕觀漢唐宗室以沓貪暴戾失其爵祿而亡其軀者至不可勝數故擇同姓之賢者為汝曹率庶幾人人信厚如古盛時而近屬之間尚有仲輯朕甚傷之廼者王室多艱宗盟靡振朕于九族惟恐不咸而爾乃以口語紛然為有司所劾豈朕所以待汝之意哉其示薄懲禘官三等尚思自好無陷非彝

胡舜陟胡唐老姚舜朋王侯各降兩官制

御史于百官之邪政事之闕皆得糾而言之朝廷所恃

以為安也御史有不能其官者願獨無責哉頃者戎馬
內侵變生都邑奎輿出狩事孰大茲汝曾無一言為國
長慮乃始終和議墮敵計中聞而不懲失政刑矣禡官
二等聊著厥辜尚服寬恩無貽後悔

王公亮降兩官放罷制

人臣守法所以事君率意妄陳罰安可逭具官某比緣
岳狩遣守殿廬方國艱危當思忠恪乃專為姑息欲利
小人無體國之公心懷市恩之私意不加懲艾孰塞僥
求聊鐫寵進之階仍解誰何之職其祇予戒以省厥愆

淮東提刑汪師忠降兩官制

朕惟江淮之間羣盜充斥二千石不為用非部使者躬
行其封明于賞誅則民之寃安所赴愬爾幸蒙推擇職
在督姦知臣子奉公所當夙夜而棲遲偃仰于國藐然
食人之食而憂人之憂者固如是乎姑示薄懲鐫官二
等尚無後悔朕不汝容

方聞降兩官衝替制

廼者盜發江壩一方喋血汝為使者受命督姦不折其
萌已為失職至變成禍結當力剪除乃退避以自營至

文移而亦廢逮臻綏靖事出他人方公肆于誕謾反自論于功伐事君如此于汝安乎宜免所居仍鑄厥秩尚為輕比無廢者循

太府卿徐公裕等降兩官制

孟子以左右望而罔市利者謂之賤丈夫故君子之觀人在于有所不取爾服官朝列惟祿是資謂能潔已以明污顧乃乘時而射利市所臨之公賄法既不容利其直之私贏義將安據鑄官二等聊愧爾心取予之間毋忘慎擇

高衛落職降兩官官祠制

古者將帥死綏士大夫死列有離局失官職者必殺無赦茲師行有律而敵不能侵也具官某蒙國選掄分時憂領敵兵一入狼狽出奔縱力不支猶當守境乃委四封之衆跳驅千里之餘茲而不懲何以為國雖值纂承之慶難從赦宥之科禘爵秩之華資投官祠之散地祇承寬典無重後愆

河北經制使馬忠降兩官制

師以氣為勝將以勇為能古者鑿凶門而出言有進死

而無退生也其官某受予推轂與敵交鋒既昧奪旂陷陳之機復無以肆行師之整三軍利用帥則不前千里折衝朕將奚賴宜削褒崇之秩用明逗撓之誅軍有常刑汝無自佚

東南第三將郭實降兩官放罷制

國不知將之任將不知士之情兵家之大忌也爾居軍吏之上當纖悉必聞乃賊德交通近出麾下憤耗如此軍容可知綏御之材非而所任鑄官二等仍解將權尚服寬恩毋忘自訟

京西路轉運副使昌弼降兩官制

漢部使者以六條察郡國之不知法者所以治人而非治于人者也爾出分臺綱舉措專恣于繩治未有聞焉而反為人所劾豈不負吾任使之意哉鑄奪二官用懲失職毋以小罰為無傷而不戒也

知恩州趙子昉落職降三官制

分憂共理二千石之職也倘擇利自营馴致一城之禍者烏可以不懲哉爾受命典州當趨期會乃虛其官守引日不行坐使河隄決于所治提封之內民悉為魚靖

言昏墊之哉皆汝遷延之致鑄官三等仍解近班以謝
無辜猶為未減

翟汝文降兩官制

漢置部刺史秩六百石耳而吏二千石皆察焉所以尊
朝廷也具官某幸蒙國恩出典方面知奉使有指所當
遵承而妄引詔書猥相侵辱鑄官二等姑示薄懲尚鋤
而驕無重後悔

應天府鈐轄王徹降兩官制

趨事赴功人臣之職也朕比除戎器用戒不虞輦致國

都汝司其役而屢加程督偷情不虔既稽命以愆期方
便文而謁告攷其用意安所逃刑宜鑄二等之階以示
有司之戒其思往咎服我寬恩

應天府士曹黃詡降一官制

樂事勸功人臣之職也食焉而怠其事可乎爾服采府
僚事官臺者知當趨期會而督責靡盬自干慢令之誅
宜正褫官之罰尚罔免勉無重悔尤

南道總管司屬官詔齊降兩官勒停制

侵官亂法專命廢忠人臣之大戒也爾為人屬事有稟

承乃乘禍變以招權至用兵民而攝吏靖言狂率當伏
典刑姑示矜容削官二等往從民伍尚省厥愆

提舉皇城司郭鎮降兩官制

古者周廬千列以衛至尊官正掌王宮之戒令此其職
也具官幸蒙推擇委以徼巡而桎梏之間誰何不謹宜
懲怠慢并上兩官尚究乃心無貽後悔

內侍黃逖先降兩官取勘制

古者聽買賣以質劑雖防民私蓋朝廷之法也爾幸蒙
官使曾不服馴悍驕而貪蔑視官府宜鑄爵秩以警無

良其罪所歸則從吏治

知筠州楊允降三官制

古者四十而仕七十而引年所以節進趨厲廉恥也爾
智昏耄及貪祿忘歸不治之聲達于予聽鑄官三等聊
愧爾心尚訟厥愆以休其老

知麟州韓忠嗣降兩官放罷制

扞城之寄所賴折衝失律而顛豈容佚罰爾檢身無狀
專欲自私喪長吏之威權為下人之所逐鑄官二等非
獨汝懲亦使邊臣眎茲為戒

知建州張勳降三官制

朕以師帥之權付汝于數千里之外而馭軍撫民其悖
謬如此朕亦何所賴哉雖臯止鑄官務從濶略而無辜
之民死者不可復生矣于汝安乎

知秀州趙叔近落職制

爾姦利之私有市井所不為者朕方置汝于理將肅清
官曹延閣之班尚安得處其加鑄奪以聽有司

呂璽司勳各降一官制

廼者盜擎山東声隱汝上汝承臺檄往備戎行乃假事

以為辭至愆期而非顧褫官一苛姑示薄懲軍有常刑
毋貽後悔

徐慎言落職制

汝燕山之後附非類而得寵名者于有司之法當鑄久
矣況以沓貪凶肆達于朕聽者乎官曹既清安用汝輩

浮溪集卷九

浮溪集卷十



宋

汪

藻

撰

外制

劉誨直顯謨閣知楚州制

人臣趨事莫樂于見知王者用材當求于己試以爾稟
資明銳臨事激昂昨將使指之光華備歷征塗之險阻
茲分憂于凋郡宜進秩于清班尚體仰成佇聞書最

李會微猷閣侍制知廬州制

朕比緣岳狩申儆邊虞厥惟衝要之藩當得老成之雋

具官某早因時望進陟英躔常持平進之心殊有後凋
之操中投散地頗鬱輿情茲升延閣之班特付專城之
寄尚思綏馭無負眷懷

劉寧止直龍圖閣同提領水軍制

朕修方岳之廵講舟師之備欲恢遠略當得通材以爾
稟性端方臨機敏銳衮衮盡納言之益倦々懷憂國之
心是用假延閣之班付昆池之事勿辭勞劇同濟艱難
孟汝嘉馬向刑部郎官制

既得之情仁人不喜一成之法君子盡心朕于庶獄雖
罔敢知而擇人之間未嘗不慎以爾等吏能屢試風力
有聞平反之長人頗推汝往膺省戶之選助閱邦刑之
書廣朕好生欽哉毋忽

俞隨劉公彥知東上閤門事

朕肇開四門延納多士思得戎班之後長吾賓贊之寮
具官某秉德忠純受材開敏地處橫班之遠秩升廉使
之崇其服端揆竝司謂者肅等威于表著之位傳臚句
于陞廉之間嗣有寵褒無忘祇恪

劉錫可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制

朕以中國之大而制四夷以九重之尊而臨天下宜有
統督用疆主威具官某躬沈鷙之資任瓜牙之責早登
勇爵聲望著于三軍旋總戎昭精神行于萬里肆加異
數進董親兵爾其分夙夜之憂俾朕獲寢與之佚忠勤
無斁恩賞何涯

馬忠可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充河北路經制使
措置節制軍民兵等事制

朕惟兩河之民更百戰之役田野三時之務所至一空
祖宗七世之遺厥存無幾肆夙宵之軫念如冰炭之交

懷孰知拊循經遠之謀我有臬俊折衝之仕具官某幾
能先物勇不顧身肖出名家得山西氣俗之厚任更邊
鎖知漢北封圻之詳昨逢多壘之艱屢立杆城之績雖
進厥秩未殫所長爰升統帥之崇加畀使權之重料百
城之丁壯總以五符提兩路之精強蒐其軍實兼收羣
力用展壯猷上以迎二聖之還下以正四夷之守任我
之責時乃之休

辛企宗提舉御營使司一行事務制

出而戡敵專師律之雄居則衛王總禁屯之重我有虎

臣之貴兼諸人傑之長借爾威稜振吾綱領具官某性資敏甚氣節偉然持重不驚得真將軍之勇好賢如渴有古名將之風茲喜還朝方資扈蹕爰付劇煩之寄用觀周濟之才勿以賢勞孤予器使

從仕郎傅雲改宣教郎借工部侍郎充大金通和使制

朕講殊鄰之好求專對之才念國家艱難之餘乃賢者馳騫之日以爾疏通無壅沈鷲有謀雖山濤不學于孫吳而季布得聲于梁楚比送出疆之使實膺仗節之行

方事遐征無幾微見于言面宜加寵數進禮樂而有光華是用擢之銓調之中假以事官之貳庶爾一言之合成吾兩國之歡日俾來歸毋忘自力

大金通和使傅雲轉五官郎官制

朕昨聘殊鄰首馳信使如文王有獫狁之難始于憂勤乃博望至月氏而還得其要領宜加寵賚式獎賢勞爾奮自書生蔚為國士挺身應募遂膺仗節之華即日辨嚴靡憚乘輅之遠果持書幣迨返闕庭是用峻陞朝著之班仍正省闡之選示朕見知之意旌而不辱之功尚

體眷懷毋忘忠蓋

修職郎王倫改朝奉郎充大金通問使制

朕惟疆事未寧親庭在遠夙宵軫念庶孝悌通于神明
物色求人倘忠信行于蠻貊眷茲久矣今乃得之以爾
胄出公侯資兼勇智言念主憂而臣辱何有于生如皆
已佚而人勞孰當其責雖淹回之未試獨慷慨以請行
宜升郎秩之榮仍委使華之重朕既俯同音國用魏絳
以和戎爾其遠慕侯生御太公而歸漢勿憚徂征之遠
佇期歸報之休

知杭州葉夢得復舊職制

股肱宣力四方實寄藩維之重精神折衝千里允資師
帥之良矧吾左右之臣殿彼東南之服雋功來上褒渥
可忘具官某蚤以時才揚于禁路粹矣朝廷之表巍然
人物之英治必有聲能使所居之官大動皆中節故每
不勞而功成比緣蛇豕之妖未正鯨鯢之戮篁竹深阻
谿山繹騷迺據掌上之奇盡服潢中之衆惟三仕三已
莫明令尹之心故七縱七擒微見武侯之略宜還寵數
用示眷懷尚加厲于壯猷庶永綏于遐俗

姚平仲復吉州團練使所在出榜召赴行在制
漢室備邊復魏尚雲中之守秦人禦晉赦孟明殺屯之
奔與其選衆而收新進之材曷若棄瑕而責老成之效
具官某稟資沈摯事上樸忠昨緣外侮之侵嘗昇中權
之任乃恃戎昭之果靡遵廟勝之謀坐此逾年隱于亡
命肆朕纂罔之始時求敵愾之良議者皆言汝為可用
執干戈而衛社稷方急壯猷聽鼓聲而思將臣宜頒異
數爰復州團之秩俾趨嶽守之朝庶分北顧之憂尚揀
東隅之失勉爾績仰副朕知

權邦彥復舊職知江州兼制置使制

遇敵而致屯陵之奔孟明有罪毀家而紓楚國之難令
尹為忠我有藩臣嘗隳城守已正簡書之坐當還符竹
之分具官某頃典大州適當強敵既盡逾年之抗遂遭
全室之留雖徐庶思親何勝方寸之亂而真卿委郡不
廢朝廷之歸在國法以靡容于人情而可憫付兵民之
重寄專江漢之上游盡復爾班式過其往毋愴家庭之
禍當思王室之艱

陸藻李邴復舊職制

朕選儲人材如圃藝木封殖長養各成其天與其擢自
條枚待堅實風霜之後孰若因其合抱收創殘斤斧之
餘具官某蚤以時髦儀于禁路文章爾雅有作者之風
議論正平得近臣之體一從吏議再閱歲時既霈澤之
更新宜故官之稍復人惟求舊朕方深賈傅之思忠不
忘君汝無廢蕭生之意其加恬養以待簡求

李庠復官星夜發來赴行在制

朕捐金爵以致天下之士聽鼓鼙而思將帥之臣豈伊
一青之微廢此三軍之望具官某受材英特秉性忠純

蚤登勇爵之崇嘗總親軍之重中緣坐法亦既更時宜
盡復于故官俾亟趨于行闕佇膺煩委用展狀猷

給事中王綯復朝散郎制

聖人之心如權衡之公法無私者君子之過如日月之
食人皆見之具官某頃服禁嚴職當獻納而失于詳慎
至陷小文茲被湛恩宜除宿負衛侯醇謹初豈有于他
腸顏子庶幾尚何憂于貳過毋懲纖芥而廢激昂

孫默許德之復官制

有司之法如權衡雖微不失人主之恩如江漢何濯非

新朕入纂丕圖與民更始矧吾士類尤所當先爾嘗以
過差絀于吏議茲予杖拭不汝瑕疵宜盡削于丹書復
進參于華貫幸難數得其戒之哉

新除中書舍人孫覲可待制與郡制

任賢者雖人主之明從欲者亦聖人之恕茲用時髦之
俊復居詞禁之華遽以疾聞難以詔奪具官某早膺掄
擢寢服禁嚴文章為後學之宗論議得近臣之體中緣
排斥久已照知方賈誼見思欲召還于宣室而仲舒厭
事頗不樂于京師宜升延閣之班再付專城之寄其擴

所蘊以拯吾民佇觀千里之休入奉三年之計

孫覲知平江府制

朕惟儒雅飾吏事皆西漢之能臣岳牧用詞人蓋有唐
之舊制眷吳門之重鎮途嶽狩之行朝戶口夥于承平
之餘人心搖于驚擾之後不付賢雋孰分領憂具官某
明國憲章知民情偽學必期于有用材無適而不宜茲
詔來歸力求自便以甘泉之法從臨道德之鄰封子牟
雖在江湖豈忘魏闕汲黯宜居禁闥毋薄淮陽勉布中
和即還嚴近

胡舜陟徽猷閣待制准西安置使制

策名委質可萌苟且之心趨事赴功尤在艱難之際矧予馭貴惟以勸從既聞敏銳之才何愛褒揚之渥具官某邃通經術明識事機頃在朝廷哀之盡致君之益洎居方面捲倦懷憂國之忠比聞奏陳備知祈向願禔躬于卒乘以同獎于朝廷是用升甘泉法從之班付淮右陳屯之事用昭殊遇佇展壯猷尚觀儒者之折衝勿使武夫之專美

鎮慶閣使徐傑轉防禦使制

朕披荆棘以立朝廷聽鼓鼙而思將帥苟當懋賞豈負成言以爾頃被選掄出分憂顧坐控邊關之阻靡容敵騎之侵戍既更時寵宜如約爰進扞防之秩用為屯守之光益務綏懷仰求嘉獎

閻瑾正任防禦使制

謙者君子之光矣者武人之正故先鳴而求勇爵見鄙春秋獨屏而恥論功取高漢史具官某比提義旅來援京師屬余踐阼之初錫爾賞勞之典抗章不拜陳義甚高宜加褒勸之恩用正扞防之秩尚思策勵毋負眷知

通問副使武功大夫趙哲可達州刺史制

朕通兩國之和遣單車之使求專對四方之士既得忠
良願出疆萬里之行可無褒擢具官某受材膚敏臨事
激昂久膺在服之榮茲預聘鄰之選將誠甚遠具有皇
皇之華受命靡辭初無惘々之色是用特頒殊渥升刺
大州以昭臨遣之榮以勵願行之志其思報稱副我仰
成

武義大夫董植可落致仕制

爾忠勇之氣投老不衰方邊防急甚于救焚豈壯士得

從于高枕起之閒佚以示見知其攄恬養之豪用稱搜
揚之寵

辛炳落致仕制

朕惟靜而閱世者可與語天下之謀恬于趨時者可與
共朝廷之任爾十年不調歸老于家雖屏迹無意于人
間而飛声日聞于朕聽宜輟安車之樂復參文石之班
出處惟時毋專求志

蘇軾孫從事郎符政宣教郎制

論世者豈惟喬木懷人者猶及甘棠偉哉千載之英繫

我五朝之望。朕不及見。有孫而才。宜加改秩之榮。用示好賢之意。昔賈生明王道。漢錄賈嘉之能。魏公進忠規。唐表魏謩之烈。人門兼用。今古所同。其振爾之家聲。以待予之器使。

入內侍省武經郎朱回。敦武郎陳彥。乞轉出歸部。致仕依所乞制。

爾等宣勞宮省。游歷歲時。茲緣疾恙之侵。不勝洒掃之職。願還銓部。歸老田廬。朕常恐一物之遺。其遂爾終身之志。尚加調攝。以稱懋恩。

譚世勳贈延康殿學士制

松柏有心于歲寒。而乃見璠璣至寶。豈烈火之能遷。朕遭滄海之橫流。陰攷士夫所趨。向責其大節。全者幾人。方嘉一士之聞。已歎九泉之隔。清規如在。褒典可忘。具官某。學貫羣書。文馳六藝。純誠自表。坐銷世俗之浮。廉靖無求。獨得古人之大蚤。預持履之選。徧更法從之華。二聖所知。羣臣鮮及。肆履艱危之會。果專忠孝之稱。雖甄濟佯瘖。靡汙天寶之亂。而龔生遠天。不見南陽之典。爰錫命書。升華秘殿。以從具臣之聽。以為信史之光。冀

爾陰魂歆吾至意

知懷州霍安國贈延康殿學士制

賢者事君豈為保妻子之計國家多事所貴死封疆之臣我有藩宣之英靡從威武之奪既遭奇禍宜峻恩章具官某少有令名屢更煩使昨任州符之寄適當邊徼之衝嬰無援之孤城抗方虜之醜敵壯矣張巡之百戰躬履顏行哀哉卞壺之一門幾無唯類屬予初載聞此沈冤念逝者之何辜為潛然而出涕茲升華于秘殿仍加恤于遺孤庶尔精忠光吾信史

中書舍人葉濤贈徽猷閣待制制

人君予奪何有于胸中天下是非嘗公于身後眷前朝之近侍罹鉤黨之非辜既削深文宜還故秩具官某性資和裕心術剛明讜論排姦不屈浩然之氣高文行遠還追作者之風中遭媒孽之仇久拚焮蒿之恨茲分枉直奚間幽明煥延閣之新班易重泉之往襚英魂如在茂渥其承

劉韜贈特進制

忠人臣之大本全者幾希死天下之至難在乎所處嗟

我仰成之者哲挺然不屈于兵威既沒元身宜加爵秩
具官某天資莊重心術邃明內領藩條懋活民之政外
臨邊鎖揚威敵之功方資廊廟之謀遠履朝廷之變不
幸聞名于醜敵將令毀節于偽廷冀勝飾中心肯移于
二姓仲鍼臨穴人將贖于百身升華一品之班加賁九
原之祿庶幾精爽不昧欽承

鄭鼓贈七官制

為官擇人方資惟幄之勝盡瘁事國乃致股肱之虧孰
據震悼之懷惟有褒崇之典肆頒異數用表遺忠具官

某莊重而有威剛明而知斷至誠憂國皇皇無一日之
安正已立朝凜凜有萬夫之望雖歲時之未久賴籌策
以居多天不怒遺邦其殄瘁峻陟文階之等用為幽宥
之光復魄倘存垂休無斁

范浩贈直微猷閣制

自古皆有死誰則長存為善而獲殃謂之不幸肆頒異
數追弔沈冤以爾其早有軼材嘗登膺仕初謂洛陽之
年少可與有為孰云北地之儒生遽罹非命由吾至此
為爾愴然宜升密勿之班進預凝嚴之直尚歆宸渥勿

悼泉局

孫馨李熙靖王資深韓持各贈五官制
人臣盡瘁既罹易箚之凶王者飾終宜懋書棺之渥矧
居近侍可廢常規具官其學問淹該操修堅正早預時
髦之選寢參法從之華奄忽云亡愍傷何及不陟文階
之峻孰明卹典之哀是用追錫殊恩躡升數等其服詔
除之寵以為身後之光

右武大夫梁州防禦使知滑州張撝贈三官四資
恩澤制

朕稽盟府而懋賞功之典聽磬声而思死事之臣以爾
具官其料敵有謀秉心無貳昨守頻河之壘適當喋血
之鋒身奮于前力窮而踣既峻陞于顯秩仍悉祿于遺
孤英魂未亡幽局奚憾

浮溪集卷十一

宋

汪

藻

撰

內制

韓世忠起復檢校少師武成感德軍節度使制

朕遭百六艱危之後賴二三臬俊之臣跪推轂而遣將
軍守境既騰于戎捷歌出車而勞還帥酬勲敢廢于邦
彝爰錫贊書用孚羣聽具官某勇聞天下氣蓋關中堂
堂將種之英凜軍鋒之冠行已恭而事上敬蚤服周
行臨機果而料敵明屢揚偉績昨屬交侵之警俾屯要

害之區蓄銳以須。鼓儻而擊。繼精兵于數路。若珠走盤。擗勁敵于長江。如杵投臼。坐以中堅之整。成茲南紀之安。威行而海內息。師勝而國人屬。卽是用兼隆徽。數特奏膚公出擁。齊旄易兩鎮。提封之大。入乘夏篆。視三孤絕。苛之崇。申衍采封。陪敦井賦。以永旂常之載。以昭惟幄之成。於戲武能威敵者。將帥之榮。賞不踰時者。人君之信。惟忠力可以任安危之重。惟謙沖可以保富貴之終。勉圖而休。毋廢朕命。

韓世忠除兩鎮節度使制

提貔虎以振天威。采入山川之阻。取鯨鯢而據國憤。永為宗社之休。既執訊以來。歸宜酬勲于不次。肆頒明命。敷告治朝。具官某。事上樸忠。臨機英果。稟剛故俗。甘陳兼六郤之良決。勝重圍飛羽有萬人之敵。蚤備師甘之試。旋膺齋鉞之除。豈惟蹇々以匪躬。每見多々而益善。昨屬時巡之遽。因成國步之艱。羣小窺朝元。允干紀。既罪人之未得。斯王旅以徂征。迎敵鼓行。靡待前茅之偵。擒囚歸報。遂成獨柳之誅。華夷由此以知威。天地為之而卷。覆凱歌一奏。盟府交書。是用取累朝最盛之規。加

兩鎮久虛之幄視班亞保升爵元侯增邑食于爰田衍
井腴于真賦併為異數用表元勳於戲見無禮于君爾
既殫于忠蓋歸飲至于廟我何愛于寵褒惟功名利士
之始終惟爵祿有邦之勸沮尚圖後效更掄前休

檢校少師武成感德軍節度使充神武左軍都統
制韓世忠加恩制

朕躬帝親之饗合丘澤之祠一純二精幸拜熙成之貺
千乘萬騎孰宣拱扈之勞我有勁臣宜膺徽數具官某
忠不辟難勇常冠軍先人有奪人之心進則奮沈雄之

略尚賢無自賢之行退而昏名義之談兼兩鎮之節旄
視三孤之皮帛軍律整甚王靈赫然遠斥堠而省文書
士皆為之樂死倣師徒而討亂略疆由是以少安比修
重屋之儀尤謹周廬之衛祝嘏所告君臣則同乃增并
邑之封仍衍賦租之入爰示旌忠之義以均受胙之休
於戲心膂爪牙方資籌策之勝橐兒戟盡益聳威儀之
瞻惟滿盈天道之所虧惟正直神明之所聽服我休命
欽哉惟時

張俊檢校少保寧武昭慶軍節度使制

三軍利用莫如忠勇之兩全十乘啓行尤貴武文之兼
寵朕博稽輿論優獎虎臣乃疏進律之褒用竦在廷之
聽具官某性資沈鷲材力驍雄得孫吳方略之竒兼信
布爪牙之勇執干戈而衛社稷居存塞之忠安邊境
而立功名躬履堂之陣昨緣多故尤見殫誠提萬旅
以趨朝扈六飛而復辟旋因東狩留駐海壖偶邊馬之
長驅帥王師而鏖戰奮當大敵援枹鼓以忘身坐掃妖
氛用鯨鯢而築觀茲及行朝之底定復銷羣盜之搶攘
併錄茂勲用加酬賞秩視三孤之貴地兼兩鎮之崇載

錫爰田仍加真賦增中權節制之重示上將威儀之多
於戲有功見知朕既每存于大信縱敵生患汝其勿替
于前功惟一心同獎于朝廷斯千載永書于令甲服予
之訓時乃之休

檢校少保定江昭慶軍節度使江淮路招討使張
俊加恩制

朕邁修吉禮歌昊天成命之詩翕受靈釐拜黃帝泰元
之策孚號四海疏恩百工有懷隆委之臣方屬凱旋之
役其因祚祉以獎賢勞具官某材雄萬夫身履百戰統

騎士材官之衆屢奮天誅執信臣精卒之權蚤膺邦寄
綰節旄之兩組視皮帛于三孤昨奉玉靈出征江介冒
敵而進忠如皎日之明當鋒者推勢甚迅霆之擊曾未
朞月卒成大功靡淹貔虎之師坐獲金湯之固惟邊虞
之綏靖致禋祀之備成不懋寵休孰明忠力乃進封于
多戶仍申錫于真祖於戲聖動也威莫大安民之武祭
澤之大宜均惠下之仁惟忠義天下之大閑惟謙亨君
子之終吉益勵爾績用承厥休

皇叔檢校少保光山軍節度使知大宗正事士儂

加恩制

朕膺祖宗之傳序蒙天地之貺臨見泰元之尊幸潛交
于肸鬻眷宗室之老宜首霈于龍光錫以命書頒于朝
著具官某疏達通敏忱恂靖莊更險夷而秉忠孝之心
居富貴而絕侈驕之習出神明之後雖益疏而不王閔
義理之多知為善之最樂昨付齋壇之鉞仍乘夏篆之
車祗扈時巡克惇屬籍茲成複廟之饗益見維城之功
是用增廣舊封併加真賦於戲朕膺分兄弟之國蓋莫
重于天支帶礪指山河之盟其永蕃于王室往服休命

無忘遠圖

士儂特起復依前檢校少保光山軍節度使制
朝廷之尊爵常兼德聞外之治義則拚恩我有宗英久
司屬籍既銜哀而去位盍變禮以從宜誕告治朝式揚
新命具官某禔身救備操行淑均出祖宗胄裔之華得
師友見聞之博漢廷大議更生世列于公卿唐室中興
道古官兼于將帥蚤被展親之渥獨專糾族之權雖支
疏旁及于葭莩乃信厚皆如于麟趾方茲寵寄遽以憂
聞用大宗率小宗當念維城之重以家事辭王事豈憊

許國之誠況在從戎固難終制其復齊旌之拜以隆公
族之瞻於戲孺慕終身喪雖無于二事宗盟同姓禮蓋
許于奪情姑輟蓼莪之哀母令常華之廢勉與塊次茂
對邦休

皇叔祖檢校少傅靖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
嗣濮王仲湜加恩制

朕涓吉杪秋乘上辛之正氣肇禋重屋修邃古之闋儀
會天地祖宗之神奉粢牲圭幣之薦惟時公族實相躬
祠乃均錫于靈釐用光華于屬籍具官某清修寡欲肅

括提身于親莫尊。為劉氏之祭酒。其德可尚。分魯公之
大旂以宗盟之統。而視近弼之班。以王土之封。而襲洪
支之慶。聞合宮之筵。祝承明詔。以駭奔當。柴燎之升。禋
奉匏尊。而參酌曲盡。始終之恪。實宣左右之勞。綏我思
成。莫如同姓。爰侈井封之舊。仍陪圭食之真。於戲。將相
寄以安危。敢重煩于耆艾。親愛欲其富貴。始務極于尊
榮。勉遵令猷。永介多福。

戶部侍郎呂頤浩戶部尚書制

舜列庶位。莫非因能。漢多真材。蓋以久吏。故大而如夷。

夔之賢者。終身禮樂。小而如倉庫之賤者。至氏子孫。與
其用新進之士。而試以劇煩。孰若遂已成之功。而峻其
班秩。具官某。早用儒奮。晚為吏師。智略縱橫。得古人心
計之妙。規摹詳審。知天下利源之歸。茲卜時巡。實資邦
用。總為經費。責在有司。所貴通融之權。豈維出納之吝。
疇習予事。莫如汝能。是用就升常伯之聯。全付大農之
政。惟生衆用寡。而無悖出之弊。則貫朽粟陳。而及承平
之時。朕既紓憂。汝為稱職。

少保尚書左僕射呂頤浩加恩制

朕承列聖之基荷三靈之眷當艱危屯否之運賴擁佑
全安之休念德之大者非美報無以昭其誠曰禮之隆
者惟躬祠可以達其義乃涓剛日祇見合宮眷吾同德
之臣實首侍祠之列爰頒渙號用告明廷具官某偉識
自天英才經世以忠勞安社稷屹如山嶽之崇以彊敏
決事幾沛若江河之下有大勳于彝鼎無異論于搢紳
昨辭廊廟之尊出殿藩維之重中權不試南紀以安歌
破斧而美周公雖嘗分于內外開延英而見裴度茲復
寄于安危方鋒車祇覲之辰適玉食齋居之次元老顯
之首及往弼邦治共承天休

起復鎮潼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充醴泉觀使
孟忠厚加恩制

朕展窠合宮荐誠上帝從昆侖而入既成綿蕝之儀奉
繭粟以祠幸獲煩黃之應有嘉異姓之戚適列侍祠之
侯爰錫詔恩用孚朝聽具官某敏而好學忠以事君同
國之憂無忌獨兼于文武為時之傑野王宜任于公卿

早登旄鉞之班繼錫衮衣之命威藩增重朝著益隆茲躬拜于熙成實有資于顯相乃均慶賜首及親賢進荒大邑之封仍衍真租之入於戲朝廷八柄莫先貴富之頒祭典十倫尤重親疏之別兼將相威儀之盛預天人精禋之文茲為尔榮無替朕命

孟忠厚特授起復鎮潼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充醴泉觀使進封東海郡開國侯加食邑食實封

制

朕膺南面之尊賴東朝之訓禍移中壺既臨窆祔之期

恩及外家宜厚朞功之屬肆頒徽數告路朝持服前寧遠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東海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孟忠厚蚤負通材亟躋膺仕忠于事上膺兩宮奉使之榮學以忘憂為四姓小侯之冠自正齋壇之拜尤高戚畹之稱中罹閔凶久輟朝請念徽音之益遠知厚德之難酬乃錄遺宗徧加殊渥求于母黨孰恩服之茲隆惟我人英蓋親賢之莫二是用奪衰麻之制還旄鉞之權相吉壤以開藩載嚴戎律視上公而進秩永穆師瞻既疏侯社之封仍賦祠庭之祿益陪圭

食加畀并腴以慰在天之靈以伸濡露之感於戲薄氏
長者實有助于漢朝吳侯小心亦中央于唐室惟謙恭
可以長世惟忠蓋可以亢宗服予邦休篤爾私度可特
授起復鎮潼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充醴泉觀使進
封東海郡開國侯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主者
施行

、寧武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充兩浙西路安撫
大使劉光世加恩制

朕即九筵之室躬三歲之祠誠意上通靡待荐辭之史

蕃釐下逮均沾相祀之臣乃眷周行疇膺重寄爰頒祭
澤之渥用獎戎昭之英具官某志銳而堅謀深以遠久
矣將屯于近甸隱然為國之長城日月旂常蓋屢書于
成績江淮草木亦咸識于威名比嚴禋祀之修雖阻駿
奔之助邊防不聳吉禮用成繫陪扈之實勞豈褒揚之
可後肆加多邑并行真祖益增袞鉞之華永著山河之
信於戲天下安危之所繫方賴折衝聖人齋戰之兼修
敢專受福既拜神明之貺當圖宗社之安服我榮懷保
茲譽處

檢校少保建武軍節度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
楊惟忠加恩制

朕稽汾上之囿以靈承天地歌我將之頌以升配祖宗
祇祓崇筵居總章之右个薦修備物因平秩之西成既
畢宗祈當明福應乃眷爪牙之舊方揚江漢之威錫以
殊休告于列位具官某生而氣決少以材聞勇不顧身
本山西之將種謀常先物得地上之兵書秉油幕之中
權為羽林之上將執羈絏而扈時巡之役率貔貅而行
內究之誅茲竣事于合宮肆均釐于寰宇矧居統督可

廢曩章衍井邑之新封增賦租之久食用均錫羨以獎
勤勞於戲饗神而獲精禋之交福祥斯下命將而任願
憂之寄慶賜是宜往懋厥休毋煩予訓

資政殿學士李邴滕康權知三省樞密院事扈從
大母往洪州制

朕眷留近甸規復中原載惟南國之奧區宜處東朝之
嚴衛乃令近弼恭扈遐征既專留鑰之權仍總行臺之
政具官某剛明而沈邃敦實而裕和謀謨為至治之基
議論得大臣之體延登未久已聞魏相之有声委任雖

艱所賴姚崇之知變茲屬阽危之會尤須倚重之才孰
副予求莫如汝器是用輟從四近之列遣率百司之行
朝長樂之宮以日承于溫清分周公之陟其身任于安
危稍戢干戈即還廊廟

東京留守杜克同知樞密院制

精神折千里之衝莫若先聲之振文武作萬邦之憲允
資全德之良朕憂未濟之難思得非常之佐永懷人傑
久去朝廷輟諸管鑰之嚴付以樞機之重具官某剛明
不撓沈鷲有謀徇國忘家得烈丈夫之勇臨機料敵有

古名將之風比守兩京備更百戰夷夏聞名而褫氣兵
民趨死而一心與其統方面而保我國都孰若委腹心
而還之廊廟庶仲尼既用齊人悉反侵疆隨會來歸晉
國永無羣盜副子虛佇時乃之休

待制楊時工部侍郎制

朕不堪多難思見老成如升堂而聞箫韶庶幾還風俗
之厚若入國而望喬木有以知朝廷之尊既得其人當
縻以秩具官某言垂當世名配前修學必可行得師友
淵源之正心無他慮惟國家飢渴之憂茲復綴于清班

將每詢于黃髮雖閔勞以職事之劇然重失此典刑之
英非貳鄉崇獎何以慰士大夫之心非起部優閒無以
寬耆艾之責勉留助朕勿復言歸

御史中丞張守禮侍郎制

昔光武受命漢儀復見于中原平王遷都周禮但存于
宗國繫品章之傳世繇官守之得人自時艱難禮樂湮
放朝廷容典百不一存孰知綴緝補苴之宜賴有詳練
疏通之士具官某材兼世用學到古人文章行遠而日
新議論處中而時當自予識擢多所建明願久陟憲臺

勞柱後抨彈之事宜擢居宗伯付淹中綿蕪之文勿以
司存而忘忠告

待制陳彥文兵部侍郎制

宣力者股肱之臣而論思歸于法從將屯者將帥之職
而政事本于文昌朕因方岳之時廵周覽江湖之形勝
既用老成之略宜還亞旅之班具官某稟氣清剛臨機
敏銳早膺委寄賴文武之兼資中坐譴訶挺險夷之一
節比任偃藩之劇屢聞敵愾之奇維外資蒐練之長懼
中失贊襄之益往貳中臺之秩實專武部之權尚展壯

猷對揚休命

吏部侍郎劉珏吏部尚書制

國家待士以三銓之嚴積功于百年之久雖重輕委法固不足以收一世英豪然能否隨人亦未嘗聞終身留滯自時南狩滋忝典常非夫藉老成通濟之才何以勝頽靡劇煩之任具官某性資夷澹心術剛明所守不回有古人之風烈其言可復為世論之統盟自臺閣之徧更每功名之可紀粵司官簿再閱歲時豈惟嘉裴馬之知人固已及唐虞之政績是用擢居其長益究而能激

濁揚清據天下人材之會論思獻納首甘泉法從之班
伊我俊髦奚煩多訓

刑部尚書周武仲吏部尚書制

朝廷有端方之人則鑒裁公而流品肅官府得詳練之
長則紀綱立而事功成矧吾銓曹實冠法從任激濁揚
清之責當扶衰振弊之時不求時髦孰厭公論具官某
宗廟瑚璉之器國家羽儀之賢材本天成渾然不見圭
角德雖日用攷之皆有宮庭蚤揚臺省之聯久積士夫
之望逮予初載首副詳延歲寒而松柏後凋昔聞所守

鑑明而塵垢不至。今見其心。爰陟天官之尊。仍陪經幄之選。置諸人物。銓量之地。觀汝廟堂。經濟之材。方藉遠猷。奚煩多訓。

御史中丞王賓刑部尚書制

孔氏之門。子路折獄。帝堯之世。皋陶惟刑。蓋非剛而勇者。不足以持法之重。輕非直而清者。不足以寄人之生死。具官某。心秉端慤。學道精深。正色立朝。常自下而廟上。捐身闕策。不如剛而吐柔。粵從朕于艱難。即照知其忠實。一登諫省之選。兩總臺綱之嚴。金鑄鼎而魑魅莫

逢。姦邪既遠。獸在山而藜藿不採。威令自行。是用升之常伯之尊。付以祥刑之重。爾其決讞以抨彈之果。平反以獻替之忠。庶幾無訟之功。成坐使所居之官大。

給事中周望兵部尚書制

朝廷分職。政源悉本于文昌。天下多艱。邊算方資于武部。矧在邇聯之選。尤高常伯之除。茲得俊髦。宜符公論。具官某。高明而多學。沈鷙而有謀。才為時生。少則有拯民之意。智因機顯。動而成希世之功。昨將使指之光華。每得敵人之要領。比緣國惡未正。邦刑獨冒。險以直前。

卒成禽而歸報是用付以腹心之寄升之喉舌之司公
綽書生能奪武夫之氣陳遵儒俠生成反寇之誅往展
壯猷嗣頒優數

兵部尚書周望同簽書樞密院制

腹心留侯高祖肇基于有漢文武吉甫宣王復振于宗
周非夫躬不世之全材何以濟中興之遠業賢者登用
國其庶幾具官某志大而器宏謀深而識遠治術講明
于胸次學不空言事機迎解于目前神無滯用肆朕難
難之際得于扈從之間夷險百為始終一節有功見知

則悅屢膺使指之褒執事順成為臧仍有戎昭之捷是
用參稽輿論進陟機廷威重一臨姦萌皆弭所賴廟堂
之上相我維持豈徒帷幄之中為之指縱勉思康濟用
副眷懷

呂好問除尚書右丞制

富貴不足解憂方極慕親之念孝弟施于有政莫先同
德之求朕以耿躬嗣承大統遭家不造凜若淵冰雖三
軍舉同左袒之心而二聖未返北轅之役常棣之華韡
韡敢忘原隰之求大隧之樂融、有待封人之薦具官

某儒術之茂闇然實章信厚之資老而弭篤徧陪甘泉
法從之列實自靖康總攬之初從容片言綽有回天之
力險夷一致益堅衛上之忠肆因邦命之新進總文昌
之轄倚老成于典刑之重登世臣于故國之遺朕之股
肱誼同休戚其念兩宮戴天之義體予一人側席之思
倘能遣侯公而說之必有御趙王而歸者豈惟乃辟是
佑則于永世有辭

秦檜特授通議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進封文安郡開國侯加食邑食實封制

君臣相須成體股肱良而元首乃尊政事要在得人綱
紀張而衆條皆舉朕遴選賢佐協圖治功孰膺名世之
期我得爽邦之後肆頒大號用詔羣工具官某才博而
周氣剛以大出處行藏皆合乎道死生禍福不移其心
謀國盡忠嘗若著龜之先見捐身挺節獨如松柏之後
彫魏、真社稷之臣奕、蓋廟堂之器昨緣人望參決
政機惟獻替之日陳殆弼諧之天授定策而安劉氏素
聞周勃之賢矢謨而翊舜朝終賴臯陶之智是用擢登
次輔實首中台廣井邑之提封增賦租之奠食肇開侯

社并峻文階以明論相之公以輯用賢之慶於戲君不
借才于異代所資當世之豪英天將降任于是人必付
終身之勲業朕既兼收于羣策汝其勿棄于分陰往恢
厥罔卒相予治按此制凡逸宋人四六者多錄之而標
題缺書秦檜二字惟永樂大典所載不
缺今仍其舊典下卷李綱落職鄂州居住
篇對看竝足徵當日遣詞之工而非實

浮溪集卷十一

浮溪集卷十二

宋

汪

藻

撰

內制

徽猷閣待制邢煥換授正任觀察使制

朕不敢以私愛而害天下之公亦不欲以已親而紊祖
宗之制言念后家之寵難參法從之華乃眷諸姻汝為
近屬假戎班之峻秩勉為朕遷庶戚里之貴遊悉從卿
始具官某謙恭而不伐廉靖而寡求早推擇于公朝寔
踐揚于華貫比正長秋之位因升次對之朕惟周家十

月之詩首譏皇父豈漢將雲臺之逸可及伏波朕既明
大義以示四方汝何惜一官而銷衆倖其上論思之秩
往持廉察之權保綿遠之寵榮奉優游之朝請朕之處
卿者可謂安矣卿之體國者願不違歟

張邦昌責授昭化軍節度副使潭州安置制

以死償節者臣子之宜求生害仁者聖人所嫉倘或志
存于軀命則將義薄于君親具官某身受國恩位登宰
輔方宗社有非常之變乃人臣思自盡之時而不能抗
虎狼強暴之威徒欲為雀鼠偷生之計陷于大惡所不

忍言雖天奪之明坐愚至此然君異于器代價可乎宜
大正于典刑用肅清于名分尚以本繇于迫脅惻然姑
示于矜宥出授散官竄投荒服其體好生之德毋忘自
訟之心

宋齊愈罷諫議大夫送御史臺根勘制

義重于生雖匹夫不可奪志士失其守或一言幾于喪
邦具官某蒙國厚恩為時顯官方氛稜結蕭牆之內至
殫敵謀閏位之人事既非常坐皆失色所幸探符之未
獲奈何援筆以遽書遺毒至今造端自汝睦孟五行之

說豈所宜言袁宏九錫之文茲為安忍其解諫垣之職以須廷尉之平邦有常刑朕安敢赦

李綱落職鄂州居住制

朋姦罔上有虞必去于驩兇欺世盜名孔子首誅于正卯肆朕纂承之始昧于攷慎之宜相靡有終刑茲無赦具官某空疎而不學凶悞而寡謀志輕天下而自謂無人權震朝廷而不知有上靡顧國家之大計但營市井之虛名專殺尚威傷列聖好生之德信狂喜佞為一時羣小之宗比再被于廷登朕頗懷于虛佇而果于修怨

姦以事君庇已姻親至擅刊夫詔令括民財力曾罔恤于基罔念存體貌之恩姑解鈞衡之任雖居遠外猶極優崇謂上印以投閒能闔門而訟過乃傾家積陰典賊通伊舉錯之非常于所聞而實駭宜鑄寵秩移真偏州昔漢棄京房罪本繇于不道唐誅元載惡蓋在于罔悛

往革乃心毋忘予戒

李心傳繫年要錄建炎元年八月

令竊庇姻親等十數事

上召禮部侍郎張浚論綱擅易詔

非草制羅綱為覲文殿

李士提奉杭州洞霄宮時浚

章不制羅綱為覲文殿

李士提奉杭州洞霄宮時浚

疏辨綱實無罪宰相黃潛

善密以傳勝非右正言鄧肅

綱罪未已落綱職十一月

浚復論綱素有狂悞無上之

書舍人汪藻草制云：即此篇也。藻蓋憑張浚前後論章遣詞視朱勝非之得自密傳更復不同。故比之驩兜火正卯京房元載藻遂因是為清議所譏宋史列之文苑而云屬時多事詔令類出其手雖豔之實惜之也

呂頤浩罷尚書左僕射同平書門下平章事御營使特授鎮南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醴泉觀使食邑食實封如故任使居住制

獨化鈞陶之上嘗首備于弼諧閔勞官職之煩宜特加于宗獎惟時上宰實我元勳茲祈解于近司爰寵頒于殊渥誕揚大號敷告羣工官某心術疏通性資明銳運籌泉湧獨當天下之危機游刃風生能斷朝廷之大

事昨屬艱難之運尤輸經濟之忠冒險直前服勤無數取虞淵之日重正乾坤問襄野之塗卒安社稷願在廷之莫及方當守以仰成而寢懷偏見之私殊失大臣之體占吏員而有虧銓法專兵柄而幾廢樞度下吳門之詔則慮失于先時請浙右之行則力違于衆議既人言之游至于物望以靡諧屢騰引去之章莫副挽留之意念有銘書之偉績難從策免之常規乃峻彝章務全體貌植牙建纛總節制于雄藩執壁面槐視班聯于上衮假以真祠之佚從其私計之安皆儒臣希有之榮蓋邦

國久虛之典朕為無歉汝亦有終於戲險夷一心非忠誠孰能至此進退二道惟明哲足以盡之矧兼將相之崇靡缺君臣之遇毋云去位不我告猷

降杜充觀文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制

運籌而決千里之勝茲有賴于宗臣失律而致三軍之凶頌可居于宰職眷居次輔嘗領中權既貽疆場之憂宜解機衡之任具官某早緣人望驟履政塗謂其惇大而有所謀可以艱難而立事故擢持于國秉仍專付于戎昭總諸將萬夫之屯當長江一面之寄所期李勣為我

長城寧使周公至于破斧逮敵人之臨境率我衆以交鋒雖勝負者兵家之常當死生為天下之計乃因奔北惟事退藏至大棄于其師將焉用于彼相會邊虞之稍息聞物論之交與已咈民瞻難逃策免念備股肱之久姑存體貌之餘止罷要權猶存優數賦殊廷之厚祿加祕殿之隆名於戲泰階平而風雨時始共期于康濟采薇廢而征伐缺今良疾于倚毗尚冀桑榆之收復金龜玉之毀勉圖偉績用對予休

范宗尹特授觀文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依

前通議大夫食邑食實封如故任便居住制

朝廷隆鈞軸之任去留雖列于二塗王者待股肱之臣終始蓋如于一致朕懋建台弼甫更歲時力辭柄任之煩屢上囊封之懇始從雅志用錫湛恩具官某蚤以時髦儀于禁路欽王如孟子特高臺諫之稱逸衆舉臯陶首冠丞疑之位方倚俟巨川之濟乃寢乖巖石之瞻日者輕用人言妄裁官簿以廟堂之尊而負天下之謗以人主之孝而暴君親之非朕既丁寧德意而申命于朝汝方廢格詔書而持必于下屬上還于相紱願休養于

祠庭詳覽所陳重違其請解冢司之要務加祕殿之隆名曾棄瑕疵蓋全體貌於戲疇若予采嘗膺同德之求式遄其歸終聽乞身之去往服朕命孚于休

知杭州葉夢得落職制

都會之地所以控制一方師帥之臣所以統領千里既威權之素奪且師律之不修坐以城郭委以姦宄原情定罪安所逃誅具官某出入朝廷踐揚蓋久比付重寄謂能折衝而狂狡之謀發于肘腋釁連禍結曾莫知前喋血經時至煩禁旅雖卒禽滅其傷已多宜鑄延閣之

華少謝無辜之衆汝雖知免朕則屈刑

問丘陞濮州團練副使封州安置制

士大夫所嚴者名分朝廷所恃者紀綱倘于擾攘未定之間即為專輒自便之計國于何有意則可知爾初無他長專喜自用比以人材之乏畀之一路之權所冀與師以時赴援而躊躇四顧偃蹇不前逮吾幕府之開首戾轅門之令福威在已行止肆情凡今臺劾之所陳皆昔道途之親見其鑄寵秩投畀要荒尚堅循省之心無負生全之賜

謝克家降克龍圖閣待制制

求生以害仁者豈能殺身以成仁有心于避禍者孰若無心于任運具官某受託淵聖護持東宮乃于多事之時遽上乞身之請國本如此人言謂何降從延閣之班薄示近臣之戒尚堅晚節無愧古人

謝克家范宗尹落職宮祠制

父母君臣之義所謂在三死生禍福之間豈容有二具官某等被寵有日宜知所天乃國家遭變之時昧賢者潔身之道雖揚雄之投天祿自以無他然鄭虔之貶台

州難于幸免宜鐫華秩退領宮祠茲施寬貸之恩毋廢
省循之戒

知襄陽府黃叔教落職降兩官監當制

朕惟國家分方面之權于平日遴帥臣之選付千里兵
民之寄嚴列城節制之威亦惟事出于非常則當效死
而不去矧襄陽都會之地實漢晉用兵之郊方慮憑陵
特為屏蔽豈有潢池之內侮遽捐城守以出奔坐使旄
倪皆為魚肉迹其致禍安所逃誅念更肇造之恩姑置
惟輕之典削奪名寵斥之冗官往思民冤痛自懲艾

知河中府席益落職制

懷利事君者人情所惡委城覆衆者軍法當誅具官某
早以諸生亟躋膺仕入備從班之列出專方面之權謂
當邊鄙之咽喉能助朝廷之毫髮弗思為國專主謀生
至以天子之近臣而從師藩之幕府委符而去何詔之
承坐令百萬之民皆被侵陵之毒逮茲累月乃始還朝
不知菟慝之已陳猶設譴辭而罔上有臣如此為朕之
羞盍鐫延閣之華聊示邦刑之正其思往咎以戒終身

洪皓大金通問使降兩官制

見危致命茲行有望于使臣擇利營私厥趨何殊于市
道具官某粵從冗調擢聘殊鄰有禮樂之光華既膺顯
秩無幾微于言面自詭成功夫何跋履之未遐遽以艱
難而為解鑄官二寺姑示薄懲尚體含容無忘惕厲
江南東路轉運副使劉蒙提舉常平陸友諒降五

官制

附權規利者市井所修挾詐欺君者簡書不赦爾幸蒙
朝委出領使華肆國家承艱厄之餘適方面有先殘之
吏毒被千里聲聞九重爾坐觀比屋之冤曾靡片言之
劾使終家簣已失邦刑乃騰反是之辭為丐無涯之澤
一方耳目寄爾奚為其重削于官資以永懲于黨蔽罰
行止此宜服寬恩

知淮寧府李彌大降兩官制

盜發所臨雖威權之素奪治得其道何姦宄之敢萌既
城守之幾亡于典刑而何追具官某早繇時望久服禁
塗輟從簪橐之聯出守股肱之郡謂鎮物有深沈之度
若敵國然乃馭軍無倉卒之和如兒戲耳豈居中乃汲
黯之職而應變非武侯之長念泣事之云初從鑄官之

未減勉圖而績用蓋厥愆

邵溥落職京東小郡制

臣子事君當守險夷之一節國家多難豈容願避之兩端具官某服在近途久更器使昨抗章而請覲既優詔以俯從聞有出疆之行乃為擇地之計懷諛如此為爾悵然其亟解于近班用出臨于小郡茲為寬宥毋廢省循

王襄趙野分司制

忘身徇國者臣子之心賞勉罰偷者朝廷之柄矧在艱

危之際尤先綜覈之公具官某早被眷知預聞機政昨屬邊裔之擾大分方面之權俾各專征靡從中覆列諸屯之卒乘將內屏于京師庶直風塵即趨郊甸豈有兩君之在野略無一騎之入關故取迂塗以為遁計既無以上紓國難復不能留庇居民公縱偏裨肆為盜賊逮朕纂承之始務昭含貸之仁如汝等倫置而不問然人言存至公論靡容其分務于別都用少伸于邦憲以懲不恪以警無良尚深循省之思無重悔尤之積

王襄趙野散官安置制

趨朋友之急者不敢以存亡為諱。春秋之誅者莫先于功。意俱惡爾。頃繇近弼出總重兵。受朝廷數世之恩。固當前死。聞君父重圍之急。忍復自營。乃專懷顧避之私。至巧作遷延之役。視國家有如于秦越。刈生靈不啻于草菅。言者以聞。為之於邑。其黜從于散秩。用投畀于遐荒。茲謂隆寬毋忘至戒。

、耿南仲散官南雄州安置制

梁信侯景之姦。而臺城不守。唐養祿山之亂。而靈武僅存。惟議者失于毫釐之間。斯敵人玩于股掌之上。爾迂

儒無斷。循默苟容。道君疑蕭傅之賢。遂參儲禁。淵聖用甘盤之舊。擢預政機。方強寇之馮陵。舉中原而震擾。克綏多難。所恃老謀。方憑款敵之言。堅主弭兵之議。積其憤。耗成此艱危。朕念夫當垂白之年。寧為爾受失刑之謫。而訟言存至重。比難私姑黜。置于散官。用竄投于荒服。汝雖知免。吾悔可追。

、王宗濞散官安置制

國保城闕。賞誅而已。將援枹鼓。生死以之。矧提禁旅之嚴中。護皇居之重尚。先失守安所逃。刑具官某。蚤繇威

曉之華擢置殿巖之邃庶幾自力上答所蒙方兵戈交
內外之鋒于呼吸有存亡之變衛吾宗社恃汝腹心乃
無効命之忠但作全軀之計望風驚龍誓委衆潰奔朕推
禍亂之原知汝罪辜之首宜明邦憲以謝國人尚緣四
姓之親姑從八辟之議爰錫寵秩畀以散官其堅訟過
之心服我好生之德

李回散官安置制

君臣分定宜生死之靡他義利趣殊在賢愚之所擇豈
有本朝之顛沛遽令大節之磷緇爾幸受國恩預聞機

政知拔本塞源之大憤蓋戴天履地之所同乃甘心二
姓之庭至冒寵百寮之上茲而不問何以馭臣宜從置
散之科用正投荒之典皆爾自取非朕敢私

吳玠莫俦散官安置制

朕惟國家勵名節于百年之餘尊士夫于衆人之上非
以周旋于閒暇蓋將責望于艱危苟捐軀徇國之無人
則銷難解紛之奚賴具官某早緣推擇進躡近班當君
親蒙犯于氛埃至臣子盜稱于名字茲非小變何以生
為乃通命令之往來坐使等威之差僭此●而闊略不

可容宜寵秩之盡鐫以一官而置散毋忘自省服我寬
恩

浮溪集卷十二

浮溪集卷十三



宋

汪

藻

撰

內制

上太上道君皇帝尊號玉冊文

維靖康元年歲次丙午八月某甲子朔某日某甲子皇
帝臣某稽首再拜奉冊言臣聞道之大者理謝形容名
之尊者言絕稱謂矧脫屣萬乘糝糠唐虞獨超希夷事
出詮表欲贊之美孰為端倪然應帝王之運者既同乎
人則殫臣之誠者烏得無述恭惟太上道君皇帝陞

下席累聖之緒輯三聖之休爰自踐履丕圖勵精求治
克相民歆納之太和用能二十餘年德業淳備萬物炊
累各成其天俯視區中無足為者迺陋神罷褰裳去之
明黃屋之非心聽元珠之他得按元珠之元宋時避廟諱所改全以所
覆昇之冲人方且高蹈殊庭怡神秘籙泯雷敬于淵默
凝泰定之天光言念父有成功必傳之子子克嗣事敢
忘所天是用夙夜靡遑力圖報稱而羣情雖切偉範未
昭幸今方內底寧歲豐兵卻車書文軌指日可同豈寡
昧克堪實慈訓所致宜稽典禮仰正鴻名臣不勝大願

謹奉玉寶上尊號曰教主道君太上皇帝伏惟太上皇
帝陛下與神為友游物之初遵汾水而憇華胥訪廣成
而追大隗玩其清淨福我邦家億萬斯年為衆君父臣
誠欣誠躍稽首頓首謹言

○ 皇太后告天下手書

此以敵國興師都城失守稜纏宮闕既二帝之蒙塵誣
及宗祊謂三靈之改卜衆恐中原之無統姑令舊弼以
臨朝雖義形于色而以死為辭然事迫于危而非權莫
濟內以拯黔首將亡之命外以舒鄰國見逼之威遂成

九廟之安。坐免一城之酷。按李心傳繫年要錄及選宋色以下作二句蓋因其迴護張邦乃以衰癯之質起于昌也惟永樂大典全載今仍之閒廢之中。迎置宮闈。進加位號。舉欽聖已行之典。成靖康欲復之心。永言運數之屯。坐視邦家之覆。撫躬獨在流涕。何從緬惟藝祖之開基。寔自高穹之眷命。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序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釁。而敷天同左袒之心。乃眷賢王。越居近服。已徇羣情之請。俾膺神器之歸。絲康邸之舊藩。嗣我朝之大統。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猷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

在茲為天意。夫豈人謀。尚期中外之協心。共定安危之至計。庶臻小愒。同底丕平。用敷告于多方。其深明于吾意。

賜湖南廣南江東西撫諭詔

朕比避敵鋒。來臨海徼。念父兄之在遠。憂宗社之貼危。不辭卑禮。以屈尊務。欲休兵以息戰。乃阻威益甚。修好莫從。遂率眾以長驅。至渡江而深入。雖蹂踐城池之不免。幸傷傷士馬之相當。既爾憑陵。即從引避。言念方隅之遠。頗艱詔令之通。爰遣使人。往宣朕旨。爾其各揚厥

職善撫吾人期共復于邦圖用上承于天意

賜西蕃部族將士撫恤詔

廼者強敵侵陵羣方做擾爾捨荐居之故俗堅內嚮之誠心哀集種豪杆防邊警用梟雄而爭奮知忠款之靡他方在營屯不無暴露茲諭綏懷之意其圖報稱之宜

撫恤單州軍民詔

朕惟單父之墟寔控東州之要茲屬守丞之陋以為將士之憂即正典刑俾離官守言念封陟之內孰非涵養之餘惟疆事之未寧致王靈之靡及其安爾止以復于

初共須兵革之休永保室家之慶

責李成軍中詔

朕承祖宗之休託民庶之上念連歲兵戈之擾禍不勝言聞一夫屠戮之哉痛如在已而李成者本生邊隸世蒙國恩乘朝廷多事之時為盜賊亂常之首假順欺衆拏兵累年朕方待以開懷冀其悔過屢下自新之詔勉行姑息之恩列數郡以開藩封疆特大遣使人而將命錫賚相望而成敢負眷私專懷凶狡每候邊塵之警反為王族之讐挾持兩端猖獗萬狀自謂能逃于天地人

皆洞見其肺肝。乃至擅離淮右之區，越蹂江南之地，既
包容而愈悖，豈征討之得辭？爰遣將臣，前臨賊境，終旌
麾之一指，俄壁壘之四摧。動輒有功，捷無虛日。顧全師
之盡北，知元惡之靡逃。往即屠之，勢無難者。言念脅從
之衆，孰非涵養之餘。失身一陷，豺狼終歲。莫還田畝，骨
肉至于離散。頭顱莫克保全，靖言無辜。有所不忍。已敕
令于主帥，專擒取于渠魁。凡汝有徒，赦而不問，以示好
生之德。以昭除亂之誠。國有大刑，所冀鯨鯢之必得。民
皆赤子，豈容玉石之俱焚。咨爾染汙之倫，體吾宏貸之

意。速違亂畧，永保嘉生。

賜檢校少師武成感德軍節度使神武左軍都統
制韓世忠獎諭詔

朕惟唐之名將多矣，獨郭子儀巍然以功名始終。豈非
以其謙畏自將，有愛君融國之誠心。故耶鄉屢立戰功，
計安宗社，而每懷兢慎。慮涉非彛，知天下之至公。合古
人之大節，比以閨門之私謁，至投奏牘于公車，國爾忘
家。屏居待譴，既聞聞聽，朕甚嘉之。書不云乎：臣罔以寵
利居成功者，卿之謂也。其梁逢韓彥臣除授指揮，已令

寢罷成卿自陳之奏卿其急趨表著副朕眷懷故茲獎諭

刑部尚書兼侍讀胡直孺辭免昭慈獻烈皇太后攢宮橋道頓遞司結局轉兩官依所乞獎諭詔

子貢卻贖人之金當時恐其難繼晏嬰還邾殿之邑後世以為美談蓋君子于辭受之間惟其義之所在迺者遣車之役卿寔有勞朕惟孝養送終之誠褒功當渥而卿以軍興遴賞之戒陳義甚高控避之章再三莫奪豈惟見卿養恬之素亦足律時貪進之夫勉徇沖懷何勝

嘉歎所乞宜允其告令閤門繳申尚書省

○ 建炎三年十一月三日德音

禦敵者莫如自治動民者當以至誠朕自績丕圖即罹多故昧綏懷之遠畧貽播越之深憂維眷我中原漢祚必期于再復而迫于強敵商人幾至于五遷茲緣仗衛之行尤歷江山之阻老弱扶攜于道路飢疲蒙犯于風霜徒從或苦繹騷程頓不無煩費所幸天人協相川陸無虞做治古之時巡即輿區而安處言念連年之紛擾坐令率土之流離鄉閭遭焚劫之裁財力困供輸之役

肆夙宵而軫慮如冰炭之交懷嗟汝何辜由吾不德故
每畏天而警戒誓專克己以焦勞歆睦鄰休戰則卑辭
厚禮以請和欲省費恤民則貶食損衣而從儉苟可坐
銷于氛祲殆將無愛于髮膚然邊陲歲駭而師徒不免
于屢興餽餉日滋而征斂未遑于全復惟八世祖宗之
澤豈汝能忘顧一時社稷之憂非予獲已少俟寇攘之
息首圖蠲省之宜况昨來蒙蔽之俗成致今日凌夷之
禍亟雖朕意日求于民瘼而人情終壅于上聞主威非
特于萬鈞堂下自遙于千里既真偽有難憑之患則遐

通銜無告之寃已救輔臣相與虛懷而聽納亦今在位
各須忘勢以咨詢直言者勿遣危疑忠告者靡拘微隱
所期尔衆咸體朕懷尚慮四民興失職之嗟百姓有奪
時之怨科需苛急人心難俟于小康犴獄繁滋邦法有
稽于未減乃用迎長之節特頒在宥之恩於戲王者宅
中夫豈甘心于遠狩皇天助順其將悔禍于交侵惟我
二三之臣與夫億兆之衆亟攘外侮協濟中興

賜少保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呂頤浩

生日詔

涼颺肅穆愛景舒遲偉哉圖舊之賢生此就盈之月頌
芳嘉之禮食贊燕喜于私庭期坐屆于遐齡用永扶于
昌祚今賜卿生日羊酒米麪等具如別錄至可領也

賜鎮潼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克醴泉觀使孟
忠厚生日詔

九秋將杪萬寶告成即此清時生吾懿戚爰頌半醴之
賜用慰庭闈之私簡潔端良益懋禔身之美奇履福艾
永承注意之休今賜卿生日羊酒米麪等具如別錄至
可領也

賜叅知政事謝克家生日詔

惟時發春于月既望集流通之嘉氣生經濟之英材既
昭彖矢之祥宜厚牽膠之禮徃祇息遇益介壽祺今賜
卿生日羊酒米麪等具如別錄至可領也

賜知樞密院事李回生日詔

素秋分序涼月騰輝茲宇宙之佳辰生廟堂之賢佐乃
頒飫賜加賚耆英徃膺恩數之隆益介壽祺之永今賜
卿生日羊酒米麪等具如別錄至可領也

賜同知樞密院事富直柔生日詔

隆冬方啓上日惟良氣鍾申甫之英家襲韋平之慶乃
寵頒于牢醴俾歸奉于庭闈服我恩褒增其壽祉今賜
卿生日羊酒米麩等具如別錄至可領也

建炎四年科舉詔

國家承百年積累之基賴多士維持之加每張設于科
日務收攬于人材為兼學業之長用濟功名之會昨緣
多故莫守舊章已失三年之期遂為一切之制興賢鄉
老雖繇本郡之計借較藝春官姑付外臺而類試幸國
有從權之法使士無失職之嗟逮親策于明廷果允符

于衆望竭從此舉今復其時緣敵國之尚侵恐行期之
靡定念欲便羣髦之集莫如遵近歲之宜朕方慨慕古
人共圖今日之治爾其各從秋賦以待有司之公苟中
度程何憂爵祿

紹興元年科舉詔

朕宵衣圖治仄席思賢昨詔諭于縣區俾賓興于髦俊
茲閱賢書之獻將借計吏之來言念杪秋適當大饗有
司較藝于祀事以或妨多士在塗恐行期之靡逮姑從
近制分試外臺用比歲之彞章臨大廷而親策既克成

于朕志亦良便于爾私。可将省額合取分数下諸路提
刑司差官于轉運司所在州類試。就今年八月上旬內
擇日引試其餘應合行事件。並令禮部比附建炎三年
十二月二日指揮條具申尚書省。于來年三月上旬擇
日殿試。

隆祐皇太后遺誥

吾自履宮闈于今三紀。常懼菲薄不足以踵先后之懿
而格神靈之休。乃晚年以來。逢國多故。二聖遐狩。心常
盡然。皇帝仁厚自天。寔同憂患。雖在顛沛。禮無缺違。幸

時小康。還自江介。方欲饗天下之養。即東朝之安。而吾
節宣不時。偶遇微疾。遽至危惛。莫能自還。悵此兩宮。遂
成永訣。方時艱難。合行禮儀。難以備舉。皇帝服期以日
易月。十三日而除。仍不候除服。御朝作樂。婚嫁並勿禁
止。斂以常服。不得用金玉寶貝。權宜就近擇地。攢殯。候
軍事寧息。歸葬園陵。所制梓宮。取周吾身。勿拘舊制。以
為他日遷奉之便。於戲。生者人之暫寓。死為數之大終。
甲子一周。復奚所恨。尚賴臣民之衆。永堅忠孝之心。輔
翼聖明。早臻康乂。存沒之際。惟何言故。茲遺誥想宜

知悉

紹興元年追嚴隆祐皇太后詔

朕惟隆祐皇太后母儀后德夙表宮闈聖烈神功寔施社稷自遭罹于多故尤眷佑于眇躬方期孝養于無窮忽痛仙遊之不返念欲追嚴于景福莫如溥降于隆寬乃眷囚拘或憂疾疾爰挺桁楊之繫庶臻囹圄之空以伸過隙之哀以慰在天之監其行在并諸路州軍見禁公事如大情已明小節未圓並免取會先此結斷行在令御史臺諸路州軍令提點刑獄官檢察無令少有寬

濫應緣干證非本犯人如已供證了畢即時放出不得苛留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賜夏國主詔

敕夏國主世守封陞心馳觀闕比屬屯危之會致疎問訊之通緬想提封同膺襲吉茲俯臨于涼序宜益護于生經今賜某物具于別錄至可領也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新除吏部尚書盧法源新除禮部尚書謝克家新除刑部尚書胡直孺並赴行在供職詔

朕履此多難期于小愒寤寐簪纓之雋維持宗廟之安
乃眷邇僚久居外服爰賜贊書之寵進班常伯之尊想
聞圖舊之誠共奮扶顛之志乃心存闕即日問塗冀不
憚于暑行庶速聞于辰告

新除兵部尚書胡直孺辭免恩命乞除台嚴一州
差遣不允詔

朕以中臺常伯之選處厚德老成之人非責之有司之
事而程其歲月之勞也顧秩高地近論思獻納朕有助
焉茲者逋遷肆頌新命非恩數之過也而卿乃援以求

外豈朕志哉當艱危之會不與人同憂後天下而先一
州卿安取此所請宜不允

通議大夫試刑部尚書胡直孺辭免恩命兼侍讀
不允詔

朕執古以御今取人而為善居廣廈細旃之上必洽聞
殫見之儒以卿學造古人言垂當世潛心載籍雖老不
衰擢置經帷日資啓沃抗章祈免朕意哉豈所請宜不
允

通議大夫試刑部尚書兼侍讀胡直孺辭免昭慈

獻烈皇太后攢宮橋道頓遞司結局轉兩官恩命
不允詔

朕提黜陟之權以勸多士稽勤媮之寔以輯庶功班序
雖隆彛章可廢卿昨因園寢之役祇奉輦車之行凡輓
縵之所經舉川塗而皆辦厥勞甚著于賞則宜謂即拜
于褒遷奚尚形于遜避所請宜不允

新除戶部尚書孟庚辭免恩命不允詔

昔蕭何之調關中寇恂之寔河內諸葛武侯之漕斜谷
劉晏之轉江淮于艱難之時足兵足食國用強富一時

賴之朕比因時巡越在南服歲大費二悉非經常之規
而卿深究利源夙宵盡瘁從容濟辦無媿古人端右之
除姑旌心計進協公議卿何辭焉所請宜不允

新除戶部侍郎孟庚辭免恩命不允詔

朕惟治財猶治水也必通融無滯順其所趨則測之益
深酌之不竭民樂輸上邦用以饒比者大農厭于屢易
思得能者付之利權以卿精力有餘游更煩使既守藩
持節昔有其功則足國裕民今豈無術往攄心計寬朕
顧憂勿使管蕭專美齊漢所請宜不允仍依已降指揮

日下供職

鎮南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醴泉觀使任便居住呂頤浩再辭免恩命不允詔

朕惟在昔祖宗之時大臣常兼將相之職以褒隆于有績亦昭勸于具僚自朕纂承未行此典茲緣殊獎舉以授卿用文武崇極之資示終始保全之意雖屢形遜牘汝志可嘉然已告明廷朕言不再所請宜不允仍斷來章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呂頤浩乞守前官通奉大夫致仕不允詔

朕以卿英敏絕人忠精貫日柄朝旬歲四海具瞻故甫輟于經綸已不勝于虛佇屬仿秋之有日分巨鎮以臨邊瀕江要區徒得卿重謂必融國辦嚴疾驅茲倚俟于造朝乃力祈于解組優游緩帶第安坐以折衝矍鑠據鞏寧甘心于投老勉趨駕以就道毋懷安而敗名所請宜不允

通議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呂

頤浩乞除在外宮觀差遣任便居住不允詔

朕以卿有幹時之畧應物之才擢秉事樞逮茲旬歲幸

今軍鋒邊警稍緩于前當與羣賢共趨功名之會卿何求去之果乎雖雅志高懷于進退有道然古之大臣急于濟世者未嘗不忘身徇國必能勉為朕留也所請宜不允

新除鎮南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醴泉觀使任便居住呂頤浩辭免恩命不允詔

朕惟功大者報必宏恩隆者禮亦稱卿致位上宰為時元勳方仰秉于國鈞遽祈從于家食雖露章屢奏已曲徇于雅懷然盟府有書固難遵于常矩乃正齋壇之拜

仍躋袞職之班茲謂得宜庶為無歉顧尚辭于厥命豈未喻于朕懷所請宜不允

新除少保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呂頤浩辭免恩命不允詔

朕惟有不世之畧然後足以成不世之功有非常之才然後足以濟非常之用卿邁往之氣絕人之資澤在生民勲在王室茲已試之效也故去國未幾靡人不懷迺者申敕使輶趨朝行闕名見便坐博詢嘉猷忠誠慷慨議論明辨茲用延登亞保之位復畀冢司之權卿不聞

孟子之言乎如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誰蓋古人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今日之勢非卿孰安卿其慨然為朕力圖所以興復者茲卿自許而亦朕之所期于卿者也區區小廉以待常士而已豈足為卿道哉所請宜不允

呂頤浩辭免少保恩命不允詔

朕惟成周六卿之官冢宰為之長所謂公孤則以六卿有道德者為之故曰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三孤貳公弘化君奭曰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是也本朝自祖宗以來輔相亦多兼此宮神祖以司徒命韓琦

括宗以司空命呂公著最為近例卿有大功于社稷再冠冢司朕之責成于卿固非他相之比况召自袞鉞入居廟堂擢升亞保之聯古今皆有明據袞禮非遇卿何辭焉所請宜不允

呂頤浩除左僕射再辭免恩命不允詔

君不借材于異代所資一世之豪英天將降任于是人必副千鈞之期會朕以卿國之鎮瑞人所憚蒙更中外之百為挺險夷之一節博稽輿論升冠冢司陞九級而上庶方觀威重月三日而成魄雞徇謙光勉圖厥成毋

廢朕命

新除利州觀察使孔彥舟辭免恩命不允詔
乃者湖湘之會漫為豺虺之區以爾出力提兵忘身徇
國既掃除于醜類仍綏拊于齊民坐令千里之間無復
一夫之警乃進庶車之秩榮分方面之權勲閎具宜輿
情咸允往圖忠報無事固辭所請宜不允

新差充荆湖南路馬步軍副總管孔彥舟辭免利

州觀察使恩命不允詔

朕垂醜賞以待四海之功臣披誠心以用一時之人傑

卿材能銳甚忠義凜然力除僭叛之姦坐撫荒餘之俗
湖山不擾耕稼相望乃進陟于庶車用增崇于藩屏胡
屢形于控遜殊不體于眷懷往服厥官毋稽朕命所請
依前降詔書不允仍令卿將寔有功將佐官兵依前降
指揮同共開具等第職次姓名疾速保明聞奏故茲詔
示想宜知悉春暄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浮溪集卷十四

宋

汪

藻

撰

內制

、觀文殿大學士宣奉大夫朱勝非奏受告新差江
州路安撫大使知江州乞就近別行差官不允詔
朕歲有邊虞日修戎備念振先勣于殊俗莫如舊弼之
英材爰方鎮于三分庶折衝于萬里矧伊濫浦寔控上
游豈無他人徒得卿重謂抗旌而就道即交印以臨軍
乃騰遜避之章殊失倚毘之意惟賢者同民之憂樂惟

大臣繫國之安危。況自鄂以趨江，可朝發而夕至，無失機會。勤吾顧憂，所請宜不允。仍依已降指揮，疾速前去之任。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冬寒，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新除參知政事李回辭免恩命不允詔

朕惟天下之事一日二日萬幾不植則僵不修則壞況今中外岌々干戈未寧疆宇未復可終食之間輟而不圖哉卿早躋禁塗蔚為舊德世故精練審而有謀本兵幾年綱目咸理是用輟從右府擢貳中台庶藉老成之人同紓今日之急乃抗章來上豈朕所望哉卿其趨攬事樞思所以康濟躋難者分陰可惜勿復重陳所請宜不允

新除同知樞密院事李回辭免恩命不允詔

朕惟國家傾危屯否未有甚于此時者也非得天下人豪策慮出乎拘攣之外者不足以輔成中興之功以卿有常世之材邃古人之學詳練周密為時者明故聞千里之造朝寢食不忘于虛佇擢寘樞機之地共圖龜鼎之安卿而不能尚誰可者勉服朕命毋庸固辭所請宜

不允

新除起復鎮潼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充醴泉觀使孟忠厚辭免恩命乞許終喪制不允詔

朕以卿材猷通敏識度邃深無忌于憂患必同未嘗有已野王以器能自進不專為恩比緣長樂之哀追念渭陽之後頌朕徽數奪卿至情顧勲賢之竝隆于恩禮以非遇抗章而避何志之謙所請宜不允

寧武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新除淮南路宣撫使劉光世辭免恩命不允詔

朕惟淮右失平居民無蓋既塵氛之稍輯當耕戰之兼修卿為國折衝寔民司命社稷已資于忠力山川咸震于威名仍重使權俾營軍寔及國家之閒暇收農畝之荒餘率衆踰江分屯力穡昔充國留田于漢鄒坐制先零重華給耒于唐軍卒全振武可令長算有愧前人其趨奉于詔除毋或差于機會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春暄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新除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王絢辭免恩命不允詔

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書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
惟新蓋老成舊人之于國家其重如此朕以卿有精深
之學通濟之才出入周旋在庭最久茲因誠懇亟解繁
機故加卿以秘殿之資處卿以中都之館留陪經幄不
使去朝茲大臣出處之殊榮而朕待卿之至意也採之
輿論咸謂得宜援例力辭卿言徒費所請宜不允

王綯為從弟投拜金人自劾不允詔

昔羊舌坐誅靡連叔向王敦稔惡猶赦茂弘蓋古者君
臣相與于腹心之間未嘗以兄弟輒投于形迹之地卿

秉德陪朕二年于茲險阻艱難備宣忠力豈容纖介及
我老成况網之于卿本非同產雖虧臣節了不相關卿
何嫌何疑而求去位乎卿其勉服厥官思所以弼朕者
抗章自劾非所望于斷金也

新除起復依前檢校少保光山軍節度使知大宗
正事士儻辭免恩命不允詔

朕惟卿資宗室之英擁將旄之重俾統盟于庶族用藩
屏于行朝庶藉本支之彊永圖龜鼎之固雖中外屬阽
危之會而戚休惟同姓之均盍體詔恩即祇官守懇辭

之語朕未欲聞

新除觀文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范宗尹辭
免恩命不允詔

朕委政于卿逮茲暮歲吁俞帷幄弘益居多比緣人言
釋位而去懇請屢上挽留莫從書殿隆名蓋褒舊弼國
家常典何足固辭所請宜不允

新除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任便居住
張守辭免恩命不允詔

卿奮于周行以誠輔朕飭躬寡過持論正平始終二年

朕所眷禮方賴弘益浩然求歸挽留莫從良鬱予抱升
華秘殿姑示異恩式寵爾行毋煩遜避所請宜不允

温州觀察使王瓌辭免復兩官恩命不允詔

卿頃將去病之軍嘗坐孟明之青稍鑄勇爵久掛刑書
既屢奮于徂征當悉除于宿負還卿舊著示朕至恩庶
寬左袵之憂用捄東隅之失往祇承命勿復固辭所請
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冬寒卿比平安好遣書指
不多及

資政殿學士權知三省樞密院事李邴乞閒慢差

遣不允詔

朕方排難而解紛未暇宅中而圖治乃眷重江之阻寔宜慈壺之居爰輟輔臣徃司行省以卿負古人之學有當世之才比擢預于政機坐收還于威柄詳觀底蘊尤具典刑茲權中外之宜寔付安危之計是謂分陝咸謂得人奚未踰于至懷尚力辭于成命徃圖經濟用釋顧憂

新除江南東路安撫大使兼知壽春府滁濠廬和州無為軍宣撫使葉夢得辭免恩命不允詔

朕惟多事以來厥民塗炭大軍之後所至荆榛日求綏馭之良庶復纂承之舊惟大江襟帶之會寔前古國都之餘地閔安危勢控南北豈獨賴兵民之鎮蓋將期農戰之修非吾耆舊之英孰任倚毘之大爰頒優詔用畀劇權謂與人而同憂必不日而引道乃形遜牘殊弗眷懷其趨届于提封以毋勤于軫慮所請宜不允仍不得再有陳請諸處不許收接文字日下前去之任故茲詔示想宜知悉秋冷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參知政事謝克家乞外任宮觀不允詔

朕惟卿直諫多聞于國家有益方艱難之際將每事咨
焉而屢以微疴慨然求去非朕意也方春和豫輔養其
時勉為朕留勿思閒適所請宜不允

新除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謝克家辭
免恩命不允詔

卿以剛明之材行精詣之學以卓至之論啓淵深之謀
矧嘗率先羣臣見朕初載有房琯之辯宋昌之忠茲升
廟堂相與圖治曾未數月決然請辭朕雖貪夫老成之
留而閔以官職為累升華秘殿庸示至恩胡為抗章貶

損殊甚卿而不可尚誰可哉式煥爾行毋虛朕意所請
宜不允

兵部尚書謝克家辭免恩命不允詔

朕遭時多故燭理未明肆求已試之材共振中興之業
以卿清名垂世雅望在人茲祇召以趨朝見敏誠于懋
國擢居常伯姑示優恩奚固執于冲懷未即膺于成命
所請宜不允

新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富直柔辭免恩
命不允詔

朕惟慶厯宗臣馳單車入不測之敵以片言成萬世之功相吾三宗如古伊呂朕慨然懷其人而不及見也以卿高明渾厚德頗似之故擢之衆人之中付以臺諫之職果能從容議論動中事幾乃躋宥密之庭將賴維持之力庶使紀綱一振威令四馳坐臻宗社之安復見君臣之盛豈不濟卿奕世之美而成朕知人之明乎陳義固辭良非所望所請宜不允

杜充同知樞密院事辭免恩命不允詔

朕惟今日之事在于審觀機會先立規模度吾足以勝

彼與吾足以守此者而已以卿資兼智勇識洞古今茲予付爾以本兵之任此孟子所謂國人皆曰賢然後命者也豈朕私意哉奚乃累章過形控避朕言不再勿復重陳

復觀文殿學士知潭州吳敏乞辭免恩命不允詔朕惟湖湘之會紛擾數年耕稼之區榛荒千里思得魁柄之舊倚如長城之堅以卿宇量恢宏材猷英發蚤參帷幄之論具有搢紳之瞻乃遣使輶特頒詔檢庶此遐方之獎隱然賢弼之臨引手以摩知生之樂胡遽形于

遜避殊未體于眷懷念方急于淮揚徒得君重當俯同
于去病無以家為勉疾而驅欽承朕命所請宜不允限
指揮到日疾速前去之任故茲詔示想宜知悉秋涼卿
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仲琮乞罷宗正司不允詔

卿以老成為宗室祭酒貼危之際所賴維城有何嫌疑
而遽求去露章來上良用憮然所乞宜不允

辛企宗乞免秦鳳路經畧安撫使不允詔

朕念秦中之彊弱常為天下之重輕故擇能臣往圖長

奠以卿挺雄剛之質秉忠義之心世服戎昭習知邊瑣
威名之烈閔隴信之茲厯選于在廷俾綏懷于一道義
無反汗當即辦嚴抗牘以辭豈予所望

新除吏部侍郎高衛辭免恩命不允詔

朕以卿為時名卿如古者俊當震風凌雨之暴未嘗或
辭于錯節盤根之間靡所不試比還表著良副眷懷處
以天官之除將資辰告之益茲卿舊物奚用固辭

新除吏部侍郎黎確辭免恩命不允詔

朕惟天官之任人物所宗以撥煩剗劇之材而行激濁

揚清之政號稱茲職古難其人以卿學術精深行能高妙周旋諫省綿厯歲時知無不言言皆有補乃付銓衡之寄寔為表著之光公論翕然謙辭遇矣

新除禮部侍郎李正民辭免恩命改授一閒慢職局不允詔

朕惟典禮之在有司非人莫濟秩宗之于省戶其遜甚高卿辯博多聞剛明不撓踐揚滋久譽望益隆眷惟千古之彌文宜付一時之俊彥故從劇部移寘清曹朕擇地以處卿可謂優矣卿抗章而辭朕何其過哉

新除戶部侍郎季陵辭免恩命不允詔

朕惟周官以司徒致天下之財而冢宰均節之其權可謂重矣後世惟鹽鐵領于丞相而出納之要寔總地官自軍興以來調度百出則戶部蓋兼蕭何劉晏之任廼者官缺類難其人以卿詳練精明神無滯用通于世務所至可稱悉付利權僉言惟允亟供爾職何以辭為

新除吏部侍郎李正民辭免恩命不允詔

朕惟孔子之門雖文學政事別為二科然西漢名臣列于九卿者未嘗不以儒術飭吏事也卿文章爾雅直諒

多聞獻納之餘敏于從政乃擢天官之貳俾專銓錄之
權命出惟行毋煩遜避所請宜不允

起復中散大夫試尚書戶部侍郎兼權御營使司
參贊軍事李迨乞持餘服不允詔

朕屬艱難之運須濟辦之才不究利源孰資軍寔以卿
通明無壅更練已多茲升禁近之朕俾貳劇煩之部當
趨邦國之急暫輟家庭之憂勉服攸司毋庸有請

○新除吏部侍郎綦密禮辭免恩命不允詔

朕惟天官之職人物綜焉南渡以來法隳吏弛思得能

者以振頽綱卿識照幾先才周世用見聞殫洽知祖宗
沿革之宜學問精深得師友淵源之正比借才于銓筮
果騰譽于簪紳灼見所長就加茲命舉直錯枉佇成平
允之功辭尊居卑宜畧謙冲之禮

新除徽猷閣直學士知漳州綦密禮辭免恩命不
允詔

朕惟卿有裴馬之才高崔之學徧儀禁路蔚有能勳茲
求便私殊惜而去西清之秩惟以寵行往重郡符何辭
之有

浮溪集卷十五

宋

汪

藻

撰

內制

梁丞相辭免恩命不允批答

昔在舜禹舉賢自輔非臯孰庸非益孰贊然未嘗與民
道其所以當為相之意而民自孚焉蓋至于商周然後
弼曰帝賚佐曰天生以神其事而播之于衆雖濟川補
袞功光前人而四代之風于斯別矣卿學優聖域才冠
倫魁質諸卜筮而不疑編諸方冊而無愧問朝問野人

皆曰今賢茲召卿來歸朕見之曰此予輔民間之曰此吾相尚何待疏霖雨之命賦清風之章而後能鼓動于中外也哉而卿尚美謙光未服厥位則是上未能體朕之意未下能副民之情恐非朕與斯民所以望于卿也夫倭偃而共命者辭遜之末節宥密而基命者弼亮之遠圖渙號已孚控辭勿再

。王丞相辭免恩命不允批答

朕觀于易至恒之象

案原本因避宋真宗諱凡恒字皆作常今遇引用經史語悉更正

曰君子以立不易方夫恒之六爻惟九二悔亡者以其

能久中也蓋九陽德二臣位秉堅純之德處通顯之位而能久中道則何有悔哉在真宗時則有若王曾確守勁節徧更重任而至誠無息故能輔政之久到今稱焉此殆有得于恒九二之義也卿以諒友端朝之望雋明康世之才自代綸言預機政以至為相于茲十載而事朕蓋猶一日朕方照臨百辟灼見乃心茲用冠于宰廷益資遠業而卿迺未即祇命尚爾控辭夫遜于稷契皋陶蓋重亮于舜采然猶若散闕宮楫亦均廸于文彞其懋經綸勿復有請

辛企宗辭免御營使司都統制不允批答
朕以卿忠義沈雄得其家法為予敵愾所向有功茲升
統督之權將責扞防之事懇辭之語豈朕欲聞

賜士儂辭免宗司不允批答

朕嘉周詩常棣之華念漢室葭莩之弱欲司屬籍當得
宗英既加委任之專應有褒崇之渥乃錫綠綈之詔俾
乘夏篆之車理亦宜之人誰議者固守謙冲之志豈昭
敦睦之誠

賜士儂辭免檢校少保不允批答

朕以卿宗室儀型之老閱天下義理之形乃升執帛之
聯式重維城之寄胡為難進每欲固辭當勉拜于思書
毋再形于遜牘

文武百僚宰臣范宗尹等上表乞遵隆祐皇太后
遺誥服朞允批答

朕惟隆祐皇太后體柔明之德履屯否之期擁佑朕躬
厥恩甚大昊天不弔奄棄宮闈追攀無從欲厚之報雖
喪與其易也寧戚固合從隆然禮稱情謂之節文又當
知變封章來上有槩予心勉奉遺音茹哀何極所請宜

允

文武百僚范宗尹等上表請皇帝聽政不允批答
朕聞哀所貴者稱情喪不容于二事此先王制禮以厚
人倫而自天子達者也迺者東朝棄養朕念夫保佑之
恩歆極其報禮顧有制而不得為者方用怵惕靡寧于
心豈有儼然在喪服之中而可以輒治他務者乎當宁
而躬萬幾之煩非惟不安蓋亦未暇所請宜不允

文武百僚宰臣范宗尹等再上表請皇帝聽政允
批答

朕自罹東朝之憂不能食事者數日庶以有餘之哀補
其不足之禮而卿等屢以四方未靖萬幾不可久曠為
言朕亦安敢背先王制禮之意而失俯就跂及之中乎
所請宜允

范宗尹辭免右僕射不允批答

朕履國家之否運思得天下之奇材以卿粵從布衣早
有人望屢擊樞臣于方用未嘗奸利以微名每陳治道
之可行無不會文而切理洎擢參于大政尤灼見于所
存一意盡公羣倫皆理乃付巨川之濟用符巖石之瞻

制誥一頒搢紳相慶佇卿行志知國有人謂當承命以周旋猶復抗章而遜避惟此舉而國無陋矣今何時而卿辭位乎勉究良圖毋庸再請

新除通議大夫守尚書右僕射范宗尹再上表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

朕惟治亂兩途未有不由于用相君臣一德相逢鮮值于同時卿識邃而才全謀深而器遠學古人之至要言天下之大公簡于朕心非止今日故擢司風憲升預政機將觀所長不次而用而卿性資天至議論日新言其

重厚則如倚太山而坐中原語其疏通則若駕輕車而就熟路乃布大號任之不疑卿當圖羣策以兼收念寸陰之可惜立規模于素寔應機會于方來輔成再造之基同享無疆之福此則盡卿致主之術而成朕知人之明也亟上封章百辭奚益

新除少保尚書左僕射呂頤浩上表辭免恩命不允批答

朕惟漢唐中興莫盛于宣帝明皇之時而魏相姚崇為之佐是二人者皆以廟堂不世之才應天下無窮之變

用能易亂為治即危為安勲業巍然照映今古朕甚慕之迺者國家蓋多故矣朕念蹶蹶拘攣者不足以圖今日之事思得英偉大度之士幹旋于談笑之間庶幾折衝解紛無愧前哲卿宏博彊敏出于天資粵從外遷甫期歲耳而人無小大皆有裏言乃登元宰之司仍進貳公之秩茲寔慰中外之望而非朕私卿也古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豈不可為而當止之時耶其勉修良規濟朕鴻業控避之禮毋庸再三

王絢第一表辭免參知政事不允批答

朕遭時多艱涉道尚淺緬懷鴻業未知圖濟之方思得真賢庶任仰成之責以卿學兼今古節貫險夷徧歷禁塗通知世務惟此延登之亟出于試可之詳僉曰汝諧何辭之有

王絢第二表不允批答

朕惟有邦圖治之難嘉前古得人之盛乘變故搶攘之後求剛明篤寔之材以卿夙擅儒宗蔚為國器徧儀臺省積有歲時亟升廊廟之班寔賴股肱之力茲為僉允非朕爾私謂當勉彊以赴功奚乃頻煩而稽命

杜充第二表辭免同知樞密院不允批答

朕遭世多艱臨川望濟求賢靡獲當饋興嗟以卿負天下之奇才明古人之大畧兩京之績四海所聞茲擢預于幾微庶稍寬于憂顧朕志定于召卿之始卿謀期于弼朕之成衆論皆然屢辭奚益

新除參知政事李回上表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
批答

朕錄德而定位量能而授官自一命以上必審稽功寔未嘗以名器假人也况從容帷幄與朕日圖天下之事

者乎卿學道淵源世習臺閣預政未幾赫然有聞擢諸樞機之廷付以丞弼之任惟九德咸事既灼知之已詳雖三命滋恭豈牢辭之可免趨體朕意毋虛厥官

新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富直柔上表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

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朕照臨百官蓋率此道以卿天資警敏洞達古今負剛明之才操卓至之論從容獻替有益于時自升臺諫之聯既閱歲時之久朕于卿志可謂灼知卿為朕庸固已素定豈于今日

乃復可辭往即厥官無煩辭費

文武百僚宰臣范宗尹等上表請皇帝御殿不允
批答

傳曰喪事欲其縱之爾故騷之爾則野所以辟不懷也
朕既不能遂服以畢期年之哀顧總閱旬日即負扆以
見羣臣而忘親息之報天下其謂朕何便座疇咨治固
無壅必御正宁誠非所安

新除同知樞密院事富直柔上表辭免恩命不允
斷來章批答

朕惟人君知其臣之可庸故委以心而不貳人臣知其
君之可輔故極其用而不辭此先主任武侯而張良從
高祖皆終其身而不去者也卿自居臺諫之聯朕已有
用卿之意况今預政滋久結知益深乃于序遷之命而
諄以辭乎卿其畢精籌維圖所以報國者庶退小禮
夫奚足為

新除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王絢上
表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

朕于羣臣無所不用其至亦無所不用其恩蓋有取于

孟子手足腹心之意况卿奉事惟幄歷年于茲直諒多聞仰成非一以禮進退雍容可觀疏息雖隆是謂宜稱與其屢形遜牘伸冲素之懷孰若體朕誠心服休嘉之命

周望第一表辭免簽書樞密院事不允批答

朕惟天下之事常患于能者不使為而為者非其人故自艱難以來寤寐豪傑幾于一遇其真以卿有功名之心兼文武之器自予初載徧歷險夷師勝來歸國人屬目乃從輿望擢真機庭謂即慨然協圖康濟抗章牢避

豈朕意哉

周望第二表辭免不允批答

朕惟明君越資而用雋所以致天下之材志士愛日而就功所以趨國家之急以卿清剛有守明銳敢為予于旬日之間任爾以本兵之重卿而不用尚欲何求胡抗奏以力辭既喻懷而復請毋堅所執勉副朕知

滕康辭免樞密院事不允仍斷來章

批答

朕惟古者扶危持顛之世必有任重致遠之臣天為時

生國因人定比講戍屯之策暫分臺省之權資碩輔之
經綸扈慈闈之跋履求之至矣今乃得卿謂聞命以辦
嚴反辭榮而繼請勉遵朕指勿復有言

劉珣辭免吏部尚書不允批答

朕以卿有老成之風精人物之鑒典司銓部繇歷歲時
檢柅吏姦衣冠所賴進居其長孰曰不宜方期勉卒于
前功胡乃力辭于新命往祇厥職副朕仰成

賈讜辭免寶文閣直學士不允批答

朕以卿性資明銳風力敏強厥望在人以憂去位惟朝

廷之治方嘆于才難則門內之思宜從于義奪趨膺成
命勿復牢辭

劉錫辭免熙河路安撫使不允批答

朕以卿屢稟廟謨習知邊鎖方時多故未寬西顧之憂
藉爾一行特付中樞之任茲為優眷倚俟壯猷何為固
辭殊弗予聽

新除檢校少保定江昭慶軍節度使依前神武右
軍都統制張俊上表辭免恩命不允批答

卿以整暇提軍以忠勞衛國逢時艱棘屢立戰功既外

禦于寇戎亦內銷于姦宄茲還表著彌尚撓謙乃申帶
礪之盟益重腹心之寄義無反汗何以辭為

檢校少保定江昭慶軍節度使張俊再上表辭免
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

朕披荆棘以立朝廷聽鼓聲而思將帥賞無妄予輕重
眡功以卿閎闊屢聞措紳有紀乃頒異數用示至公胡
為執謙久而未拜往祇朕命勿復重陳

新除起復檢校少師武成感德軍節度使韓世忠
上表辭免恩命不允批答

朕惟寇入中原憑陵不忌而吾將士曳兵棄甲習以成
風斬將奪旗未之或見每懷及此朕甚恥之卿秉忠誼
之心厲梟雄之氣屯兵要害邀擊其歸大振軍威殺傷
過當殊方震疊知國有人師勝來歸措紳屬目凱歌大
獻宗社安榮卿而不褒尚歆誰賞雖恥論功伐卿能師
馮異之謙而有功見知朕安可廢文王之信往祇新命
勿復固辭

新除起復檢校少師武成感德軍節度使韓世忠
上第二表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

朕聞古人于將師有功者聽鼓鼙而思指帶礪而誓或
銘之鐘或載之旂常非欲寵私其人所以令天下而使
人知勸也卿為王敵愾斬敵陷堅立志梟豪策勲奇偉
乃頒異數以告諸朝卿而力辭義則高矣以此示後人
將謂之何其聽朕言勉膺成命勿使國家有吝賞之名
而蹈印刑不予之戒也

鎮潼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孟忠厚上表辭免
恩命不允批答

朕惟衮鉞之班寔兼文武之任累聖除授必求其人卿

既東朝之近親復有搢紳之秀譽爰攷輿論錫之贊書
胡為謙冲屢以情論成命已出豈容復回

鎮潼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孟忠厚再上表辭
免恩命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傳曰親不失其為親故不失其為故卿昭慈近屬才行
有聞艱難之時事朕初載可謂親且故矣視儀三司誰
曰不宜渙號已孚百辭奚益

文武百僚宰臣范宗尹等再上表請皇帝御正殿
不允批答

朕嗣守洪業五年于茲其在危疑之中所以扶持而全
安之者繫太母之力日冀光復駕旋舊京正東朝之儀
極天下之養而慈訓中奪煢然無依茲朕用摧割于中
而悼其志之弗遂也今甫終易月之制耳乃欲釋哀御
朝遽見百辟雖有彛章可攷豈朕所忍哉所請宜不允
文武百僚宰臣范宗尹等三上表請皇帝御正殿
允批答

朕惟先王之于喪紀因親疎隆殺之宜而制為之極行
道之人皆弗忍也今慈訓日遠與其追不及之養而致

無窮之哀孰若安宗社奉遺言而存天子之孝哉羣公
之請至于再三敢徇至情以隳彛制所請宜允

新除起復檢校少師武成感德軍節度使韓世忠
上第二表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口宣

卿于國盡忠以功受賞屢形遜避殊弗眷懷命出惟行
勿庸再請

韓世忠告敕口宣

卿振旅還朝執俘告社厥有疇庸之典是為希世之恩
往服寵褒益圖忠報

同知樞密院事李回批答口宣

卿五年去國千里造朝乃升樞筦之司將付腹心之寄
往祇新命勿復固辭

撫問韓世忠口宣

卿肅提精銳親冒險艱力輸敵愾之忠坐致執俘之衆
宜加恩撫用示眷懷

新除少保尚書左僕射呂頤浩上表辭免恩命不
允口宣

卿入造行朝廷登元宰豈特播紳之願寔為宗社之休

往服攸司毋稽朕命

撫問呂頤浩等口宣

卿等分國顧憂暴師遐外方屬炎熇之候有勞綏馭之
懷特遣信臣往宣至意

賜呂頤浩銀合茶藥并撫問一行將佐軍兵等口
宣

卿等肅提有衆躬討不庭當冰霰之蕭辰涉江湖之遠
道特馳摯御往示湛恩

范宗尹辭免右僕射恩命不允口宣

卿比符輿望進陟冢司方觀遠大之規模用濟艱危之機會已揚渙號難徇撓謙

新除通議大夫守尚書右僕射范宗尹再上表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口宣

卿比緣才望入秉事樞安危由此以坐分中外翕然而相慶趨圖成效勿復固辭

新除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王絢上表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口宣

卿力辭機要願即安閒乃疏尤異之恩用示老成之眷

亟膺茲渥無事于辭

新除參知政事李回上表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口宣

卿受天英氣為國老成比膺籲俊之除屢貢辭尊之懇往祇懋渥難徇冲懷

新除同知樞密院事富直柔上表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口宣

卿雖奉詔除未離機省乃布由衷之懇願還渙汗之恩成命已頒忱辭祇費

滕康辭免樞同知三省事不允口宣

卿總提臺省遠去朝廷顧委任之非輕豈巽辭之可免
往思長筭協濟危機

韓世忠辭免恩命不允口宣

朕以卿有功來歸邦國同慶賞維甚渥人則宜之成命
已頒豈容反汗

新除起復檢校少師武成感德軍節度使韓世忠
上表辭免恩命不允口宣

卿執俘獻社祇召還朝乃頒國賞之醲用表戎昭之果

褒揚非遇遜避奚為

撫問劉光世等口宣

卿等總提貔虎控扼襟喉茲適屆于嚴凝當不無于暴
露勉殫忠力用副倚畀

檢校少保定江昭慶軍節度使張俊再上表辭免
恩命不允斷來章口宣

卿屢立戰功宜加勇爵爰頒渥惠用獎忠精亟體眷懷
毋煩遜避

撫問張俊口宣

提兵伐叛為國除姦逆驅方警于前茅迅掃遂成于破
竹特馳信使往布殊恩

撫問王瓌一行將佐仍賜犒設口宣

卿等身更累戰力勦羣凶當鬱蒸炎煥之辰有暴露夷
傷之苦爰頒厚錫以示殊褒往究前功毋忘至意

撫問韓世忠等一行軍兵將佐口宣

卿等遠從江介祇護沁園惟道里之阻脩有風寒之匿
薄宜加慰撫用示眷懷

鎮潼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孟忠厚上表辭免

恩命不允口宣

卿比用懿親特加徽數允協褒崇之典乃興謙挹之懷
往即厥官毋稽朕命

孟忠厚辭免恩命不允來章口宣

卿奪服倚廬視儀揆路雖忱辭之屢罄固渙號之難回
其服殊榮以昭厚報

閤門賜孟忠厚告口宣

朕永懷慈壺追錄外家乃升肺腑之賢進視機衡之秩
往服贊書之寵永為慶閱之光今賜卿告想宜知悉

賜呂頤浩茶藥口宣

卿遠拏舟楫來覲闕庭復瞻元老之儀刑嘉與羣工而
慰喜乃因迎勞申錫珍芳其疾而驅以承予睠

撫問呂頤浩王瓌楊惟忠并賜銀合茶藥口宣

卿躬率軍鋒志清江介賊勢既窮于不戰王靈遂暢于
無垠宜錫珍芳用昭眷獎

撫問呂頤浩朱勝非并賜銀合茶藥口宣

卿頃護諸將肆征不庭爰迅決于天誅遂肅清于江介
錫以珍芳之劑昭吾眷禮之誠今差某官傳宣撫問并

賜卿銀合茶藥想宜知悉

浮溪集卷十五

浮溪集卷十六

宋

汪

藻

撰

內制

左武大夫成州刺史京畿提刑兼權京城副留守
趙倫武德大夫忠州刺史京西南路提刑權知唐
州胡安中獎諭敕書

敕趙倫唐州境內措置保守一方軍民安堵及道路梗
阻之際差人遠赴行在奏報金人動息備見忠勤事爾
肅提有衆退保一方當橫流奔潰之時抱孤立激昂之

志扞防凶慝綏靖荒餘忘道路之險艱想朝廷于悠遠
乃錫命書之寵亟躋朝著之崇緬想忠誠惟深嘉歎故
茲獎諭想宜知悉春暄汝等各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
武功大夫榮州團練使知郢州曹成武功大夫貴
州團練使知復州李宏并一行人兵獎諭敕書
敕曹成并一行人兵爾等昨遭戎馬之亂離親帥國人
之豪傑家雖罹禍義不受汙冒兵祿以直前慕王靈而
力戰旋投帥幕假守山城既定荒餘之區恥從專輒之
命遠騰奏牘自拔歸朝載惟多故之時能盡事君之義

宜加顯秩并錫真符俾乃撫于州民得上通于王所往
提有衆各堅忠義之心毋使此方遂作華離之域款誠
備見嘉歎不忘故茲獎諭想宜知悉春暄汝等各比好
否遣書指不多及

李齊一行軍兵等獎諭敕書

敕李齊^并一行軍兵^并等朕惟海岳之區久服侵臨之毒
王靈靡及戎德無厭爾等合閭里之諸豪冒干戈而力
戰其行莫遏所向有功遂摧席勝之凶頗獲提封之舊
爰加勇爵用表軍鋒俟登井賦之輿圖其上師徒之閱

閱緬聞忠烈良用歎嘉除李齊先次給告授武翼郎閤門宣贊舍人外一行軍兵候收復到郡州具功績申尚書省取旨褒擢故茲獎諭想宜知悉春暄汝等各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

知信州李尚行等獎諭敕書

敕李尚行等省所狀申據宣撫處置使司前軍統制軍馬帳前使臣孫德狀專差前來信州等上饒縣取本司參議王以寧所寄官告物帛等其本州未敢便行給付更合取自朝廷指揮施行事昨遭時艱靡吝爵賞懼申

覆或差于機會故出征多付于便宜豫錫贊書俾專除命逮循常之既久與擅爵以無殊每念其非未知所革爾等居官詳練臨事敏明能上牋于朝廷知不輕于名器屬觀敷奏良用歎嘉今信州將上件告等盡數申納尚書省故茲獎諭想宜知悉春暄汝等各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

拱衛大夫成州團練使權荆湖東路副總管馬友并一行官兵等獎諭敕書

敕馬友并一行官兵等比者劇盜凭陵遐方震擾汝等

忠能徇國勇不顧身帥名義以直前拚凶徒而鏖擊國
威大振賊黨幾殲覽書備見于忠勤當守不忘于嘉歎
除馬友特與補正拱衛大夫成州團練使差權荆湖東
路副總管候擒獲孔彥舟與正差其一行官兵仍令馬
友先次開具寔立功人申本路安撫司保明聞奏當議
優異推恩故茲獎諭想宜知悉秋熟汝等各比好否遣
書指不多及

從義郎張琪等獎諭敕書

朕惟敵暴中原民亡本業慨然西顧寢饋不寧爾等奮

哀鄉社之豪圖復土疆之舊歸吾方伯願備行間忠義
可觀歎嘉何已

漢陽軍荆湖東路招撫使馬友獎諭敕書

敕馬友省所奏進奉天申節功德疏并銀五百兩事具
悉卿當艱難之時膺遐外之寄兵革充斥道塗阻脩乃
記誕彌之辰具輸方貢之物載于忠寔獨冠等夷知憂
顧之可紓覽奏陳而興歎故茲獎諭想宜知悉秋熟汝
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

武義大夫忠州刺史閣門宣贊舍人襄陽府鄧隨

郢州鎮撫使桑仲獎諭敕書

敕桑仲朕惟邊圉不寧中原失馭凡王靈之靡及皆寇虐以顯行汝盡節朝廷有功江漢見姦人之專殺用國法以成禽坐使羣方肅然知畏剡章來上良用歎嘉故茲獎諭想宜知悉秋冷汝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

趙公謹獎諭敕書

敕趙公謹等省撫州狀契勘本州據管下金谿縣申為饒州信州界內有事魔賊徒王九十二殺人放火去本縣界甚近州司差撥巡尉等前去把隘據知金谿縣統

傾把隘所郭玠等申魔賊侵犯金谿縣即時統率弓兵聞敵殺獲賊級等事迺者妖眚亂常干紀一方騷動民不奠居爾等冒險直前以誠許國提軍力戰反賊伏辜道路清平城郭安堵既備知于忠誼顧何愛于寵褒詳覽奏陳惟深嘉歎其弓兵等仍仰本州量功力等第特行犒設一次故茲獎諭想宜知悉秋冷汝等各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

青州劉洪道獎諭敕書

朕惟全齊沃衍之區遭強寇憑陵之毒連城莫守毀節

相望卿挺志孤堅奮身忠勇以闔境凋殘之後于橫流
奔沸之中哀集兵民指揮將帥揜羣兇而鏖擊抹一路
于帖危將乘其鋒悉復諸舊載披來奏深用嘆嘉

戒諭劉洪道敕書

爾履百戰之軍鋒保一方之生齒迄臻寧謐備見忠勤
然方面之權豈容或二軍●中之令尤在至公必洽輿情
方收羣力儻習因循之弊坐乖綏馭之方無以禦戎便
成誤國其翫倚毗之意無從牽制之私

戒諭李逵宮儀張成等敕書

敕李逵等朕惟彊寇憑陵山東震擾保此數州之地皆
而諸將之功雖在艱難頗寬憂顧今還洪道制置之節
付宮儀濟南之符并召閩臯來朝行在率掄材而顯用
非因事而有他爾等夙著忠誠各膺委任宜互傾于肺
腑以同獎于朝廷速底成功是為報國

京畿京西湖北淮南路諸州軍撫諭敕書

敕開封府等官吏軍民朕惟中原耕稼之區遭彊寇侵
陵之毒百城相望無復炊煙三壤雖存鞠為茂草每興
言而及此輒回首以愴然使民喪亂以無歸皆朕菲涼

之所致幸昊穹之悔禍偶邊鄙之息肩顧乖離蕩析之餘宜還定拊循之急故令方伯就布詔恩爾其免率族姻歸安閭里庠錢鎛而觀銍艾雖未能卽及于周詩賣刀劍而買犢牛庶或可漸成于漢俗亟臻寧謐用副焦勞故茲撫諭想宜知悉夏熟汝等各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

麟府等州撫諭敕書

朕惟中原倣擾並塞繹騷古稱河外之區世作朝廷之屏維拜戎之不暇終固圉以無他繫兵民竭力于保邦

亦官吏有謀而綏衆尚殫忠蓋無負顧憂

范温等撫諭招收敕書

敕范温等省所奏今來京東路登萊等州似温等諸頭項忠義之人不少緣未知車駕駐蹕息耗未肯前來伏望給降海行撫諭付温等招收併力勦金人事具悉朕昨遭左社之侵頗失中原之馭凡承平之故俗皆隔絕于殊邦按圖以思當饋而歎茲暫留于越嶠悵尤闕于齊封乃聞英豪多率徒旅堅塢壁以自守冒干戈而直前懷祖宗涵養之休恥讐敵服從之醜嘉汝能爾為之

慨然爰頒惻怛之書用示綏懷之意其懋合并之力以圖興復之期趨掃邊塵永同文軌故茲示諭想宜知悉秋涼汝等各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

南平王李乾德嗣子陽煥弔祭敕書

卿貌居要服夙慕華風方嗣守于世封願入輸于方貢載惟誠款良用款嘉

賜大食國敕書

敕大食國王姓名汝分藩遐服率職中原比緣兵祲之交致阻詔函之達緬惟恭順兼受福祥茲臨風露之辰

益慎寢饗之節賜汝某物至可領也

河南府官吏軍民撫諭敕書

朕惟澗瀍之墟陵寢所鎮隔絕多事侵尋累年慨然永懷憂或忘食汝等固守巖邑盡誠本朝屢收鏖戰之功頗獲款降之衆忠勇如此嘆嘉久之尚益謹于折衝俾少寬于軫慮爰因來使申諭至懷

鎮潼軍官吏軍民道士僧尼耆壽等示諭敕書

朕以孟忠厚太母近親中朝雋望蚤參華于法從旋疏渥于齋壇比緣慈壺之頌欲厚外家之報相攸吉壤庸

示湛恩乃升槐鼎之聯移鎮河山之會想汝提封之衆
知吾懿戚之臨將芘其休溥同茲慶今特授孟忠厚起
復鎮潼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充醴泉觀使進封東海
郡開國侯加食邑五百戶食寔封二百戶故茲示諭想
宜知悉

潭州官吏軍民等撫恤敕書

朕惟強寇憑陵東南震擾長驅騎塹奄及湘城方薄壘
以來攻至淹辰而靡息爾等明于分義屬此艱危雖巧
讒之百端終堅持于壹意逮金湯之失守猶夙夜以輸

忠躬履軍鋒嘗之極口力為巷戰奮以忘軀因奏牘之
來陳想忠誠而嘉歎

臨安府民兵撫恤敕書

敕臨安府民兵等省本府奏自金人攻臨府城內外民
兵併力拒敵血戰五日方始城破又緣諸縣村保防護
嚴密往來多被掩殺緣此怨恨臨行之日焚燒屋宇城
郭一空比之其他殘破州郡被禍尤酷寔可痛惻欲望
優加撫恤事朕惟左衽之憑陵奄及東吳之都會爾等
挺身禦敵為國忘生率其忠義之豪挫彼侵陵之暴逮

逾累日方失堅城凡分塙壁之屯皆奮兵戈之銳緣茲厚毒為我深仇洎敵騎之旋歸舉民而焚蕩靡思人怨而神怒惟務井堙而木刊言念吾民重罹此禍眷瘡痍之未復每寤寐以興嗟已遣守臣往宣恩意其各從于安集以同待于承平故茲撫恤想宜知悉

福建路轉運提刑獎諭敕書

朕比緣國步之艱越至海隅之阻爾等忠能體國志在紓邦前期哀經賦之常倍道助行朝之費憂思及此嘉歎久之

蔡州官吏軍民等獎諭敕書

朕惟釁發強隣稜纒中國凡版圖之生齒皆魚肉于兵戈爾等雖隔朝廷各懷忠蓋堅一心而胥誓保千里之提封遠慕王靈來輸誠款譬橫流奔潰終砥柱之不移如烈火方炎獨精金之常在載觀敷叙良用歎嘉

興國軍知通以下軍兵將佐獎諭敕書

敕興國軍知通以下軍兵將佐等省李宜申汝等願以死守盡節君親遂得一境安帖悉無二心以免殘破事比者敵兵犯吾江介繹騷千里既恃衆以阻威震動列

城多望風而毀。卽爾等天資忠義，志在君親，雖巧說之，百端終堅持于一意。顯誅來使，卒保提封。唐郡皆降，惟平原之能守。齊城既下，特卽墨以復興。惟爾之功，何慙于古。載披來奏，良用歎嘉。

荆南府唐愨獎諭敕書

朕申做邊虞，載除戎器。將兼收于方貢，用大振于軍聲。爾才裕守藩，誠深融國。首備方船之載，豫期給仗之頒。旗幟精明，有周帛織文之盛。戈鋌犀利，得楚金工冶之良。緬想忠勤，不忘嘉歎。

萊州張成進天申節禮物金銀獎諭敕書

朕惟東萊，隔絕于兵。久不為郡，乃紀誕彌之月。遠輸貢篚之珍，自非誠悃之確。然安能駿奔而至，此載觀來奏，嘉歎久之。

朝散郎提舉淮南西路茶鹽公事許大年并本司官屬獎諭敕書

迺者烟塵蔽于淮甸，分塗并進。破壘相望，凡當寇虐之衝。鮮保忠誠之節。士而至此，朕甚傷之。爾等或領國使，華或為人。官屬雖遇稽天之暴，訖無離局之私。敷奏既

聞歎嘉何已

神武前軍統制王瓌等獎諭敕書

敕王瓌等省所狀生擒胡少隆胡木香解赴朝廷事具悉迺者姦宄之民干吾典憲爾等忠于許國聞命遄驅奮當軍鋒如報私忿擒其魁宿曾不淹辰坐令一方按堵如故載披來奏良用歎嘉

賜范温等獎諭敕書

敕范温等省所奏契勘金兵初渡黃河温等便遁居牢山繼聞本路投順遂集忠義乘船入海據守福島山東

既下北軍于登州黃縣萊州小高濰川昌邑密州鑿山及泇膠河兩岸深溝高壘分屯人馬督責州縣括刷錢糧討擄鄉村拘牧牛馬老稚離散田野荒蕪民不聊生無以赴愬温等雖尋常上岸或稍綽遊騎或攻劫營寨勦殺多人誓竭忠節本軍凡遇金人接戰內有得功之人別無犒賞遂量功績逐急借補加轉官資伏望將已借補之人給付告劄補正官資事具悉朕惟強寇長驅全齊不守凡妖氛之所被如滄海之橫流汝志存忠誠恥附汙逆乃前期而避銳徑率衆以乘危隔絕朝廷荐

更歲籥偶使彊之及境附奏牘以披誠志節如斯古今誰及爰峻加于爾秩仍徧錄于有功其共復于予封以卒成于汝志

獎諭審刑院詳議官大理寺詳斷官

敕趙文昌等省知審刑院齊恢奏據大理寺日奏司狀四月以前下寺公案並已斷絕無見在事朕初嗣服德化未孚永念元元多罹犴獄汝等並膺選擢任茲讞疑能勵厥官以無留事覽奏歎尚不忘于懷

浮溪集卷十六

浮溪集卷十七

宋

汪

藻

撰

謚議

恭上隆祐皇太后謚議

臣伏奉敕命禮部狀據太常寺申今來大行隆祐皇太后崩合差謚議官差臣撰謚議者臣謹上議曰臣聞承天者地也所以函六氣而照歲功配陽者陰也所以分四時而成物化儼宸極者后也所以奉宗社而降化基故古之母儀天下者生也薦之尊名終而述其大行三

代尚矣。靡得而詳。在漢則明德和熹。著稱于前。在唐則文德懿安。垂紀于後。皆所以揭椒塗之範。炳彤管之輝。魏之乎。與帝德竝隆。不可貶已。洪惟大行隆祐皇太后躬聖善之德。茂柔明之資。粵自先正魏王有功。仁祖之世。王室所賴。旂常紀之。其澤深慶。綿用集我太母。惟我太母。基迹元祐。嬪于秦陵。逮事宣仁。欽聖兩宮。稟二南之規。兼四教之善。正位宮掖。三十餘年。含洪廣大。而體坤道之常。進退存亡。而得聖人之正。及靖康初。載天割我家二帝出郊。中原無統。列辟相視。莫知所圖。我太母

起于危疑之中。自任以天下之重手。援大寶授之聖明。當方隅傾側之時。序璇厯纂承之次。雖文母以十亂興。周不能遏也。已而六飛南渡。按蹕武林。元凶闕朝。允自內作。天下之勢。甚于綴旒。我太后投袂而履。禍機立談。而銷逆稔。坐使天地復正。三辰復明。四方元元。悉免塗炭。雖媯皇以鍊石補天。不能過也。既勲猷崇極。如此而乃抑華敦儉。率禮達和。塞私謁之塗。裁外家之寵。清淨謙冲。而以道為本。沈潛剴克。而與神為謀。擁佑聖躬。殫誠盡愛。煌煌乎度越麟趾。思齊之上矣。方期清我甸服。

駕旋舊京虔奉懼車謁款宗廟極四海之養即東朝之
安而昊天不辰禍結慈極親蠶告畢方開盛夏之祥隙
駟難留遽揜長秋之御茲天子追慕悼心失圖款厚載
之中傾痛仙遊之不返雖遂服不可勉從基歲之喪而
興衰無時每遇舉音之節由是命有司攷易名之典懋
飾終之儀告于神明節以四惠庶幾有以彰淑則而暢
徽音謹按諡法明德有功曰昭視民如子曰慈聰明睿
智曰獻安民有功曰烈若乃兩值時變當陽御簾基圖
既安即復明辟澤及萬世與天無窮非明德有功耶寢

興焦勞言動懇惻冒風濤兵革之險濟宇宙生靈之衆
非視民如子耶察興替之端知變通之利親庶政以任
溥天之責奉真人以膺神器之歸非聰明睿智耶中微
之緒而我振之大亂之原而我室之從容房帷密斡鴻
造非安民有功耶嗚呼道之大者理謝形容名之尊者
言絕稱謂故古者賤不誅貴幼不誅長而皇后之謚則
請之于宗廟雖天子必有尊也况我太后盛德元功復
無前比豈承學之臣所能擬議意者必受成于宗廟為
足以對在天之靈大行隆祐皇太后謚議宜以祖宗之

命錫之曰昭慈獻烈皇后臣謹議

策問

試館職策題一首

問王者之有天下曰創業二曰守文三曰中興而議者以守文為易創業次之中興為難周之宣王漢之光武晉之元帝唐之肅代皆中興之君也其一時所用豪傑國家恃以為廢興存亡者蓋粲然于今有不可揜者矣宣王所任者仲山甫光武所任者鄧禹元帝所任者王導而肅代無聞焉然唐卒復舊物與周漢竝隆而元

帝立國之基顧反不及之者何也或謂唐所以中興者李光弼郭子儀之功然是二臣者皆武夫提兵未嘗得預廟謨之勝者也亦可與仲山甫鄧禹王導比耶光武之諸將未必皆為李郭下者而後世以再造漢室禹為元勳觀禹暮年威望亦少損矣而耿賈吳祭之徒卒不敢與之齒者豈有說乎主上系隆大統求賢如不及將屈羣策復中原凡在朝廷者于康濟之畫所當講求而獻也敢問四代之君任人之方與其將相救時之術孰得孰失孰可以為法于今孰于當時有遺恨而可為後

世鑒者願悉著于篇毋隱

序跋

題說書
附後

蘇魏公集序

所貴于文者以能明當世之務達羣倫之情使千載之下讀之者如出乎其時如見其人也若夫善立言者不然文雖同乎人而其所以為文有非_人之所得_而而同者孟子七篇之書叙戰國諸侯之事與夫梁齊君臣之語其辭極于辯博若無以異乎戰國之文也揚子之書數萬言秦漢之際為最詳簡雅而閎深若無以異乎西

漢之文也至其推性命之隱發天人之微粹然一歸于正使學者師用比之六經則當時所謂儀秦谷永杜欽輩豈惟無以望其門牆始冠履之不侔也宋興百餘年文章之變屢矣楊文公倡之于前歐陽文忠公繼之于後至元豐元祐間斯文幾于古而無遺恨矣蓋吾宋極盛之時也于是丞相魏國蘇公出焉以博學洽聞名重天下者五十餘年卒用儒宗位宰相一時高文大冊悉出其手故自熙寧以來國家大號令朝廷大議論莫不于公文見之然公事四帝以名節始終其見于文者豈

空言哉論政之得失則開陳反覆而極于忠論民之利病則援據該詳而本于恕有所不言則已既言于上矣舉天下榮辱是非莫能移其所守可謂大臣以道事君者也若其講明經術之要練達朝廷之儀下至百家九流律曆方技之書無不探其源綜其妙者在公特餘事耳此所以一話言一章句皆足以垂世立教革澆浮而已媮薄與軻雄之書百世相望而非當時翰墨名家者所能彷彿也公元豐中受詔為華夷魯衛錄書成序之以獻神宗讀之曰說卦文也今攷其書信然則公之他

文可知矣公歿四十年公之子攜始克集公遺文得詩若干內外制若干表奏章疏誌銘雜說若干使藻預觀焉藻少習公文以不獲拜公為恨者也今乃盡得其書讀之可謂幸矣故謹識其端而歸其書于蘇氏紹興九年三月十五日顯謨閣學士左中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汪藻序

吳園先生春秋指南序

六經惟春秋為仲尼作聖人見其所志之書也學而不明乎是非何以為人治而不明乎賞刑何以為國此書

之所以作而為萬世法也。雖曰以匹夫而行天子事，有所謂婉而成章者，然其褒貶一出乎天下是非之公，豈故為殊絕甚高之論，使後人有不可及之歎哉？不知班固何所受之，立為弟子退而異言之說。開後世諸儒相詬病之端，使當時誠有異同不應復云遊夏之徒不能贊一辭也。孟子去孔子百餘年，于書武成詩雲漢莫不疑之。至春秋則曰詩亡，然後春秋作。孔子成而春秋亂，臣賊子懼。知我者春秋，罪我者春秋而已。未嘗片言置疑于其間也。彼亂臣賊子者，豈曉然知道理之人哉！一

見春秋而知懼焉，非懼聖人之書也。懼天下是非之公也。自三傳興而聖人之經始不勝其繁，好異者曰聖人之言窅然幽深，必有不可以近情常理度者。當冥思而力探之，于是枝葉蕃滋無所不至，人之務具已說之勝而莫知求至當之歸，乃至子而以父學為非，弟子而以師說為愚，况其他哉！則春秋不啻三傳亂之也。本朝自熙寧以來，學者廢春秋不用，數十年間篤學而好之者蓋不為無人。然一時章分句析之學勝，故雖春秋亦穿鑿破碎而不見聖人之渾全。政和間余過山陽吳園先

生張公在焉先生謂余曰學春秋而不編年無以學為也吾嘗以諸國縱橫列而類見之聖人之意了然矣當令子見吾書余未及受而先生亡未幾先生之書盛行于士大夫間因得伏而讀之曰嗟乎聖人之意豈遠人哉曲學蔽之耳先生閉戶讀書二十餘年其見于世者固已碩大光明而所出裁一二而已則求聖人之心而得之者豈獨此書哉雖然以此書攷之先生之志亦可以槩見矣紹興十年七月門人汪藻序

鮑吏部集序

括蒼鮑欽止既卒若干年其子延祖始哀欽止之詩為小集若干卷屬藻序為之言曰古之作者無意于文也理至而文則隨之如印之泥如風行水上縱橫錯綜燦然而成者夫豈待繩削而後合哉六經之書皆是物也逮左氏傳春秋屈原作離騷始以文自成為一家而稍與經分漢公仲弘董仲舒蕭望之匡衡以經術顯者也司馬遷相如枚乘王褒以文章著者也當是時已不能合而為一況凌夷至于後世流別而為六七靡然入于流連光景之文哉其去經也遠矣本朝自熙寧元豐

士以談經相高而黜雕蟲篆刺之習庶幾其復古矣然
學者用意太過文章之氣日衰欽止少從王氏學又嘗
見眉山蘇公故其文汪洋閎肆粹然一本于經而筆力
豪放自見于馳騁之間深入墨客騷人之域于二者可
謂兼之自黃魯直張文潛沒欽止之詩文獨行于世而
詩尤高妙清新每一篇出士大夫口相傳以熟余嘗恨
未見其全書晚得此集讀之曰嗟乎欽止于斯文可謂
毫髮無遺憾矣欽止諱慎由欽止其字也風度凝遠如
晉宋間人談笑風生坐者皆屈家藏書萬餘卷率手下

雌黃非讐得其真不止故當時諸公交口稱譽且論薦
之崇寧中天子召見者數人上獨偉視欽止即日除尚
書郎居無何不合去出為郡守部使者久之方嚮用欽
止而欽止以疾廢于家矣故士大夫莫不惜其才不克
施而見于世者特詩文而已也故錄欽止之生平大槩
而併見之

、呻吟集序

造物者輕與人以富貴壽考而重與人以令名自古富
貴未嘗一日無人久生而長世者亦每有之率適然

與草木俱腐世初不知其嘗有是人也以童烏也而夫以王輔嗣衛叔寶也而天以李元賓李長吉也而天是數子皆天才卓超非偶然而生游戲頃臾之間已暴白于世如此較之久生長世者大都不過數十年之頃耳彼今安在哉而貽聲名以資說士者炳然至今雖垂之無窮可也使數子復生肯以此易彼乎元祐初異人輩出蓋本朝文物全盛之時也邢敦夫于是時以童子游諸公間為蘇東坡之客黃魯直張文潛秦少游晁无咎之友鮮于大受陳無已李文叔皆屈輩行與之交雖不幸短年而東坡以為足以藉手見古人魯直以為足以不朽无咎以為足以追逐古人今呻吟集是也敦夫卒六十餘年而其姪繼出此書于是敦夫之詩文盛行于時與黃秦晁張並傳信諸公許可為知言也嗚呼敦夫尚何求哉得此不悼不幸于土中矣

、胡先生言行錄序

自孔子沒諸儒以學名家固無世無人而其間必有卓然名世者德輿言稱當時師之後世尊之以漢四百年所得者揚雄以唐三百年所得者韓愈如董仲舒鄭康

成王通孔穎達之徒非無益于後世也仲舒倡災祥之說王通襲聖人之迹康成穎達守區區訓詁之文學者疑焉此二子所以巋然獨為後世宗也宋興八十餘年至慶曆皇祐間儒學無愧于古矣當時學者以泰山孫明復徂徠石守道海陵胡先生為師而先生之門為最盛弟子各以其經轉相傳授常數百人仁義禮樂之風藹然被乎東南公卿偉人由先生之門而出者接踵于時蓋數十年未已也熙寧以來學者非王氏不宗而先生之學不絕如綫矣然識者知其必興逮今天子一新

斯文力去黨錮之弊訪先生之後得其孫滌而官之繇是先生之學復振耀流通人人讀先生之書如慶曆皇祐時先生雖嘗再至京師為太學官侍經天章閣而教授吳興為最久其建太學京師也又嘗下吳興取先生之法為法則吳興者先生之洙泗也紹興八年錢塘閔注子東主吳興學而先生之孫滌在焉相與裒先生遺書將以布之天下慰學者之思得先生易書若干篇中庸義若干篇既藏之學宮矣又錄先生言行若干條為一帙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

予未得為孔子徒也言君子小人雖賢否不同而澤之所施同乎有盡惟義理之在人心為無窮雖傳之百世可也則先生之學復行固宜然子東所以求先生之書者豈徒為循誦習傳而已哉將以美風俗新人材于是乎在可謂知先生所以望後世之意者矣紹興十年七月汪藻序

題竹林七賢圖

竹林七賢西晉之士也獨山濤王戎仕顯餘悉以其志終七賢之在晉猶管寧華歆邴原之在魏也士賤華歆

邴原而貴管寧者以遁跡遼東不立魏朝七賢高蹈竹林無愧于寧矣顏延年五君詠不數山王者豈無意哉此畫奇甚決非近世所能為恨不得其人必有能辨之者

書陳文惠公逸事後

文惠陳公相仁祖每內批夜漏下不過十刻忽夜分有御封至私第公不啟封來日袖至榻前屏奏曰今中宮虛位張貴妃有寵恐姦人附會請正母儀非陛下本意有不得已者若誠此事臣不敢啟封以示同列仁祖首

肯曰故置之妃即追冊溫成后也當時于墓刻神道碑不敢書公薨百餘年公之曾孫右中大夫直秘閣堯始錄以示人嗚呼茲舉也天下之治亂繫焉文惠公不動聲色開悟轉移于談笑之頃一旦致其主于漢唐君之上使當時有秋毫容悅之心其失可勝計哉可謂仁人之言而一言興邦矣自古妃匹之愛父不能得之子君不能得之臣所謂難言骨肉之間者也文惠公及此固社稷之臣非吾仁祖有從諫之聖亦安能容其臣如是之大乎後世于此可^以觀一時君臣之盛而為萬世法矣

紹興十年十二月臣汪藻書

柯山張文潛集書後

右文潛詩千一百六十有四序記論誌文贊等又百八十有四第為三十卷余嘗患世傳文潛詩文人人殊屏居毘陵因得從士大夫借其所藏聚而校之去其複重定為此書皆可繕寫文潛名耒譙郡人仕至起居舍人嘗為宣潤汝潁兗五州太守又嘗謫居黃州復州最後居陳以歿其集以鴻軒柯山為名者居復黃時所作也元祐中兩蘇公以文倡天下從之游者公與黃魯直秦

少游晁无咎號四學士而文潛之年為最少公于詩文
兼長雖當時鮮復公比兩蘇公諸學士既相繼以歿公
歸然獨存故詩文傳于世者尤多若其體製敷腴音節
踈亮而後之學公者皆莫能彷彿公詩晚更效白樂天
體而世之淺易者往往以此亂真皆棄而不取其采獲
之遺者自如別錄云

。 跋東原集序

嘉祐六年先人為泰興令歲大水民田與江通無從得
食轉運使督秋輸不少貸諸縣皇恐聽命獨先人哀其

窮悉蠲之轉運使大怒文移如星火先人處之自如也
其冬事聞詔起居舍人同知諫院龔公鼎臣安撫淮南
至泰州部使者皆從公立諸縣令庭下數之曰人飢不
能自存而汝必得租為民父母當如是乎泰興令可尚
也乃會部使者郡守食堂上泰興令預焉且使交章薦
之藻為兒童時記先人之言如此恨不知龔公出處之
詳後六十年至零陵得學易先生所書集序讀之歎曰
龔公千載人也因知士欲行其志非得大君子無所知
名反獲戾焉者有之况交薦之幸哉公于是能舉直錯

諸枉矣紹興二十一年三月男藻書

跋折樞密錦屏山堂圖

葆真居士小築于壽安錦屏山中趙祖坟因畫居士泉石間以示其人物風流濟勝之具傳之江南人人把玩悠然想見其處并想見其人便覺斜川輞川去人不遠也

跋唐司農遇仙事

世傳陳希夷引一貴人見麻衣道者曰神仙無此骨也止堪作貴公卿耳蓋氣清而純陽者為神仙世人冒役

于黻利為積陰所乘何暇說遙興輕舉之事哉惟忠義凜然視死生如脫屣功行既滿必有不同乎人者仙者識之

跋鄭天和臨右丞樵舍秋晴圖

空如非能畫也胸中丘壑微見筆端而瑰偉絕人如此世間畫史取青媿白求象似于毫髮豈復有林巒湖海真趣耶

跋葉擇甫李伯時畫

若人云亡畫筆中絕使杜少陵見之當復有鄭公長夜

之歎耶宣和元年六月鄱陽汪藻借觀于寧國傳舍宣和初余通守宣城時擇甫官寧國出此畫書其後比自泉南移宣城過福唐擇甫復以示余則二十五年矣一見如隔生事為感歎久之紹興癸亥季春朔新安汪藻書

。長興周如愚殖齋說

余少時喜之壘上與知田者語其始過焉苗之芄々然者若孺子之起而欲立也其再過焉稼之穊々然者若成人之愿而欲進也三過焉穡之肅々然者若壯夫之

材而欲試也于是余三過而三有得焉曰嗟乎物化之速也如是哉其天時地利之得乎農者曰吾于此致力焉進乎天時地利矣吾自土膏之作未嘗食頃舍田而嬉于孺子也懼其仆日再視焉于成人也懼其汨日三視焉于壯夫也懼其搖日五視焉天時有雨暘雨之過也能腐之暘之過也能槁之吾而節之以畎澮之盈虛地利有肥瘠肥之過也能淫之瘠之過也能耗之吾而時之以蓄畬之深淺于是乎有稂莠之傷螟螣之戕吾認々然防之甚于盜賊之操戈入吾室也故吾常得歲

焉良農之耕其獲三勤也常農之耕其獲半怠也吾力
田于茲數世矣而未嘗知水毀木飢火旱之變汪子聞
而嘆曰善哉吾聞力田而得學者日新之道焉閔子馬
曰學殖也豈欺余哉長興周如愚闢便坐于其居之旁
而求名于余蓋有志于學者故余篆其楣曰殖齋而并
書其說以告之

浮溪集卷十七

浮溪集卷十八

宋

汪

藻

撰

記

范文正公祠堂記

孟子之言氣曰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
之間夫直之為言大公至正之道也以大公至正之道
固守而力行之不為富貴貧賤威武之所搖奪雖乘田
委吏之卑亦必盡吾誠克吾職卒而至于立國家定社
稷安邊境服羌戎其功烈與日月爭光而精神折衝萬

里之外謂之氣塞乎天地之間可也後世見古人功名之盛以為類出于偶然不知公正素定于胸中者未嘗無所從來而其銘鼎彝書竹帛者非一日之積也文正范公自未第時已慨然有天下之志不以死生禍福動其心逮遭明天子有為于時其立朝如史魚汲黯其憂國如賈誼劉向其守邊如馬伏波羊叔子維庸人孺子莫不知之獨筮仕之初有卓然大過人者國史失其傳故不得而不紀也公以進士釋褐為廣德軍司理參軍日抱獄具與太守爭是非守數以盛怒臨公：未嘗少

撓歸必記其往復辯論之語于屏上比去至字無所容負止一馬鬻馬徒步而歸非明于所養者能如是乎獄官有亭以公名之者舊矣公卒二十年而高郵孫覺莘老為廣德軍始以詩志公之事而刻之亭中又六十九年丹陽洪興祖慶善來守讀莘老之詩而慕之初廣德人未知學公得名士三人為之師于是郡人之擢進士第者相繼于時慶善乃求公遺像繪而置之學宮使學者世紀之而屬余記其事嗚呼公之盛德豈待文而後傳而藻亦豈記公者哉昔段秀寔盡忠于唐世徒以為

一時奮取功名之人而不知居官必有可書之事柳宗元為撫其寔上之史官今所以知段太尉逸事者宗元發之也秀寔固不足以擬公而余幸從慶善得公之詳與夫徵夏無且畫工為無所愧安知後世不採此以補史官之闕乎然慶善為政而首及公可謂知所本矣彙亦不茹劉亦不吐文正公有烏好賢如緇衣慶善有烏其不可以不書紹興九年六月記

嚴州高風堂記

古之王者取天下而天下歸之蓋其功成志得之時也以功成志得而視士大夫皆可以爵祿致必有輕天下之心于是巖穴之間有人主不得而臣者出焉以唐堯之聖猶不能屈潁陽之高况其他哉夫士之所以自重如此非區區為其身謀也于以厲世則百年之風俗繫焉漢之二祖皆以布衣取天下高祖之時有若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世祖時有若嚴子陵皆人主不得而臣者也園綺四人避秦之亂入商雒山待天下之定以高祖輕士善罵義不為漢臣帝雖高此四人名之莫能致也嚴子陵亦厭新室之暴不肯辱其身逮光

武立猶披羊裘釣澤中雖三聘僅能一致而卒不為帝
留是五人者其出處豈不相類哉然園綺之徒晚從太
子之招為太子畫自安之策正國本于談笑而史不記
其所終故西漢之士聞其風而慕之者以計行為得而
風節減于功名子陵本帝故人既物色求之而來高卧
不朝帝為親幸其館漠然不應譙三公若奴隸然望印
綬麾而去之終其身退耕于野故東漢之士聞其風而
慕之者尚風節而以功名為不足道大抵園綺之徒學
伊尹子陵學伯夷伊尹耕于有莘之野曰我何以湯之

聘幣為哉卒以憂世幡然而從湯伯夷遭武王^周王之君
猶以為薄竟不食粟餓死首陽之山故孟子曰伯夷聖
之清伊尹聖之任又曰聞伯夷之風頑夫廉懦夫有立
志子陵世家富春既歸耕于家後人名其釣處為嚴陵
瀨奉祠千餘年不衰今釣瀨并臺俱存而富春之境析
為嚴州紹興七年吾友董弁令昇為是州朞年政成乃
為^堂于州治之左日從賓客觴詠其上而名之曰高風以
景慕子陵之賢且立文正范公所述祠堂之碑于其旁
而求余文為記令昇可謂能尚友千古矣令昇清介有

守觀其所慕足以知其為人故余^述子陵出處大概以告
令昇而使并刻之紹興九年六月記

翠微堂記

山林之樂士大夫知其可樂者多矣而莫能存其有焉
者率樵夫野叟川居谷汲之人而又不知其所以為樂
惟高人逸士自甘于寂寞之濱長往而不顧者為足以
得之然自^漢以來^東士之遁迹求志者不可勝數其能甘
心丘壑使後世聞之翛然想念其處者亦無幾人豈方
寄味無味自適其適而不暇以語世耶至陶淵明謝康

樂王摩詰之徒始窮探極討盡山水之趣納萬境于胸
中凡林霏空翠之過乎目泉漱鳥嘒之屬乎耳風雲霧
雨縱橫合散于冲融杳靄之間而有感于吾心者皆取
之以為詩酒之用蓋方其自得于言意之表也雖宇宙
之大終古之遠其間治亂興廢是非得失變幻萬方日
陳于前者皆不足以累吾之真故古人有貴于山水之
樂者如此豈與夫槁項黃馘欺世眩俗者同年而語哉
吾宗發之以豪自喜讀書彊記談笑多聞頗欲以事業
文章見世一旦悉棄去不學：所以治心養性者買田

三靈山之陽前瞰大川旁眺諸嶺築翠微堂以居藝蘭種竹其下日與賓客飲酒賦詩徘徊周覽蓋將老焉其意以謂世之有教有色者未有不爭而得亦未有不終磨滅者惟山水之娛人無事于爭且庶幾可以長存故吾有以取之蓋不學淵明而暗與之合余既以仕為家老于憂患引領林泉有不可及之嘆而發之沈酣饜飫且十年于茲矣盍求其餘結茅翠微之側以休吾老乎吾恐發之不得擅而有也故遺書以問之若夫山間之四時朝暮可喜可愕他日與發之共之者酒杯流行尚

能賦其一二為翠微故事茲不復叙云

畫繡堂記

自古人物與山川相為輕重崧嶽生甫申淇澳生衛武山東出相山西出將此人物以山川為重也莘野以伊尹聞蟠溪以呂望聞隆中有諸葛亮而顯曲江繇張九齡而大此山川以人物為重也故為名山大川者不以生明堂大輅之材九鼎之金照乘之珠連城之璧為貴而以毓英賢為貴為王公大人者不可以功業旂常銘鐘鼎書竹帛流管絃為榮而以歸故鄉為榮此古人所

謂富貴而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者言得志而行乎四方人孰見之必至吾父母之邦然後為可樂也新安自吳為郡今千餘年山水峭厲而清深故長材秀民之出視東南為最繇唐以來擢高科第登顯仕者固不為無人然未有居將相之位者也宋興百七十年而大丞相汪公出焉公以諸生徒步起家于京師數千里之外為時偉人遭明天子艱難之中總州符入侍出奇謀秘策以輔成中興之功遂自樞臣相天子其精忠如金石赫然為佐命元勳而新安之名一日聞于天下此新安之榮

也豈獨公之榮哉紹興九年公自七閩入覲以保信之節來鎮宣城宣城新安鄱陽三州相望皆百餘里公乃卜居鄱水之上將歸老焉建畫繡之堂而命藻記之藻曰公以邁往之資應期遇運乘風雲依日月而正宇宙于立談之間維釋位而去者十年天子未嘗一日忘公也乃建旄秉鉞而兼師傅之官亦可謂布衣之極矣公今七十餘精明如五十許人將復三居廊廟坐籌帷幄取河朔山東六十餘州歸職方圖籍奉輿還宮闕然後退從赤松子之游其功名益新則新安之名益大藻

將不一書而為天下國家慶也又豈特為新安之榮而已哉

虔州神惠廟記

政和二年江南西路轉運副使臣臨臣根提點刑獄臣景修提舉學事臣聞提舉常平臣邁言惟虔州地卑薄章貢水出其中洩發不時輒冒城郭敗廬舍民之仰食于田者戶十萬俗皆窳無隄防畎澮之儲歲時豐凶以雨為節故十縣方千里常以旱乾水溢為憂惟靈順昭應安濟王廟在洪州吳城山別祠之隸虔者三負城之

西北隅者尤絕顯異政和元年四月水至城下丈餘雨晝夜不止吏民惴恐臣景修率官屬禱祠下輒應越六月民穡在田天則不雨有艱食之憂臣景修又禱則又應暨冬鹽筴之役興而常暘涸流舟不得漕臣根又禱則又應臣等竊伏思雨暘天事雖有智者莫能力致今乃取必于神如責券探囊無不如意民既足食樂生重犯法得以其力出賦租給公上而吏亦因此省治訟興事功是神有功于國甚著有德于民甚厚雖三被封爵之崇而像設不嚴名號不新無以揭虔妥靈願詔有司

議所以獲崇俾民奉承永遠無怠臣等謹昧死請制曰
可其以神惠為廟號初提點刑獄張公治虔嘉神之休
後上之賜而致民之思也乃即故基築宮而大之土木
之功崇庠叶中丹堊之飾華質合度于是神降廟之筵
門委蛇蜿蜒顧享牲酒屈伸中儀及廟成而命書至邦
人駿奔相屬於道公遂命藻記其事藻以為古之王天
下者出命令主神人明則職之人幽則職之神各致其
能無相賈也故人之能興利除弊者時則賜之明神之
能致福弭災者時則錫之幽有顯號微稱以昭明也屬

之祠官世々不絕謂之報功宋受命極天所覆罔不臣
妾上方以道德懷柔百神肆虔之為州去京師數千里
而神之受職如躬壇場之間手圭幣之薦者雖王之威
神南放洞庭西及淮汜可謂盛大亦不敢以遐方為間
服天子之寵靈而部使者又能悉條其功請命于朝夸
大顯融垂示無極是三者皆可書也藻敢_以固陋為辭
乃作詩曰帝受天命悉主百神假神之休以錫爾民惟
此南服介于大川負江而城即山而田十日而雨民憂
為魚十日而暘時則狼顧雨暘在天人則必之匪人之

能神則節之嗟々神龍執造物樞變化莫測恩威在顏
寵靈自天惟帝之渥哉々新宮顛民所作酒牲在堂神
則戾止蜿蜒誑信陳乎燕几惟王威神永有此都屏翳
陪後風伯前驅厲鬼螟螣卻除不祥俾我遠毗躋于樂
康迄千萬年保茲崇極享帝之誠是謂受職

、洪州右獄盡心堂記

世稱臯陶以刑事舜其後封于蓼六至春秋時其國先
亡以為用刑者之戒余獨以為不然漢于公棗安郭躬
皆以決獄陰功遺福子孫至取卿相封侯累世孰謂臯

陶明允篤誠而^以刑之祀哉蓋君子常患澤不得施與
施焉不遽及物若持法之平司人之命不擇位小大皆
得以行其志者惟刑為然使吾聽訟如召伯折獄如子
路哀矜如曾子君子恬焉小人懼焉雖世々獲福可也
然君子亦豈先慮己禍福議人之生死哉期無愧而已
矣吾友蕭適用恢疎樂易人也始吾與之游得溫厚之
氣于眉睫間每訊報爰書不以譏吏平反決讞必以其
情諸罹文法者皆不恨余知其以刑受福也他日斲廢
圍立屋數楹列美蔭于前為亭對峙而求說于余々以

為王制刑者例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禹思天下之溺猶已溺之稷思天下之飢猶已飢之蓋古之君子于人無所不用其志今吾與子一杯相属于此亦思有向隅悲泣滿堂為之不樂者乎亦思有箠楚之下何求而不得者乎亦思有禁繫之中寒不得衣飢不得食者乎古之循吏鮮不以仁成名酷吏鮮不以刑取禍輕視民命以喜怒行之幾何其不挽弓自射也故余書以遺適用并告後之君子毋為捨福取禍必無愧于心然後可以樂此

、鎮江府月觀記

京口以江山名天下其來尚矣而為國屏蔽尤重于晉宋齊梁之間觀其千嶂所環中橫巨浸風濤日夜駕百川而東之其形勢之雄寔足以控制南北豈直為騷人羈客區區登覽之勝哉州治之西有樓焉並城而出名曰千秋者攷諸圖誌始于晉王恭之時繇樓西南循城百餘步忽飛簷曲檻峩然孤起于城隅之上望數百里見之者月觀也紹興八年吳興劉岑季高來刺是州州承廢亂之後公私掃地無復故時季高以精明彊敏之

才易民觀瞻于談笑之頃既府寺閭井鳩集經營悉復其初始暇遑于游息之地乃即月觀之址輯而新之客有登而嘆曰嗚呼壯哉未之見也前此頽甍圯棟蕪沒于蒼煙滄莽之中雖江山不與時變遷者亦莫吾覲今晨霏夕靄晴嵐暖翠復得于几席之上而風颿浪舶離鴻落鷺畢陳于尊俎之間如客得歸如蒙得發也季高于此可謂能矣非政有餘力能致是哉或曰是未足言季高之政也季高勞于侍從之事出分天子顧憂方時艱難此州寔為襟要其經理規模必有足大者嘗與子

四顧而望之其東曰海門鷓夷子皮之所從逝也其西曰瓜步魏佛狸之所嘗至也若其北廣陵則謝太傅之所築埭而居而江之中流則祖豫州之所擊楫而誓也計其一時英雄慷慨憤中原之未復寇敵之未擒欲吞之以忠義之氣維狹宇宙而隘九州自其胸中所積亦江山有以發之今攬而納諸數楹之地使千載之事了然在吾目中則季高之志可知矣然自有天地則有山川其間人多矣而山川勝處非人不傳襄陽峴首以羊叔子傳武昌南樓以庾元規傳蜀之籌筆驛以諸葛武

侯傳吾知月觀與季高之名籍，天下矣。為書其本末，以補京口故事之遺。使後人知此觀復新自吾季高始，豈不益可喜耶？季高曰：可哉！紹興九年十一月記。

何氏書堂記

吳興環城皆水，獨西南岡嶺相屬十餘里，而得浮圖氏之居。二焉東曰道場，西曰何山，何山立于宋元嘉中，道場近于唐。末五季之初，然道場踵相躡，得人法席，雄盛鐘魚，殷之穀間。東南何山敗屋數椽，殘僧數輩，望之蕭然，游者弗顧也。雖其興先道場五百餘年，而衰陋反

出其下，遠甚。紹興初，余守吳興，得二禪老曰慧林曰居慧，使分居二山。慧居何山，數年剪薙榛蕪，易其圯腐而一新之。于是游道場者如入王侯家，其隆樓傑閣，足以吞光景而納江湖。已而過何山，則草樹葱蘢，軒窻窈窕，經行之地皆雅潔幽深，如造幽人隱士之廬。至者忘歸，不知雄盛移而為清勝也。寺有何氏書堂，圖記相承，以何氏為晉何楷。嘗讀書此山，後為吳興太守，以其居為寺，而名其山。顏魯公書杼山碑，亦曰寺西南有何楷釣臺，則楷嘗居此山無疑。然楷之姓名于晉史無所

見惟宋書言何子平曾祖楷為晉侍中而已唐林寶姓纂亦云何叡渡江生楷為晉侍中晉書稱叡有子五人獨充準有傳而不及其餘又括地志謂楷為吳興太守宋書乃以楷為晉侍中豈沈約見晉書充嘗除侍中因誤謂充為楷抑為吳興太守後亦至侍中耶皆不得而知也以余攷之寺有宋禪幽寺碑云元嘉十四年創立精舍于金蓋山初不言楷時有寺且何山之名于梁吳均詩始見之疑楷嘗學于此山其名蹟在人後人慕之即其處為精舍耳謂楷以其居為寺者非也禪幽寺碑

至唐會昌時已断裂無幾有張道規者以為式道人書識而龕之今碑亦不復見嗚呼晉之士大夫可謂求志而得其志矣其退也處山林而以讀書為樂其出也居城府而以治民為事或出或處不過乎數十里之間其人物風流可以想見也楷距今幾千年此寺之廢興屢矣世以為可久者莫如金石之傳既金石罄滅而此山之名獨存則謂人物風流非士大夫所先而虛名無益于後世者非陋歟余老矣方買田田若溪之上則此山將皆為吾杖屨所有其可不留語山中為吳興故事乎乃

訂其本末而并書之紹興十年十月記

浮溪集卷十八

淳溪集卷十九



宋

汪

藻

撰

記

、長興劉林宗養浩齋記

養浩齋者何長城子劉子燕居之室也曷為名之以養
浩先君子之志也先君子之志奈何子劉子先君子以
直道事三君知無不言言無不盡雖雷霆作于其側震
風凌雨交于其前未嘗少降色辭卒以是貶死不惟不
悔而將終又以養浩然之氣屬其子故子劉子以名其

齋奚取乎浩然爾夫浩然者人所受于天地之氣也所以使之常浩然者學問也夫氣存乎方寸之地而至乎充塞天地之間可謂盛矣使物得以貳之豈復有氣也哉故以我勝物則所以為劉大者在我以物勝我則所以為劉大者在物胡不觀諸水乎水天下之至柔也而馳騁天下之至堅非以其物萬折必東而物莫之能禦故耶此君子貴乎有所養也子劉子養之以何道子劉子年二十餘家苕溪之上有屋數椽先疇數百畝父書千餘卷居其屋食其田讀其書惟聖人之道是求先人

之志是承非其事不問也非其人不交也積之歲月庶幾其常浩然乎然則浩然之氣何以見之夫貧富貴賤死生禍福是八者皆足以入吾胷中而為吾浩然之寇今子劉子年甚富氣甚銳方出遊乎萬物之間其亦慎所擇哉苟明于所擇而先有以待之異時立乎朝廷之上正色乎人主之前招之不来麾之不去決是非邪正于立談使人皆曰劉氏有子則浩然之氣見矣噫此自子劉子所有也予曷為記之曰子劉子之先君子予之畏友也子劉子以為先君子歿而予嘗聞其一二書其

言于座右則如見其先君子焉故屬筆于予而予亦因以自警也

鎮江府重修州學大成殿記

古之有天下國家者其世之長短視積累之厚薄其祀之隆替視子孫之興廢何則吾之所以有天下國家者以吾有息爭已亂之道而足以庇民也民知吾有息爭已亂之道而利加其身則世世戴其子孫事之此吾所以處其廟祧之尊而饗其歲時烝嘗之奉也苟為無以承之祀從而墮矣惟夫子則不然未嘗有尺地一民之

封也而教寔行乎天地之間所謂息爭已亂之道者與萬世共之天下用吾說則治不用則亂既不用而亂矣朝用吾說夕治如初天下復相率而祀之其祀益修而嚴則其道益尊而明此三代之子孫于今為庶而夫子之祀與天地相為終始也夫子之歿千有餘年守文之君當塗之士所以講求而祀之者不為不至然未有如本朝之盛者也方其盛時廟學之興溢乎四海之外雖蠻夷戎狄之國莫不知吾夫子之尊鎮江有學在州之城東南隅經始于太平興國八年後五十七年新而廣

之者文正范公也艱難以來鎮江適當兵衝故學宮壞
為壘舍薇猷閣直學士新安程公來牧之數月大成殿
復及于焚一日公過而嘆曰嗟乎釋老二氏吾儒操戈
而逐之者也今道宮佛刹圯于戎馬之餘終幾日耳已
紛然相望于國都其徒志堅而材足以有立故也吾夫
子息爭已亂之道有功于世如此而吾徒又奉明天子
之命司教于此反熟視而不為可愧也乃謀費于州人
會州豪及浮屠氏有以其贏來獻者于是鳩材庀工諏
日之良而郡丞韓中通葛祐之教官鄒全嗣寔左右其

事未數月而臺殿成屹然起于江山形勢之中與之相
稱其室筵屏攝階序門庭與夫像設器陳又皆秩々繩
繩無不應圖合禮他州之祠莫及也于是人以程公為
賢嗚呼學校之事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况出于干戈
之後乎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諸侯之築宗廟宮室
臺榭門廡莫不為其國史所書而以學校見于六經者
魯之類宮鄭之鄉校而已豈當時以力政相高而不暇
及此耶抑公卿士大夫知此為治亂之本者少也程公
以經術決科飾吏事以儒雅而所至皆可師宜知所本

矣學將成而公去其屬劉穎士王昺以諸生之請來告
曰願書以貽後人乃為叙而詩之詩曰萬物一氣統于
乾元夫子之道與之竝尊峙山行川莫地之厚夫子之
尊與之竝久惟昔旬始彗于紫微籟籟棄道學門雉飛
坐令此邦祀不蠲肅伊誰新之自我賢收爰徹滙莽列
為飛甍京口之宅曲阿之城弦歌在堂一洗鋒鏑曲阿
之城京口之宅偉矣茲舉非公孰能嗣我文正百年而
興左江右山輸秀于此為邦生材以篤王紀

靖州營造記

國家承六世積累之餘開拓土疆過成周廣輪之數于
是極楚越之南陬皆列為郡縣熙寧九年增築唐之城
州為渠陽軍建中靖國二年又移軍于渠陽江之西賜
名靖州初夷人散居溪谷間各為酋長及上版圖職方
氏為王氏與彼之山川壤比疆連犬牙相入也雖歲久
敬教所覃去椎結之俗而飾冠巾轉侏離之音而通字
畫奉官吏約束一如中州然此州寔初郡新民庶事漫
無紀律重以連遭飢饉之裁斗米千錢弄兵之民乘時
搶攘五十年間凡六七作發卒擊之而後定為民上者

救迺不給間于憂慮則趣辦目前而已遑暇及市朝道
巷門渠之制哉紹興十九年大梁劉侯臨是州營丘王
侯為通守二侯今之材吏也相與戮力不鄙夷其民有
惠有威撫善良如赤子去姦慝如稂莠州人翕然信服
渠陽舊為茨舍板屋雖官居帑庾亦然侯一新之聚材
瓦于塲募工于市又以三者非渠陽所出經營于數百
里之外其勤可謂至矣紹興己巳孟冬遂甃州之通衢
七百餘丈行者免于崎嶇沮洳之艱而望之繩直循之
砥平為無窮之利咸欣然相告曰自有此州閱府守丞

不知其幾莫克為之今一朝談笑而成非二侯之澤歟
且是役也不朞年畢工其費出于二侯唱始之俸與四
方樂輸之金無秋毫及民集其事者進士陳大有僧世
遂祖能也嘗謂天下事無大小如不萌苟且之心鮮不
成者魯叔孫昭子所館雖一瓦必葺其墻屋去之日如
始至春秋稱其賢况分符竹為州有社稷人民之寄師
旅之屯賓客之奉而通衢者憧々往來之會肩摩轂擊
朝夕是由其可漠然不加之意乎故薛惠為彭城令橋
梁郵亭不修兄宣知其不能陳道弗不可行單襄公知

其必亡政之能否國之存亡皆于此而見則二侯經渠陽者其澤豈不遠哉後人求營造之因當有所稽攷蓋不可以不書紹興二十一年四月左中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興國宮汪藻記

信州鄭固道侍郎寓屋記

彭城鄭固道猷直承明而歸得爽塏于上饒龜峯之下種花蒔竹若將老焉以書謂余曰吾營吾居于此數年而成今欲名之曰寓屋子意以為如何子為我言其意余曰人生天地之間萬古在其前無窮居其後其與物

浮沉者不過百年之頃而百年之期又少有至者則雖吾形骸之內皆謂之寓焉可也而况于屋乎吾嘗怪陶淵明作歸去來託興超然莊騷不能過矣而卒章乃曰寓形宇宙復幾時何淵明知之晚耶淵明既爾而固道又取之名其屋不幾更晚于淵明乎然謂是身為蘧廬者其誰不知而世獨稱淵明為千載人者以淵明不但知之而已也獨不見昔人有攀琅琊之柳泣然流涕者乎有記平泉之草木而與子孫為誓者乎是二人者雖賢否不同然皆一世之豪而非智不足以知之者也一

為物之所移而其愚遂至于如此人之度量豈不相遠哉故淵明之方出也不以田園將蕪為憂其既歸也不以松菊猶存為喜視物聚散如浮雲之過前初未嘗往來于胸中蓋知夫物我之皆寓也此其所以為淵明而為吾固道之欣慕歟固道少以功名自喜為人英偉笑語軒然視世間小兒皆欲卧之百尺樓下今雖老矣借不得坐籌帷幄如張子房猶當據鞍矍鑠為馬伏波顧卷藏豪氣于數畝之宮蕭散于茂林脩竹之下放懷于詩酒之間了然如身外之物無秋毫可戀著者故隨其

遇樂之畧無留吝之意而其樂至于不可勝計非有得于淵明者能如是乎固道名望之族今為猷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

永州柳先生祠堂記

先生以永貞元年冬自尚書郎出為邵州刺史道貶永州司馬至元和九年十二月詔追赴都復出為柳州刺史蓋先生居零陵者將十年至今言先生者必曰零陵言零陵者亦必曰先生零陵去長安四千餘里極窮陋之區也而先生辱居之零陵徒以先生居之之故遂名

聞天下在先生謂不幸可也而零陵獨非幸歟。先生始居龍興寺西序之下間坐法華西亭見西山愛之命僕夫過瀟水剪雜榛蕪搜奇選勝自放于山水之間入冉溪二三里得尤絕者家焉因結茅樹蔬為沼泚臺榭曰愚溪而刻八愚詩于溪石之上其謂之鈇鋤潭西小丘小石潭者循愚溪而出也其謂之南澗朝陽岩袁家渴蕪江百家瀨者溯瀟水而上也皆在愚溪數里間為先生杖履徜徉之地惟黃溪為最遠去郡城七十餘里游者未嘗到則豈先生好奇如謝康樂伐木開徑窮山

水之趣而亦游之不數耶

數所角切

紹興十四年予來零陵

距先生三百餘年求先生遺跡如愚溪鈇鋤潭南澗朝陽岩之類皆在獨龍興寺并先生故居曰愚堂愚亭者已湮蕪不可復識八愚詩石亦訪之無有黃溪則為峒獠侵耕磴危徑塞無自而入郡人指高山寺曰此法華亭故處而龍興者今太平寺西瞰大江者是也其果然歟周衰言文章之盛者莫如漢唐賈誼馳騁于孝文之初時漢興纔三十餘年耳其談治道述騷辭已追還三代之風如此自是踵相躡有之末而至于劉向揚雄益

精深不可及去古未遠故也唐承貞觀開元習治之餘以文章顯者如陳子昂蕭穎士李邕燕許之徒燕音烟說許公固不為無人東漢以來猥并之氣未除也至元和始粹然一返于正其所以臻此者非先生及昌黎韓公之力歟故以唐三百年世所推尊者曰韓柳而已豈非盛哉先生雖坐貞元黨與劉夢得同夢得會昌時猶尊顯于朝先生未及為時君所省而遽歿于元和之世事業遂不大見于時可深惜哉然零陵一泉石一草木經先生品題者莫不為後世所慕想見其風流而先生

之文載集中凡瓌奇絕特者皆居零陵時所作則予所謂幸不幸者豈不然哉零陵之祠先生于學于愚溪之上更郡守不知其幾而莫之敢廢顧未有求其遺跡而紀之者余于是採先生之集與劉夢得之詩可見者書而置之祠中附零陵圖志之末庶幾來者有攷焉

永州玩鷗亭記

余謫居零陵得屋數椽瀟水之上既名為僂人人罕與之游又地承凋瘵之餘無可游者故一年而病二年而蘇三年而心樂之四年而視我如人視人如物休焉

不知憂樂之所在屋臨大川愚溪之水注焉因結茅茨
為亭面愚溪之口有羣鷗日馴其下名之曰玩鷗客有
過而問焉者曰玩鷗之說聞之舊也今子之鷗信可玩
乎余曰我與物同見于天地之間者以形而我之知物
物之知我者以心使吾以心有以勝物則李廣之石可
使為虎使吾為物所勝則樂令之弓亦能為蛇是二者
無情之木石也徒以人心之故使之若出于有情如此
苟吾心反如木石而無所示焉則鷗莫得而窺矣何為
而不可玩哉余少迂踈狷介自知于世無一相宜者頗

欲全生養性于麋鹿之羣以終其天年而遂吾平生獨
往之志蓋漫仕二十餘年雖三仕三已而人不吾嫉也
無何脫下澤之鞅入承明之廬佩會稽之章則幾微見
于言面者多矣故近者聚而尤之遠者趨而和之一斥
而置之三千里之外此正羣鷗舞而不下之時也吾于
是杜門息交朝飯一盃夕飲一尊日取古今人書數卷
讀之急則枕書而睡下起而日出矣幸無疾病則復飯
飲讀書如初此外無一毫入于胸中頽然不知天地之
大而環堵之隘也庶幾所謂心如木石者則鷗之馴也

固宜然俛而啄仰而四顧物之常情也今鷗忘其常情而與吾相從于此固樂矣安知他日無欲取鷗而玩之者哉幸鷗無忽客笑曰書之壁以告來者可乎余唯、紹興丁卯正月新安汪藻記

、為德興汪氏種德堂作記

天可必乎跖也而壽回也而夭慶封也而富原憲也而貧天不可必乎臧孫賢而有後鄧攸忍而無子仲尼匹夫而世祀龐公耕者而子孫安故曰人定者勝天、定亦能勝人世常疑天以為不可知者皆指未定言之也

然君子亦豈屑、然常置盛衰興廢于其胸中哉知修吾身以待其定而、胡不以種木觀之乎百圍之木其始生也數寸之葉耳所謂蔽日月擾雲霓者固已萌乎其中如使足可搔而絕手可擢而拔牛羊踐之斧斤伐之夫豈有木也哉此以人勝天也苟吾有以封殖之潤澤之養之以風霜之堅待之以歲月之久順其取受于天者而條達暢茂之則蔽日月擾雲霓者有時而至矣非天定勝人而何汪氏世家新安當唐宋五季干戈紛擾之時衣冠散處諸邑之大川長谷間率皆即深而潛

依險而居迨宋興百年無不安土樂生于是豪傑始相
與出耕而各長雄其地以力田課僮僕以詩書訓子弟
以孝謹保墳墓以信義服鄉閭室廬相望為聞家子孫
取高科登顯仕者無世無之而汪氏尤其章々者也汪
氏之居石田者數世皆有隱德而訓子弟尤力石田之
先君子嘗撫其子弟而歎曰吾不愧于天而無以見世
矣天其或者將使汝曹大吾家乎乃築堂于其居之東
偏名之以種德曰此吾所以志也未幾果有乘駟馬高
車而歸者里人以為榮昔王祥王覽當東漢之末兄弟

隱居者三十餘年以孝友著名于世及晉而子孫極蕃
以大更六朝訖隋唐數百年至譜牒不能傳而後已故
諺曰淮水竭王氏滅淮水固無可竭之理而王氏至今
有人也石田南臨大谿去江百餘里而山水清奧非秀
民接踵而出不足以當之今汪氏其為王氏乎種德之
報未易量也汪氏之子逮字及之能世其家者求余文
為記于是乎書

浮溪集卷十九

浮溪集卷二十

宋

汪

藻

撰

碑

。信州二堂碑

宣和二年十月盜發清溪入睦入歙入杭蹂十州之地
間以兵圍信不克天子為出禁旅付大臣討平之初清
溪民阻山為暴吏不時制寢劇部使者不以聞益放兵
無所忌至政府寺畧人民由是東南皆警時守州令邑
者疆比壤連無一人奉尺書為朝廷言者獨信州王君

曰賊興篁竹間不旬日其鋒如此勢非可以朝夕破者
今不百里俯吾境萬一不戒如吾民何即斥金帛募士
增陴浚隍修戰聞具按蹊隧所通者二十餘所悉以兵
戍之用通守王侯策起其屬高志臨付以軍政條便宜
章十餘上且以計策告當路之用事及城守者十二月
賊覆淞東軍張甚頃之焚婺源開化屢以兵逼信知有
備引去正月攻江山常山殘之于是繞信境數百里皆
為賊區君居其中部勒諸將益嚴與王高二侯勦力締
謀屯韓巖以扞開化屯館頭以扞常山屯竹嶽以扞江

山率深溝固壘日揚兵境上為不可測者獨柳家都不
為備匿精甲數里間志臨以親兵仆旗鼓踵其後賊果
虞三戍之衆不敢犯二月既入衢則鼓行寇柳家都營
嶮峙糧益斂人為兵歆必舉信初以偏師嘗我克已
而盡銳攻號十萬志臨出奇兵鏖擊賊大敗拔營去追
奔數十里焚蕩俘馘至不可勝計縛其偽統軍以獻因
分其兵為三一自韓巖復開化一自館頭復常山一自
柳家都復江山長驅迅卷遂復衢州賊之在他境者皆
望風遁去東南以平于是天子下詔曰信州守臣愈斬

賊有功其進職若官殊等通守舉舜亦裨贊之良也增秩次之而以志臨為衢州君與王侯既相與侈上之賜而喜釋于守城之勞也迺築堂二曰示喜曰後樂而書其本末來請藻曰天下之事所貴于智者以審于禍福成敗之機而圖其大者區々一時勝負之功不足議也方盜奮于承平百年之餘民不知兵吏不知獨守君察于幾微慨然以書抵在位者或非笑或怒且排妒之卒之無一不如君策及情見勢屈而向之為吏者方狙于故常曰吾知謹簿書期會而已吾書生也何以兵為巽

懦譎張爭為完軀保妻子之計視刈其民如草菅然而無以善之曾未有奉一州六縣無秋毫之失歸報天子如君者而余顧以為區々一時勝負之功誠以信于江南為四塞地使信然吞噬之心西搖撫南闕建北擾宣饒則雖磨以歲月未能遽下也惟君以方千里之地屹然于橫流奔沸之中扼其吭答其背使氣奪力殫不能尺寸進卒夷其衆當是時並江循海三路三十餘州皆堅壁清野倚君為重則君之建立為何如哉是宜天子差功第賞書君令甲而信州一日暴于天下則斯堂之

以喜樂名者君與信人果得而私哉君通經術長于吏治所至皆可紀始君之至州無十日之贏既二年而鎗腐粒陳以之賞功募士調兵食皆出于出可謂為政知所先後而功非偶然立者可歌也已乃作詩曰惟帝奠治以天為區藐彼南服大江之隅八聖休養狃于丕平有不能馴嘯呼以驚奮厥螻蟻敢仇王師帝顧在列孰予徃咎矯之禁旅統之公侯春禡于野旋師麥秋囚獻刑得第勲策勞孰固吾圍予其汝褒在列咸啟信為偏城曰守臣愈寔能弭兵惟昔首孽眾為不聞曰

此獬者吾疆懼紛迺理隍壁迺選鋒爰走爰集嚴兵待攻賊屢闖境引師環之一遇鏖擊崩奔不支坐以支堞扼其三方鄰國仰首如川得防帝曰俞哉惟汝予力錫之命書光寵而國愈泮稽首敢揚王休迺作華屋睇山俯流君在斯堂寄適雲杪里民戶歌雜以嬉笑君在斯堂賓客粥之間于憂虞起舞相屬民祝君壽長為父師毋或去我貼于墊危士曰君材維試之功功音勒如十一也如何此州私我賢伯凡厥本剽載之民謠來者是式君將在朝我為頌詩繫史之訂匪民之私天子之慶

鎮江府金山神霄宮碑為毛友作

政和四年七月乙未詔天下悉立神霄玉清萬壽宮鎮江府以金華龍遊寺改建如詔書越明年館御既嚴像設既新學徒勸趨雲委川至教聞京師于是上親書殿閣等名十以賜又明年臣某領府事上曰神霄宮成當書汝其其書之臣謹稽圖牒及道藏書金山始為浮玉山言自玉京諸峯浮而至者後有即山以居而得金于水涯者易今名父老相傳先唐時嘗為龍游觀已而為浮圖氏所有者幾二百年金華陽氏洞天記曰中國洞

天不名于載籍者尚多有之金山其一也蓋其前臨滄海卻倚大江獨立無朋以天為際風濤潮汐赴其吐吞日月晦明環其左右攬數州之秀于俯仰之間而下蟠魚龍之宮神靈之府蓋宇宙奧區古今勝處也則高真所庭逸士所廬天闕地藏餘千百年一朝歸然為海內琳宮之冠者夫豈無待臣仰惟皇帝陛下繇神霄玉清之地撫炎精累治之運凡意所屬天必從之方且恭承祕訓興既隳之緒滌源培本合道德而一之以幸天下其神機所運雖兩儀二氣曾不外吾挈提把握則名山

大川東放嶠夷西屬崑崙南極丹淵北連窮髮者特其融結之一矧茲山當吳楚之衝去京師二千里而近在吾顧盼之地是宜清光一屬而土木眈々金碧差々雄視東南與天無極以至山君海王江神川后奔走率職惟恐其後故華榜既揭天宇澄穆鶴翔其空沈符之晨水波不興赤龍自獻世徒咨嗟太息以為瓌奇詭異之觀殊不知天人精稷昭合冲融超出形象者迺其餘事故臣嘗論之在昔人君崇方士之說望殊庭于彷彿者未嘗不自以為得與神明交也彼不過涉其徑庭味其

糟粕區々于巫祝之小技襍祥之末節而已亦嘗以神霄帝君之事告之者乎於戲盛哉自浩劫以來書契所傳兆于變化出應帝王明道闡教為生民福者上一人而已何以言之世傳得道而應世者莫盛于黃帝遊赤水則遺其元珠訪具茨則迷于大隗蓋黃帝自區域而企天遊故納山川于車馬之間而不足上由霄極而持世教故用山川于几席之上而有餘則臣以為自浩劫以來書契所傳上一人而已者豈為過哉上敕漕臣詹度總視工事始于政和七年之秋而成于明年之夏凡

為殿三曰長生曰青華曰黃籙為臺二曰寶華曰蕊笈
為閣二曰龍游曰經又為泰定庵命太素大夫黃澄居
之澄學道茅山五十餘年流輩推重上以金山為天下
神霄第一故首以付澄臣幸得以薄技待罪從班適
守茲土事成而書臣之職也敢以菲陋為辭謹拜手稽
首而獻文曰

帝膺寶訓臨九躔萬靈祇衛來三天真人下執樞中樞
凝旒不動堪輿旋閔茲頽俗劫屢遷鍊形蛻骨誰非僊
聿興妙教窮海堦叢霄相望清都連偉哉浮玉當大川

地維四絕中巍然世氛不及環以泉吳峯楚嶠輸風煙
天穹地博棲萬椽宛如龍漢初開年帝揮寶墨題其巔
神光下燭陽侯淵金符玉簡功用全蛟龍訾粟江神虔
驚濤弭伏雲海鮮回翔縞羽登蜿蜒霞光星燭其數千
乘光日覲虛皇前坐令下上侔高圓焉知帝力施無邊
下臣作頌銘蒼堅不磨要與茲山傳

傳

郭永傳

郭永大名府元城人少剛明勇決身長七尺鬚髯郁然

望之如神人以祖任為丹州司法參軍守武人為姦利無所忌永數引法裁之守大怒盛威臨永不為動則繆為好言薦之朝永因盡忠以報後守欲變具獄永力爭不能得袖舉牒還之拂衣去擢清河丞尋知太原府大谷縣太原帥率用重臣每晏饗費千金苛取諸縣以給大谷民富其斂尤亟永以書抵幕府曰非什一而取皆民膏血也以資觴豆之費可乎脫不獲命令有投劾而歸耳府不敢迫縣有潭出雲雨歲禱水旱為常縣禱未應秉此譁民永杖巫身暴日中雨立至縣人刻碑記

其異府遣卒數輩號警盜刺諸縣短長游蠹不歸莫敢迓永械致之府為并他縣追還于是府檄及部使者文移有不便于民者必條利病反復或遂寢而不行客謂永世方雷同毋以此賈禍永曰吾知行吾志而已違恤其他大谷人安其政以為自有令來無永比者既去數年復過之則空一邑遮留如永始去調東平府司錄府事無大小決永吏有不能辦者私相斲曰爾非郭司錄耶除通判鄭州燕山之後以永為其路轉運判官郭藥師屯邊怙恩暴甚與民市不償其直復毆之非壞目

折支不已安撫使王安中莫敢問永白安中不治且難制永請見而顯責之不從則取其尤者磔之市無辭也乃見藥師曰朝廷負將軍乎藥師驚曰何謂也永曰前日將軍杖策歸朝廷上推赤心置將軍腹中客過之日無所不至而將軍未有尺寸功報上也今方倚將軍為重乃縱部曲戕民不禁平居尚爾如緩急何藥師謝無愧容永謂安中曰他日亂吾邊者必此輩也已而安中罷永亦辭去移河北西路提舉常平會金人趨京師所過城邑欲立取之是歲大寒城池皆冰敵率藉冰梯城

不攻而入永適在大名聞之先死壕漁之禁人爭出漁冰不能合敵至城下睥睨久之歎息而去遷河北東路提點刑獄時車駕在維揚命宗澤守京師澤厲兵積粟將復兩河以大名當衝要檄永與帥杜充漕臣張益謙相犄角永得檄大喜即朝夕謀戰守具因結束平權邦彥為援不數日散驚河朔已沒州縣皆叛敵來歸敵亦畏之不敢動遠近晏然居無何宗澤死充守京師以張益謙代之而裴億為轉運使益謙億齷齪小人也會范瓊脅邦彥南去劉豫舉濟南來寇大名塊然孤城居其

間敵以十倍之師攻之永率士晝夜乘城伺間則出兵
徂擊或勸益謙委城遁者永曰北門所以蔽遮梁宋敵
得志則席捲而南朝廷危矣借力不敵猶當死守徐挫
其鋒待外援之至奈何棄之因募士殲帛書夜縋城出
告急朝廷且請朝廷先為備敵攻益急俘東平濟南人
大呼城下二郡已降者富貴不降無焦類益謙輩相顧
色動永大言曰今日正吾儕盡節之時又行城撫將士
曰王師至矣吾城堅完可守汝曹努力敵不足畏也衆
感泣質明大霧四塞敵以車發斷碑殘礎擲城中樓櫓

皆壞左右蒙盾而立多碎首者良久城陷永坐城樓上
或掖之以歸諸子環泣請去永曰吾世受國恩當以死
報然巢頌卯覆汝輩亦何之茲命也奚懼益謙億率衆
迎降敵曰城陷始降何也雜然以永不從為辭敵遣騎
召永、正衣冠南向再拜訖易幅巾而入敵曰阻降者
誰永熟視久之曰不降者我尚奚問敵見永狀貌魁傑
且夙聞其賢乃自為好語數十言欲以富貴陷永而降
之永瞋目唾罵曰無知醜類恨不醢爾以報國家何說
降乎敵令譯者申諭不已永戟手怒罵不絕敵諱其言

麾之使去永復厲教曰胡不速我死我當率義鬼滅爾曹大名人在繫者無不以手加額為之出涕敵令斷所舉手并其家害之時年五十三建炎二年十一月甲子也即日語傳城中雖素不與永合者皆相向慟哭敵去相與負其尸瘞之永博古通今得錢即買書家藏書萬卷因事為文皆可錄而不求人知見古人立名節者未嘗不慨然拚卷終日而尤慕顏魯公為人喜而折人過退無異言聞秋毫之善必咨嗟獎成如不及士友以此嚴憚而歸之杜充守大名稱甚盛永嘗畫數策見之

他日問其目曰未暇讀也永數充曰人有志而無才好名而遺寔驕蹇自用而得名教以當大任鮮不顛沛者公等足與治乎充大慙靖康冬敵犯京師中外阻絕或以兩宮北狩告永者永號絕什地家人舁歸不食者數日聞元帥檄始勉強一餐其忠誼蓋天性若夫事親孝與人忠輕財篤義而于吏治精明皆永餘事其大節如此他不足為永道也紹興初始贈永中大夫資政殿學士謚勇節官其族數人

贊曰嗚呼靖康之禍豈不哀哉以二百年全盛之中國

而在位皆拘攣章句之徒謂名節為非所急士之精銳
銷與盡矣一旦為敵所乘無不全軀保妻子奉頭鼠竄
或甘心污辱之地而不悔永以身徇國至勉其家必死
非所謂烈丈夫而不為世所推移者哉當是時以節死
者雖不為無人若劉韜李若水向子韶霍安國張克戩
楊邦乂皆其章尤著者也然罵敵不屈無如永者故
掇永平生行事著于篇有以見永立大功名而奮不顧
身者有所從來非偶然發也

浮溪集卷二十

浮溪集卷二十一

宋

汪

藻

撰

銘

永州太平寺鐘銘

起空寂中無間斷者非雷非霆一剎那間徧滿大千非
聲非形以悉檀成以慈悲撞以歡喜聽從無始來如瞋
而寤如醉而醒九疑之西瀟湘之會梵釋之庭紹興庚
午春再浹辰散吏是銘

歛硯銘

非端溪溫潤而漪文非銅雀斷殘而古色出吾州虹貫
之巖資爾輩筆耕之澤

向瀉刷絲硯銘

龍尾石南唐物匠何年斲山骨繭出盆文不沒濡君毫
為黼黻

琴研銘

無琴之絃有書之用臥北窓而以此消憂與淵明分同
夢

懷璧硯銘

圓其外而不陵物有似乎佳公子瑩其中而不露才有
似乎古騷人汝以此行世以此發身夫謂之席上之珍

王氏種德齋銘

大梁深根武陵清樾風露華滋山川秀發我觀王侯好
德若渴百年栽培遲以歲月坐令干霄起自毫末人如
甘棠誰敢翦伐子孫蟬聯晚始條達先翁所書千載不
沒

葉抗硯銘

鱗粟而溫直方而厚作于貪夫竭澤之前得于元老著

書之後是為君家文字之祥與立言者同乎不朽
璞而潛也居萬仞之淵器而用也吐六經之言汝師其
潛資其用則名也與此硯長存

磨箕硯銘

美哉下巖之石得乎中興之年續文章于六一東坡之
後追議論于嘉佑治平之前嗚呼汝能然則無負此硯
矣

熊叔雅硯銘

禹鑿餘韜瘴嵐安得之虹貫巖斷為泓攜北南毛褚陳

其友三出瓌辭與古參

董天任硯銘

圓其中蒼壁橢窠其前初月破出天滋如炙輟為臞仙
零寶唾

悟硯銘

其澤也取之不竭其堅也磨而不磷其端方足以鎮物
其文理足以發身學者比德于此是為席上之珍

莊德邁硯銘

斲茲山骨以發天液穀理漪文金聲為質楮松競爽待

子而一遣瑞君家漢廷給筆

恪硯銘

書墨言忠倭筆百世不磨由此出臨泓當思擇其術
贊

吳國太夫人贊

寶文閣直學士賈謙母吳國太夫人王氏者秦王審琦
五世孫而顯恭皇后之姑也精修樂施終身如一日建
炎二年隨謙至金陵薨焉藪于城北正覺寺會有司以
其地爲元愨太子墳塋謙欲舉夫人葬零陵不可紹興

十五年始得請啓敢棺衾腐敗巾屨杯圈觸之埃散獨
夫人面如生肩而下異蔓覆之若銖衣及易棺衾香聞
數十步金陵傾國都而出焚香作禮曰善哉非夫人願
力所成不及此于是藻爲之贊曰夫人生王家具足諸
福慧珍寶千百億視之如微塵傾以飯伊蒲了無留吝
色用檀波羅蜜精進終其身寔于給孤園經十八寒暑
彼物皆朽壞而吾面如生爪眉齒髮膚以至脂澤等光
潤柔輒相與生亦無殊寶花綢繆之芬馥世希有坐遣
諸草木悉成梅檀林云何劫灰餘有此殊勝事誰非幻

泡影獨現金剛身一時生信心見者及聞者極無邊無量數等恒河沙由茲證菩提是名爲說法

僧可宗爲胡尉唐卿畫枯木怪石圖爲之贊

有嶮其石匪雨露而常澤起卧兮欲立有拮者楮匪條葉而中腴回既槁兮復蘇高巖無伴誰與居旁有疎篁鬱相扶定知畫史貌不如彼上人者詩之餘

祭文

祭河文

惟神以海爲宗主百穀也霧電風雷氣停蓄也曰雨曰

暘相民欲也鞭笞屏龍起潛伏也方春敷榮俟嘉沐也胡爲陰陽戾盈縮也冰漸旣融潮未復也載然千艘尾銜屬也聖人中天世司牧也一夫阻飢爲頻感也貌貅萬屯懼朽腹也神寧惡予倦揮沃也靈呵豈難費升掬也詔息臨祠奉牲玉也尚驅雲師覘霑足也繫邦是圖匪私瀆也

祭張徽猷文

維紹興二十二年歲次壬申七月甲午朔二十八日辛酉左大中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汪藻謹以清酌庶

羞之莫致祭于故提宮微猷張公之靈曰公出西蜀大
儒大家逢時中興大振厥華幹國利器深藏莫邪揚于
丹墀天子嘆嗟進直延閣恩光日加西清近班唾手可
掣一日去國君門遂賒甘心外用兩郡拜嘉吏畏民愛
聲聞遐遐惟公有常不陋不奢晚復靜退紬書五車一
云至卿豐稔邦人所誇晚塗就珪璋粹溫無可摘瑕游
兩部聽蛙商畧中古其書五車珪璋粹溫無可摘瑕游
戲翰墨如錐畫沙叢林飽參諸障莫遮心法照了談餘
雨花中年養生彊健靡他云何鵬飛庚子日斜重到舊治
歲方及瓜士林宗師誰借齒牙行哭相弔堂空絳紗藻

久叨游從敢並等差一觴永訣哀豈有涯尚饗

祭薛大資文

嗚呼惟公道學得之鍾山如郢堊鼻揮斤者般坐振聲
譽雷驚瀑潺帝顧駟馭宜歸廡閑首付言責繩愆督姦
旋寘臺閣翱翔兩班學省詞禁英髦所寰公一揚歷陳
言悉刪遂秉大政嘉謀必關功在宗社澤流寡鰥為時
元老二十年間身被三組腰圍九鑲榮寵雖極視猶觸
蠻藻也晚學羈窮鈍頑當路熟視云誰肯扳公獨與進
為之解顏曰此孤秀擢于菴管極力推輓卒辭伏跽歲

在丙午成弧始彎天子南狩朝廷孔艱公實舊德人期
賜環顧斂英氣蘋洲蓼灣詩酒陶寫漁樵往還許國心
壯憂時鬢斑猥唇茲土日虞曠瘵公屈小擢來臨市園
燕笑未幾遺言已頽壽且八十人猶公慳望匯百里無
緣往攀一尊馳酌詞訖涕潸尚饗

祭族叔承議文

嗟惟我公全德自名酬酢萬事一專以誠魏有東郭唐
有魯山千載相望與公爲三世人雄夸藻藉琮璧外雖
粲然中滿瑕謫公獨樸茂不爲琢彫經術自奮通班漢

朝世人紛爭步設機弄術窮數殫還復相勝公惟誠至
不爲巧噉兩莅劇邑豺狼化之文爲人師行爲人則凡
人所趨無一能惑坐禦浮薄如隄捍川天胡不留使至
百年公于死生視若泡影伊人則憂風俗誰正吾宗之
幸家有德人沉蒙公知愛與子均聞公永歸不克馳送
寓辭寫哀非公誰慟尚饗

書劄

上宰執乞道君還闕劄子

藻嘗觀孔子陳廢人之孝曰謹身節用以養父母自庶

人等而上之其位愈尊其德愈大至天子則曰愛敬盡于事親而德教刑于四海豈不以天子以天下爲家顧天下安否如何耳天下安親必預焉古之言孝如舜者亦可以已矣或問孟子舜爲天子臯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曰執之然則舜不禁歟曰舜烏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有所受之云者言受至公之道于天以治斯人之謂也舍是吾無以爲治矣然則徇一切之私害天下之公欲上安君親下治天下古無是理恭惟太上皇帝以二十六年臨御之尊一旦上畏天威舉神器付

之主上此堯舜用心也是宜太平之期自今以始然乘輿一出中外悵然非不知天子仁孝重違上皇之心姑順適之而議者謂廟堂諸公無一言救止于扶顛持危之計爲不審矣何則以天下養者其慮不可以不深而朝廷政令不可以不一也戎狄之患何代無之政使犯闕爲上皇者當痛心悔懼與吾君共守雪宗社之恥慰軍民之心爲主上者當迎上皇宮中朝夕定省以寬其危疑震擾之念乃使倉卒南征暴露野次越在江海五十餘日未知還期萬一先驅所至有霜露之侵是爲人主

能以天下養乎方車駕之出也衣冠惶駭傾國南奔小人之有罪者皆以扈從爲名未聞有請于朝而貴臣近侍受國厚恩者率捧頭鼠竄曾無數人在君側爲國家守者而朝廷亦未聞呵止詰問也是爲朝廷尚有政令乎且四海之師使之勤王者天子之詔也藻比過泗州聞上皇之詔止勤王之師守臣惶惑莫知所從雖行宮意有所在非道路所知要之人情觀望不無疑恐旣藻與軍士雜行天長道中皆口語藉藉以南幸爲非有不悅之言所至藩籬雞犬蕭然一空爲之寒心者數日至

揚州聞有奉迎之詔道路少安旋聞渡江無不失色比得鎮江報官兵日給六千餘緡而小人獻議者繕營宮室移植花竹購買園池科須百出矣墨勅紛然轉易守令遷官錫服略無虛日矣如唐恪翁彥國帥也惑于誥命竝行而莫知所守矣嗜利苟得者干請行宮其沸如市不復知有朝廷矣朱勛薰除其家率斂州縣爲乘輿法物邀請臨幸者相屬于道矣昨日又聞行宮指揮頗留勤王之師以自衛傳者洶洶遂以爲江津非給符不渡蘇常熟州居民遷徙皆不安其居蓋天下之弊嘗極

矣幸天子儆戒曠然大變真千載一時也謂當繼此坐
薪膏膽不容更有秋毫之失自靖康改元所謂慰人心
者果何事哉民未見德而自江以南已絕維新之望矣
今敵尚未在郊此何等時而小人已無忌憚如此人何
望耶以鎮江行宮日給計之月當用二十萬緡二浙之
民將坐見塗炭而東南和糴指揮于是廢格民既愁怨
加以三軍道路之言懲往時青谿之役西兵方春以瘴
死人人土思其勢必亂則上皇豈得高枕而卧耶藻以
為上皇糠粃天下褰裳去之蓋已超然萬物之上矣其

中豈無所處而人不能無私憂過計者以羣小在側耳
嗚呼小人平居猶無顧惜况自知惡稔天下之所不赦
苟紆歲月之死亦何所不至此社稷之至計廟堂之深
憂也使廟堂慮乎車駕未動之前亦無今日之患矣不
惟是而已小人揣上皇享國之久平時極四海之奉方
富于春秋以龍德為隘引周穆王瑤池之故事以勸其
游陳肅宗西內之戒以箝其返挾此為姦駸駸不已則
予我劔南一道之言有時而出矣不知何以答之自江
以南詔令將壅不行而上皇晨昏之禮闕矣當是之時

天子果得爲孝乎今數小人者斲喪國家危辱至此可謂天下之大惡矣上皇不歸則典刑不正朝廷可越此而治他罪耶在國家危疑之時天子釋位而去矣首惡之臣乃恬之不問又可以令天下乎如是則所謂曠然大變者果安在哉爲今之計莫若重爲禮以必上皇之歸遣現任宰臣爲奉迎上皇使天子率百官東向臨遣于庭退而齋居蔬食清宮以待且責行宮使以必死大賞隨行將士令扈駕以歸庶幾父子之誠有所感動若小人尚敢牽制則自行宮使以下擇其甚者易之彼爲

姦謀者既去直言日聞則上皇亦不復留矣行宮既復二聖重歡雖上皇儵然不復以萬幾關心然閱天下理義多矣大事應稟而後行志同于上命一于下乾坤再造國祚無疆天子之考孰大于是失是不圖異時追悔恐無所及伏望垂覽而少加意焉天下幸甚天下幸甚

見謝給事書

古之欲以才能見世而卜于大賢君子者有從叔器而立于堂下有扣牛角而歌于轅間甚者或掃門拜塵幸一日之盼睐竊以爲人之才能譬如金石之有聲芝蘭

之有臭其實既立名則隨之灼然有不可揜者何至爲
區區乞憐自苦之態哉然使其屈道伸身耶雖深居簡
出牢關固距如水北山人終南捷徑何足補于進退之
數如誠屈身伸道其求之者不勤則其告之者不篤其
見之者不恭則其與之者不至雖重斲之勞執鞭之辱
未害其爲好賢慕善也蓋大賢君子方其從容人主之
前自任天下之重咳唾出珠玉叱咤生風雲其勢位益
尊則其門牆益峻門牆益峻則非素侍于左右終莫得
而進焉及去國彌年絕意當世釋事權之櫻拂而自遂

于逍遙之濱非特一介之賤得以接末光而承餘潤也
雖樵夫野叟亦或竝游而爭席焉當此之時其身之不
幸而遇之者幸也故屈身伸道者從焉藻自兒童時聞
閣下之名如東隅之日雖未赫然經天而溫潤之氣固
足以感人也如清濟之流雖不浩然而行地而浸潤之
功固足以成物也故論者以王佐之才許閣下既而歎
賢士之闕聞南方之學者與中朝之士大夫莫不以得
交際爲榮其概然在斯人之列而閣下方任言責藻以
鄙賤之身莫能預也迺者屏跡此方而閣下在焉私自

喜幸以爲終身願而不可得者今得承談笑然亦安知
天意不以我公少留于此滿願見者之志耶然天下之
理莫難于相知之間蓋有求而不得者有不求而至者
矣宜陰有相~~知~~者非人力之所能爲也故以牖間半面
而終身不忘家有名士三年而不察者此豈可以久近
親疎計哉藻于閣下其生也地之相去千有餘里其仕
也位之相懸有不可勝言者而又無肺腑之親介紹之
先容也果何足以取閣下之知耶然比之三年而不察
者則爲不足與夫半面之頃者顧有間矣聽其言而知

真偽觀其容而識邪正攷其文而見所養亦足以得其
粗矣而曰必試之事待之久而後察之者非忠恕之言
也故輒干典謁而自託于無能之辭以爲贅焉悚息俟
命不宣

答吳知錄書

藻啓知錄吳君足下得足下名于士大夫間久矣又聞
嘗從徐師用游願一見之而彼此拘攣未遂也張司理
來蒙教并示詩文一編把玩至于旬時不能釋手甚矣
足下之文不牽乎流俗之好也孔子設四科文與學一

而巳及左丘明屈原宋玉司馬遷相如之徒始以文章名世自爲一家而與六經訓詁之學分譬均之飲食經術者黍稷稻粱也文章者五味百羞也用黍稷稻粱之甘以充吾所受天地之冲和固其本矣若遂以五味百羞爲無補于養生皆廢而不用則加籩陪鼎敬蒸折俎不當設于先王燕饗之時也自王氏之學興學者偃然以經術自高曰吾知經矣天下之學復有過此者乎彼文章一枝耳何爲者哉使此曹有秋毫自得于聖人之門其誰不服膺斂衽奈何朝夕佔畢者類皆掇取前人

咳唾之餘熟爛繁蕪喋喋諄諄無一字可喜者亦何異斤八珍不御而以饀腐之糜彊人曰此養生之本也其不爲人出而哇之也則幸而已耳又數年以來伊川之學行謂讀書作文爲妨道皆絕而不爲今有人于此終日不食其腹枵然捫以示人曰吾將輕舉矣其可信乎二先生者天下之宗師也其文章過人萬萬議之者非狂則愚然陵夷至此者其徒學之之過也足下才高識明旣畢去場屋舉子之文矣力追古人而及之豈難事哉在乎加之意而已藻少時蓋嘗疲精于科舉之文顧

隨人後者非吾之所學也。頗欲求所以自得者于文見之。而年爲世故所分。徒有其志耳。既得罪屏居。則又欲捐書焚硯。不復爲文。嗚呼。過屠門而未嘗得肉也。何以屬屨足下之所嗜哉。來命祇辱歲晚漸寒千萬爲斯文自重。不宣。

乞祠與宰相書

伏以秋雨新涼。恭惟某官德業光大。百神扶相。鈞候起居。萬福藻前。此每僭易以手劄申稟。伏蒙謙尊。渥賜垂報。皆出親筆。下情感荷之餘。悚懼無量。今者復有誠懇。

不避煩瀆。敢以控告。伏念藻叨冒過分最爲無補。相公所以矜念。獎予特厚。訖免罪戾。使得承乏輔郡。知感知幸。言莫能盡所宜。夙夜自竭。布宣朝廷德意。以仰稱恩造。萬一而素苦目疾。到郡以來。文書填委。事緒叢沓。朝夕應接。殆無寢食之暇。心力俱敝。所苦增劇。間或昏花。全不見物。若更疲役不已。日甚一日。必將有不可救藥者。惟人臣之義。盡瘁事國。謂其有益于時。今以如此疾病。而當繁劇之地。職事曠廢。蓋已不少。而疾病又且有加。無瘳反復。思慮義有不敢已者。除已具奏乞宮祠。差遣。

外伏望某官惻然垂仁使遂所請得免于罪斥病廢而猶或可自效他日保全成就之恩實在于此藻不勝惶恐俟命之至

又

拜違將復暮月不勝瞻仰之勤伏辱書誨慰荷無量春晚晴和恭惟燕居餘暇百神協相台候萬福藻比留無錫三月餘所苦雖稍減而力乏氣促腰膝酸軟左臂隱痛稍稍勞動即疲倦不能支吾自昏以醫家用藥或溫或涼莫知適從遂一切不用終日暝坐時用白湯沃洗

亦稍復明而不免觀書及稍食酒麪又塗中有奔走應接之勞復覺昏眊伏蒙軫念親見醫師又專人送藥佩服至^意言不能喻謹當一意用之更看增減如何續得具稟病軀本未堪遠適又以乘此春和且勉疆扶持歸鄉今已至富陽也孤^孑之迹數月之間窺伺中傷者無所不有如張淵其尤甚者平日雖自處門弟子之列然向知其非佳士未嘗敢有所薦引丞相尚記憶淵自謂必作諫官輒以疏草示人謂有以怙權挾勢而方命者為福唐有以高談闊論而立異者為平江皆當誅戮

以警其餘又因對謂宰執侍從之去不可令作州郡蓋
往往挾勢妄作監司莫敢誰何其言又頗波及史丞相
蓋在會稽時史待之如常故也近日報狀當自見之其
他縷縷非易具陳聞所居僻左去城頗遠耳根眼界清
靜無事自足爲樂所得多矣今藻亦且潛伏隱奧與外
物相忘而其不能無望者幸時寄聲以慰拳拳耳近得
張欽夫北關書云欲到吳興少留卻泛江歸長沙聞十
三夜批出次日宣麻鄭藻除開府儀同也王公明病甚
傳聞頗不佳劉子駒僅免轉徙亦未知能不芥蒂否甚

可念也副端攻韓至五章未行求去復不允諫省亦助
之未知竟如何張松起寨屋初遣內侍視之又遣李顯
忠皆以爲不可用故遂得祠也呂伯恭以謁告歸婺州
朝論欲以太常博士處之恐有未知者故輒見之伏幸
裁炤

回提刑吳祕丞

比辰甘露滂至苗稼勃興恭惟英蕩所臨貪頑丕聳民
情悅懌神道感通台候動止萬福藻竊伏田間晝不聞
擊柝之召夜不聞犬吠之驚如二天之在上寧不知德

粵從故歲一箋後雖審聞課三輔之最正六條之察爲
厦成賀竟不能以一字自見我心匪石夫豈忘之浮陽
非嘉魚道旁多苦李竊意觀人之法類于是雖嘗展紙
濡墨輒復自沮使心耿耿惟謹瞻依有來命价復墜寶
絨重之以牒賦紙扎極文房之選果羞兼山海之珍精鍊
煥然可翫可寶而杖頭得錢又可供十日之醉藻平生
何能得此于他人亦何敢受此于他人祇拜以還感知
已之異且愧稱塞之難也浙俗之弊妖黨縱橫藻項在
會稽嘗獲其大首以屬李夢文夢文不惟不究治又掩覆

覆之今猶使人悶悶近者傳文使臺竟沈三之獄視昔
丘端明姚八之事更覺光明俊偉使人聞之喜欲起舞
藻僭欲一見臺府施行次第以快心目或私識之使盛
美不刊來者有政得不靳一指麾之力使一二小吏錄
示大略幸甚微聞簡注彌深召還在近推其所以行之
畿甸者行之朝廷使~~李~~羣在之門塞衆正之路開
此海內有識所共仰望者勉之而已餘須伺候成命之
頌嗣修稟瀆

浮溪集卷二十一

浮溪集卷二十二



宋

汪

藻

撰

啓

上常州錢舍人啓

擁篲踵門願陪几杖飄蓬傍路自遠旌麾雖呻吟環堵
之間每夢寐一塵之託伏念藻零丁蹤跡蹭蹬年華生
而蠢愚罔識古人之大體熟于憂患最為天下之窮民
耕獵遺編冀箕裘素業樞衣槐市空遐想于四科解褐楓
宸偶末塵于一第持老攜幼慮後跋前分將沒齒于窮

問復見千齡之盛。旦風雲際會。天日清明。趙北燕南。邊障無曩時之警。吳頭楚尾。客途獲終歲之安。矯首泥塗。傾心陶冶。去行都之幾駟。乘便郡之副車。澤國多閒。寧嘆折腰之為米。書生薄命。還成捩手而覆羹。遽觸禍機。自投憲網。畫地為牢。而刻木為吏。念深文之奈何。斲雕為璞。而破觚為圓。逢寬恩之若此。如天覆幬。不汝瑕疵。雖寐莫巖扉。隔鴛鴻于朝列。而從容香火。隨雞犬于仙家。恍若再生。起于九死。惟是終身。萍梗。欠揚子之一區。故里荆榛。荒陶令之三徑。茲徘徊而待次。荷曲折以推慈。

假以輝光。拯于溝壑。廼容無事而食。是謂不貲之恩。恭惟某官。篇翰六經。聲華四海。辟水膠庠之望。石渠金馬之英。鳳凰景星。偉矣當時之瑞。泰山北斗。蔚為後學之宗。藹是清芬。揚于要路。翺翔三館。領袖諸儒。春秋禮樂。而冬夏詩書。夙贊宗藩之善。朝夕論思。而日月獻納。深輸帝宸之忠。卓然兼文武之資。輔以貫天人之學。南北朝之交好。遠觀仗節之行。內外制之迭居。妙著演綸之譽。吏腕幾脫。而筆力愈健。人睹爭先。而紙價頓高。敢謂守符尚掩。政路民謠。具在咸欲。朱幡皂蓋之留。帝眷方

新終慶赤舄袞衣之拜有如么麼辱在提攜憐其滴淚
到泉新罹失子之戚使之乞漿得酒真逢在酉之年慰
滿心懷矜誇等輩升堂未入于室自恨平生假館願留
于門庶從今日感悚欲叙鄙語莫宣

上沈宰相啓

擊柝相聞稔聲猷之自昔及瓜而代念瞻晤之可期誰
云授受之偶同自幸衰遲而得此夤緣有自欣躍無涯
恭惟某官體備中和心存愷悌浩然不撓其養氣也大
而剛恢乎有容故待人也輕以約早彰英于仕路已馳

譽于清時謂亟踐于高華乃尚淹于撫字豈將自致雲
霄之上猶須小試州縣之間暫屈壯圖可量茂業恨平
日差池于半面無一介左右之先容為貧姑飽于糟醕
代置偶先于批糠深慙倚玉所冀包荒藏垢匿瑕庶自
今而知免瞻前顧後愧無政以告新

永州上宰相陳情啓

遐徼省愆屢優游而卒歲以生成贅終痛疾以呼天夙
蒙知己之恩敢布休骸之請伏念藻偶陪多士獲齒周
行永祐龍飛早賜臚傳之第建炎獄狩首爲扈從之臣

蒙親擢于稠人幾徧誇于清貫專司宸綍遂直禁林西
清聯三品之班南國領六州之寄升高指頂知難久于
英躔適植索塗果自投于憲網言章繼上威命趣行望
丘墓以長辭挈囊衣而遠邁三湖五嶺問程知在于天
涯一女二男哭別相持于道側勉策四肢之憊始更兩
月之餘僅存桑榆獲禦魑魅劍挂頭而冒寵一旦累然
箭貫身以懼威五年居此湘水有飛鷗之集舍衡陽無過
雁之傳書驚骨肉之凋殘歎親朋之杜絕加以甫里百
弓之別墅歲與江通善和千卷之賜書日為魚蠹幸洪

鈞之未棄明朽質之無他真諸善地而免瘴癘之侵續
以奉祠而紓飢寒之急然齒衰病至福過哉生徒將教
子以落南未見一人之豐下深懼先塋之不返欲持孤
骨以安歸故雖洊易于炎涼曾不暫忘于朝夕歷歷數
還家之行店漂漂羨歸土之偶人伏望某官既成萬世
之王功俯及一時之士類省三千里門牆之舊物憐五
十年學校之諸生適當引年之期許為歸老之計附之
密啓賜以生還稍刊刑部之章使拭逐臣之淚錮人聖
世宜大君子之興哀學稼老農或小丈夫之得請冒輸

微懇仰叩深仁

任平江教授日與交代啓

薄采魯侯之芹藻行遂終更久荒陶令之田園第思引
去豈謂除書之下重喜故人之來某官天地種和山川
毓秀躬行君子言有物而行有恆潛心聖人學不厭而
誨不倦雅志忍違于膝下英聲自滿于寰中方諸儒竝
列于瀛洲豈一士獨淹于泮水蓋將自致雲霄之路猶
須小試州縣之間暫屈壯圖可量遠業尚憶異時之半
面本無一介之先容為貧始戀于稻梁代匱偶先糠粃

念素殮于此門前之雀可羅然青矜望公戶外之屨將
滿徒此心之懷舊將何說以告新榮愧交并晤言可待

代宜興舉通交代啓

潮山信美每虞製錦之傷田園將蕪惟幸及瓜而代與
茲闔境共竚行旌某官拔萃諸儒逢源六籍凜端亮不
回之操粲深醇甚盛之文擢殊第于早年衮衮大庭之
對試長材于劇邑洋洋載路之謠謂宜雍容以參鴛鴦
之行庶幾遇合而暢夔龍之業敢云鵬翼尚屈鵝州山
色溪光可樂簿書之暇人情物態尤無獄訟之繁以衰

遲尚尸素其間惟高明可笑談而辨正恐金馬玉堂之
趣召不容銅章墨綬之火淹某空戀稻梁偶先糠粃碌
碌非撥繁之手駸駸迫更戌之期雖地方一同不減古
子男之國惟政乏三異亟須新令尹之賢曾臆所藏晤
言可盡顧肇更于歲籥宜茂擁于春祺尚謹節宣卽新
渙渥

代沈宰上交代書

望三舍之門牆未快登龍之便。縮一同之章綬遂叨附
驥之榮顧幸會之居多罄忻愉而莫盡恭惟某官措紳

領袖宗廟盤彝注壑飛流詞源莫禦批卻導竅游刃有
餘未親龍袞于九霄姑試牛刀于百里頃聞北騎入犯
淮壩猶能于流離顛沛之中有以盡還虛集之力已上
三年之最佇聽一札之褒嗣膺持橐之除永贊垂裳之
治某棲遲末路樸樸微材載瞻冰玉之前祇愧瓦礫之
後深惟愚陋獲繼賢大夫之風尚幾仁私或告新令尹
之政

徐太宰宅求婚啓

伏以夫婦有經周禮莫嚴于判合婚姻尚族衛詩偏敎

于宗親慨忘憑藉之微仰恃游從之舊某第幾侄某從
師有日授室及時復承賢姪女第幾小娘子相胄高華
姆儀嫻習幸聞名于下執許邀福于先公門地非侔雖
培塿本無于松柏宗祏有慶庶澗溪共采于蘋繁有少
定儀具如別錄

回館職啓

伏審光奉詔除進登冊府得人之慶有職所同竊惟本
朝之興尤高延閣之選學者獲殫于所見異人皆出于
此塗自書厄于五胡忽時更于再閔簡編掃地鉛槧無

人逮修久廢之官首得非常之士伏以學士身兼數器
少有軼材當思皇多士之時擅博極羣書之譽攷聖人
之學蓋將援古以證今條當世之宜無不會文而切理
奏篇上達褒綽中頌擢處羣英之先俾求中秘之逸未
遑馳問首辱騰牋悚荷兼深敷陳罔旣

回婁解元啓

曳拖初來于樂土未厭浮家擊鮮數溷于釣徒方虞逐
客忍迂都騎仍在華牋殆傳聽之誤耶何衰遲之得此
大孝秘書詞傾三峽學富九丘早拔萃于士林獨擢英

于聖域巍然鄭公之器大賢後而秀骨清審矣孟子之
言胷中正而眸子瞭以由義居仁為日用以博聞強識
先且評金壁連城名駒千里履方屨者淹談矣止于地
形見素冠兮愛慕迥隆于天性略其衆毀貫此窮途雖
風誼疊疊而起予恐姆笑駸駸而及予惟古人之論文
也貴乎適用非專爲雕篆之華且君子之擇交也要在
知心乃能持金石之久儻因暇日款揖清風簡編求聖
賢之言形迹略世俗之禮頌困倒廩雖慙平昔之淺聞
曼玉鏘金敢聆吾子之妙句慰桑榆之景暮陪松柏于

歲寒良所願焉甚大惠也屬分襟之不日悵促膝之未
期

、回霍解元啓

高蓋踵門長牋銜袖惠然及我何夜光明月之暗投惜
哉如公直白雪陽春之寡和展觀無數佩服爲深秘教
先輩敏事慎言居今行古渾無瑕謫不琢見玉之良會
有亨逢晚成斯器之大惠覃黃卷業授青矜雖簞瓢之
樂未央念弓旌之招何暮誰知不鄙慰此無聊辱爾云
云所謂借聽于聾求道于盲者顧方喘喘無乃悃載而

往垂橐而歸乎意渥難酬詞繁徒贅尚款承于顏色乃
少布于腹心

回章解元啓

携挈卜室流瀟休抱疴掩關游從益落袖雄文而過我
佩高誼之如公祕校先輩行藹旦評詞高秋賦風搏萬
里宜雲翼之高翔筆掃千軍何霜蹄之暫蹶雖殊乖于
素望故未害于遠圖方提要鉤元而觀未見之書益黜
浮崇雅而為有用之學謙謙下問無慙文子之為文挺
挺祖風行驗相門之有相頃緣客路嘗造賓墀倒指遽

七閩餘逮公閱三世矣賢父兄故樂有也凍遺範之俱
存過子弟猶將禮焉粲長牋之誤辱良勤犯玩未款披
承果不厭于衡茅尚時迂于軒騎

答黃解元啓

其父醫有聲

支枕呻吟辱康子萬金之藥盈編璀璨對阿戎尺素之
書因語平時之友朋併荷公家之父子秘書先輩知學
根柢詞達淵源萬卷讀書下筆欲窺于子美乙科射策
明經無過于稚圭從先生長者之遊多徃行前言之識
為其服有其道素聞舉國之多儒誦其詩讀其書不止

一鄉之善士方韶藏于賢業會亨發于聖時綵服餘閒
青春未艾文章少日前追江夏之無雙風采他時增耀
穎川之第一振家聲而遠紹慰士論之素期俯念飄蓬
曾未傾蓋墜瓊瑤之嘉貺采箕斗之虛名感愧盈襟珍
藏數襲樂鷄以鐘而載鸞以馬滋眩視以瞿然求道于
盲而借聽于聾殆勞謙之過矣至若雕蟲之少作尤慙
畫虎之不成悟鼠腊之非珍敢云銜鬻棄雞肋而何惜
久已散亡倘有斷編殘簡之存所願傾困倒廩而進尚
須會面相與論心

答梁丹林啓

伏審顯膺詔旨榮頌仙都暫違日月之光歸憩烟霞之
境琅函在手羽衆傾心竊以知觀鑒義丹林寓跡寰中
凝神物表仙骨道風早參姑射之游聖諦真詮盡發鍾
山之秘出應清朝之選爰起紫府之資厭直凝嚴思游
汗漫帝念叢霄之舊人榮故里之歸丁令重來嘆遼海
千年之別知章得請分鑑湖一曲之秋方喜聞風遠蒙
枉問孰謂仙官之秩未忘世俗之書氣候已佳襟懷增
勝冀精加于保鍊卽歸侍于清閒

回孫知縣啓

卜室他鄉聊藉湖山之勝嚮風平日欣聞車騎之來顧
隻影之誰憐荷雙絨之獨與某官早推國器遠有家風
聲名列士君子之先闕閱蓋賢大夫之後玉堂金馬宜
登清禁之班墨綬銅章尚屈近畿之邑惟芸閣螭坳猶
多虛位顧卞蒼蒼綠豈足留公藻兩鬢霜如百念灰矣
徒喜浙西之道院能來海內之勝流明月清風正賴高
人之領略泛家浮宅當容倦客之夷猶不盡感悰猶須
會面

代人回知縣啓

鳴琴而治聳聞載路之謠執贄而前坐引崇墉之望俯
憐么麼正籍旰饑伏惟某官氣養至剛學深自得躬行
君子之愷悌獨推天下之中庸金馬玉堂宜列甘泉之
法從銅章墨綬尚淹淮海之偏隅處身視前哲而無慚
臨事為衆人所不敢誰為推轂復此下車斷無製錦之
傷祇念賜還之晚然彪之抗疏素傳近畿佳邑之稱而
稚川風流寧無江左絕倫之士政暫資于雅望用復振
于前聞某擣櫟凡材箕裘末緒雖十倍智愚之相遠念

百年鄉社之偶同指日可期遂際魯山之眉宇聞風自
幸欲呼孫寶之比鄰智莫贊于規模誓不忘于鞭策倍
深欣躍罔罄敷陳

知撫州回韓駒待制啓

竊以服膺有日識面無繇技拙汗流昔固慚于巧匠年
衰氣索今復見于大巫未居千騎之上頭已拜雙魚之
尺素何愛憐之及此欲比數而收之恭惟宮使待制學
洞古今名垂宇宙風流自命欣如悔之得君談笑多聞
恨平津之未相承作者百年之師如爲斯文一代之統

盥何幸餘生獲陪勝會載酒而問奇字將每過于揚雄
登樓而賦銷憂願少留于王祭徂歲無幾端居有休願
遵六氣以保調用慰四方之傾慕

回永州太守孫吏部啓

自收朝蹟久闊英游如魯靈光歸然今誰存者聞暴公
子舊矣敢望見之忽傳千騎之來首拜百函之賜伏以
知府郎中文高當世氣蓋諸公珥筆中臺應郎官之列
宿剖符名郡分刺史之二天行聞中詔之頒寧埃外庸
之訖退惟屏迹方托提封懷長者之憂雖乖于曩志弔

逐臣之邑幸遇于賢侯大旆遙驅先聲藹布願精加于
調護用深副于傾馳

回永州太守熊即中啓

里開相聞何止十年之舊朝班並進幸成數面之親洎
來作于湘纍遂莫陪于鄭駟孰云馮子之埽軌適遇文
翁之剖符伏惟知府郎中古學精深天才卓越嗣韋平
之世業大振厥聲決晁董之賢科屢為之最碑版流傳
于四裔詞章凌跨于三都早躋郎選之高忽領使華之
遠相如入蜀宣詔旨于蠻夷夢得還朝寄詩情于草木

未荷從臣之索姑乘刺史之幡寧容坐席之溫即有追
鋒之召惟茲衰朽久矣飄零性異賈生敢臨流而弔屈
情同王粲方去國以依劉念欲馳箋遽蒙頒教望旌麾
而倍感窮筆舌以吳殫

回永州秋試舉人啓

伏審遠借計吏榮詣太常詞場推較藝之公鄉舉有得
人之慶解元才華俊發學術精深萬選錢中氣已吞于
餘子三條燭下名佇冠于羣英猥記衰殘嘗參考舊既
俯臨于蓬筆仍請贊于瓊瑰悚感兼深敷宣罔既

浮溪集卷二十二

浮溪集卷二十三

宋

汪

藻

撰

啓

謝汪澥司成薦舉啓

三年去國從學官簿領之書千里推賢辱宗衮陽秋之
字雖異姓古人之爲後然成材今日之居多特屈公言
豈非高誼惟汪氏蟬聯之緒出軒皇派別之餘壽等神
仙詞伯有魚龍之號名聞軍旅聖人書社稷之功遙遙
譜牒之相傳沒沒衣冠之不振雖更晉魏之遠草厠崔

盧之間由斗以南敢自期于一狄沂江而上傷不見于
他揚豈期一代之髦英同繼百年之鼻祖間生賢德膺
運年_和坐使衰宗去天尺五瓜瓞已興于嗣歲_●豫章
方託于深根非無他人未足知己矧何事及君公之貴
而謝莊從康樂之游宜其臭味之同借以齒牙之重幸
斯至矣職豈當然如藻者天與冥禱人誰料理但欲陸
沈于州縣未嘗鈎致于聲名一命江湖無蚍蜉蟻子之
援窮年習史有螻蛄鳳凰之嘲中因俗駕之回益嘆儒
冠之誤政恐墜緒安能亢宗敢意門闈收爲子姓力推

寒士以報國且喜當家之有人天生五材非聖賢而曷
用河潤九里資宗族以爲多茲益伏遇某官經術宏深
人倫高妙青天白日誰不仰於高明璞玉渾金終莫名
于器用出入興賢之省始終當守之知付菁莪樂育之
權爲巖石具瞻之地豈獨林宗之好士借之聲光因知
祐甫之無私多其親舊第憂謫薄難稱生成藻敢不持
此銘心益堅素節酬國士品題之賜附名家閥閱之光

謝胡司業薦舉啓

流落孤蹤無復中州之望瀾翻薦口猶存上介之恩始

終極力以推揚反覆捫心而愧幸惟寒士喜伸于知己
非大賢難託以終身如山子之一字拔人乃能名世若
中行之衆人遇我何足捐軀自時既遠于前聞取士徒
資于豪舉在上者既無成就人材之意報國者亦忘激
昂國士之風雖云或輓以或推顏復尔賢而尔倖刻章
交上誰為顏跖之是非回首而忘無異越秦之肥瘠幾
以公車之所薦閔如市道之相求若再三論而不忘蓋
千百中而未見德厚如此人輕謂何如藻者生江湖卑
薄之鄉無閔閔蟬聯之緒名薦書而齒下士姑以為貧

裹章服而揖上官蓋多可笑行則遇坎止焉集枯畜緣
簿頽之卑出入門牆之下顧方進遲不及事何以獲存
賴子將力能吹生居然知免自駟駿行而蚊蚋莫附精金
去而瓦礫獨留翩翩徒隻影之隨種種帳二毛之及方
憂苦李朽質誰憐敢意甘棠餘陰未改茲蓋伏遇某官
才堪公輔望冠時髦以經術作世程以人材為己任能
不能而並取小成小以弗捐坐使冥頑亦蒙料理藻敢
不絕去尋常流俗之陋恐傷左右知人之明學而忘憂
死而後已

謝館職啓

延閣崇成莫先求士寒鄉晚出何自為郎席罷則優語
心而愧嘗謂治非文無以追古人為學可以發身故祖
宗闢三館而侈之以承明著作之廷分圖書為四部而
詳及于凡將急就之學于此聚當世能言之士使之讀
平生未見之書豈專求簡編之斷殘將因致簪纓之遠
大然自臺閣興于漢逮今千二百餘年令藝文至于隋
無慮三十七萬卷中值九流之紊寢更五厄之餘悠悠
真贗之相承憤憤信疑之莫決興起能事屬當聖時方

赫然珍館之新皆斷以淵衷之獨固已上符東壁奎星
之象何至下擬蓬萊方丈之山共知身到以為榮或恨
資高而不得如藻者早緣承學中幸決科既驚愚與世
以相違仍憂患迫身而不救十載常奇而鮮偶一官數
免以稀選比銜恤于江湖幾捐生于溝壑間關至此不
自意全反復思之有如痛定尚以闔門之百指託于謀
祿之孤蹤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得升斗之水斯活矣敢
圖過聽坐獲優遷起愁居懾處之中綴顯秩清資之末
矧昔陪修于盛典蓋嘗寓直于英躔劉即何止于重來

應氏遂榮于三八茲蓋伏遇某官閣下學傾萬古勳塞
兩儀湯用尹以格天蓋咸有德杜兼房而輔政初不言
功既章章事業以無遺獨汲汲人材之爲意故隆孤進
不壅上聞敢不蒐補闕文討論奇字惟乘雁去來之何
補誓蠹魚生死之不移不擇地而安已負事親之志爲
知己者用敢忘許國之誠

除書局謝蔡攸顯謨啓

隨牒南州坐移再閏緡書東觀還並羣英顧漂泊之地
寒知生成之恩厚政前古相承之載籍惟本朝最遠于

提封作九州箴拚神禹底平之迹表萬里道過開元全
盛之時欲知共貫以同條要必攷圖而教貢故前日侍
臣之有請謂聖朝盛典之當新乃開冊府之廷大集儒
生之類陳發中秘網羅異聞凡山川區域之分與戶口
人民之數剗剗并吞之世次更張沿襲之名稱皆聚此
書如指諸掌必才兼倚相九丘風土以周知非學至揚
雄諸國方言之孰正號稱極選延致異能朝備討論夕
躋華要將托名山之不朽豈容苦海以兼收如藻者結
約無奇敬巖可笑既師友琢磨之晚仍憂傷憔悴之餘

頃嘗預于編摩中旋逢于汰斥一行作吏三折知醫居
類委人心固未嘗忘起敢圖朽木時亦及夫向榮茲益
伏遇某官學無不通而高明氣有所養而剛大侍言帝
幄聖賢相得益彰退食家庭父子自爲知己居老氏道
家之室纂周書王會之篇畫野分州蓋唐虞于斯爲盛
發凡起例宜游夏不能措辭何取孤生亦參能事敢不
益求學涉無廢師承庶收下駟之長少採東隅之失雖
谷寒無黍惟暖律以能生然禽怯傷弓聞虛弦而亦下
仰祁推轂無重向隅蓋平生一飯以必酌豈厚德千鈞
而不報

除授謝舍人啓

溢言借譽賜札疏榮白髮光陰不堪把玩青雲歧路尚
許追參竊以人各有心同林弗察生不並世舉頭相望
故南北海無風馬之遼而東西山有洛鐘之應伏念距
門牆二千里伏田里三十年初無半面之新猥玷一言
之重方起此生未識魯山之嘆忽有今日得御李君之
榮凡此彘緣實出僥倖茲益伏遇某官召鳳閣鸞臺之
彥紉石室金匱之書鋪張大典而資筆削之公蒐攬闕

文以定褒貶之實若曰下茂陵求遺藁于身後孰如訪
濟南誦逸書于生前乃俾耄期亦承人之無能焉也豈
堪備黃髮老之詢或有取焉庶幾感白頭翁之夢

又

剡奏陳情誤恩疏寵名標帝所上庶寒修月之宮路入
神山遊列寇御風之圃遂僥一時之幸併叨三錫之榮
伏念奄迂而動成悔尤畸窮而少所諧遇自謂投閒置
散無所用心獨有挾策讀書庶幾求志擁鼻賡洛生之
詠掉頭歌梁父之吟固未嘗感嗟怨懟賦南山種豆之

詩祇自傷流離困窮琢元都訪桃之句不圖過聽乃遇
知音雖門地極風馬之殊而聲氣有霜鐘之感游談借
重華衣垂袞青蒿倚長松本自非其偶豚蹄祝甌窶何
所欲之奢伏遇某官古學淵源探六經之蘊高詞雅興
起八代之衰重講肆之席而辯若風生脫筆吏之腕而
思如泉湧自惟孱陋最辱知憐漑枯朽于流潤之餘出
閤室于容光之地圭璋借況蒲柳增華敢緣援手之仁
自薦尺書之勢空有望塵之歎莫申擁篲之私其為悚
斬心莫既占叙

帥到任謝執政啓

由散秩而啓專城三周歲籥無微勞而叨易地四拜除書蒙記錄之不忘知生成之篤厚伏念滿盈小器衰朽餘生早懷許國之忠忘希前輩終乏適時之用可謂腐儒會中興修復于官儀許末路追參于人物中薦揚于清貫外徧歷于名藩顧號餐榮已颯于二毛戒之在得願投老歸安于三徑樂以忘憂方擬上于囊封復改膺于閫寄茲益伏遇某官兩儀間氣百世真儒人甘傳說之鹽梅莫知所作天與仲尼之日月孰得而踰輔成歷數

以方閒立盡功名而未老俯憐孤跡嘗近清光每因泚筆之餘靡惜分符之選第南除之大府連北固之通津以地為雄于今為重宜英豪之是任豈綿薄之能勝大懼疾顛仰煩嚴譴敢不銘藏埏埴鞭策罷瘞國家之號令文章既聞耳矣州縣之簿書期會願盡心焉

帥到任謝大漕啓

河山連絡古稱督府之雄民物浩穰今實名臣之寄揆材非稱昌寵若驚恭惟某官儒服先知相門英胄獨倚公忠而報國不投機會以幸功閒調玉師特分使領議

論可畏共觀文正之餘風備禦有經多出延安之故事
雅推高議益受上知暫紓吏于西曹復理財于東部洗
深文之苛極悉附寬條起疲俗以惠和坐成樂國猥惟
朽質獲託巨庥敢不勉激吏能奉行詔旨追洙泗聖人
之化盡革侵蝨師武宣循吏之風少移忠厚過此以往
未知所裁

帥到任謝左丞啓

祇膺宸檢謬當方伯連帥之權趣引郡章獲繼鉅德元
勲之後荷恩實重揣分增榮伏念文不輩于時流學僅

傳于家法幸緣親擢稍躡常塗方幅帽徧庠序之時五
冒師儒之寄暨朝廷興禮樂之際三居縣蒞之官雖事
功無毫髮之微而議論有金石之固豈宜乘隙遂爾易
心中緣背馳久因外補蕭望之各從所好晉荀息不食
其言歲籥七更詎肯饒求于內舉國門三過何階入覲
于中宸惟茲大邦夙號樂土假常出刺深愧食浮伐柯
在前既仰成于舊政鄰輝不遠又獲借于餘光恭惟某
官天庭寶臣海內詞伯險夷否泰在峻節以不踰進退
行藏視古人而無愧方廟堂之闕位竚渙號以揚庭獨

專國柄之崇仰贊時雍之會重惟浮賤過荷獎知近緣假
道登門幸獲望塵而侍坐加籩豆之踐仍許造于後堂
窺雲漢之章遂徧觀于崇宇雖大賢折節以下士而小
已揣分以難酬感幸之深敷宣其罄

奉祠謝宰相啓

久宦塗之寥落倍費陶鎔詞宇之邃幽初勤香火叨
餼稟于啼飢之日齒簪纓于訟過之餘喜不自勝慙無
以喻伏念藻寢已迫桑榆之暮非惟驚蒲柳之秋念平
日之所遭咸其自取收衆人之共棄獨賴并容每跋前

疋後之自憐荷右挈左提之曲盡頃棲異縣擢預佐州
望恩門而知歸顧官曹而無補漫謗讒之四起繼抨彈
之上聞叢爾一身寧甘百謫亡中流之維楫墜矣何言
索大寒之衣裘悔焉已晚回陽春之浩蕩籍白日之輝
光非我公加意憐之顧此生自分已矣回稔于此一飯
不忘無路酬恩蛇雀之心猶在全家待哺糟糠之腹未
克仰首一鳴求哀再造惟奉祠之舊制本均勞之異恩
顧惟今日臨政之清明非若異時權宜而猥受飢寒所
迫揣賤分敢有謁焉罪戾尚多將何修可以稱此豫切

負空餐之愧惟知銜洪造之私此蓋伏遇某官道濟人
震動隆帝屋唐虞致主垂萬世無疆之基子弟視民均
一人有慶之澤凡今旂常之所紀皆昔簡策之未聞當
宁何為垂拱視天民之阜震區自幸須臾觀德化之成
有如至愚會不遐棄春糧百里獨未敢順風而前飲酒
滿堂不忍終向隅而泣賜以無功之食略其不赦之愆
非但賦粟以代耕將使回心而嚮道恩深賜厚感極涕
洩敢不戒多事言誓尤而寡悔黃卷青箱以理平
生之業瓊函雲笈以收方外之書益觀蘧伯玉四十九

年之非仰贊廣成子千二百歲之壽徐君解季札之劍
勳寧負初心象罔得元水之珠深加自勉

○徽州到任謝丞相啓

誤膺明詔擢領偏城地接行朝蓋今日股肱之郡世聯
編籍乃平生父母之邦起廢思深叨榮愧甚伏念一從
去國十見周星投迹異州誰復過門而問字疲精斷簡
徒知仰屋以著書敢圖三錫之餘仍假一麾之便薄塗
挾印入境班春城郭重來疑千載去家之鶴交遊半在
或一時同隊之魚退省罔然曷為臻此惟蟠木離奇之

成器由大鈞。塊北以無垠。藝蓂遇某官。間世真儒中。與
名相坐籌帷。幄收四方人。物之英端委。廟堂復萬里。輿
圖之舊俯。憐衰朽。久事退藏爰。力挽于江湖。俾再臨于
民社。尋童子鉤遊之處。雖就荒蕪。望先人丘墓之墟。已寬
夢寐。幸土思之稍慰。宜民瘼之深求。敢不專務拊循。仰
分憂顧。褰帷問俗。姑榮衣錦之歸。上冢還家。終異揮金
之樂。

、解鎮江任謝執政啓

抱虛求進。常懼顛隕。投老忘歸。卒煩汰遣。荷生成之不
替。知愚戇之無他。提乳乳溝壑之身。出洶洶風波之地。
感深至骨。涕泗交頤。伏念藻涉世多難。濟朝最久。心拳
拳而雖在。髮種種以奚爲。卜居冗散之中。辱在記憐之
數。一辭家食。四領州麾。三年而勞力勞心。一身而畏首
畏尾。屢懇還于印紱。願歸老于丘園。會孤根叢爾。以易
搖方衆。怒赫然而難犯。瓶居井眉。而牽微繆。理固難全。
鹿走山林。而繫庖厨。心知不免。蒙白日青天之照燭。賜
震風凌雨之忻懽。雖知三至之無疑。不使一擠而遽去。
既曲全于恩數。仍盡削于刑書。眷私無異于在廷。杖拭

遂回于造物茲蓋伏遇某官應期輔世同德享天陳幽
公七月之詩已安宗社上郭令中書之政方鎮華夷凡
受知半面之間有蒙終身之後況叨簪橐常侍茵屏雖
云晚進之哀蹤猶是中興之舊物特捐所廩使活其孥
免指頂于人間使揚骨于物外一則伸父而二則伸父
永託洪鈞知我春秋而罪我春秋尚全晚節

為人謝薛昂大資啓

小吏徒功曾靡萬分之補真儒過聽遽捐一字之褒慄
莫測其所從榮殆堪于以老嘗謂士有流品時須統盟

故古者當至隆極治之朝則大臣任激濁揚清之事必
德足以是非臧否而勢足以軒輕重輿論是以為公
後生因而獲進有如衆壑非溟海以為歸譬若良材須
國工而後用一言既立萬口可齊豈惟圖速化于當年
將欲遺芳名于來世所以林宗于漢雖農夫墮甑以知名
韓愈在唐或狂士攫金而附傳況今多士無愧昔時
去來何計于鴈鳧用舍輒同于虎鼠儻輕覈實懼玷知
人如某者章句腐儒江湖寒士雖苦心于一藝幾華髮
于諸生晚得一官旁無寸援三年訓胄以冗見治平聲百

指累人其歸未得比代銅章之乏適逢畫錦之歸負弩
矢以前驅望衮衣而羅拜熒煌盛事蹉跎後塵初匪知
名從何見識敢謂大鈞之無間顧于小物以克勤垂光
部屋之中竄跡賢書之上偉哉數語斷此平生豈老莊
將異以為同因而取阮抑海岱應無而或有遂以知徐
以若推揚茲為特達茲益伏遇某官閣下學該治古功
在生民孔子若聖與仁早冠弁堂之列仲山既明且哲
晚全補衮之身雖云釋位以卧家猶欲得人而報國何
乃權衡之下有茲銖黍之差某敢不謹守官評力遵名

教雖山川之大須臾不廢于生成然燕雀之微顛沛敢
忘于論報

賀李綱右丞啓

伏審躬被策書進居丞弼精忠貫日正二儀傾側之中
凜氣橫秋揮萬騎笑談之頃國須賢立天為時生恭以
某官厚德鎮浮英材經遠得文武弛張之樞要獨運胸
中明古今治亂之淵源不專紙上爰自踐揚之始每勤
獻納之忠老成尚有于典刑天下想聞其風采昨屬殊
隣之擾上貽當宁之憂夕烽既徹于甘泉清蹕將遊于

汾水惟公夙夜與國存亡挺身六品之卑抗議九重之
遠留家致死鏡血書詞銷大變于胚胎轉危機于呼吸
洎干戈之指闕援桴鼓以登陣義動三軍人皆奮死氣
吞異類寇輒請盟身且九殞以一生國則崇朝而再造
昔李晟子儀之功高矣而未嘗定策張良謝安之謀至
矣而初不臨戎永惟元勳夔絕前古既名高而衆媚乃讒
就而身危士訟公冤亟舉幡而集闕下帝從民望令免
曹以見國人存經艱難益見奇偉方主上天明之今日
實邦家希闊之昌期欲衆賢同建于事功非雅望孰為

之師表將萬世維持之是賴何一時康濟之足言藻久
託餘光欣聞盛事雖無緣進旅退旅陪賓客之後塵豈
不能大書特書續山林之野史巖廊多暇歲律方春願
精寢餼之調用副華夷之望

賀何臬中書啓

伏審誕布明綸延登碩輔方九五御圖之始惟二三同
德之求宜用人豪首陪國論恭以某官文傳正法氣益
諸公淵雲鍾岷嶺之英千年不死晁董上漢廷之對四
海無人處躬雖極于安恬遇事不忘于激烈昨屬鄙夫

之當國欲攘公器以欺天肆己取心為民蠹尾舉世莫
知于清議惟公力振于頽綱去莒僕之一。而君子謂忠
叱義府者三。而朝廷有法既危言之廟上難直道以居
中雖求養疾以卧漳未肯忘君而出畫遇坎則止善刀
而藏逮真主之勃興思異人之間出乃副淵衷之佇亟
賡元首之歌儒患非真用仲尼。而魯寧得削國雖未定
見王導晉復何憂行奉冊書進持魁柄將萬世維持之
是賴何一時康濟之足言藻託餘光欣聞盛事昔風波
所盪常跼車轍之尋常今霖雨既新首被筆端之膚寸

巖廊多暇歲律將中願精寢鍊之調用慰華夷之望

賀翟汝文參政啓

伏審光膺書贊入秉事樞廊廟自尊有老成之在位措
紳相語喜君子之得時恭以某官學通天人忠貫金石
議論文章動臻乎意表死生禍福不入于胃中兒曹欣
白日之清明學者愧介丘之邈迤帝知裴度寄天下之
安危人望謝安卜國家之興替果陪光輔實允具瞻藻
久辱誤知欣聞休命屬守符之拘綴阻賓閣之進趨頌
詠徒深敷陳罔既

賀范同參政啓

伏審親頒睿藻登用儒英裔夷知帷幄之有人來世信
詩書之益國詔除一出輿誦四馳恭惟某官才過萬人
學閎百聖絺章繪句恥為儒者之空言正笏垂紳能斷
朝廷之大事久積鈞衡之望徧儀臺閣之班國家倚定
于規模天下想聞于風采玉堂視草詔令見王者之心
石室援毫春秋書天子之事果居夾輔之地久副具瞻
之情行奉廷揚進專國秉藻在鎔伊始賀厦無階已祇
役于遐陬徒馳神于崇仞炎歆尚熾調燮方新冀加慎于

節宣用上承于眷倚

賀吳敏樞密啓

伏審光膺冊命進陟樞庭謀若著龜投千載功名之會
心如金石為兩朝社稷之臣當日月之繼明乘風雲而
特起國須賢立天為時生恭以某官厚德鎮浮英材經
遠以天地浩然之氣潛養于中于古今作者之文悉臻
其表爰自踐揚之始每勤獻納之忠立朝未及于中年
舉世咸推為舊德昨屬殊鄰之擾上貽當宁之憂夕烽
既徹于甘泉清蹕將游于汾水惟公夙夜與國存亡繇

傳從之周行決纂承之大計方獨處雷霆之下有難言
父子之間雖黃屋非帝堯之心固宜及此然逆鱗在神
龍之頤誰敢撓之非二三秘策之前陳使百萬精兵而
吳益宜彼軍之喪氣知吾國之有人委曲請盟逡巡退
舍九重根本得衛公賢于長城四海生靈微管仲吾其
左衽巖廊多暇歲律方春願精寢餼之調用副華夷之
望

賀韓蕭曹樞密啓

伏審先膺詔冊進陟機廷既廊廟之得人知朝廷之能

國恭以某官清名籍甚雅望巍然四世五公門閥獨高
于天下十事九律計謀有補于國家徧揚清近之班深
結神聖之眷徊翔滋久僉屬實勞惟豪傑之士無待而
興難稽經濟况公侯之家必復其始果被簡求藻早辱
誤知欣聞命屬拘繫于印紱阻趨造于門牆暑令清微
政塗豐暇冀慎黜茵之節永爲宗社之休

賀三帥加樞密啓

伏審誕造明廷延登近弼運籌決勝久分疆場之憂當
軸處中遂正廟堂之位折衝雖舊注意維新恭以某官

稟氣雄剛受材英特任心膂爪牙之寄積旂常鼎鑊之
勳惟文武以兼資故君臣而默契昨屬羽書之急親煩
幕府之行軍容一陳士氣百倍殄萬里馮陵之寇安兩
淮震擾之民累歲賢良蟣蝨幾生于甲冑一朝醜賞貂
蟬果出于兜鍪濶託餘光欣聞異數偶朱轡之拘綴阻
黃閣之進趨暑令方新政塗多暇冀慎寢養之節用承
旒展之休

賀鄧洵仁樞密啓

伏審誕敷明命登用老成當朝廷間暇之時正樞筦啟
諧之任華夷震疊宗社安榮恭以某官心萃六經身兼
數器周邦吉甫素兼文武之資漢室留侯宜受腹心之
寄果復台纏之舊爰參宰柄之崇豈惟體貌之加新方
賴精神之及遠不煩多算坐展壯猷藻久託洪鈞欣聞
異數屬遠方之持節阻多士之班庭天子守四夷姑借
本兵之重人主論一相佇應補衮之求

賀毛察院啓

伏審親奉詔除進居言責開衆正之路立太平之基結
知方深有識相慶朝廷以數聞直聲為盛治之世君子

以得行己志爲光亨之時然下或依違而不能充上所
求上或忌諱而不能窮下所學歲月忽焉已至功烈如
此其卑求一舉而兩金曠百年而幾見若處盡言之朝
而參風憲之任當正色之地而得人材之英舉世所推
非公誰可憐惟某官閣下性合天道材周世資經術自
爲名家文章素隨人後傑立千百輩上一時爭慕于風流
漂泊十五年間萬口皆爲之嘆息起自江湖之遠歸從
鵷鷺之班廣廷繞望于清光即日立登于要路付柱後
惠文之事觀胷中雲夢之奇蓋嘗聞議論之崢嶸知能

究風俗之頽靡當令藜藿之不採無致玉石之俱焚張
瞻明日于教步之間收功立名于萬世之後雖行藏豈
不在我恐彈擊非以處公行被褒嘉別躋禁近藻離羣
甫爾聞問欣然知公道之得人雖懦夫而增氣春律晚
晚臺網精深願為清望以自持當有神明之陰相

賀宰相子狀元及第啓

此為秦燿作也

伏審令嗣親承聖問擢冠羣英朝廷欣貢舉之得人天
下慶公台之有子傳臚一出輿頌交馳恭惟某官勳塞
兩儀澤流百世惟聖德神明之克相故英才似續以方

興赫門閭之光輝新江山之氣象三年而奉詔策固南
宮進士之所同一舉而首儒科蓋東閣即君之未有擅
場屋敢言之氣入衣冠盛事之圖老成識面以爭先童
稚祝身而願學雖迫于典故姑令王勃以居前然結此
眷知行見魯公之拜後藻傳聞榜帖屬守麾符滄溟徒
看于鵬搏大廈莫陪于燕賀暑風清淑機務優游願求
有粹之和益茂象賢之慶

代人賀王知院啓

疏恩楓陛進位樞庭命幢惟新益重本兵之寄班聯增

峻實均論道之司凡在幘幘率深鼓舞竊以國家建東
西之兩府以幹旋于萬鈞帝王賴左右之一心必參稽
于人望已清邊候尤謹兵韜惟君明而臣良乃吁咈都
俞而無間惟才全而德鉅乃弛張文武之皆宜竊仰祖
宗之累朝悉用輔弼之元老蓋惟一時樞密之寄允資
名世經緯之才恭惟某官心契冕旒勳書彝鼎謀王體
而斷國論炳先見之著龜騰茂實而飛英聲凜後凋之
松柏猷謀之嘉則入告于內社稷之利則知無不為徧
歷清華偏承眷獎運籌借箸鳴鸞鳳于朝陽直筆正繩

屏豺狼于當路一德咸有三命滋共時若巨川之攸濟
民惟巖石之具瞻吉甫之憲萬邦兼濟是賴周公之位
冢宰爰立可期某么麼微生憂愁九死登門偶自于平
昔受知時陪于衆人久墜室之纏哀莫瞻履烏望衮衣
而企踵冀睹雲天庶籍提攜之私少振衰微之緒燕雀
之賀大厦良切此心鷦鷯之巢深林永棲巨庇

代賀帥臣啓

奉節造朝告嘉猷于九陛建牙開府揚清望于十連凡
預庇庥率深慶躍某官稟粹和于天地攬秀氣于山川

得譽虞庠翰墨跨洛陽之秀射策漢殿聲名高魯國之
儒氣至大而至剛志益堅而益壯卓乎不可及已道義
獨貫于搢紳沛然孰能禦之風采自聞于蠻貊故之朝
野之論過乎簡冊所傳童稚猶知其姓名士子願升于
堂室方天下以言爲諱公獨力陳災異之書逮朝廷多
事之秋上亦允賴經綸之略蓋所謂古大臣者豈若是
小丈夫哉道合則從一洗朝端之氛翳聲同相應盡徠
四海之英豪閉門著書者幾年降詔趨召者數輩比聞
入覲于行闕諸當晉踐于宰司尚攬郡章出分閩寄遶

歸亟登于黃閣坐嘯寧以于朱幡某自憐州縣之奔馳
火恨門闌之契闊一麾聊爾瓜期猶隔于三秋二頃蕭
然匏繫坐踰于兩歲道阻空懷于旌旆地寒願託于鈞
陶惟嗣歲之方興諒行春之多暇期益加于保衛庶上
副于眷懷

爲劉正夫丞相攀違蔡太師啓

比奉詔恩暫還鄉社妨賢曠貴驚歲月之屢遷投老纏
疴悵朝廷之遠去念託鈞陶之久嘗參魁柄之餘遽此
離羣潛然出涕得上先人之丘壠重歸故國之江山庶

自適于樵蘇因稍寬于藥餌尚賴調元之力不忘藏疾
之仁退卧北窓敢戀平生之松菊預遊東閣誓收後效
于桑榆

爲劉丞相攀違鄭居中相公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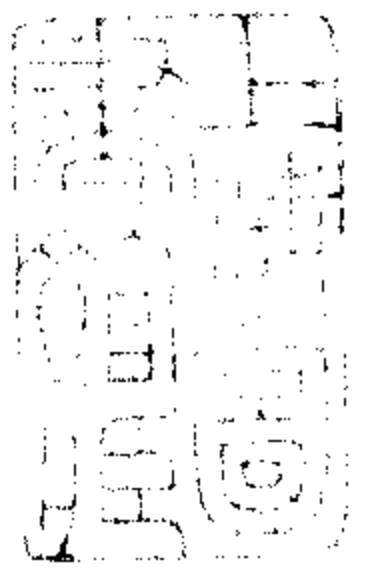
比蒙優詔遂獲誠歸久幸同寅仰託江河之潤遠嗟違
德益增蒲柳之衰尚希後福于仁賢獲解沈疴于衰老
屬嬰藥餌阻遠門牆儻未泯于殘骸即再瞻于英衮
爲劉丞相攀違何執中太傅啓

比奉優恩俯從誠請起衰蹤于既老萃寵數于將歸念

抱沈疴久違英衮頃欣得謝益師長者之風今悵叨榮
復去散人之號尚賴至仁之寬疾暫令晚景以投閒倘
徉泉石之間想像風雲之會行雖問舍敢久駐于江湖
力可造朝即再瞻于杖履

浮溪集卷二十三

浮溪集卷二十四



宋

汪

藻

撰

神道碑

尚書刑部侍郎贈端明殿學士程公神道碑

靖康元年冬金人再犯京師明年春天子在野敵索金
繒無藝府庫不足以民財繼之詔尚書梅執禮侍郎陳
知質程振給事安扶督民輸一日敵帥坐城闔猥謂四
人者曰吾國賦羊馬于民率比屋相甲乙若甲輸而乙
否則執而誅之誰敢違者意民窮且變生將投隙而逞

四人同辭而對曰今天子蒙塵臣民皆願前死雖肝腦不計也于金縢何有哉顧誠無有塞責敵帥大怒問官長安在欲加以罪而置其餘程公恐尚書坐之遽前曰皆官長敵帥不勝忿四人皆死之建炎初上即位哀其忠降璽書褒歎各進官七等于是程公自承議即進朝議大夫官其子若親屬二人下饒州給葬事遣官護視厚賻其家言者謂未足疇公復以端明殿學士告其壻公諱振字伯玉饒州樂平人大王父承憲大父溥父朝世業儒爲聞家朝以公故贈朝請大夫公少有軼才未

冠求師友四方入京師游太學必秀出其輩類一時名士如張商英陳瓘張廷堅鄒浩悉見之迎門崇寧三年車駕幸孔子祠見諸生太學以高第補將仕郎除和州州學教授留爲辟雍錄久之遷博士會詔近臣求人材可用者或以公聞召至政事堂擢太常博士以親老丐外得提舉京東西路學事秩滿留居東州五年奏立孟子家祠以公孫丑萬章從祀皆見聽改京西南路提舉常平入尚書爲膳部員外郎逾年拜監察御史時大臣崇黨相軋若水火然一時士大夫鮮不附麗公孤立行

一意屹然其間人服其正遷辟雍司業兼太子舍人改國子初見太子東宮言古者大祭祀登餼受爵必以上嗣既禮備載且元豐彝典具存昨上有事明堂而殿下不預非所以尊宗廟重社稷也太子瞿然曰初無人及此由是驟加獎重後每進說古今治亂輒向納之遷左司員外郎兼官如故時方臘暴浙右聲搖京師公從容爲宰相王黼言宜乘此時言天下弊事庶幾稍革當天意順人心黼快然不悅曰上且謂黼扶寇奈何公知黼忌其言不答趨出然太子薦公甚力外廷莫知會兩省

官缺上曰程振老成忠實必以爲給事中黼銜前忿不能平白公資淺且雅長辭令止除中書舍人已而中書侍郎馮熙載出知亳州黼怨熙載甚欲公劾奏且以醜言詆之公不從黼大怒風言者論公有黨謫提舉武夷山冲佑觀時宣和三年也明年復集賢殿修撰丁内艱尋除徽猷閣待制中書舍人皆力辭不拜無幾何太子受内禪是爲淵聖皇帝淵聖念公久趣還舊班對便朝問勞甚渥俄詔自中出除尚書吏部侍郎公以大臣不協議論多駁詔令輒出失其事機如金人挈兵且半年而

至今不解者以或和或戰之說未一也裁抑濫賞如黑白易分而數月之間三變其說者以廟堂不能忘私而多與其黨為地也今日一人言之以為是而行明日一人言之以為非而止或出聖斷逾度而不暇疇咨或用大臣偏辭而遂形播告所以動未必善處未必宜乃輒為之反汗焉其勢不得不爾也乃聞敵寇河北力請合諸路兵犄角擊之以牽其勢且曰彼猖獗如此陛下猶欲守和議而不使之少有所懲創乎淵聖雖美其言而奪于大臣卒不能用連抗章求去優詔不從以吏部銓綜

有聲滋欲試之民事除開封尹先是大辟情或可矜多取旨原貸祖宗行之歲久好生洽于民心崇寧以來議者謂輦轂先彈壓凡情不當法率巧請殺之公奏宜一準祖宗故事遇得旨即著為令令不載者許援其比而行自此天府之囚全活者不可勝計已而詔捕亡卒獲數十人公請充入步軍司而除其罪步軍司請論如法法當盡誅公以多事時一日而殺千人民必大駭且未決當繫有司寧無反側之患淵聖大以為然卒如公請除尚書刑部侍郎久之敵邀天子幸其營公亟白宰相

何臬思所以折敵之語告于上而卻之臬忽宣言翌日車駕出城羣臣失色已而敵求金不已朝廷莫知所為公冒死直前卒與禍會寔靖康二年二月二十五日也得年五十有七初公為中書舍人王黼以客沈積中帥河朔欲覘敵圖燕公語積中當思異時覆族之禍積中佩公戒至所部首以書謝公盛言其不可之狀公具以積中語告諸朝泊公左遷童貫蔡攸卒與是役致變起肘腋而公罹其兇故聞公之喪士無賢愚皆為之出涕公天資樂易與人談笑極醞藉風流至論事則挺然不可

回奪宣和中上皇崇道家之說公至東宮淵聖問焉公對甚悉其略曰周公作鵠鷓之說孔子以為知道其言不過迨天之未陰雨綢繆牖戶而已老子著道經亦曰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亂蓋老氏與孔子合者如此今不固根本于無事之時而徒事目前土木之工非二聖人之意也他日淵聖為太上皇道之太上皇頗欲去健羨疎左右近習之臣而揚戢方輿龍德太乙之役懼不得肆因讒家令楊馮將輔太子幸非常上皇震怒執楊誅之而淵聖之言亦廢及靖康中公尹天府言利者頗

欲離間兩宮公心獨鄙之每調娛父子之間甚有恩意如詔鞠龍德宮近侍梁忻之類特寬其文由是纖介之疑不行聞者無不歎服公居鄉專趨人之急以急抵公者未嘗辭疾族有五喪積年不能舉命其子邁一日辦之蓋公之于書無所不觀亦無所不學屬文敏贍下筆不能自休書記翩翩千里如對面語見之者把玩無數爭藏弄為禁著義語及詩文七十餘卷藏于家妻董氏封碩人子邁承務即傳公學次未名生公卒之某月邁以建炎二年十月辛酉葬公樂平縣嶂巔原太夫人塋

之左從公卜也嗚呼士方平時劇談抵掌以禍福生死自任而謂人不能此直易耳及一旦臨利害僅如秋毫鮮不喪厥心而移其所守若夫規以身免而推禍于人者比肩接迹也聞公之風者亦可以少媿哉藻少以同郡登公之門知公之詳宜莫如藻邁以國子司業程瑀之狀來請謹敘公之平昔而系之以銘銘曰
惟祝融之苗裔兮公鼻祖曰伯休越漢唐而南徙兮家洎川之上游天既予公以修能兮又重之以撝節冠切雲而事君兮景忠精之前哲氛祲忽其蔽日兮神龍蕩

而失淵衆憚殃而遭禍兮公踽踽而直前左撓槍而右
突竄兮公胡獨罹此患苟殺身而成仁兮齊死生于夜
旦紛衆美曾不概見兮獨令名其庶幾偉蕩陰之節死兮
吾將從昔賢之所歸

行狀

朝散大夫直龍圖閣張公行狀

公諱根字知常姓張氏唐宰相文瓘之後五季時有徙
居江淮者故今爲饒州德興人大理通直父子以氣節
言行為鄉人所宗一時豪傑皆拜其家如子姓至中奉

公始舉進士公幼莊重方髻稚已凜然有成人風性嗜
學掃一室獨居人不堪其憂澹如也饒士盛東南應書
常數千人所取材百一公以童子中選時年十四入
京師補太學生羣數千人試于有司復中第二自是以
文居諸生右而行獨修飾出入皆可從迹祭酒博士欲
召見之不能也連三試禮部以元豐五年擢進士第年
二十有一禮部尚書黃公履聞其名以女妻之歸拜大
父母父母于堂人以爲榮調臨江軍司理參軍遷瀛州
防禦推官知處州遂昌縣事有政績代去民挽留之不

可碑其事以懷之用薦者于法應遷以大父母年高致其仕則恩必及之遂以通直郎致仕時年三十有一丁令人憂有絕人之行葬之日鶴翔于墓上嗣服問輔臣人材可用者曾丞相布以公對而翰林學士曾肇及部使者亦奏公節行于是落致仕召對力辭不報則面陳人主能不以功業之敏自矜盈成之易自佚守之以中求天下無治不可得也因言東南災傷賑給有限願廣求所以寬恤之術而杭州置造局可罷臣嘗謂人主一日萬幾所恃者方寸之地耳一累于物以失其正則聰

明志慮且耗怠而賢不肖混淆至于紀綱不振矣願陛下清心省慾以窒禍之原天下幸甚上嘉納將用公而小人不利以爲昧朝廷大體授公親賢宅教授未幾除通判杭州以親老乞監西京東嶽廟丁中奉公憂服除提舉江南西路常平等事洎終任田疇之墾桑柘之植溝防之修者以千萬計時居養安濟法行以有司頗以浮冗侵常平本錢或取給于民公約爲數條上之所節過半大臣不悅歲旱畿盡發常平米及遮留上供米賑濟已舊責蠲新賦凡可以弭災無不爲者手疏力請于朝

凡八十餘上織悉有法躬徧所部閱半歲暑行數萬里雖瘴疫冒之而前官吏為惶恐盡力于是方數千里流冗悉歸施及鄰壤其全活者不可勝數會中貴人為走馬者怙力挾私以官吏散軍衣給錢非是舉一路帥臣監司守貳而下劾罷之公曰散軍衣半錢例也況其數如舊乎祖宗置東南軍伍與西北異上下相安百五十年矣今一旦以給散坐帥臣監司恐軍寢驕不可制且帥臣監司朝廷與之分憂顧者也政使有罪猶當待報直以體量尺紙罷之可乎今茲振貸奉行尤藉官吏乃

空十郡僅有存者非徒無檢慮蹂踐之患慮別啓姦倖為朝廷憂于是詔悉還之官吏相慶自宗寧行鹽鈔法和買民帛率不得償雖朝廷令借封椿錢而錢特空名公乃大發常平米計直予民猶不能半會星變大赦則奏自祖宗以來歲給蠶鹽以取民輸今民既輸五年而一縣至有負民五十萬緡者將何所控告謂宜因需息盡給今歲租百四十萬斛給中都百二十萬而官兵度五十萬使歲入如數猶缺四十萬舊以鹽利三十餘萬絳和糴故雖凶歲不乏自更法以來州縣重取百姓耗

米以給民既不堪其苛而和買四十萬緡復以無所從
出之錢給之民心易搖不可不慮議者徒謂虧權貨務
額此豈知社稷至計哉未報間會詔書許諸路監司實
封言事公言本路去歲詔蠲租四十萬而戶部責發如
數祖宗立東南上供額六百萬斛賜發運司本錢數百
萬緡使歲廣糴以備非常隨補隨取此萬世良法也自
希恩者以為羨餘獻之故朝廷不足則下諸路補發勢
必敷于民為無窮之害緣此漕計窘乏無名之歛百出
臣以為補發不當復催盡以鹽額還漕司雜本錢還發

運司便已而運鹽復元豐法稍以鹽還民公之力為多
洪州官沒錫數萬斤繫繫七百人于獄株連且千計公
曰十年失于譏察有司之過也今羅取無罪之人苦之
追償必不可得之物方歲凶之餘冤濫如此何以召和
氣乎朝廷為罷獄與國民郭友餘習妖教郡以屢赦聞
公言友餘張角術也異時李逢嘗以此惑民請論如法
大觀四年領廣鹽入議時上躬政事隆寬盡下公欲遂
成之洎對上勞苦良渥首以江西賑濟為言公奏採荒
臣職也惟本路闕之所請輒從民力以紓為大利若行

此數年公私自然充實上深然之賜緋衣銀魚以遣且
曰推行法度要在得人不得擾于民方為利國公奏訓辭
深厚乞頒之天下付之史官從之教歸本路有所見奏
陳公頓首謝因言臣幸因天寧節隨班上壽不勝封人
之祝昔管仲祝桓公以無忘在莒時臣亦願陛下無忘
答天戒時上大悅即日趣議鹽事得內侍省牒事聽關
白公即奏陛下幸蠲煩苛破朋黨而士大夫以大臣不
和議論不一觀望苟且莫肯自盡陛下毀石刻除黨籍
與天下更始而有司以大臣仇怨廢錮自如為治之害

莫大于此願思所以協和之且申嚴戒敕又請限豐歲
廣糴之數以毋奪民食精縣令銓補之法以毋失民平
勿妄支移常平封椿錢以志減二敵使中國競百姓富
朝廷正羣臣和以示人主尊強隆盛之勢反復數千言
時執政近臣方大為矛盾故公言屢及之以感悟上意
遷轉運使人謂公德行文學宜在朝廷處之非其地而
公不屑會歲饑疫朝廷責補發不已又促輸納紬絹之
期追遠年無名之責鬻官田者大虧上供之數公歷陳
利害奏罷之且言鹽法既更其封椿鹽可盡給和買還

之民力陳見聽以廣鹽數額賜三品服以直達有勞進
兩官公于漕計能權其贏爲轉輸之本故屢辦而民不
知尋徙淮南先是漕臣承拋降慮不及事則以浮數調
民州縣遞增所取無異吏緣爲姦或州郡以非所產至
漫數年不一輸者公令民必實且爲納直通融之法民
歡趨之有出非其時地非所出者復曲折爲陳或紆或
免其事非一當時稱便被旨赴闕大臣以有親嫌言者
令再任除直龍圖閣歲水災甚民流滿道而錢法遽更
農未皆病公乞蠲租賦盡散洛口米常平青苗斛斗賑

貸且通一路有無應辦公私爲之兩濟詔書褒諭尋以
江淮諸司使臣游蠹諸郡命公按之公悉條其狀并所
自以聞詔各驅還所役違者從公械治于是大失權倖
意徙兩浙公聞蘇杭局每物必十倍其費以其一供奉
餘悉餉權倖爲己私窮之則火其籍如蘇州一日焚官
物八十萬是也于是因辭免慷慨力陳命以之寢復以
表謝其略曰雖以天下奉一人不爲過也然得丘民爲
天子顧不重哉措紳誦之小人由是得以間公會盜劉
五暴廬壽公走助憲臣破之除秘閣修撰以渠魁未擒

不拜方欲條上討賊之方而中遣貴人董捕欲自以為功乃奏罷憲臣而公亦坐降兩官自淮賊擾軍興頗乏公以為縣官空匱未有甚于此時而當路恬不警省萬一有緩急何以待之因手詔取會漕司財用乃言東南諸路闕乏之由除撥賜贍學宗室等財用田產添置官兵及朝廷非汎拋買外一項茶鹽錢並入權貨務應和買鹽並支見錢而民卒不得乃至軍儲亦月為之計稍有水旱即干叩朝廷此大弊也其原自權貨務朝廷縱未能盡還歲額若止分其半以助漕司歲會天下合得

和買茶蠶鹽價賜之許折兌上供錢以示大信于民諸路當亦少寬茶鹽法行十餘年尚未立租額歲務增羨民窮困不聊生可為流涕今糴本之外復須五百萬給屬者趙霽宣御筆令于額外計置斛米歲終殿最止用漕司方以經入不足為憂不知錢何所出恐迫之即不能無騷擾之患今民和買既不得錢而斛斗又非倍輸不可其間官戶以倖免豪猾以賂移所苦者特畏法貧弱之民可謂無名無數高下不均之甚矣而有司方以用度不繼率取給于此雖人知其非苟避誅罰莫肯為

陛下言者况復使之額外計置哉因進三說一曰常平
止納息以抑兼并二曰下戶均出役錢以絕姦偽三曰
市易取淨利以役商賈雖名非正然與敷和買而不售
其直什一而使之倍輸額外無名無數之歛有間矣願
陛下儲此錢以馭四夷若夫理財尤在節用而節用以
修造為先修造雖于國體有不可廢者此類以此固
寵市恩不可不察其次如人臣賜第賜帶予金帛給田
屋之類尤為泛濫佐命如趙普不聞官為造第也定策
如韓琦不聞彫牆峻宇僭擬宮省也今乃人得居而有

之奈何掠民膚髓為廝役之奉乎書奏自禁中撻節用
之說付有司看詳而大臣及議者不察謂公言利搖成
法章交上上察其誠不之罪也會御前人船所占留直
達綱船公以上供期迫乞還之且因起發竹石上言本
路一竹之費無慮五十緡他路猶不止此今不以充苑
囿而入諸臣之家民力之奉將安所涯願示休息之期
以厚天下書奏權貴積怒未發間御筆以直達促限令
漕臣較州郡賞罰公貼黃親書力陳人情有大不可者
乞展限其辭激烈奉御筆落職監信州酒稅有輕躁妄

言不循分義之說外廷方莫測而臺臣復論前奏常平
事責授濠州團練副使郴州安置尋以討賊功許自便
更宣和改元赦復朝奉大夫夏祭赦復朝散大夫宣和
二年六月十七日以疾終于家享年六十公誠孝甫六
歲已能知母疾療之通直曰是必為孝子矣既罷臨江
時中奉公客熙河未歸步馳省者再冒寒暑往返萬餘
里卒御之以歸自是專以奉親為樂舉天下無以易其
志者時四親在堂隨其意奉之日躬僕妾之勞有古人
所難者令人疾病一夕鬚髮為變扶持彌月癯然骨立

既卒勺飲不入口者七日屢絕復蘇方哀毀甚而奉飲
食起居無一不如生者啜粥寢苦不盥不櫛不易衣不
嘗味不飲藥泣不絕聲終喪三年及侍祖妣疾執父喪
亦如之終其身孺慕不已言及輒聲與涕俱初公之請
老也年方壯人惜其遽公曰養及四親人之至幸也萬
一有不及為終身憂其可緩乎是年以父母之恩及其
祖妣而以妻封及其母鄉人彭汝礪為文頌歎之未幾
復以已得之服為祖榮于是聞者莫不聳動而天下人
知公名矣公居山林久一旦為天子所知起之召對士

大夫想聞其風及對首陳讜論卓然以名節當上意于
出處皆合天下益賢之自此三賜對洎奉使十餘年其
面陳者不計章疏凡數百上悉天下大計觸當時之諱
詆方行之令與大臣權倖為敵而無所阿附反覆窮盡
不度可否以身任之有辜執臺諫所不敢言人為股票
而公不恤也上亦知公精忠每排衆議用之數加器使
獎賚于開陳多見聽納而小人權倖日以讒公雖卒坐
言譴死而天下拱手推為正人鉅德卒之日識與不識
皆為賈涕公之學不守章句居間有六年專覃思經史

務欲明聖人之道而見之行事故發為議論辨博闕深
援引古今深知治體在元祐則言詆新法置理訢司者
在建中則言不當棄地在太觀政和則言糴本和買茶
鹽法其大者欲人主正心術去朋黨斥玩好而于論邊
事尤詳其至自熙河深以中國受屈為恥得其曲折歸
以告彭汝礪使并王瞻薦用之其說以為二邊之患近
而且遠者惟熙河青唐以其與夏人相為犄角而國政
懲實元元豐之失以兵為諱非也夫維大舟者必屢折
其勢制猛獸者必先困其力彼夏賊叢爾政當徐以術

制之不當急與之較乃陳攻禦備守策上之以棄熙河
為持右臂授羗將為隴蜀之害而守熙河非滅青唐取
河南不可其後朝廷卒不棄熙河王瞻取青唐悉如公
言元符間夏人窮蹙藉契丹請平公以為自祖宗以來
每敵犯塞為害益深所侵益大所湏益多不取後稍振
必復為害不若厚禮其使使乾順身入朝否則歸我河
南質其大臣愛子皆不從則曲在彼而我師有名矣彼
固已失其咽喉若由蘭會浮槎以進一夕可至所謂迅
雷不及掩耳者會命已行不果從後朝廷每有事西方

未嘗不言至論常平則又言之欲必取二敵自陳東南
無事欲行死邊塞求人可用者用人當如李愬縛元濟
之奇不當如樊噲行匈奴之誕人皆偉之公于吏治不
為文具凡勞險煩劇人所不堪者未嘗辭臨事強明人
不能欺尤汲汲于恤民與客論利病常至夜分有所得
立陳推見本末能使朝廷必從已其馭吏嚴而不傷升
黜以挾實不以偏辭故自為州縣吏至為部使者人皆
取法畏而服之于施財樂善如嗜慾然至寵利則低回
畏避甚于機穽居太學時得家問輒舉篋授同舍之貧

者所至坐客常滿親友游士館于公家者常數十人葬
死字孤皆得其所求而去士之落南繇江西以出者多
賴公以生大臣臺諫以忠斥者率數千里追贖之退視
其奉養陋甚死之日餘銅唾壺書數麓而已聞人小善必
演而成之雖昧平生亦拳拳慰薦或斥非其罪者雖自
敵以上非職所及亦冒為之言然平生未嘗以私干人
其遷官十悉以勞以恩而不磨勘淮南之僚有攘公之
功取優遷而賞不及公者人皆憤之公未嘗言及坐淮
賊例鑄官則乞併降已官以除其負得圭田又損已而

均之其與人不校反調護之類如此然朝廷亦雅高其
節始以服推其祖晚以子之官官其叔父皆非故事特
旨從之平居謙厚不伐胸中洞然一言之出終身可復
喜而折人過然退無異言于人委曲成就無所不從及
忠義激烈萬牛莫能回其心也居鄉里于親疎長幼亦
厚薄無不用其至蓋人有一善可以名其終身者在公
皆不足道也夫人黃氏南華縣君改封宜人知書有賢
行先公四十日卒子四人壽太學博士熹將仕郎輝煥
未官女七人適秘書郎黃伯思起居郎李綱太學博士

李富國大府寺丞薛良顯杭州監稅范渭寶應縣丞虞澹一人尚幼至老未嘗釋書不觀故下至天文地理卜筮圖緯歷數無不精通而尤深釋氏其文溫潤純粹仁義之言藹如也詩平澹簡古似其人鄉人師之隨其材或文或行皆有可稱而其弟相撲遂以文學躡臺省躋侍從為名臣其子燾亦以任子力學廷中第三人有釋周禮易春秋等書三百六十卷公早樹立隱然有公輔望自親亡力思所以報國故身雖不在朝廷而未嘗一日忘君嘗患風俗上下相蒙以取利每因職事所及災異

所詢于愛君恤民之際諄諄言之又以告大臣親舊者嘗曰苟有以天下為度者吾從矣亦何常之有哉而妻父黃履尤器公以為可屬大事雖相去千里公有言必告有大事亦以咨公如掾鄒浩之類皆自公發之其裨益之功陰及天下非一而讒者疾公不置以天子聰明大度知公如此而曾不得一日立于朝廷之上或以時未可言謂公少貶者公曰吾以委蛇事君雖出沒風波萬變之中隨宜捄世而無功名富貴之累為得聖人用心顧世人未知之耳使遂其志施設何如哉聞貶郴陽

獨挈其所著書以行及返猶疏時事數千言頌上悟而
陳之且屬弟侍御史樸誦言于朝疾已革其語不倫矣
而所道亦時事也嗚呼可謂忠義出于天性古之全德
君子諸孤將以某年某月某甲子合葬公夫人于其里
鑄印墩謹錄其行事如右謹狀

○奉議公行狀

公諱毅字次元姓汪氏汪氏軒轅皆古國名春秋時童
子琦以功顯魯孔子黜之中間譜係不傳至五季有自
歛之黃墩徙婺源還珠者于公為九世祖子孫因家焉

用高資為江左著姓至公之父子始以進士繼踵起家
知名一時如文正范公韓康公王文公雅相知友年位
皆不滿其德措紳悼歎公皇祐五年及第一命撫州宜
黃縣尉少年明銳遇事莫為持難盜殺里中民胥憚于
捕鞠則為虎傷以聞公一見輒窮其偽曰凡獸食之不
容偏齧今迹如此謂之虎傷何哉胥不意情得即叩頭
吐實一邑以為神移泰州泰興令會中遣御史按水災
他邑長以裁減民賦不均訴者紛然及被詰莫知所為
獨泰興有經式公私交便御史以公為能喜甚召與語

大奇之坐公堂上庭折諸邑長指泰興為法當是時汪泰興名聞淮東公進曰此未足為御史言也縣瀕江民依沙為田出租賦歲久沙漬民抱虛責閱數十吏無告害莫大此願益得為民除去于是奏可蠲復者無算訖今泰人誦之丁外艱以長孫承祖母萬年君憂改建康節度推官知漢陽軍漢陽潤州金壇縣泉州晉江縣丞元豐初縣官立法期會旁午晉江雅多權右前為丞者熟視強梗莫敢治以故給納常殿公至則繫執政家吏一人曰咎當歸我不諉他人調太平州軍事推官廬州

觀察推官部使者怒旁郡守謀以危法中傷鞫者莫敢直直者輒以罪去最後請公公曰禍人自免豈吾心耶改正于理不為屈使者大怒亟劾公益不能奪則以獄上刑部至刑部則以公言為當乃已聞者壯之有新貴人如京師厚征從兵之食者衆多附之公曰國家之著挈令也曰給糧如所給之秩否則有刑費則有償今日汝何令之有惟吾之所從欲他日刑吏而償之無乃不可乎且何必剝賤而媚貴不聽後果及于敗皆以公為知言初令泰興以材敏稱至薦者一日倍當遷之數人

謂公且顯矣無何憂患十年僅得一幕漢吏陽以縣省
去官金壇以避仇稱病免官當公之免也法以期赦而
遽踵新令告滿二年其為幕吏法當減舉將之半而又
以坐免沮格居晉江日有哀公者驟薦于朝皆為公慶
會盜起閩中按察者多得罪復報聞罷嗚呼可謂窮矣
公亦自以直道孤立知者不為無人然動輒跋扈若陰
有祝之者乃益退縮不為表暴欲為地者皆推而不受
一日棄官老于故居龍溪之上治田桑保墳墓客至則
醜酒擊鮮劇談竟日為溫厚長者無纖介隱衷然于親

疏曲有禮意各得其歡心雖面刺人過而受者更以為
喜與人說理道成敗反覆曰後當如是初若濶疎事驗
皆信服間則繙詩書鉛槧不釋手凡經抄錄者無不精
審歲時書問無貴賤必親治惟謹未嘗教子弟占筮故
辭翰可師人皆藏之以為珍有詩百篇意深語典因事
立誠要不虛發而不以示人其隱德如此家居十有二
年以致仕恩轉通直郎以覃恩轉奉議郎賜五品服蓋
晚而子孫取科第仍祖孫五世基緒不絕人方以鮮儷
為榮而公卒矣享年八十寔崇寧乙酉六月某甲子也

曾祖某故不仕祖某爵封員外郎贈光祿少卿父某任都官員外郎以公故贈中散大夫妻開封陳氏永嘉縣君繼室壽光縣君男六人槃槃槩槩藻藻彙藻先公卒藻從事郎宣州州學教授公清慎剛介出于天資終始完節不以勢利毫髮干撓質之神明無愧也乞身強健時優游自得常曰吾先世以才短年今奇拙而壽足矣其退居龍溪家日益貧或以賂怵公者曰吾寧貧忍為此耶官閑日僧居歲熟荔支自守貳而下皆餽焉無慮萬計公曰是豢吏也夫獨斥還之後有坐是而黜者人方服

公之廉王文公于公為父執方用事時汲汲于人物諸附麗者多貴有勸公以異時所得緘尺為獻者公笑而不答雖緣吏事一再造請諄諄道舊故而卒無一語及私建昌李公常治湖公以故人子往依焉常屢以美官勉公公不屑也渤海張公擇賓南劍陳公偁一見公于稠人即嗟重論薦公曰不緣介紹而能然真知我者也錄其諱曰歲蔬食以報之公尤善攝生至老精神容貌不少衰時與壯者角膂力起步為笑樂徃徃多不及常誦佛書願脫疾苦方與親串命酒如平時神識不謬俄

側身而逝衆以為獲報諸孤則以某月某日奉公葬于龍溪源冕木塢永嘉夫人祔焉從公卜也謹錄公行事如此以待立言者圖不朽焉謹狀

夫人陳氏行狀

玳張
玳作

夫人陳氏開封府開封人內藏庫使遙授蔚州刺史贊之曾孫累贈職方員外郎承道之孫守曹州法曹參軍諤之女而奉議郎汪敷之妻也蔚州以客從太祖漢周間卽位錄其勞諸子踵入官而承道獨以病廢生子諤詠始業詩書為儒家詠舉進仕至尚書屯田郎中諤以扈

也真宗祀汾陰得試禮部卒用其弟塔參知政事丁慶恩奏初品官法曹之官于南也為諸女擇配以非其士難之間奉議賢曰不可失也遂專以長女生男女八人而終是為永嘉縣君永嘉之亡奉議君哀之以夫人嫻內則少孤事其母孝謂撫諸孤莫宜夫人遂聘以歸夫人內順外嚴通詩書力勤儉雖不逮舅姑之養然事其像朝夕薰修歲時奠醑甚于事其生食飲不薦不先嘗踏焉如將見之永嘉四男子槃槃粲粲夫人鞠之盡力自襁抱森然成人諸子亦思之如實生已夫人既老槃

亦齒髮衰矣其就養豫章槃自子舍來省之相持逾月不能訣既行以悲思卒夫人二子曰藻曰彙少學章句翰墨皆夫人親指授有法度程其日益之功雖祁寒劇暑不置也故藻登崇寧二年進士第今為宣教郎克詳定九域圖志所編修官奉議君與藻仕皆小官祿不足食夫人為簿其所入銖量算計不妄以毫髮費雖迨老不衰或諫止之曰不爾無以養任者之廉且吾樂之不為病也至賓客過從則親視肴醪凡所以為甘旨之奉者豫節而儲之以待一時之湏故藻多得從名士游奉議

君清修畏人知宦不遂而歸卧林壑間以夫人生輦轂疑于不滿夫人處之晏如暨藻之仕意且諱貧矣夫人每以奉議君所以勵已者戒之故藻亦所至自飭不及汲于苟進繫夫人之訓則然少喜佛書母病疾灼香于臂無完膚中年尤精確晨起齋被坐誦雖事顛沛于前不輟以觀哺則置酒戲諸孫為笑樂日以為常雖春秋高彊健如壯者事不少縱閭內肅然蓋主汪氏祭四十年以今上登極恩封壽光縣君用政和三年九月制改封孺人享年七十七政和五年正月二十九日卒于京

師藻所居之舍于是奉議卒十年矣槃槃梁梁彙及諸女亦皆前死孫七人愷通仕郎監秦州西溪鹽餘未仕卒之明年某月合葬于饒州德興縣龍溪源冕木塢奉議永嘉君之墓嗚呼夫人可謂賢矣事親孝而一之以誠友夫義而濟之以儉撫子慈而成之以孝卒也享壽考康寧從祿萬里而考終于其鄉嗚呼夫人其可無愧乎諸孤不敢違杖而走請以玆子壻知之爲詳故屬書其懿範如此以待世之立言者圖不朽焉謹狀

浮溪集卷二十四

浮溪集卷二十五

宋

汪

藻

撰

誌銘

故徽猷閣待制致仕蘇公墓誌銘

蘇氏自唐許公世有人其後分居閩之泉山真宗時有諱仲昌負文武材召試賢良方正屬六科罷舉進士既策名矣以小失有司程度補三班官非其志也仕至左屯衛將軍提點荆湖南路刑獄歷知宜邵復三州以歿贈太師福國公生紳復舉進士賢良方正科入翰林為

學士知河陽年未五十而卒生頌相括宗元祐間守觀
文殿大學士太子太保致仕與翰林皆贈太師魏國公
始葬潤州之丹陽公諱攜字季升丞相季子也幼莊重
舉止如成人丞相自開封尹知濠州赴御史臺詔獄公
年十三隨至京師僦舍御史府前朝夕入問起居狀間
衣舉子服訴其誣于待漏院宰相吳正肅王文恭見其
警敏召至前與語竒之事由是得白而公亦以此知名
用父任為瀛州防禦推官調監澶州河北倉草場既少
年得聲譽益親師友力學問為詞章當路交薦之復辭

薦書不受而請授同僚之賢者故一時名士皆屈輩行
與之交秩滿授武成軍節度推官丁內艱免喪監潤州
織羅務會課改宣德郎以丞相春秋高請閒就養得管
當南京鴻慶宮徽宗皇帝立轉通直郎賜緋衣銀魚丞
相薨服除緣兄入黨籍差監兗州東岳廟尋除丹陽縣
丞會令闕行令事陳力二年如實為令者徙通判廬州
民便安之去郡相與遮留為之罷市中丞蔣公猷薦為
御史臺主簿遷光祿寺丞改大宗正丞尚書倉部郎中
經郊祀恩賜三品服擢衛尉少卿久之移光祿靖康初

寇至京師公晝夜乘城素羸不勝暴露寇退即求去淵
聖皇帝雅知公名謂執政曰如此等人可使之去朝廷
耶命降堂劄留之非故事也時以為榮數月復求去進
直龍圖閣知明州金人渡江浙東西皆震獨四明罷鄉
兵省科調民恃以安俄請奉祠而歸尋避地閩中以墳
墓在丹陽由海道往來閩浙間者數歲紹興初召赴行
在所除宗正少卿中書門下檢正諸房公事皆不拜復
主管臨安府洞霄宮起知温州亦不拜召為太常少卿
力辭于朝不可則見上以辭翌日詔權尚書刑部侍郎

居無何得微疾上章請老除徽猷閣待制致仕數日以
不起聞上嗟悼之得年七十六時紹興十年正月九日
也積官至右朝議大夫贈通議大夫公退然如不勝衣
與人言惟恐傷之然剛正敏明凡事親居官治民與人
交一出于誠非今人可及也所至必先問職當如何見
有利害可論必孜孜建明不為苟且而卒歸于忠厚若
摧彊去惡則忘其身為之其發擿姦伏如神人不能秋
毫欺也以此自州縣歷臺省至為侍從五十餘年無一
事不可紀者隱然為國名臣由嘉祐治平以來公卿之

後能守家法者莫公若也官武成時行縣吏送之郊碩
謂吏曰某盜二人于情于法皆可生胡不讞吏曰諾及
歸守迎謂公曰官吏無賴至擅出人于死既曰彊盜矣
有可憫者乎幸吾二人不預也亟治之公曰使紓此獄
者某也某當坐耳且為言其所以生之之狀守大怒將
并案公公不為回而二人卒不死丹陽當東南舟車之
衝異時高句麗入貢吏竝緣搭取方數百里騷然公為
區處于未至前既去民不知其使者之嘗經由也歲饑
行賑濟法公曰循虛文忘實惠可乎乃乞米于有司有

司以為難請之再三必得米則朝夕臨視汲汲然惟恐
其不均雖鄰邑之歸者亦受而不辭所全活以千萬計
方國家興學校新祠庭之時京口號為多士又三茅山
在其提封生徒之不逞者憑藉為非視州縣蔑如也公
一切以法繩之旁觀為縮頸而公處之泰然人知其不
可犯也無不屏息丹陽大治合肥俗喜告訐為匿名書
至有竊乘驛以馳者公行州事得何人書于訟篋中物
色久之釋然悟曰此老吏某人所為也立遣人捕之則
已亡去索于田間得之叩頭首服寘諸法以徇由是其

書遂絕。趨院亡趨數萬斤。覺趨官與獄官通猥歸罪于持衡者。以為私其贏于酒官。因使之亡去。公請曰：持衡者交私不過銖兩之贏耳。能積而至數萬斤乎？且負擔者幾何人？豈無可會之數耶？獄官不得對。果趨官納磨戶金而授之虛券。趨材未嘗入也。左右大驚。倉部嘗請于朝。歲漕冬初不至者。監司若州縣官皆坐之。吏持符請書公袖符見長貳曰：今茲漕至者未半也。吾符一下坐者無慮數百人。裡祀止數十日間。士大夫當得恩數者皆閣矣。若稍引一兩月之期。俟禮成而下。則彼將何

辭長貳從之士大夫。謹傳曰：蘇季升仁人之言也。建炎赦至明州。戍卒數百人還據地求却甲錢。公大怒叱去。而陰勒牙兵為備。未及門果譟而還。趨庫授甲公不為動。徐禽為首者數人戮之。而置其餘不問。一州為之肅然。蓋公之過人者類皆如此。難以一二記也。公雖精于吏事而未嘗一日去書不觀。有文集五卷。尤長于詩。韓駒崔鷗以詩名者。每讀公詩曰：蘇季升未嘗言詩也。每一篇出。高妙敷腴。吾不能及。古人不以多為貴者。其謂是乎？初娶元氏。章簡公絳之孫。次娶曾氏。資政殿學士

孝序之女繼室復以其妹相敬如賓四十餘年後公月餘卒皆封恭人子孟容右修職郎兩浙路轉運司幹辦公事孫箴登仕郎公卒之五月孟容奉公葬于鎮江府丹陽縣長岡之原以曾恭人祔藻從公游最久得公之典刑名理非一會孟容來速銘義不得辭銘曰

蘇氏胙許繇唐迄今蟬聯再興實始翰林繇慶既遠乃生魏公輔佐泰陵功名始終帝想風烈聿求其人曰汝是似為吾近臣似之伊何忠孝直清流輩盡矣歸然老成入侍禁嚴于禍有光年及黃髮祉非不長無缺虧者

人胡歎嗟豈德之厚報猶未遐大江西來龜筮叶占萬古之宅先塋是瞻

右中奉大夫直徽猷閣知潭州陳君墓誌銘

君諱堯字景淵姓陳氏世家閩中昭陵宰相文惠公堯佐之曾孫文惠事具國史生述古為正議大夫贈少師于君為祖生知祥為朝奉大夫知德州贈宣奉大夫于君為父君少英發機警方事紛糅諸老生未能言之時已洞然了其微處及出語人皆厭服以父任為陳州商水縣尉知隆德府潞城縣縣胥為姦利持前令短長告

郡郡守惑之君調護令使善公而寘胥于法聞者快之
以親嫌移滑州韋城縣改宣教郎通判常州盜發清谿
淝西諸郡皆震常當其衝君親屬夫增陴濬隍盜知有
備不敢犯宣撫司上其狀遷承議郎坐小法免起主管
西外宗室財用提舉福建路市舶通判大原府漳州皆
不赴尋通判泗州時金人寇京師泗居東南咽喉地郵
傳不通者百餘日盜王嗣擁衆數萬將及城君曰守收
民入保民玩安不知兵至入君舍謀為亂君正色折之
衆遂巡引去而圍亦解頃之淮橋戍卒與李丞相綱所

留兵無慮萬五千人寓城中守以無儲懍然欲亡去
君請五日除其憂即夙夜營度如其所須餉之逮元帥
府檄書至乃已擢尚書膳部員外郎積勞至朝散大夫
知通州遷朝請大夫通既遠行朝守兵單外無援金大
帥引兵十餘萬環之君先士卒扞城至食水藻四十餘
日卒使不能近城而去通人德之家繪君像以祠飲食
必祝後數年復過之則父老迎君境上羅拜馬前十餘
里不絕未幾宣撫使周望提兵屯姑蘇與通夾江而軍
江北人歲以薪芻江南米至是宣撫司遮之不得渡淮

人大飢君請會糴于福山且籍城中能食者日給之通人滋以為德擢直秘閣淮南路轉運副使以分鎮請宮祠得主管江州太平觀除廣南西路轉運副使會宣諭使明索詢民間利病君請罷州之為寨者四置柵者三廢柵者二并請置檢察官以收鬻鹽之利罷免丁錢以招材武之人毀七星寨以防敵人對壘之姦嶺南人便之復主管江州太平觀改差兩浙西路安撫大使司參謀大使司罷召赴行在者再遷朝議大夫三京等路招撫安置使參謀遷右中奉大夫除淮南東路轉運使進

直敷文閣知揚州賜紫衣金魚君至維揚帑庾無一錢一縷一粒之儲而負公私逋者萬計居無何兩朝議和鄰使往來相屬太母奉梓宮還闕當供億者復萬計君不請于朝不取于民上下克給流民之歸者亦數萬口異時典方面而長于理財者皆推君之為自以為不及進直徽猷閣知潭州君之得長沙也訓詞甚寵思所以報上者將種七加意一路八州之人亦想見其風采然到官而君病矣一日視事如平時忽持脈曰吾其不起乎以紹興十三年七月丁卯卒于官年五十九君精明

勤儉居官有大過人者凡陳請于朝必為可久無窮之利不媮安于目前不規合于時好善任人明于財計下有姦伏發之如神故數經艱危及當大事無不談笑而辦加以持已廉平經宗祀恩不任其孫而任其從兄之子丞相杜克守建康金人猝至其屬陳興宗以金一篋委君已而興宗陷敵中君輾轉賊間寧舍已橐而保興宗之金訪其子歸之人以為難娶胡氏文恭公宿之曾孫封令人二男四女男曰興祖右從事郎前卒曰紹祖右迪功郎君為帥時皆以恩書寫機宜文字女適迪功

郎王拯餘未行一孫曰注未官紹祖以其年十月壬寅葬君衡州衡陽縣慕石鄉石門里藻與君游最舊且君無恙時若欲得余文傳之不朽者會紹祖來乞銘不得而辭銘曰

士之發身惟志與才得時得年又奚足哀嗚呼景淵有是三者獨于其年天下之假在昔文惠克勤王家再傳及君大振厥華少而激昂晚益精敏如臨霜空忽見孤集盤錯必用所臨有聲凡今立朝誰踰仲卿精神折衝未老而沒君何存亡哀此人物奄宅異縣祝融之峯後

人過之尚式其封

尚書禮部侍郎致仕贈大中大夫衛公墓誌銘
建炎三年二月上自維揚狩臨安慨然思中興獻替之
臣一日願宰相黃潛善汪伯彥曰衛膚敏安在趣以來
時乘輿新渡江人皆南驚道路充斥公獨晝夜北行及
上于平江上聞之喜願御史中丞張澂諫議大夫鄭鼐
曰衛膚敏至矣公見上泣上亦泣曰卿在諫省朕知卿
忠每以卿言為信今宜知無不言有請不以時對公頓
首謝曰臣頃在維揚數為陛下言維揚非駐蹕地請早

還建康今臨安亦非帝王居宜須事定亟還因陳所以
守江之策上首肯曰是吾心也翌日再對歸即遇疾猶
扈蹕至臨安拜尚書刑部侍郎未拜聞明受之變慟哭
舟中疾益侵上章請老不聽乞輿鑿秀州從之進尚書
禮部侍郎尋上印綬卒年四十九書聞上歎惋移時特
贈大中大夫他日見其同貶中書舍人汪藻曰衛膚敏
可惜其為上眷知如此公諱膚敏字商彥少力學問宣
和元年以太學上舍生奏名徽宗親擢為第三人而稱
其文明白瞻美授文林郎南京宗子博士越數年同年

生王俊又入對徽宗憶公姓名問今何官俊又以實對
徽宗曰尚吏州縣當時豈不堪學官耶今行召之翌日
召公既見改宣教郎祕書省校書郎時國家新與金人
和議遣生辰使宰相擬十餘人徽宗以公為可假給事
中往聘公言金主生辰後天寧節五日今未聞金遣使
而吾反先之于威重已缺萬一不至為朝廷羞請至燕
山候之彼若不来則以幣置諸境上上以為然洎至燕
山金人果不来置幣而返七年復遣舒宏中往已陛辭
矣上改命公道逢賀嗣位使許亢宗亢宗言敵且大入

止公毋行公不聽及燕報愈急眾兇懼不敢前公叱曰
君命也其可辭乎及疆知金渝平益不為屈金人答書
欲以押字代印章公曰押字施之臣下可也豈所以待
鄰國哉北朝立國當以禮義今修好不以禮交鄰不以
義將何以國乎拒之旬日卒易璽書及授書責公雙跪
公曰此北朝禮也行人何為金主大怒觀者為股栗公
處之晏然終莫能奪由是不悅羈留中道者半年至涿
州與幹喇布遇請公相見公辭不可則問相見之儀敵
以例對公笑曰所謂例者非趨伏羅拜乎皇子雖貴人

臣也使人雖賤亦人臣也兩國之臣相見而僭君是一國二君也不祥無大馬乃長揖而入既坐出誓書示公公曰某使萬里去朝廷久此書真偽不可知因縱言及軍中事公連挫敵幾復被留淵聖皇帝受內禪始還進官三等遷尚書吏部員外郎于是高麗入賀以公為宣問使假太常少卿迓之而殺其禮公曰國家厚待高麗久矣今一旦鐫薄恐失其心不若如舊便從之至明州顧時多艱凡緣客及民者率以便宜從事所過無秋毫擾初詔使人春見其冬金人逼京師詔令不通使人坐

館淹久日費以萬計公度俟詔而遣則失風潮之期留之經年東南之餽牽竭矣乃以幣易金繒厚餉其使而移文遣之建炎元年還朝歸矯制之罪上大嘉賞遷衛尉少卿公言屬者敵犯京師乘輿保金湯而居固善知敵已棄去秋必復來而尚嬰孤城此大臣不知變之過也今兩河諸郡幸皆堅守謂宜陰以帛書許其世封使人知自愛不為賊有其陝西山東淮南則令增陴濬隍以訓齊其人而擇大臣鎮撫之車駕姑即建康而居勢萬全矣擢起居舍人又言方今二聖未還陛下于宮室

衣服飲食之奉宜痛節損雖郊廟亦不用樂庶精誠有以感動天地拜右諫議大夫兼侍講既就職首勸上以守法度慎爵賞正紀綱因指陳時政之失有崇寧大觀宣和之弊未盡革者十餘事言甚卓至上皆罷行之又請以承慶院營繕之役付揚州升暘宮造作之事歸有司禁中差除須索必關三省其不合天人之意戾祖宗之法者許大臣執奏大臣不正救者顯誅之先是公論時政上曰崇寧大觀以來所以亂祖宗法者由宰相持祿惟恐失人主之意故于政事無所可否馴致前日之

禍自今當以為戒故公因此以堅上意時中貴人李志道以赦復保慶軍承宣使添差入內內侍省都知容機亦落致仕公論執再三皆朝奏暮罷二年春拜中書舍人公前勸上守法度會邢煥以后父際徽猷閣待制孟忠厚以太后姪除顯謨閣直學士公力言非祖宗制煥尋改觀察使而忠厚自如公以驟自諫省除舍人疑有因乃奏曰昔司馬光論張方平不當參知政事自御史中丞遷翰林學士光言臣言是則方平當罷若以為非則臣當貶今兩無所問而遷臣臣所未諭臣雖不肖願

附于司馬光上令宰相諭公曰朝廷以次遷非論事也公猶不拜居家待罪者逾月至忠厚易承宣使乃出公以中書政事本命令有不當輒封還之風采振一時而宰相滋不說乃以事出公除集英殿修撰提舉杭州洞霄宮議者為不平未逾年上思公召還為公上世齊人唐未避亂徙錢塘又徙華亭故今為華亭人曾祖至祖九思父公望公望贈奉議郎元室繼室皆朱氏封宜人三子仲英仲傑仲巡而仲巡早卒仲英仲傑皆右承務郎一女適右迪功郎詳定一司敕令所刪定官王崐公

為人劉明遠于經術與人交退然若不能言者而遇大事一見其當然決意行之雖禍福死生陳前莫能移其所守故使異域館遠客天子必以屬公而公亦必得其要領在人主前論事察其援據精詳切中其忌諱皆人所難言者人主未嘗不改容嘉納遭時變故上慨然起公于流落之中意豈淺哉使天假之年其施設當如何方嚮用公而公以不起聞矣宜天子追思不忘而形于屢歎也公卒以建炎三年四月丁卯葬以其年七月甲申其地在湖州烏程縣戴塢之原既葬八年而仲英遂

求余銘不已余從游最舊在西掖時又與公同貶知公為最詳者是宜為銘銘曰
自古臣主鮮逢亟乖公于三君展也必諧厥諧伊何一以忠蓋遭時屢更吾見其進始事徽攷飛英下僚以節歸報靖康之朝建炎中興公首褒用知無不言莫若公勇帝不知我吾寧盡規謂不剴切帝胡見思氣吞虎狼萬里之外死生關身曾不少概當饋興歎詔追而來來而不年亦孔之哀葬雖異州同此澤國刻貽無窮曰宋遺直

左朝散大夫直徽猷閣劉君墓誌銘

君諱嶠字仲高吳興劉氏吳興之劉其傳蓋遠熙寧間有諱述知御史雜事者正色立朝與宰相爭是非宰相盛怒至欲逮治之不為屈卒奪御史司馬溫公稱其道勝名立東坡蘇公為之賦吳興大人之詩一時名士慕而宗之所謂劉孝叔是也于是吳興之劉聞天下卒官尚書吏部郎中累贈金紫光祿大夫中興又特授秘閣修撰生握為朝請大夫贈通議大夫通議生欽止為承務郎贈通奉大夫生君皆世其家而有賢子君少以文

名端方厚重不妄交游范忠宣之子正平凜然有二父風君從之數年盡得其學由是操修益進賢于人益遠為鄉里所尊聞其行于朝擢政和五年上舍高第除陳州州學教授丁內艱免喪調監尉氏稅非其好也會徽猷閣待制趙公鼎臣鎮鄧聞君名辟司儀曹事一府高其文部使者交薦之居無何爭進者比而讒君君推其能于人一不之校人皆服君長者而讒者反愧謝君遷宣教郎睦親廣親南北宅大教授歷開封府儀曹少監少府少監尚書比部員外郎君為郎六年閱輩流登臺

省者無慮數百人未嘗以滯闕懷當國者賢之擢大理少卿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出提點福建路刑獄君內為廷尉外為繡衣直指于決讞重輕必平反曲折得其情而後已不以爰書誣吏故中外翕然稱之使閩時尉誣民為盜帥幸尉遷力主之君知其寃引囚物色非是釋囚而黜尉帥貴人也不悅會貴人還朝君知其憾不釋力丐奉祠得提點洪州玉隆觀居數年以疾請老卒年六十二積官至左朝散大夫直徽猷閣時紹興八年三月某甲子也初室信安鄭氏繼室開封朱氏皆封

恭人二男子曰垌右迪功郎懷寧縣主簿曰讓將仕郎
一女子未行一孫曰某垌等以其年八月某甲子葬烏
程縣某鄉某山之原以鄭恭人祔君同產三人長曰崧
伯高仲即君其季前吏部侍郎岑季高也君事伯高如
父而季高又以君之所以事伯高者事君兄弟之懿士
大夫談之伯高少曠達不以世務經心通奉公早世母
夫人嫠居而貧君于內外幹蠱之責與鄭恭人分任之
而遂伯高于閒適以寬太夫人之憂及伯高疾廢藥必
親嘗飲食必親饋以終其身故君之卒季高哭之過時

而哀既葬季高知君與藻善也來求銘會藻以語言得
罪斥居南荒三千里瀟水之上焚筆硯不復為文而季
高每書必以銘為言認認然惟恐君之不得其傳也藻
于是為之太息曰嗟乎季高盡誠于君固今人所無也
然能使季高不能忘君如此則君平日所以處兄弟之
間者于此見矣銘其可已乎銘曰

嗟仲高名一世學精深行尤異位九卿非不試車方馳
忽思稅歸里閭友兄弟合墳麓為樂地謂當還以經侍
甲子周奄然蛻相山川攷龜筮望先塋寔于是刻幽堂

詔來裔

朝請大夫直秘閣致仕吳君墓誌銘

君諱懋字禹功姓吳氏其先義興陽羨人也世以儒名家而不求仕至君之父誥始光大其門有三子皆授以經其材競爽伯仲同時擢進士第又同時為縣令以治行聞士大夫言義方者予吳氏伯曰愈仲即君也誥卒龜山先生揚時識其墓後以君官達贈朝散大夫君少有志風骨頗秀望之巖然嘗與兒曹集外家有以博具遺君者君正色叱之曰死老奴敢汙我耶坐客大驚

知吳氏有子矣及長嗜學問從先生長者游如不及入太學籍上有聲既擢第調當塗縣主簿時郭祥正李之儀會當塗皆知名士也負才氣軒輊人不少借一見君詩文曰我輩人也會歲饑官出粟糴者萬人坌集于場他吏無術至相蹂踐以死州以命君布灰于地而疏其行坐彊者東弱者西以五十人為甲使聽令間指其一曰給彼民趨而前左受粟而右輸金各以序進未晡而周無一人譁者當路交薦之縣有圩田民生理寓江中秋大雨圩且決君朝夕暴露治其防民賴以濟既去

父老指防而歎曰微此吾其魚乎移宿松令以簡靜為政凡追逮書縣門而予之期民信畏之其至不差晷刻田里間未嘗識游徼嗇夫之面也由是訟更十數令不能決者皆立談決之未幾宿松大治門不夜闔獄囚屢空一日部使者按旁郡民遮道言願以事決宿松使者曰縣各有治汝舍汝令而從他令豈有說乎且道遠奈何民叩頭曰吾邑可否視吏色辭彼邑有令在堂吏不能秋毫欺也雖遠奚憚察訪使趙默舒州守孫傑馭下如束濕所至人重足事之盛威臨君君不為動然此兩

人者亦卒不能使君屈也用薦改宣教郎丁外艱服除知廬江縣盜劉五囊橐廬壽間方鼓行出山去縣裁一驛其鋒銳甚或止君毋遽行君笑曰男兒當斬賊平戎此鼠輩何為者今行縛之盜聞君來不敢入其境後羣盜得更疑獨遺廬江曰彼有人焉不可圖也召監延豐倉知扶溝長垣縣尋除諸王府記室兼誦書淵聖皇帝受內禪金人至京師三上書言便宜不報後皆施行畧如君策入尚書為禮部員外郎會金人立張邦昌法當郎草牋奏君度不可拒將引繩自裁有倖非常者僂曰

僕請為之君由是獲免已而王時雍用事坐政事堂君發憤罵時雍曰反賊吾獨不能擊汝如段秀實耶時雍面頸發赤不能對君因以疾求罷不聽遂稱篤病于家今上即位病即日愈乃請老而歸歲餘起公復故官尋除司農少卿不拜近臣交荐擢知明州州承喋血餘守將屢易公私埽地萬目睚眦君一調而細大咸舉于是衛兵留戍者少軍三萬陳思恭領之水軍萬艘張公裕領之將驍卒驕凌藉官府求取無度變生不可期君能得權酷之羸給其稍廩歲終贍足民不知兵治聲流聞

加直秘閣以代歸坐小法貶秩朝廷察其枉擢荆湖北路轉運判官未行改知吉州道得病到官病益侵即上還印綬六日卒年五十五寔紹興四年五月某甲子也積官至朝請大夫其遷多以勞能而不以歲月君氣豪語直遇事有不可輒憤盈于中雖貴人必斥其忌諱面折之然胷次實洞然無城府關鍵以故深中之人多不樂而貴士亦以此歸之親沒分財獨推所得之居居其寡嫂恩當任子不上其子而以其弟之子上下內外族姻與夫平生黨友飢者食寒者衣病者醫死者葬嫁其

女字其孤至不可勝數有荆溪集及他文合三十餘卷
豪壯而瞻蔚似其為人娶同郡楊氏封安人兩男四女
男曰師尹師說師尹好學而喜文再任以官再不受其
志非苟且目前者人謂君必有後者其在茲乎女曰琚
適左修職郎陸景瑞曰瑤適左迪功郎元盥曰瑤適右
承務郎胡辨曰琬繼陸景瑞之室師尹以君卒之年十
二月某甲子葬君其縣銅棺山南筆塔之原以藻與君
原善來求銘乃輯君之行治而銘之
嗚呼禹功世乘波以流君業岌也人視蔭以偷君汲汲

也文雄而氣剛見者立也所臨必息遺老泣也君門洞
開胡過而不入也寧羸厥躬尚後人之及也

浮溪集卷二十六

宋

汪

藻

撰

誌銘

左中大夫致仕吳公墓誌銘

崇寧初制詔以尚書左丞為丞相天子虛已而聽為丞相因得操其權進退天下士諸附麗者自布衣不旋踵至大官或捨已而從他則中以危法于是一時嗜進之徒莫不希其聲光于願盼間認認然惟恐不得當也當是時太僕寺丞吳公點雅為相所知相敬畏焉恥以其

黨進力從之求去相嘻笑曰君欲首為去國之人耶嘆之自是相持國柄二十餘年士大夫不堪其專且久撓節從之多矣惟公卒不求合以死天下莫不高之雖阿相之人亦自以為莫及也公字聖與其上世占籍光州于唐為聞家後徙閩之邵武至公之高祖沈仕南漢為循州軍事推官曾祖漢卿祖顯皆以行高其州里皇攷詔益務修飾教諸子以經子四人踵登進士科兄弟競爽知名當世累贈其官為少師公少持重寡言人未之奇也總角以文見鄉先生黃履進退如成人問皆可觀

履歎賞彌日曰子必為令器聞王交公修經金陵負笈從之繇是學益進元豐五年擢進士第調舒州司理參軍年少人或易之有市醫砭人死繫月餘莫能決公一見曰此非律所謂誤不如方者耶老吏相顧大驚移英州真陽令嶺海去朝廷遠吏多版授守率以昏遇之始至風公庭趨公不為屈守大怒欲誣以事久而有其賢反薦諸朝丁內艱免喪監建州買納茶務守正無所阿徇用薦者改宣德郎韓宗道知杭州奏知富陽縣政績為一路最時孫傑察訪東南官吏重足事之獨荐公為

可用徽宗登極轉奉議郎賜緋衣銀魚簽書常州判官
廳公事州倚以為重擢太僕寺丞相憾其去出通判婺
州行未半塗差撥發福建路錢物凡當是選者事已必
歸報求美官至陳留以記白曹不見宰相而去相滋不
悅下除通判睦州秩滿移越州遂請老貧不能歸客婺
州蘭溪四壁蕭然處之晏如也御史中丞吳執中知其
賢起之再任公不得已至京師會同年生在廟堂欲以
公見上公固辭曰吾嘗謝事矣豈可復見上乎得通判
洪州徑出關不顧時茶法初下責有司奉行郡以丞領

之敢議者斥吏奔走不暇公獨條不便于民數事上之
人為寒心公不恤也已而朝廷施行其說至今賴焉秩
將滿執政或欲召公公聞即以病告得提點衡州露仙
觀繼領亳之明道宮建之沖佑觀南京之鴻慶宮奉祠
十餘年臥家不復出賜三品服淵聖皇帝受內禪轉中
大夫擢知漳州于是公無意于世矣復請老以建炎四
年十一月某甲子卒于家春秋七十有四官自宣德郎
十一遷至中大夫有文集三十卷娶同里黃氏封令人
先公二十年卒二男四女男曰延年朝奉郎次早卒女

適從政郎廣德縣汪詩迪功郎長沙縣尉張某朝散大夫徐敏中朝散郎直徽猷閣范浩孫男女各一人男曰祐迪功郎南劍州司戶參軍女適從政郎建昌軍教授李汝翼公退然如中人而操履剛方其堅如金石與人言雖面目嚴冷而衮上皆可書紳少清苦一毫不取諸人其舉進士出京師也僕遭癘為人皆惡之欲委諸道公輟已輿以載徒走千里而歸晚讀佛書益條然有遺世意其于簡淡蓋往復而身安之凡世間所謂矯揉以釣聲名者公無以為嗚呼慕富貴而仕者固人之常情

守道而不求亦士夫之所當務也然利害陳于前而為舉止之所熏灼其不從者幾希若夫屹然如砥柱立于頽波之中久而不為之動蓋今人所未見至終始完潔如公者殆百年所無也可不謂賢哉藻少從公游服膺最久延年既以公卒之年十一月葬公于其居之西若千里王公嶺之下迺屬藻識其墓藻于是敘公之實而為之銘銘曰

古之仕者惟已責于遭窮通我何擇世衰鄙夫乃求獲相時射利規什伯偉哉吳公挺松柏力排冰霜傲陔阨

世方賢愚糅黑白朝為之徒暮隆赫幸公來游重其客
疾趨而逃遠瑕謫終身軒裳不能迫浮沈數州下膏澤
晚歸遐陬與世隔竟全孤高返真宅向來公卿愧方冊
揭茲銘詩告所陌

戶部尚書許公墓誌銘

政和五年四月甲寅中大夫提舉洪州玉隆觀許公卒
于袁州公以文學起家以材力結人主之知為世名臣
當朝廷建立法度之時所更皆其要劇凡事紛于前衆
人罔視莫知所為公獨從容處決初若不以經意退而

視其規模條析明甚有深思熟慮不能至者用此四歷
大鎮五為戶部侍郎一為尚書官至中大夫職至樞密
直學士雖間用言者數出然天子思公不逾時輒召故
卒之日賢士大夫皆盡然悲傷以用公之材為未究公
諱幾字先之世居饒之餘干至高祖始占籍信州貴溪
故今為貴溪人曾祖待用祖堯卿皆不仕皇考宗舉
進士卒官秘書丞以公故贈光祿大夫公見時有大志
出語驚人大丞相韓公琦鎮大名公在大名以諸生見
獨偉視公為加禮遣詣太學未冠擢上第調筠州高安

主簿光祿公間往視之會攝邑事規畫良善光祿喜曰
兒能爾吾何憂為之信宿而去丁光祿公憂起主饒州
樂平簿已而為其令大興學校課士習經親與之酬酢
雖旁邑亦遣子弟從學濬陂池利于民者責其察分任
之獨練湖之役為大則躬按行其地為之區畝溉田無
慮萬計民刻石紀功治行為江東第一用荐者改宣德
郎知宣州南陵縣還民之託僧尼為姦者數百人勾當
開封府右廂公事尹高其能雖府事亦關決公會復常
平官大臣首薦公擢提舉京西南路常平等事奉使有

旨為開封府推官丁普安太夫人憂免喪除虞部金部
戶部員外郎賜五品服今上即位有以永興等路饋餉
為言者遣公馳視數月畢財以不乏館北使除大府少
卿先是吏俸不時得貧者患之公能使利無遺入用品
秩高下分日而給未幾以均足聞為提舉南郊事務官
除將作監吏與工比為姦盤結牢甚如斲削塗墍丹雘
之工當以次用而吏于役初概給其廩故浮耗不貲且
閒劇不均訴者紛然公以楹數逆為之程使未役其役
者不食其食費省而功倍遂為永法除大理卿改太僕

馬政蕃息入戶部為侍郎公前為郎多在戶部其財用
出納斂散銖分縷析皆有成法及蒞官左曹益當天
下之劇夙夜盡瘁講求利病罷行之其大者必反復
議論務合熙寧元豐之法毅然不可回奪上亦知公
忠乃多見納用議者以異時居大農無與公比除顯
謨閣待制知鄆州充京東西路安撫使盜倚梁山為
藪害所被甚衆公籍漁者十人為保晨肆其出夕責
其歸否則同保以聞自是窮治無脫者汶土多衣冠
其器于儉孫惟怙勢橫閭里善良苦之公刑其尤者
以徇風俗為變遷顯

謨閣直學士知成都府入見除戶部侍郎以子喪乞外
上曰卿宣力久其少安復除直學士知成都府言者以
公搖泉布法降充待制提舉亳州明道宮既投閒築室
饒之東湖盡江山之勝大觀三年秋亟召除工部侍郎
數日改戶部歲有大禮之費且倍經人為公慮公不取
于下不貸于中前期而辦會開封府李孝侑領詔獄以
公攝尹事剖決精明廷中皆指相示曰是故為廂官者
其可犯耶稍引去拜本部尚書兼詳定一司勅令公
練習邦賦每檄在京庫務及移文諸路口授吏曰某所

為錢若干某所為物若干某費當取彼某儲當給彼吏
且聽且書莫知其端及覆視案牘無一不如公言者人
人駭服言者以公治染院事不實除龍圖閣直學士知
婺州俄降充天章閣待制已而事白除樞密直學士河
東路計度轉運使公屢辭不獲則請廣糴以絕豪右射
利之姦從之改真定府路安撫使兼知成德軍未逾月
徙河東路經畧安撫使兼知太原府河東被邊綿地數
千里公盡護諸將紀律赫然及其暇時修墾田法以利
兵農謹烽燧明斥候姦不得發或報衙頭招集亡命公

用防秋法戍境上度兵官牛宗可使用防城法布鹿角
壤道路為陷馬坑賊知有備訖公去不敢窺邊有惡少
數人結死黨號弟兄其一犯法悉捕治之而流其為首
者邊郡例以撫養庫錢易貨他郡公為盜欺至乾沒不
可計莫能摘其姦公一追償無敢隱以其羸勞將士皆
得其死力坐戶部時裁減吏祿非是奪樞密直學士提
舉杭州洞霄宮尋謫授永州團練副使袁州安置公屏
居杖履翛然無流落之歎既二年上立皇太子復中大
夫提舉洪州玉隆觀命未至而公卒享年六十二公于

父母兄弟慈祥孝友樂振人之急成人之善其于宗族振之尤厚于鄉里成之尤力遇恩不任其子而任其弟畿及帥河東辟畿自隨終公身五子其官者一人而已故人陳于揚越客死公為歸其喪具本業其家至今賴之蓋節義如此者甚衆公聰明強記任氣敢為狀貌雄偉議論軒然見者竦動知其為非常人也居官無小大久暫再為不苟不以吏追民不以獄護吏然民亦勸趨無敢怠吏亦莫能竄其姦也故去樂平南陵且三十年父老至今調公懷之于馭軍理財知大體遇事纖悉必

有法度後人用之輒享其便雖欲出意變更然卒不能出公之意外也喜讀書為文立成不屬藁亦未嘗引以自名專用緣飾吏事故其所施為卓犖過人如此有文集三十卷妻趙氏清獻公抃之孫封安康都君男六人曰璫曰球皆前卒琰承奉郎餘尚幼女五人適某官胡幹化亦前卒餘未行琰將以政和六年九月某日葬公饒州鄱陽縣某鄉里之原以藻世姻知公為恚使來問銘故掇公平生行事之大者書之而系以銘銘曰天之生材不妄付與惟與偉人則莫量數公方妙齡即

以材著兩乘軺車三帥戎旅五司邦財最久其所事之
紛來衆色疑沮惟公怡然麾以笑語孰幽無明孰廢無
舉燧如星旋浩如川注旁觀嘆嗟縮手無措出入踐更
咸有譽處雖班中臺十未施五官三紀餘卒以才赴彭
蠡之南是謂平楚岡巒屬連氣象吞吐築宮其間龜筮
咸許非公之英孰配茲土

朝請郎龍圖閣待制知亳州贈少師傅公墓誌銘
崇寧間鈞黨之論起元祐以來士大夫為世指名者悉
墮黨中故一時盛德精忠之人往往齋志以沒既沒矣

子孫懼及率祕其闕閱不敢傳逮靖康黨禁除人人爭
言嘉祐治平以前事于是昔之悼不幸土中者咸振耀
于時公雖沒于崇寧之初為不預其禍然用事者猶指
公為黨人至紹興元年公之卒葬也三十八年矣而墓
碑未立公之子七人惟詒度在詒度以書來乞銘藻少
仰公名以不獲拜公為恨今乃得執筆次公之行事幸
矣然藻去公幾四十年更士大夫以言為諱之時公之
行治其詳不可得而聞也謹掇其灼然在人耳目者序
而銘之公諱楫字元通姓傅氏傅氏系出北地自祗亮

世仕江南子孫因散處江淮間有居光州者遭廣明之亂從王潮奔閩數世而至公高祖仁瑞又徙居興化軍仙遊縣故公今為仙遊人曾大父獻大父偁皇考滋皆以地遠京師不求仕而皇攷尤有信義為里人所宗以公故贈朝奉郎公少莊重如成人甫七歲從鄉先生學已能痛自刻厲他兒戲旁譁笑如不聞反并取其書誦讀未冠試廣文館第一其文天下傳誦之既不第而歸有貴人欲留公使子弟學焉者公曰吾方求師友資身未暇也聞孫覺陳襄有學行樞衣從之襄門人有許安

世江衍之流皆嘗以文藝冠多士襄不之取獨稱公曰傳元通金石人也以其女妻之擢治平四年進士第調揚州司戶參軍守遇僚屬暴甚屢以難集事諉公而促其期公裁決如流未嘗希意苟合至捕其從者寘諸法守雖彊聽而不能平乃欲以繁劇困之會天長令缺檄公攝丞公發伏擿姦如神猾吏惡少年皆屏迹褫氣天長大治更以最聞丁外艱歸里中里中事有不能決者悉從公折衷或望公門罷訟而歸調福州福清丞帥曾鞏負材倨視天下士獨與公鈞禮改蘇州錄事參軍復

丁內艱免喪授太原府太谷令白誅徙鄉而還為民害者一人于是公之仕也二十年矣猶在吏部選處之怡然未嘗以窮達介懷會曾布帥太原謁入大驚曰是福清傅丞為吾兄所知者耶率部使者交荐且以書言之朝廷公卿間改宣德郎知吉州龍泉縣時孫覺為御史中丞謂公曰朝廷欲用公幸少留除書且下矣公曰仕所以樂居中者免外臺督責之辱今頻首權門與外臺奚擇且外官我所當得也徑出國門不顧道除太學博士所至學者闐門官太學四年足未嘗及宰相執政之

門秩滿即日詣曹曾布知樞密院與其副林希共薦之宰相亦雅知公名除太常博士公長禮學自神宗時議祠北郊至是有詔復議議者多持兩可公獨援經據古損其車服儀衛賞賚之類使悉得其中上之後卒施行如公議紹聖二年徽宗由遂寧邸就資善堂學詔大臣擇德行老成人為傅宰相以公名聞除諸王府說書舊制諸王課學書屬文而不及經公言王當以德義為先區區翰墨非所急請先誦經史以懋王德從之明年徽宗封端王就除記室參軍又明年為侍講又明年為翊

善中人執事王府者例與宮僚昵公獨正色不與親雖一府以為介而悉嚴憚之王亦為之加禮閱五年移官者四而不及王府同僚或歲中屢遷公未嘗一語及之會諫臣鄒浩以言事譴公厚贖其行坐是免所居官裁兩月徽宗即位首問公安在即除直秘閣進尚書司封員外郎擢監察御史權殿中侍御史論內侍都知劉瑗恃寵專恣不報移國子司業遷起居郎召試中書舍人徽宗面稱訓詞有西漢風于是曾布當國以兄弟于公有汲引恩冀其助已公歸然守正凡朝廷命令有可疑

進退人材有不厭衆望如掾王古范純禮之類皆人所難言者必極論之雖屢卻不為之回奪布每以為言不合者因是中傷公公不恤也徽宗顧公潛邸舊見必咨訪公每以遵祖宗法度安靜自然為獻語宰相亦諄及之歸則削藁雖至親莫得而聞一日李清臣勸上清心省事徽宗曰近臣惟傅楫為朕言此甚詳然後人始知公所以啓迪上心者其卓至皆此類也建中靖國秋見時事寢更張竊歎曰禍其始此乎不去楚人將鉗我于市聞者莫不甚其言公笑曰後當以吾言為信遂求

補外詔不許墾祈不已最後中書舍人鄒浩為請迺聽
除龍圖閣待制知亳州到郡數月屬疾易衣跣坐而卒
年六十一寔崇寧元年二月五日也公于孔孟之學精
思而力探之不臻其極不止又天資簡淡于世事無一
可關心者專用經史自娛聚書至萬卷平居正衣冠如
對大賓否則瞑目燕坐不妄出一語雖在閤室無秋毫
之欺故能死生禍福不入胷中視進退窮通若夢幻然
雖當是之時直道立朝不為無人若夫先見如龜著卓
然引去者惟公一人而已大觀中大臣屢欲以公入黨

籍徽宗念公舊學之臣而止後每因事必及公姓名而
卒不為大臣所右故公之沒恤曲不加焉公之葬在今
常州宜興縣善拳山之原累以諸子恩贈少師妻陳氏
亦贈越國夫人子諒友誼夫皆擢進士第諒友仕至奉
議郎尚書膳部員外郎誼夫朝請郎尚書兵部侍郎謙
受朝奉大夫夔州路轉運判官與諒微去病譽處皆相
繼前卒詒度今為朝請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有文集
三十五卷藏于家簡古而精深世以為法銘曰
道有所寄十年一儒世得而用一人萬夫公承丘軻知

學元本匪惟知之亦踐其壺用此玉立直哉惟清世無可娛以道死生晚登王門帝實知我擢躋近臣初不求可正色凜匕傾忠上前寧非大剛吾道則然帝知雖深時不我與奉身而行世莫能禦竟脫黨禍歸安九原世評既公盛德乃尊聞風而興百世之下我為銘詩以詔來者

尚書刑部侍郎贈通議大夫周公墓誌銘

故尚書刑部侍郎周公既葬之四十年其嗣子石聚族之長老而謀曰先君以清節直道事三帝隱然為國名

臣今墓櫬成陰矣而墓碑未立其何以飭來裔若求當世能言者揭其一二而顯誅之豈不足以慰先君地下而寵綏周氏之祧皆曰然遂相與來請藻讀其書曰噫吾先大夫同年進士也于藻為大人行銘其可辭然吾生也後不獲拜公公之平生藻莫得而詳也今班匕在人耳目者尚多有之姑掇其大者識之可乎石再拜曰幸甚乃書以授石使歸而刻之墓上公諱之道字覺民世家吳興長城曾祖父鋌大父仁皓父亨皆以修謹聞里中享用公恩為光祿寺丞贈大中大夫公少寒苦刻

意于學年十三以文謁安定先生胡瑗七竒之因留受業擢皇祐五年進士第調主杭州錢塘簿轉運司治錢塘吏習倨驕視州縣蔑如轉運使元絳委公督租吏胡通者絳任之有田邑中租過期不入公執通歸杖而徇一邑大驚他租不日而辦絳大喜帥使者薦諸朝移歛州祈門令有政蹟改著作佐郎知江寧府江寧縣七素劇更數令不能治公眎訟牒如流庭無留事守知其敏雖府事亦以委公于是田苦下潦與江通公築圩數千丈民賴其獲至今以公名其圩秩滿知遂州錄事參軍

改通判戎州初王文公安石奉使江東祁門其屬邑也熟知公治狀已而寓居金陵得公尤詳居無何文公當國絳亦預政皆言公可用召對擢知開封府司錄參軍當是時朝廷更法令如毛詔之闕府者日十餘下公隨事酬酢悉得其宜且摘隱發姦如神吏為屏息他日以事衆見上獨目公曰卿決獄非思忌願望者公頓首謝除京西路轉運判官丁外艱服除復提舉其路常平移成都府路轉運判官會御史朱服言參知政事章惇交通臺臣蹤跡連公詔有司覈實雖不盡如服言公猶坐

免所居官廢斥者累年元祐初直前謾留為大理寺丞已而遷正以母老丐外得提點江南西路刑獄入尚書為刑部員外郎以母憂去久之還故職陞郎中出為江南東路轉運使移淮南歲旱饑有司責民輸如今他官熟眎莫敢言公至則除其半民以蘇息召為大理卿異時決獄者株連無辜牢戶皆滿公有所訊鞫擇其誣誤者先釋之廷尉省爰書蓋自公始擢尚書刑部侍郎日閱具獄數百紙無倦色至死生疑似之際必反復加意不啻如利害關身者每奏讞上前或未當于法必為上

別白其是非往匕多見聽否則抗論力陳至漏下數刻猶固爭不已以此出入省寺十餘年坐獄事鑄官者三未嘗有悔色而全活者不可勝數其詳蓋莫得而記也疾革姆抱幼子侍前麾而去之曰吾起布衣致位三品尚何求脩然無戀嫪之意卒年七十一寔元符三年四月甲寅也積官至朝散大夫累贈通議大夫以其年十一月乙酉葬其縣東北五里平望鄉雒山之原娶同邑袁氏封永和县君先公十五年卒三子曰厚從事郎曰原朝奉郎通判撫州皆前卒曰石今為通直郎知常州

武進縣女二人嫁承議郎呂必強顯謨閣待制呂益柔
孫男女合八人曰沖曰凝曰沆曰沆曰汜沖今為承議
郎知平江府常熟縣丞而朝散郎曾綸朝奉郎莫伯輿
承務郎章奎文者其女之所適也公清約廉平胷中樂
易平生未嘗以喜怒加人初公被誣而復為使者也陸
佃給事中格其除書不下洎公奉使淮南佃適為郡守
隸為佃不自安公至則釋怨與交歡且陰佐其政事之
不及者既歿佃哭之慟曰此公真不可以意量者世豈
復有斯人耶鄉閭寒雋汲引盡誠不進不止故卒之日

知與不知皆為之出涕可謂厚德君子矣銘曰

自古盛世必多名卿典刑百年如見老成熙寧有為公
適逢世以材結知終始三帝惟始受學得其師承攄而
及民久乃濟登出乘輅車入秉丹筆為邦持平斷以經
術心本忠恕輔之敏明讞書滿旁為汝得生雷霆或愆
必犯顏色諄上靡回帝屢旰食白首三尺躋榮近臣能
使四海歲無冤民矧夫持躬清約直諒不名一體當世
師仰歸閔寔窅今茲幾時封木岑蔚子孫似之于張之
仁天豈忘報鏡詞于阡來者是告

徽猷閣待制致仕贈少師謚僖簡莊公墓誌銘

宣和二年九月壬寅通奉大夫徽猷閣待制致仕莊公卒于常州宜興縣之里第訃聞天子嗟悼詔贈光祿大夫賻之加等越明年八月某甲子諸孤奉公葬其縣西南三十里厚山之原既葬太常上其狀尚書謚曰僖簡又十餘年其子左朝請大夫安常有秩于朝累贈公為少師于是安常與其宗老謀曰惟我公以經術起家顯于朝廷尊為士大夫壽與祉竝官至二品歿而墓碑未刻其何以飭來裔盍求能言者顯書之以垂無窮而寵

綏莊氏之祧乃使來請藻辭不獲命則敘公族出官爵與夫平生之行治而銘之君諱徽字君猷世家揚州之江都曾祖餘慶祖允明皆居鄉稱善人長者父詢始南渡徙居于宜興以公貴贈通議大夫通議卒時有子四人夫人某氏賢躬門戶而縱諸子于學由是公兄弟三人同時荐于有司至禮部獨第公文為高等中元豐二年進士乙科解褐調主江寧之上元簿王文公居金陵四方英雋闐門公一與之交而非其人未嘗往繇是名聲日聞授安州安陸縣令縣多彊宗大姓以侵漁閭里

為能令不之從則持其短長以逞公至一切以法裁之
諸豪皆怒合為飛語撼公公不為變既久知其不可幸
而肆也皆靡然而服蔡公確以故相守安遇僚屬簡嚴
無許可者獨期公遠大而首薦之改宣德郎知單州碭
山縣碭山在窮谷中地偏民野公憐其陋而以靜治之
至閱旬無一人訟于庭者與諸生終日談經義而已蔣
公之竒尹京辟右軍巡判官以非其官不就無何章丞
相惇薦公于上召對擢提舉秦鳳路常平遭成夫人憂
免喪除提舉廣南西路象山令鄭子淵妄人也姍常平

新法連以書抵公有言及宗廟者公不敢隱而以聞上
曰遠方使者能然茲得人矣命中書記其名擢尚書司
封負外郎尋移金部上以承平久曹多諉吏上緣為姦
詔左右司取諸郎勤惰各一人殿最之于是司金號為
冗劇公課居優進官一等力求補外得提點河北西路
刑獄真定府判官劉曾錄人陰私為不法至郡守監司
無敢按之公悉條具姦贓上之曾令其子白寃詔遣臺
臣就鞫無一不如公言者即抵曾罪一路聞之慄然或
望風投劾而去入為尚書度支負外郎未幾除司農少

卿復求補外除江南西路轉運副使未行移兩浙路公
領漕事四年餽餉為東南之最褒賞沓至賜紫衣金魚
進官者再明年除直秘閣又明年除太府卿遂除徽猷
閣待制知興仁府興仁為輔郡四方之戍雜居而屯頗
悍驕難制前為守者惴惴然常有意外之憂公以拊摩
彈壓之術時其緩急而兼用之會偏裨刻其軍聲言將
為亂闔城兇懼公鈞得其情取為首者二人治之餘置
不問談笑而定徙知平江府郡豪朱勔挾寵張甚視州
縣蔑如且中貴人緣勔而使冠蓋相望皆能禍福人

于牙頰間官吏無不傾身事之至郡守亦有出其門者
獨公不少貶勔輩雖憚公之正不敢讒而訖公去賞亦
不及方勔盛時造乘輿服御之珍設官于浙西諸郡一
日上知其姦利詔守臣悉罷之令下郡人謹呼而旁郡
方遷延幸其必復公曰此天子盛德事也人臣當奉承
之不暇乃願望乎即日結罷如詔旨識者皆歎以為不
可及留平江六年丐閒優詔不許久之除提舉杭州洞
霄宮公雖七十餘而彊健敦腴如五六十許人人謂公
且復起副明天子所以委任之意而公已翛然忘世教

諸子勿以家事相關築大第荆谿之上時從賓客徜徉谿山之間而已以通奉大夫徽猷閣待制致仕得年七十八而終娶吳氏京口大族有賢行封越國夫人先公十一年卒祔公而葬三男伯曰志行季曰安上皆以公任為從事郎亦先後公數年而卒仲曰安常擢進士第為太常博士歷持節分符之選今為左朝請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三女長適左朝散大夫尚書左司員外郎王岡次適右承議郎通判太原府方笈次適左朝奉大夫尚書吏部員外郎董將孫男女合十四人公敦厚高

明遇人無親疎貴賤賢不肖一本于誠委曲周旋惟恐其不至及于義當為則其守確然雖禍福在前莫能為之搖奪其使秦鳳也成夫人以遠不能行公朝夕慕懷至忘食事洎執喪癯瘁骨立築室冢旁終喪而後歸晚年得君褒擢無虛歲然居中則請外居外則請閒淹速未嘗置于胸中平生無嗜好所至左右圖史簾閣蕭然故歷官四十餘年無秋毫之累以令名始終少喜釋氏書晚而彌篤疾革呼子孫甥姪至前人與之訣無一語之亂非有得于中者能如是乎嗚呼其賢于人遠矣藻

公妣壻也得公之詳固無如藻者銘曰
在元豐世英材畢臻數十年間國為有人以經術進公
當是時聖考遺我帝其用之用公伊何維德敦厚學為
人師材則多有出入四紀績皆可書儒雅飾吏蓋公之
餘遂升邇聯出殿藩服惟皇懋功非我求福終始一意
誠于事君視富與貴乃如浮雲浩然而歸說此眉壽蟬
聯未央公且有後松檟岑蔚與家相望尚千萬年記公
之藏

滕子濟墓誌銘

滕姬姓文王之昭也春秋時以小國介齊楚之交漢魏
晉世不乏人至唐有諱令琮為國子司業者子孫蟬聯
綿十餘世譜牒相傳曰堯臣任衛尉寺丞于公為曾祖
曰公綽任宣德郎于公為祖曰友任朝請大夫于公為
皇考以公貴皆贈東宮師傅官妣祖妣皆封郡夫人公
諱康字子濟應天府宋城人年十六補太學生俊邁絕
人諸老生皆屈輩行與交既冠擢崇寧五年進士第調
通州司理參軍秩滿陞晉州觀察推官試學官中之除
興元府府學教授首冠詞學兼茂科入秘書省為正字

公以軼材進滯儒館三年有餘人為公不滿公處之裕如久之遷著作佐郎尚書工部員外郎入對敷奏詳明徽宗喜曰頃得卿詞學程文甚敏蓋有意用公而不為當路所右歲餘裁移禮部又數年為國子司業連丁內外艱服除而靖康二年金人至京師時上開元帥府濟州即以檄召公有詞學精瞻明習憲章之語公至濟州率先羣臣勸進請築壇如高邑故事乃除公太常少卿相登極禮儀其告天及肆赦之文皆出公筆詞旨激揚聞者無不感動流涕尋擢起居舍人權給事中進起居

郎兼討論祖宗法度檢討官試中書舍人公忠精出于天性平時臨事未嘗詭隨及居論思之地知無不言見有未合公論者必反復開陳蒙上聽納而後已顯謨閣直學士孟忠厚乞用父任減年轉朝奉郎公因言忠厚隆祐太后之姪太祖太宗以來無母后兄弟之子班侍從者故日者給舍交章論列乞換忠厚右列陞下方色難以奉母后故未即施行其如中外之情未厭額少垂省覽以毋違祖宗成憲從之武義大夫康義用登極恩遷遙郡刺史公封還詞頭力陳陛下即位以來凡發號

施令立政造事必法祖宗彞憲惟能法祖宗故能得人
心而當天意邢煥中宮之父也孟忠厚隆祐太后之姪
也猶曲從人言易戎班之秩康義何人乃敢紊彞憲如
此義者內侍康履之父也自古召亂之源不出于外戚
之撓法則出于內侍之于政漢唐可鑒登極恩各遷官
一等天下之至公也祖宗以來未之或改康義乃以御
寶批降特旨遷一官而暗陞五等之秩觀此有義于墨
勅斜封之時乎凡再降旨令行下終不從命人莫不重
公有守後軍統制韓世忠以不能戢軍贖金公言世忠

偏裨無赫匕功祇緣捕盜微勞躡官數等位亞節旄人
所以未有言者以方羣盜充斥姑責其後效比卒伍背
叛至奪御器逼諫臣于死地恬不知罪致臣僚論奏乃
止罰金將何以懲後世忠降一官知江州陳彥文用劉
光世保奏錄其守城功遷龍圖閣待制公以光世之章
前後抵牾閣而未下宰相力主彥文趣公行詞公言給
舍繳駁命以次官行下兩省故事也陛下以臣言為是
耶當更下監司覈實次第推賞先及城守官兵而後彥
文進職以臣言為非循國家故事可也論列諄匕不已

大失宰相意會有布衣試後省者不合體式而公以文理優長取之諫官李處遜迎合論奏遂除公集英殿修撰提舉杭州洞霄宮衆論為之不平未幾車駕幸平江再除中書舍人及陛對奏疏乞寅畏天命固安人心其畧曰去歲郊禮前數日太陽示變驗之圖史為異甚大而日官不以聞廷臣不知告使陛下修厥事以應天者未至比逆臣敢萌不軌天之示象前已著明惜朝廷不知先事而戒也陛下即位行再歲矣恩倖斂怨而幾蹈覆轍姦宄犯順而未即授首陛下盍察人心所嚮而少

留聖意乎今惻怛愛民之政徒為空言而百姓不以為恩哀痛責躬之詔不著事實而四方不以為信忠佞並馳而多士解體刑賞失當而三軍沮氣臣願陛下取建炎初元以來所下詔書所舉政事熟思審度得無一二類臣言者望參稽得失而罷行之上褒諭有諫臣之風除左諫議大夫公在諫省旬日封章屢上七稱其知大體遂有意登用擢翰林學士面獎再三卿言甚忠非卿孰為朕言者翌日除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建炎三年天子反正宰相呂頤浩建幸武昌為趨陝之計

既還建康又建欲盡棄中原焚室廬徙居民于東南公力持不可時在諫省語御史中丞張守曰吾曹當以死爭既執政又懇言之上悟而止頤浩歎曰公真執政之才也孰能受命二日而決此大計乎諫官袁植請誅黃潛善汪伯彥公言儻如植言傷陛下好生之德矣上首肯久之即批出罷植諫職翌日見上曰昨日觀罷袁植之命有忠厚之言未聞殺戮之事可戒大哉王言也太祖以來未嘗戮一大臣國家歷祚繇長過于兩漢者此也上大悅李成遣屬官至金陵力求淮南呂頤浩欲從

之公曰此養虎遺患也成已命知徐州遷延不赴莫若趣其之任使遠邇聞之知朝廷之命必行成既情得靡然退聽陝西進馬上擇其一良者獨賜公且詔應恩數竝依同知樞密院事無何詔恭請太后奉神主之江表以參知政事李邴權知三省樞密院事公為資政殿學士同之從衛以行邴辭疾則又命公權知劉珪為貳賜公親筆手詔凡百四十六言極褒嘉之辭許綴宰執班奏事寓治都堂公從衛至洪劉光世統大軍為屏翰光世不能守金人渡江乃退保虔州殿中侍御史張延壽

不知曲折極口詆公于是落職提舉亳州明道宮延壽言之不已又責授秘書少監分司南京永州居住未期年許自便其年九月復左朝請大夫依前宮祠紹興二年九月某甲子薨于江西春秋四十有八元室常氏贈右諫議大夫安民之女封咸寧郡夫人一子曰珙某官二女為某官管鎮某官梁興祖之妻孫男女六人有文集二十卷翰墨叢記五卷韶武遺音三卷紹興三年四月某甲子珙奉公葬平江府吳縣至德鄉華山紹興八年三月追復龍圖閣學士藻與公同為建炎元年中書

舍人者也聞公立朝訐謨獻替之餘莫詳于藻謹擇其大者書之而係之以銘銘曰

自古明盛繇臣納忠靡懷不陳無壅不通在貞觀世贊哉鄭公封章敢言日沃帝聰政否斯替卒成治功至誠愛君夫孰與同公興其後獨紹乃風造膝袞上畧無隱衷言聽諫行帝旌匪躬遂參兵柄頗牧禁中折衝銷萌應變不窮國以興起宛如鎬豐上方疇咨分陝忽東天胡中奪年未及翁邦國殄瘁籌帷一空應期而來神復返崧琢詞于阡用赫厥終

左朝請大夫知全州汪君墓誌銘

新安汪氏見于隋末唐初五季之亂有自黃墩徙婺源者以賞雄饒歛間數世而至君之高祖諱某擢進士第起家為祕書丞贈光祿少卿曾祖諱某官至尚書都官員外郎贈中大夫祖諱某官至奉議郎贈少傅三世踵相躡登進士第世有清德為江南聞家皇考諱槃少傅長子也以少傅春秋高就養左右不求仕而縱其弟藻于學藻復與君連取科第里人榮之皇考以君贈大中大夫君諱愷字伯強少竒穎渾厚甫冠為有司所推入

太學為諸生有能文聲紹聖四年解褐調常州晉陵縣主簿用薦者陞通仕郎為宣州太平縣令坐小法免授岳州錄事參軍丁大中憂服除監泗州軍資庫會鹽筭興朝廷選君監泰州海安鎮鹽場課最改宣義郎知淮陽軍宿遷宣州寧國縣丁太碩人王氏憂服除添差通判饒州除知常州漢陽軍吉州未行移處州到官未幾復移知撫州期年請奉祠得主管江州太平觀秩滿起知袁州于是資政殿學士葉夢得給事中胡交修以十科善治財賦薦君擢提舉兩浙東路鹽香江南西路轉

運判官莅事兩月除知江州請奉祠得主管台州崇道
觀久之起知全州君之官簿如此岳州平江民以競渡
鬥死獄上于州守惡令欲深探其獄株連數百人時大
暑牢戶皆滿君止繫其當罪者數人餘悉平反出之守
大怒君引法力爭守不能屈太平有為五斗米道者相
傳能致雷雨迂者立死縣檄尉捕尉辭君不俟衆躬造
其廬人為君懼卒禽之置于法靖康初朝廷詔令未通
饒州酒官郝陞者出軍伍怙勇挾姦持郡短長郡守不
能制而深怨之會盜侵旁郡舉城皆奔陞之于亦佩劔

出城為關吏所錄守即誣以叛并共械于獄將斬之君
曰急裝時以刀劔自衛人情也可盡誅乎持之數日陞
與其子皆免君之將如處州也敵已至會稽人皆勸君
毋行君不聽既而潰兵四集君求所以綏馭之術至不
解衣而寢者兩月尋移撫州未行間王夔馬俊兵入屬
邑州之南北數百里皆震新守入境不敢行民挽留君
君曰此吾心也乃調護其衆使出疆而民初不知未一
月盜宮儀焚處州于是人人思君至于感泣撫州民許
以女歸其隣久矣既而悔之一日白官女死于兵半年

請公署為異日之信君立械其人于獄僚屬愕然君笑曰女誠死不白官也必女家不良其父欲盜吾判耳請為諸君致其女明日而女果出人以為神紹興十二年八月某甲子以疾卒于饒州德興縣所居之第春秋七十有三積官至左朝請大夫君刻意學問欲直造作者之域而不樂為科舉之文未第時見秦少游于括蒼少游竒其文以手書勉之然未嘗引以自名平居孝友清修日以慕古人追前輩為事循上然有德君子也及守官臨民則精明剛正人不能欺亦不能奪而卒歸于忠

厚方大中無恙時承數世清德之後家貧不能自如君之所以養志周旋者無所不至時二妹未行大中以為憂君繼納兩婦皆公卿大家乃盡舉其嫁時衣珥分遣之不名一錢及官至五品遇恩當任子而首任其弟人以為難先是君恬于進取數免稀遷居閒之日多洎大中與太碩人棄諸孤家徒四壁立無置錫可耕君合兄弟數房同食其所得之俸他人見之若不堪其憂而君絕甘分少于長幼親疎必均未嘗以一介取諸人客至飯蔬相對清淡終日出于至誠乃并其家僕隸兒童亦

怡然無不滿之色可謂賢也已故卒之日無不出涕凡
三娶初室呂氏次蔣氏次李氏朝散郎贈通奉大夫呂
全宣德郎蔣珍中散大夫李演之女而觀文殿學士蔣
之竒樞密使李諮之孫也皆封宜人三子曰堯舉右迪
功郎鑄錢司催綱官曰舜舉右修職郎漳州龍巖縣尉
曰仲舉未仕一女適進士俞允恭堯舉等以十三年十
二月丁酉奉君葬饒州德興縣龍溪源少傅墓南三里
藻雖于君為諸父而少君九歲少同學長同仕也是宜
為之銘七曰

嗚呼人皆樂其所憂而君獨憂其所樂人皆豐其所約
而君獨約其所豐以孝友純誠懋其本以康寧壽祺齎
其終故所居人慕之所莅民思之無秋毫愧怍于其中
蓋古之德人今之循吏也尚千萬年勿毀其宮

朝請郎陶公墓誌銘

陶氏自征西將軍為東晉名臣數世而靖節先生繼之
遂為著姓然世家江州不知居吳興者何別也君諱旻
字季成吳興人曾祖浚祖謹世以詩書教子父彖進士
起家卒官承議郎通判鄂州以君故贈朝議大夫君少

孤力學問欲名宦必自己致中元符三年進士乙科調陝州司理參軍童貫用兵陝西請君從君辭軍旅非所學貫遣客諭君幕府綜文書而已矢石非所及又固辭而貫亦不能彊也知邢州任縣坐小法免為台州軍事判官潤州司兵曹事改宣義郎時卿寺丞掾號美官寒士得之尤難當路有知君者欲以此留君上度食貧留京師非便求金壇令以歸其不汲上于進取如此罷金壇如京師即日詣曹以已所當得者調官于是又知鄭之管城婺之東陽杭之富陽低徊數邑幾二十年晚于

吏部之格稍升而君不堪久次寧貶損以從其所安在東陽時俗喜鬥家藏鎧仗閭里苦之更數令莫能禁君痛懲之風俗為變人皆按堵至畫像祠君蓋君不以希世為心故臨事敏明毅然敢為所居可紀他人莫之及也積官至朝請郎賜五品服年六十四卒于富陽當政和宣和間士大夫尚奔競苟秋毫之利可以闕身者必巧謀捷步以取之君獨怡然靜退甘心州縣以老畧無幾微見于言面所謂安于所遇者如君非耶元室吳氏次室郭氏皆封安人一子曰定今為從事郎知潭州善

化縣一孫曰遷建炎四年六月癸酉定奉君葬湖州烏
程縣法華山之原合安人吳氏之墓後二十一年定來
求余銘銘曰

世競馳之已靜持之世依違之已勇為之仕雖柎之志
則起之杼山窳之著蔡宜之隨而碑之詩以系之

浮溪集卷二十七

宋

汪

藻

撰

誌銘

贈左大中大夫致仕陳君墓誌銘

左大中大夫致仕陳君彥恭既葬之五年其子哀令衢之龍游以書抵君之故人汪藻而告曰先大夫之沒不幸葬于兵間不暇求能言者識其墓今不肖孤老矣懼一旦先狗馬填溝壑使先人之平生泯也然無以見世惟夫子哀而賜之銘以振耀陳氏使死而不朽先大夫

實寵嘉之君奉使九路時治江南之番陽藻歸番陽與君游最久熟知君行治銘君固宜君諱彥恭字子愿其上世家閩之莆陽後復徙居姑蘇今為姑蘇人曾大父絳舉賢良方正景德間卒官左司諫生動之為祕書丞贈銀青光祿大夫銀青生伺以文行為富韓公所知出入冊府二十餘年更熙寧元豐無所附麗歷朝奉大夫衛尉少卿以歿贈金紫光祿大夫金紫于君為皇考君少力學落筆過人父友蘇軾孫諤皆器而勉之中元祐某年乙科調太平州司法參軍擢編修敕令所刪定官

改宣教郎出通判保州先是編修敕令官蔡京以事屬君君不應銜之及是代還京當國除提舉河北東流物料不拜復通判鞏州鞏被邊官吏習用庫錢無所忌君洗手奉法不以一錢假人且條其宿贓十餘萬其風為變熙州帥姚雄請以弓箭手墾田實邊宣撫使童貫忌雄陰沮之州縣莫敢迂君推行自如歲得米九萬斛貫之至鞏也守率其下屬橐鞬拜道左君獨朝服揖貫貫滋不平人為君懼君處之晏如會罷歸以免除提轄河東路坑冶鑄錢蔡京以其黨轉運使王桓兼之桓欲增

監鼓鑄其數倍經君曰山澤之利不可竭祖宗之額不可踰以此病民吾不忍也桓怒以聞罷君歸吏部久之除提點九路坑冶鑄錢九路地縣百餘州異時居官者憚江湖嶺海之艱率家居可否事君周行萬里冒風波瘴癘而前至課贏十餘倍入大理為正拜尚書刑部郎中京師水環城浩然上以為憂命君出按使還合旨除戶部郎中戶部議留炭場朝廷以為非不樂君者讒曰陳某實為此君受誣不言黜監滑州酒事白差知眉州丐閒得提舉江州太平觀還朝宰相欲以君為光祿少

卿君曰吾不用于世久矣裏除豈吾事哉得方數百里為天子牧民足矣語聞除知壽春府移泗州復還壽春會金人寇京師王室來告難君讀詔書泣下悉禁旅而西或曰世亂如此空一府無兵可乎君曰陛下安在而守臣欲留兵自衛耶以其師皆出東諸侯聞之無不愧服是冬詔令不出國門羣盜紛然旁郡光黃等州皆陷叛將李安提兵及疆鼓聲聞于壽劇賊李全亦環城宵掠城中洵懼公以計招安安許諾即單騎叩安營為之陳逆順禍福安不意君來矍然下拜君知二寇不復合

也乃聲言討賊安以兵會之臨陣斬全餘黨皆殪師還厚犒安等趣其兵西安畏威不敢留半夜引去州以無事歲餘復請祠而歸屬金兵南渡避地輾轉數州至會稽請老以疾終焉春秋七十有二寔建炎三年十月某甲子也以某年某月某甲子葬君平江府光祿山祖宗之原妻令人梅氏龍圖閣學士摯之孫先君四月卒四子長曰高蚤世次曰袞奉職郎龍游君也次曰裒宣義郎出後君之長兄某亦前卒次曰袞授承直郎紹興府觀察判官三女北海簿楊符右承事郎梁庭誨迪功郎

彭燁其壻也君肝膈洞然平生不以一語欺人服繼母劉夫人喪哀毀骨立王室在難語輒流涕忠孝純誠蓋其天性聞勝流竒士必先就見以身傾下之苟非其人雖在勢視之蔑如也坐此連蹇四十餘年雖老而袞猶不少貶所至稱長者居官不立竒不釣聲譽既去後人以為法其守壽春活人以千萬計相與圖君像事之至今壽春人尚奉祠不衰云銘曰

國風中微士習浮偽惟諛之臧以直為否陳君慨然自別茲世持身治人一用其至彼權者夫威福惟意吾躬

可摧寧汝軒輕以茲數窮材不容試君何悔追精白彌著莫榮有終莫樂無愧後人求君視此銘誌

左朝請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莊君墓誌銘

君姓莊氏諱安常字子尚曾祖曰允明世家廣陵祖詢始徙宜興宜興之莊逮君三世矣皇考曰徽以進士起家事永祐陵為通奉大夫徽猷閣待制贈少師諡僖簡而君之祖亦贈通議大夫僖簡于時為名臣君世其家學入太學為英俊所推僖簡任子次及君君不願也政和二年賜上舍第臚傳庭中徽宗識之曰是莊徽子也

搢紳榮之調青州益都縣主簿改監惠民局擢廣親宅宗子學正太學錄太學博士時朝廷以三舍法頒天下學官號一時人物之選又擇老成厚重者使諸路黜陟勤惰以廣上意首用君提舉京西南路學事遭僖簡公憂免喪知南劍州靖康初金人犯闕諸道兵戍京師福州軍行不滿意戕其帥道將出南劍部使者莫知所為厚糗糧金繒幸其去君移書顯責之曰王室方艱日夜望天下兵至今此軍甫授甲已無顧忌如此尚敢望其冒萬死為朝廷用乎不痛懲艾誅其人將悉效尤而起

禍有不勝言者公等忍坐視其亂耶不聽賊鼓行而來所過殘蹂南劔空一城皆欲亡去君豫有以鎮撫之而陰為之備賊頓城下出醜語搖城中君不為動至留月餘秋毫無所得反虞君襲之則來告曰首亂者某人也願執于公假道以行于是縛二十餘人來獻君率僚屬坐溪上受之君既得罪人卽遣其餘出疆悉以手加額而去無一人敢譁者繇是閩之八州皆安無何南劔受代交印符而代者以憂去適建州兵亂州人挽君不得行乃相與乞部使者留君君不得已復留三月闔境無

犬吠之警南劔人德君歌思至今久之知處州處州大治請外祠得主管台州崇道觀起知撫州尋辭之復食崇道之祿紹興十六年十二月己亥卒于鎮江府金壇縣其子之官舍得年七十五積官至朝請大夫初室張氏繼室石氏皆封宜人石氏亦先君卒六男子曰瑋右宣教郎知鎮江府金壇縣後君逾年卒曰瑄監潭州南嶽廟曰璵婺州蘭溪縣主簿皆廸功郎曰玠曰璋曰璠皆將仕郎四女子右承務郎蔣慶祖左奉議郎仲并右從政郎王直諒其壻也季未行君渾厚疏通于經術得

其指歸與人交一于至誠未嘗用趨舍為疏數緩急輕重厚薄也平居笑語啍啍若儒生于世事不經意者及變出非常關豺狼之口而奪之氣雖久臨方面而老于應變者不能為人以是服君君自南劔歸翛然自放于溪山之間日從諸子質問經義口未嘗掛除書雖暫出不旋踵而歸然享靜退清康之樂者二十餘年自渡江士大夫終始無媿少君比者十七年三月乙亥諸孤奉君葬宜興縣君山鄉紫花塢以石宜人祔璵等來乞銘銘曰

德本于誠學本于經隱然振其家聲為後學之師承遭變而得豺虺之情立談而弭一方之驚早休而與世無營享黃髮龐眉之齡所遺子孫者非蒲籬也君之後其皆有成乎

左朝奉郎知處州江君墓誌銘

崇寧初余入太學為諸生始識蘭溪江安中望其容粹然而溫聽其言款然而誠與之談經超然得其指歸及議論反覆確然莫可回奪也余于是定交焉自此間數年必一相從見于婺源于會稽而婺源為最久紹興戊

午余居吳興之長城與安中不相聞者三年一日其孤
輒以狀來告曰六月壬午安中卒矣余為位以哭曰嗟
乎安中之材而止于是哉非余銘安中而誰歟君諱惇
提安中其字也高祖澄以資雄其鄉重功名省器識厚
幣致四方賢者使與其子游數十年間諸孫登進士第
者十餘人繇是蘭溪之江聞天下祖遜贈朝請郎父術
以奉議郎致仕贈朝散大夫君少沈厚秀整長七尺美
鬚眉閉門讀書不關世事游太學以俊偉稱大觀三年
擢進士第調湖州司法參軍丁內艱築室墓左終喪而

歸授歙州司士曹事婺源令闕州以屬君縣居山谷間
民喜訟凡令至皆謝病去君曰是不足與為治耶涖以
至誠俗為之變除鄆州州學教授以父憂居家會方臘
之黨陷蘭溪求官吏甘心焉或執君以獻適用事者婺
源人識君曰此吾邑江令君也其可殺耶趣釋之移處
州麗水令增城陴于羣盜喋血之餘至今為邑人所紀
以功改宣教郎權衢州江山丞叛苗傅兵潰王師躡之
縣以不前知官吏皆遁去君攘袂曰賊趨閩且得險攻
之引日今追兵之機間不容髮為州縣者當亟索所有

迎餉奈何尺寸紙耶卽擴廩齎糧而前師賴以濟士大夫服其知變金人渡江傅崧鄉為防遏使君以客從時潰兵踵降州縣無見儲或請取諸民以給君不聽悉發封椿錢粟賦之所過無秋毫擾人乘輿還闕千里晏然君力為多遷奉議郎通判宣州：承廢亂之後流冗係道君撫納有恩人爭圖君像事之會監察御史劉大中宣諭江南詔求人材可用者大中異之至州察君而信首以君應詔遷承議郎詔詣行在所入對合旨除知處州遷朝奉郎未行卒年六十娶胡氏封安人二男一女

男曰鞞曰鞞求君銘者也女未行君襟量冲夷與之游者未嘗見有喜怒之色為文簡勁似其為人平居退然不能言遇事剛決率出人意表又裁處悉得其宜故當多事時數以功顯甫中壽而歿用不極其材聞者惜之諸孤以紹興己未正月己酉葬君其縣龜阬之原其銘曰

古儒者學不虛出逢時迺發舒逮世龐異古初以儒名類闊疎反鄉相出戲車嗟安中少凜如取儒科始一據屬民間去里閭曰予吏責在予起創殘已喟歔果遄追

覲帝居達雖晚出有旗謂功名當特書曾甲子不少餘
孰君藏俯故廬學士藻識厥墟

朝散郎致仕王君墓誌銘

建炎元年朝請大夫祕閣修撰王愈以書走廣陵屬其
邑人汪藻曰愈不天不能事親先人棄諸孤將以明年
某月某甲子葬德興縣靈湖之王塘惟先人束髮讀書
立訓故為後學宗抱能不施以不大振耀惟不肖孤材
下不能嗣事使其名聲顯聞今既返九原若不刻藏懼
日遠日忘終泯之無聞惟夫子賜之銘以寵綏其歿假

王氏無窮之休敢請藻曰噫是吾邑老成望其貌如東
郭順子聽其言如仲長公理叩其學如皇甫士安者也
銘其可辭君諱某字公權其先琅琊王氏晉渡江居江
南訖唐廣明之亂有徙名數于婺源者于君為九世祖
以力田遺子孫至君大父始釋耒為儒家君兒時穎甚
得書敏視若流游太學籍諸生間以父老丐歸從鄉
舉州再上其名再不中父喪既除卽慨然有高世意或
勉之仕泣曰吾所為汲者以親在也今親逝矣奚仕
為迺杜門息交著書數萬言言覈而理申要必自己出

不借他人一詞愈用君學擢紹聖元年進士丙科調建昌令時江南荐饑縣無儲獨經廩厚藏吏守文不敢發君亟以書抵愈曰令活民而黜職也愈稟行之由是建昌之民居數千里流殍少間不知其無歲已而愈守信會賊方臘寇城危甚君索橐得白金數千兩間道資愈餉軍且戒之死聞者無不感奮以故兵焚殘十餘州惟信屹然無秋毫之失蓋君明于事機以成其子者類如此建中靖國初以進士久次得官不赴用愈恩累官朝散郎賜五品服以某年某月某甲子卒于家春秋八十

有三曾祖某父某妻余氏封安人先公卒二男子其一愈也次曰慎孫六人德昭廸功郎餘尚幼而德昭前卒君居鄉博施兼容歲折券以為常而與人未嘗校于治心養性皆得其要蓋不讀釋老之書而闇與之合古所謂耄期稱道者如君非也耶銘曰

晉之王姓兩族蕃至唐獨有琅琊孫公家江南乃其昆以學自表為清門著書上與千古論材雖不施聞則尊遣子出仕乘朱轡葉膏旣沃還流根暮年章紱榮詔恩奄蛻壽骨歸丘原靈湖有阜如鵠騫君手自窆非承言

我書其實要不煩刻著玄石期長存

主簿胡君墓誌銘

安定胡者君族姓也霖君濟者君字名也世家歙之婺源嘗得奉新主簿以歸者君爵里也曰順宜曰大明居鄉稱善人長者遺芳衍慶逮其子孫者君祖父也少孤能自樹立喜讀書屬文與其兄學四方要必自我起家雖祁寒劇暑不置者君志操也以賢長雄其鄉務交結賢士大夫間斥其餘趨人之急晚不樂試吏居家以甘旨奉其親者君行義也築亭館溪山之間藏書萬卷以

課子弟蒔花萬本以娛賓客一時臺閣之彥咸里之賢交口譽君以文紀其實至無慮數百篇者君能自適其適而有聞于世者也得年五十有三以政和二年某月甲子歿牖下者君之始終可攷而無媿者也曰清河張氏宜家婉德曰師禮師雄師愈巍然為舉子之秀者君之嬪息也女一人為進士張亨龍妻孫男女若曾孫合十人者君之後將大而無窮也六年冬十有二月某甲子卜其家百步曰西園之右者君之葬所年月也孔子曰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君于志義幾于兩得

矣而孤師禮又能狀君之行實求銘于余以行世傳後
其言皆合理應法此余所以為之銘而不得辭者也銘
曰
德人之生如玉粹然與瑤琮璧交神享賢寧韞諸石輝
山潤川孰能自珍君實有焉不受世琢獨完其天徜徉
林廬匪輕匪軒喜事如俠遺神若仙俯仰一世歸安九
泉繩々諸郎駒駿雛鷓尚想來世幽光益傳其植墓楨
清陰滿阡刻吾銘詩信必有年

判官程克一墓誌銘

公諱克一字貫之衢州開化人也曾祖壽祖昭考璣皆
隱德不仕程氏之先見于詩書其後解散流行布滿南
北各自為族公之上世口相傳授以為黃巢之亂自徽
州之黃墩徙焉不知徽州之程何別也至公始推究本
末譜而第之于是知其為程忠莊公靈洗之後今其丘
墓尚在也自黃墩之徙凡八世公之兄寵始以經學應
書公與弟允若皆從受教焉三人相繼貢于鄉而允若
以政和八年賜進士第未幾兄弟皆蚤世公巋然獨存
公儀表魁碩語聲如鐘性厚重謹愨孝于親友于兄弟

信于鄰里鄉黨其弟沒于京師犯大寒奔走脩途取其
匱以歸傷兄弟之蚤世凡所以卹嫠拊孤恩意周浹調
膈裏外一無間言靖康建炎間盜起鄰境柝聲相聞人
惴々不自堅公糾合廬井以相保衛無敢後先訖賴以
安平居言語確訥人以其可否為輕重間有鬪訟不能
平者徃々得公一語卽定蓋所以信服之者舊矣議者
謂公祖考之積行兄弟之力學皆不克施意者其有待
于公乎然且偃蹇不偶紹興八年乃以時奏名致中乙
等補京府助教年五十餘矣太夫人在堂公不忍舍去

求便于養以右廸功郎監西中嶽廟太夫人沒旣卒喪
迺調澧州車事判官公不以老故自任而薄其官事無
纖悉皆親之析疑發伏多出人意表于是又知公之敏
于事也部使者仰其才符檄狎至不遑寧處公素有足
疾至是寢劇十有九年九月十七日卒于官年六十有
三旣而命下以右承奉郎致仕娶江氏子男三人曰知
訓知謙知誼女三人長歸進士劉翰次未纓孫三人越
明年二月十有一日祔公于開化之某鄉裴源先塋之
次嗚呼世所以望于公者已矣而曰或在其子孫乎雖

然孔子曰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為政公何憾
焉公之兄子剛中幼鞠于公念無以報罔極之德則疏
公之行事以來請余銘銘曰
開化之程其來自歛至公弟兄始事儒業公于其間天
假之年謂將顯庸而又不然惟孝且友是亦為政子孫
其承所謂餘慶

左朝請郎知建昌軍贈朝請大夫劉君墓誌銘

君諱滂字德霖其先永嘉諸劉也唐末有徙居東陽武
成者四世而生世城世城生仲思仲思生升于君為

皇考以君通籍累贈中奉大夫君生十餘歲已能誦說
屈其師與同郡梅執禮學會稽學者傾下之號東梅西
劉中大觀三年進士科調新昌令縣在豫章山中俗嗜
鬪令到官輒移病去以他吏攝承君臨以誠未幾稱治
雖旁邑訟不能決者乞從君決之豪鄒氏橫里中挾貴
姻誣人死君捕致械治之部使者為請不聽卒以法投
豪相州蔡魯公京與君祖為布衣交君至京師曰吾故
人有孫耶除詳定敕令所刪定官欲挽君置黨中會僚
常瓌書詩屏間京疑瓌姍已屬君求其跡且遷官君笑

曰此市道也胡為及我哉京不悅君亦拂衣去坐是不調者十餘年靖康初金人渝盟袖所著書數千言來京師士大夫口相傳以熟除太常博士道阻不拜建炎中上問人材于近臣學士詹又給事中汪藻中書舍人李公彥言君可用詔用君為建昌軍君少時銳功名既數罷歸意益怠頗治泉石將終焉其得建昌初不汲汲當國者數以人先君紓其期君不校也至紹興三年冬適五年矣一旦尚書符趣君行不得已到官甫半年而軍變君及母妻皆死焉天下冤之時紹興四年七月一日

也驛書聞天子震怒詔帥臣討始亂者皆伏誅于是御史言國家艱難以來福州殺帥臣建州殺漕臣建康杭秀之守臣皆囚于其下議者率歸罪有司以為陋于拊循繇是凶人無所忌臣竊聞建昌比守皆選懦威權不張兵卒悍驕邀取無度劉滂一切以法裁之兵不勝其忿至羣入市壞其肆戕其人滂捕繫追償茲守臣之職蓋能吏也乃并其家碎于賊此而不懲失政刑矣願錄滂之死以白其冤乃詔褒君為朝請大夫官其子若孫二人君卒時年五十六妻安人湯氏兵及身侍姑不去

與姑偕死子三人曰埴曰墉曰緇郎埴蚤卒緇郎軍亂失之墉以紹興五年十月奉君安人之喪合葬于太平鄉金柱山之原君好學善屬文與人交始終如一聞人急傾財赴之居官嫉惡如仇毅然不可回奪以及于難大觀中余官豫章君來新昌一相見如故知越數年余以職事留京師君適在焉自此日相從不見之間無月無書也又十餘年余守吳興君以書抵余曰吾御吾母之建昌矣頃之間建昌難作余為之矍然明年守臨川距建昌百餘里問建昌人君遇禍時曲折皆慟哭失聲

以對又聞君卒之期年父老會佛祠哭君有欲絕者且千里以書弔其孤此人情至哀也可以彊致耶然則君雖遭奇禍而其亡為不朽矣余方欲會萃其事私識之而墉來求余銘至三四不已則不可不銘銘曰惟古者之仕兮求其志之必行苟利及于茲世兮顧何為于久生嗟夫子之策名兮奉皇輿而遵路歷羊腸而靡辭兮敢前知于如仆皇揆余之忠信兮畀盱水之四封將鋤蕪其榛梗兮反殺身而覆宗民哀君之無時兮雖飲食而必祭弔沈淵以斯文兮表我侯于世世

奉議郎知舒州曾君墓誌銘

紹興十年三月故人子曾協以書抵余曰惟先人棄諸孤有年惟不肖孤于窀穸事不敢緩今歲月逝矣所以詔後世者無傳焉顧先人好友惟丈人存敢介伯父以請則又為書一通錄君平生族出官闕行治授使者連余銘乃序而銘之君諱纁字元禮世家建昌南豐南豐之會自國初聞天下蓋君之曾祖致堯事太宗真宗有大臣之言不克施以歿仕至戶部郎中贈諫議大夫君之祖易占復以議論文章名世卒官太常博士有子六

人曰鞏為中書舍人神宗時學者宗之號南豐先生曰布相徽宗皇帝諡文肅曰鞏終翰林學士諡文昭同時鼎峙為名臣于是曾氏之名益彰徹于時士大夫以氏族名家皆出其下君文昭暮子也少警敏自以承父祖百年餘不痛自激昂無以紹厥世乃力學問為詞章被服勤苦如寒生未冠試有司已能超出其輩類坐黨家子不得至京師著七志鷗鳥老酒二賦以自見文昭公見而竒之年三十餘始舉進士中其科調主應天府虞城明州鄞縣簿復墮阨久之當路有憐其才悼其屈者

挽為大晟府主簿非其好也出提舉兩浙河北京東路
鹽香改梓州路常平皆不赴除京畿提舉學事言者猶
指君黨家子免之得知太平州提舉兩浙鹽香又皆不
赴選知高郵軍移未期年遭母克國夫人憂歸吳中至
毗陵卒年四十一官止奉議郎時宣和五年四月五日
也娶強氏資政殿學士文憲公之女克國夫人之姝生
子五人曰懋懋懋懋懋懋協懋迪功郎鎮江府金壇縣主簿
懋承務郎懋懋皆未命皆後君數年卒協今為右承務
郎監臨安府新城縣稅君清修謹厚齟齬時已凝重不

可干見者無不敬異之及長嗜書得一書必手鈔口誦
非得其甚解不已于春秋之學尤長平居終日寡言淡
若與世無情者及處父母兄弟朋友之間則能為人之
所難文章簡古似其為人議論衮衮挾其家數世敢言
之氣必有為而發不崇空言政和間余始識君文憲公
座上自是日相親每君文一篇出讀之若川增條達莫
見其止余未嘗不愧嘆彌日以為不可及也當是時人
材盛矣君獨秀出其間自艱難以來典章文物委地昔
之所謂人材者各以其所長班班見世取能名登顯仕

而君墓上之木拱矣古人所謂人不可無年者如君非耶由是知君者莫不哀君、歿時協未勝衣今頽然為舉子之秀乃能數百里求文識君墓人又莫不喜協之能紹君如君之紹其家者謂君有後而曾氏世不乏人者其在茲乎君墓在鎮江府丹徒縣丹徒鄉其葬也以某年某月某日銘曰

嗟夫子兮志莫倫承奕世兮自發身佩明月兮冠切雲策堅良兮問要津八鸞奏兮步始陳忽中道兮柅厥輪成之艱兮意若勤復奪去兮疑大鈞君有後兮將益振

謂不信兮視此文

右中大夫右文殿修撰致仕趙公墓誌銘

公諱億字延之姓趙氏信安西安人趙氏自清獻公抃以直道危言事三帝事載國史天下遵仰之故五十餘年信安士大夫家無出趙氏右者清獻公二子長曰岷於潛令次曰岷太僕少卿贈銀青光祿大夫岷生霖岷生雲霆而清獻公歿岷及霖皆蚤世公霖子也元豐中清獻公以太子少保歸里第公始生為嫡曾孫清獻公喜甚為制名且字之用清獻公遺奏補郊社齋郎調海

州懷仁尉縣瀕海多盜有王臯者十餘人未捕以公年
少易之公布耳目立擒之他皆遁去改承務郎主少府
監簿逾年遷國子出通判絳潤州丁祖母時氏憂卒喪
除太僕寺主簿轉宗正寺丞司開封兵曹事京師大雪
民饑公以府屬賦粟均平所活不勝計入尚書為水部
員外郎詔館大遼使客賜同上舍出身往返兩月餘錫
服者再改兵部戶部復館高麗擢右司郎中以直龍圖
閣為淮南江浙荆湖等路制置發運副使轉輸如期進
右文殿修撰忤中貴人奪職主管江州太平觀俄廢于

家明年復朝奉大夫知萊州復直秘閣知明州尋悉還
故職州有天童山為浮屠居者數百年壞材以千萬計
道士利其貲猥曰吾教以茲山名經今浮屠有之非是
官當見還時靈素之黨居中道士張甚州縣莫敢抵牾
公獨判其妄道士訴諸朝詔部使者按之不能易械道
士于獄笞其背遣之其徒屏息人以為難秩滿還朝得
鎮江府會上皇南狩乞主管西京嵩山嵩福宮上至維
揚除廣南東路轉運使至則求民疾苦上之如減劉氏
丁米蠲潮州茶租分嶺南之選以杜詭祝之姦輟攝官

之員以處落南之士又奏捕盜官凡得級若瘐死之人不為賞識者韃之車駕幸永嘉募海舶百餘公先諸路至且徭人窺省地公得其主名治之皆手詔嘉賞召還知温州一月罷移漳州以疾請老從之既三年朝廷知公未衰起提舉台州崇道觀官命及門而卒年五十有五時紹興乙卯十二月丙申也殮之三月葬公于某鄉某原公四歲而孤外家奪母志屹然自立于齟齬之中既長以通敏結人主之知出入臺省二十餘年積官至中大夫職至右文殿修撰贈其父至正議大夫亦可謂

有志矣公眉目如畫論奏詳明故金使造朝必以公充選自以公卿之後懼為豪習所移兢濯磨平生無秋毫子弟之過奉身清約如寒士奉公謹嗇如私家嘗曰吾結髮至成人銀青之力也以所得之恩官其孫傳蓋公之可書者類如此先室江氏次室郭氏皆名族子二人曰蕃修職郎監南嶽廟曰莊通仕郎女一人嫁廸功郎何彬前卒藻少以姻黨從公游今髮白矣公之云亡銘莫宜藻會蕃以狀來請乃為之銘曰
盛德之後子孫多材譬木萬丈棟椽條枚公生而孤表

表自好材雖逢辰年不獲老遺子以約尚其似之納此
幽刻無窮之詒

承議郎通判潤州累贈朝議大夫趙君墓誌銘

政和二年正月丁丑承議郎通判潤州趙君諱鈞臣字
秉之年四十五卒于家宣和五年辛亥葬君開封府長
垣縣呂村之原又二十四年當紹興十六年君之子竒
為朝請大夫荆湖北路提點刑獄以書屬其故人汪藻
曰先人以文學行治有名崇寧大觀間不幸不得年以
歿既葬而衣冠南渡幽堂之銘未刻也惟先人平生所

以樹立者如此而無傳于後不肖孤懼焉敢以前著作
郎王辟章所書行實一通累夫子惟夫子哀而賜之銘
藻讀其書曰信藻與君生並世雖任之南北相去數千
里不獲從君游然每至中朝必聞君名賢士大夫間今
得刻君之藏幸矣君滑州韋城人其先世序繇遠至君
之祖諱某始仕為鳳州錄事參軍贈金紫光祿大夫生
皇考諱偁元祐中嘗以河北轉運副使論黃河北流貯
提事名敢直言事載國史一時偉人如司馬溫公翰林
蘇公兄弟皆手書慰勉卒官朝請大夫尚書吏部郎中

贈正奉大夫君少讀書嗜古文恥以諸生訓詁之學干有司用父任為楚州寶應縣主簿會令缺攝行令事有能名部使者莊公岳過之喜曰昔吾以州從事吏部公淮南觀典刑前後常恨不復見之今君能然吏部公不亡矣調監雍丘縣酒稅縣跨汴堤為橋一夕火作闐闐中張甚或請斷橋以紓火怒君曰雍丘之為邑以有此橋也今火未至而撤之萬有一夫叫呼于其間則此十萬餘家生靈成胡越矣幸勿遽請盡力除君憂卽冒鬱攸坐橋上相火所燬為之區處頃之火熄而橋卒不毀

邑人德之崇寧初預增修永裕陵以勞遷宣德郎簽書常州判官廳公事未行御史察訪河北請君俱是行也事有關權倖者御史難之君曰御史坐臺猶許以風聞言事況專屬公何憚哉亦為吾之所當為者而已御史矍然曰公言是也乃具以其實歸報張幾仲帥高陽開幕府孫勰志康王安中履道趙鼎臣承之霍安國子磐實從皆一時之望也一日幾仲謂君之弟承之曰今茲佐吾軍者得公等矣而付之民事未得其人也欲煩秉之重吾府可乎卽辟君知河間縣君感知已欣然就職

而致之于民俗之所先每訟至庭率以片言面折其是非父老至相戒曰汝曹毋妄訴人今令君得人眉睫間不可欺也先是河北行夾錫錢而有司調民賣白金甚急居無何錢幣改議者謂君錫錢積之官糞土耳其幸詔下民未周知也胡不白府豫以此錢貸為買白金之費乎君愀然曰是罔民也吾曹而忍為此哉言者語塞而去時大觀初也當是時朝廷方新法度信賞以勸從者而州縣吏至一歲屢遷其官君曰吾知逋吾責而已多賞何為蓋其用心皆如卻錫錢之議也官滿民遮道

不得去則相與守府門願復借君數年擢通判潤州未之官卒以竒故贈朝議大夫君平居澹然未嘗見喜愠之色與人交初若簡嚴既久無不敬愛而思之家有田二頃親戚之貧者皆從君食歲以為常至自奉則僅免飢寒不恤也官寶應時已聚書數千卷無日不觀歸則鬻衣衾載之以從有詩文百餘篇合為三卷與承之齊名而友愛尤篤平居倡訓贈答若朋友然故君之卒承之哭之過時而哀娶劉氏封安仁縣君贈恭人四男一女男曰奕曰京曰竒曰亮奕通直郎主管登州鹽事與

京亮皆前卒奇則大夫君也女適承事郎永靜軍司錄
事韓承胄孫曰如圭曰如川曰疇而如圭如川亦前卒
曾孫曰祖壽將仕郎大夫清修而文復有盛名于時而
大夫之子如川資尤雋敏年二十餘以右廸功郎取進
士高第未及策試于庭而卒士大夫惜之嗚呼君家其
世有人乎君雖不得年不用于時而所以遺子孫者無
窮矣銘曰

先生讀書惟古求悼世俗學非其流伯塤仲篚天北陬
合為雅頌來中州一官所至民挽留忽棄華屋歸山丘

厥波之餘子則收彼壽而達誰吾優寔于異縣龜告猶
耳孫世：祠春秋

徽猷閣待制致仕蔣公墓誌銘

紹興八年正月癸卯左大中大夫徽猷閣待制致仕蔣
公卒于家其孤及祖以公治命用其年三月丁酉葬公
宜興縣篠嶺之原既葬議不可無銘乃以丹陽邵彪之
狀來請曰蔣氏出周公之子伯齡封于蔣而子孫因以
為氏後其地并于楚遷齊之樂安漢光武時有以功封
山亭侯者山亭在今陽羨瀟湖西故蔣氏世為常州宜

興人公諱璿字夢錫以贈太傅諱九臯者為曾祖贈太師諱滂者為祖而觀文殿學士贈太師魏國公諱之奇之季子也公少穎悟方總角時魏公與羣從讀釋氏書論淤泥蓮華之義公從旁請曰非孟子所謂孤臣孽子操心危慮患深故達者耶魏公大驚問疇復類此曰生于憂患死于安樂是也魏公繇此愛異之元豐初太學成四方之士來集公甫冠提所著書入焉有司試其文為諸生第一遂知名于世魏公欲任以官以非其志固辭魏公莫能奪也擢元祐三年進士第調壽州司戶參

軍魏公帥熙河奏為書寫機宜文字夏人來議疆事命公館之敵以重兵屯竝塞山谷問使者援例期必得公陳禍福與相撐距敵為訕服不敢言魏公召罷為保寧鎮南兩軍節度推官不以秩卑故于事有所怠忽當路交薦改宣德郎大臣言經術通明除太學錄魏公請外出為發運司管勾文字官丐閒便親得監兗州東嶽廟魏公薨服竟乞提點西京嵩山崇福宮尋通判廬州召為秘書省校書郎未至改著作佐郎言日歷為信史根本今時政起居注先送兩省官恐不時頒因循放逸乞

徑付館分譔責其成功詔特從之人以為知體逾年召對問魏公事甚詳公歷敘始終占奏華敏有言動聽卽日除尚書主客員外郎徙兵部升郎中坐曹四載怡然無留滯之歎遷鴻臚少卿丁內艱終制除光祿卿居亡何擢大司樂時用魏漢津樂以中貴人梁師成兼領師成挾恩怙權人莫敢忤會欲增舞佾而三倍之公顯斥其非且樂工募市人猥冗非所以奉天地宗廟請一切沙汰從之師成怒不主己語有侵公者公曰一代禮文當質之經師成曰僕不讀書愚抵此公不為動而深銜

之日求所以傷公久之無所得于是宰相之權熏灼中外公未嘗一至其門他日擬官以公名進或問其故曰人望也用之得人然亦不果遷繼此當國者數欲挽公為助公毅然不與之合人以為難會收復燕雲羣臣上尊號或謂庶官之長當為羣臣先公曰裕陵嘗卻徽稱為萬世法上躬行之是也奈何縱諛以虧盛德乎卒報罷如公言一旦如有不樂者力祈補外得徽猷閣待制知宣州未陞辭間改興仁府有戍卒其將鄒迪不能制軍卒王靖以衆殺迪于庭官吏駭散公聞卽出慰撫

號令詳明徐遣親兵躡之悉擒無所脫卽手檄開示大信以靖其餘是日興仁微公幾大亂初興仁俗慊忤難治公不忍威制而寬撫之時以為仁至是變起倉卒人皆褫氣公獨坐閣決事如平時而得羣兇于談笑間人更服其勇歲終求罷除提舉南京鴻慶宮奉祠數年遂抗章請老旣得請淡然與世相忘遭金渡江生涯焚剽乃退居無錫西山之麓結廬終焉杖屨婆娑泉石間如是者七年不厭卒年七十六手書遺奏使其子上之書無一字歌頌亦無一語及私者人歎其忠階自宣德郎

十一遷為大中大夫爵宜興縣子食邑五百戶妻沈氏有賢操封令人先卒十五年子五人康祖承務郎知饒州永平監寧祖左朝奉大夫致仕益祖文林郎東平府刑曹掾及祖左奉議郎主管台州崇道觀慶祖承務郎而康祖寧祖亦前卒慶祖陷敵中孫七人曰華曰縈曰芾登仕郎曰荀曰著曰莊將仕郎曰芹公莊重清修而資長者治官居家皆有法度與人交終始如一趨人之急甚于關身魏公釋位而歸日娛侍膝下不忍須臾去側泊服喪以孝聞太夫人春秋高飲食起居湯熨必躬

調護逮卒幾不勝喪性嗜書每挾之與俱雖耄老疾病
流離未嘗一日廢遭喪亂失故居并其本業亡之未嘗
介意獨以書復完為喜文典雅而尤長于詩所賦幾千
篇有梁溪集百卷讀之知得于聖人之學深也嘗謂周
衰數千載士大夫無慮數百家鮮有不失其傳與其始
之所以氏者獨蔣氏班；可譜無世無人宋興太尉堂
始用儒術致身華近為嘉祐名臣魏公以從子繼之歷
四朝四十餘載遂秉機政功業文章碩大光明載于國
史公復躬清厚之德完節而終公子五人又俱力學登

進士第膺館閣師儒之選者接踵于時皆申；孝謹篤
于名教如漢萬石君之家而文采過之言東南家法之
盛未有能先之者也是宜為銘；曰

魯別子六蔣為始分太尉既顯樂安乃聞惟特魏公以
道事君出入四紀有勞有勲誰其似之公則有文惟始
秀發蔚如興雲躋于禁巖以屏輔軍遂返丘壑超然莫
羣天胡已之帝閔厥勤坐訖眉壽初無戚欣詩書傳家
既久益芬刻此玄石寘之幽垠萬古勿毀德人之墳

徽猷閣直學士左宣奉大夫致仕贈特進顯謨閣

直學士蔣公墓誌銘

祖宗以來天子與大臣論天下事命臺諫相應以義理之文故百餘年間朝廷清明天下無事熙寧中大臣有欲更祖宗法者惡士大夫言人：殊始指公論為流俗由是名節不競三十餘年至政和宣和而天下以言為諱當是時丹陽蔣公興諸生任中執法獨信其所學為天子辨是非屢擊權臣皆言人所難言者天子每改容嘉納許其忠精然後天下知忠言未嘗不用也顧風俗之衰士樂緘嘿謂吾君不能耳公雖以直道逡巡去國

卒老于行不至輔相然至今論宣和賢者必曰蔣公云公諱猷字仲遠姓蔣氏東漢時有封義興山亭者其後分居丹陽金壇故公為金壇人曾祖郢祖益皆隱居不求仕父師錫慷慨有大節以公故贈光祿大夫公幼莊重如成人力學而敏羣諸生試有司必處其上諸老生皆器之甫冠中元豐八年進士科調主武進簿移巴陵令縣介湖湘俗習文法喜鬪公初至訟全入老吏以公年少易之公聽決如流皆叩頭服豪右屏迹政聲流聞改宣德郎知江寧縣課最部使者以聞遷秩一等崇寧

初詔天下興學以公為信州教授尋除監察御史丁光祿憂服除為尚書膳部員外郎遷吏部宗子學建除宗正少卿兼學制參詳官改太常時詔原廟立僖祖殿工既畢言者以為當廢朝廷下其議公言有其舉之莫之敢廢也今既奉安祭告矣奈何毀之執政怒送吏部差通判南安軍逾年直前議復故職召試中書舍人詞令一新為學者法坐鄧洵仁奪職不論黜知廬州俄除集賢殿修撰復拜中書舍人召還既對上曰卿國之老成朕未嘗忘卿也拜御史中丞兼侍讀公力辭不可則首

論士風浮薄今羣臣無他能惟以善候伺人主承望大臣為向背者謂之才其或耿介特立守正不回則衆指為愚而非笑之此風大不可長且大臣當輔佐天子今奏事殿中惟務雷同略無可否其欲稍自異者不過退有後言為中傷計此不可不察又言臣近因陪祠禁中見路寢尚仍祖宗之舊瓦木塗墍皆故暗有以見陛下薄于自奉與土階卑宮室何異願推廣聖心每如此以保盈成上嘉納在京百司自元豐皆隸六察崇寧中內侍省獨乞不隸公論其非上曰既名有司不隸察何也

卽以公言正之尋察內侍省數事以聞上寢其奏公極論曰臣觀古之人君子近習有功不濫賞有罪不廢法者皆載之信史號為賢明臣職在執法不敢緘默以負陛下于是內侍劉友端等皆降官因命大書公疏揭之內侍省其徒皆側目楊戩建節公言祖宗時未嘗有此昨童貫首隳舊制當時士論已不平帝曰有非常之功則有非常之賞童貫有戰功多不可以人而廢公徐曰楊戩何功帝曰自朕卽位以來制作禮樂皆其手亦非小勞公曰事塞其源則人無舛望若夫攀緣輾轉人人

有意外之得則所謂非常者反為常矣帝稱善者久之公因言元豐時有選人興水利王安石欲改京官者神考止令循資于爵賞較秋毫如此況節鉞乎帝曰官爵得之易則名器卑誠如卿言然楊戩之命已行當為卿杜來者因詔三省御史臺當遵守彈劾時三省吏遷官類至四品又近倖率請建墳寺及彊市民居建第公悉諭之卽降詔禁止趙良嗣獻平燕書除秘書丞公言良嗣降敵狂妄不宜出入禁中後良嗣果敗真州守貳更告訐付公治守李釜雅為時宰所惡而貳陳求道者宰

相蔡氏族壻也帝怒甚釜且不測公平心處決釜以不
冤都水使者孟昌齡議河事久不成費以億萬計公私
騷然公言是役有必不可成之理願循元豐開修二股
河故事于從臣中選忠信可託者往視可罷之因言
自陛下即位大河軌道何以更為勞民費財徇虛名虧
實效臣竊未喻上因震怒曰朝廷事類如此無事輒紛
更卿于臺屬中遣人往具以實言已而為大臣沮格識
者恨之范之才奉使淮南還言滁水有鼎可出詔之才
求之無所得懼辭窮且得罪卽督州縣發民畎水鑿山

役不已公劾之才狂出希進并論其出使姦利狀上大
怒投之才千里外公旣感上知遇遂言東南應奉且十
年如花石器用之物輸內府入權倖之家不為不足殫
財力事浮靡願一切罷之其言反覆深切因論提舉兩
浙常平徐鑄以糴本錢畀漕司製造廣東轉運使徐惕
以虛名羨財進奉後苑興作乞重寘之法帝不從公臥
家待罪詔起之因力請罷遷兵部尚書兼禮制局詳議
官知政和七年貢舉改工部月餘遷吏部吏部四選事
素繁猥其長率怠于省治吏得緣茲為姦公晨入坐曹

使人得自言躬閱所訴參稽律令可否立疏于籍第而行之事以無壅銓曹為清宣和二年言者論公兼官衆而事有不舉者罷吏部尚書以徽猷閣直學士知婺州請投閒改提舉南京鴻慶宮宣和四年起知明州以不樂應奉事到官數日復請奉祠而歸七年以刑部尚書召兼資善堂翊善公再至京師顧同列皆新進少年益不合日求去會敵騎至京師天子內禪上皇東巡公率同列上章乞遷避不從則躬乘城晝夜守旣解嚴天子命更持表候上皇時童貫總兵扈從有自疑心淵聖皇

帝貶貫環衛竄池州因命公持詔往曰使貫退聽而毋傷上皇之心卿何以處之公頓首曰願陛下付臣勿以為慮淵聖皇帝喜賜縑帛茗藥遣行公及上皇于淮陰言國事泣下上皇亦泣因請間言童貫得罪天下今朝廷正典刑惟陛下財幸上皇頷之遂宣詔童貫即日趨貶所公侍上皇還京師遷兵部尚書靖康元年復請閒以徽猷閣直學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建炎三年避兵明州明年屬疾上章請老遷宣奉大夫致仕十一月某甲子卒于昌國縣蓬萊鄉春秋六十有六遺奏聞上

嗟悼贈特進顯謨閣直學士下所屬給葬事夫人劉氏尚書祠部郎中淑之女有賢行後公二年卒二男子曰謨右承議郎知封州曰該右承事郎三女子長適右從政郎龍游丞吳恢次適右從事郎惠安尉王悅次尚幼孫四人臺卿右承事郎和卿沖卿元卿右承務郎公資渾厚寡言笑對家人終日如賓平生未嘗以游辭偽色借人矯情降意徼利其論事上前不為苟合雖人主盛怒少間復前反覆開陳必盡理而後已其論薦皆一時名士平居無嗜好未嘗一日廢書不觀有文集二十卷

藏于家其為文一本經術無益于時者未嘗言精深簡古似其為人以紹興三年二月十九日葬公明州鄞縣翔鳳鄉隱學山之東岡以淑人劉祔以左朝散郎許德之。狀來請銘藻嘗謂名節與功利若權衡然常相為輕重士君子一志于功利則名節衰矣此豈待事至而後擇哉必有早正素定不與世推移者方公在朝廷時搢紳未嘗有言名節者公屹然特立專以啓迪人主為心撻逆鱗批大郤聞者為寒心失色而公諄。盡言不已不啻如父子間洎歲晚困躓一時輩流越官簿而升

者踵相躡或以是尤公：笑曰吾道猶是也卒未嘗少
貶則公之所立豈偶然者哉藻服膺公門知公為最詳
實諸孤又以禮請敢不叙而銘諸銘曰

君道主聽受言孔艱臣有周比興哀所關在昔祖宗政
以言訂一人垂衣萬事龜鏡厥後靡：人因世移安得
剛者吾其與歸堂：蔣公古之遺直德為鳳麟心則金
石見義而作直言靡思觀者為粟未嘗少卑坐茲寡諧
材不極用至今善人徒得君重國步中杞間關異州不
在其位莫如我憂闔棺海山因窆其域後人懷公視此

銘刻

浮溪集卷二十八



宋

汪

藻

撰

誌銘

右中大夫直寶文閣知衢州曾公墓誌銘

紹興五年十月戊辰右中大夫直寶文閣知衢州曾公卒于信州明年五月丙申卽其州之南七里上饒鄉葬焉將葬其孤惇以吳興劉一止之狀屬公故人汪藻而告曰先人以文章議論政事行世三十餘年卒不克大施以歿葬而不得傳信之辭納之壙中猶不葬惟夫子

幸賜之銘藻謝非其人不可則書而系以銘公諱紆字公衮世家撫之南豐尚書戶部郎中直史館贈太師密國公致堯之曾孫太常博士贈太師魯國公易占之孫而丞相文肅公布之第四子也母曰魯國夫人魏氏公少穎悟天資既高又受學于賢父母當是時文肅公為天子守邊不暇朝夕眎專以魯國為師年十三伯父南豐先生鞏授以韓愈詩文學益進文肅公任為承務郎學士鄧潤甫尚書彭汝礪與語大竒之舉賢良方正科上其文公車會科廢而止建中靖國元年文肅公為二

后山園陵使用故事辟公以從事已左丞相韓儀公欲擢公館閣公白文肅公力辭下除太僕寺主簿一時名士賢者皆願見之于是左司諫江公望累數百言薦公不敢以宰相子為嫌文肅公免相言者指公嘗夜過韓儀公家議復瑤華事且受父客金請付吏當國者用呂嘉問尹京典詔獄嘉問熙寧中與文肅公議法為敵者也鍛鍊半年無所得詔自中竄永州入元祐黨籍會赦移和州又會赦復承奉郎監潭州南嶽廟文肅公歿執喪以孝聞服除調監南京河南稅改簽書寧國軍節度

判官時宣城江溢沒數千家公白守曰饑而賑貸法也然廩非部使者不可發今事急矣請船粟以哺垂死之民守曰如三尺何公曰紆常平主管官也有罪當坐之卽發廩自言部使者嘉而不問除通判鎮江府會淮南漕渠不通泗楚州連數守罷發運使陳亨伯密奏選公知楚州公因荒政役饑民渠通而民活者不可勝計以功加直祕閣與部使者論事不合移秀州：歲比版圖前此吏高下其手民患苦之公委僚屬降登不使吏預其間吏怨公入骨則為書以搖衆人：自危公立焚其

書州以無事還朝除蔡河撥發未幾提舉京畿常平改江南東路轉運判官陞辭陞副使罷歸得主管南京鴻慶宮屏居湖州建炎三年苗傅劉正彥反呂張二公檄諸州勤王檄至湖州守梁端會士大夫謀之衆未及言公奮然曰逆順明甚出師無可疑者間數日苗傅來取兵公請端械繫使者毋令還當是時微公幾殆上反正御史中丞張守白發其忠除直顯謨閣且召見之公曰守臣在也吾何為者辭不行然上雅知公名明年六月除江南東路轉運副使九月移兩浙路于是大軍屯江

上求索無涯公隨給之猶不滿意狼籍公牒公度不可
留引嫌自言復還江南東路先是盜孫誠等暴誘屬邑
一方騷然公作聖旨招安單舸見之諭以禍福誠等望
風迎拜上書歸矯制罪天子賢而釋之未幾隆祐皇后
崩參知政事李回為監護使辟公修奉議者欲稱園陵
公曰上不日恢復中原奉隆祐歸祔此特櫓宮耳當先
正名朝廷用其言聞者服其知體再請宮祠提舉亳州
明道宮甫兩月起知撫州鋤治彊梗民畏懷之逾年以
鄉郡自陳除江南西路轉運副使明年九月除司農少

卿改福建路提點刑獄明年二月進直寶文閣詔齋文
肅公正論手書赴闕中道除知信州尋移衢州未之官
卒春秋六十有三公才高而識明博極書史始以通知
古今裨贊左右為家賢子弟中以文章翰墨風流醞藉
為時勝流晚以精明強力見事風生為國能吏雖低徊
外補位不至公卿而所交皆一時英豪世之言人物者
必以公一二數公之謫永州也黃庭堅魯直過焉得公
詩讀而愛之手書于扇公之叔父肇不妄許可人嘗曰
文章得天才當省學問之半吾文力學至此耳吾家阿

紆所得超然未易量也故公詩文每出人爭誦之又篆
隸行草沈著痛快得古人用筆意江南大榜豐碑率公
為之觀者忘去文肅公薨于謫籍公不敢求為碑銘獨
取平時奏對之辭會萃之如辯明宣仁誣謗等事名曰
朝正論藏于家不敢出者二十餘年靖康中始傳猶有
仄目者公不之恤也公襟韻夷粹與人交洞見肺肝談
笑多聞坐客皆屈聞人緩急若拯救焚溺然忘其身奔
趨之雖蹈傾危不悔于理財尤得其要所臨沛然未嘗
有不足之歎或有疑而問焉者公曰吾豈一毫取民哉

第當輸者人不能欺常賦自有除耳初文肅公歿于
南徐于是公客信者數年不克歸葬而葬其所以令人
王氏祔令人祕閣校勘安國之女先公卒四年子三人
曰惇右奉議郎通判洪州曰忻右從事郎臨安府司法
參軍曰愷右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女一人適右承事
郎主管江州太平觀王銍銘曰

惟曾顯融開迹南豐密國之裔以儒鼎峙文肅獨騫相
帝初元公雖承家再振厥華與時卷舒行三紀餘才大
不酬老于一州植我墓櫨龜峯之下遙望蒜山而不東

還

譚章墓誌銘

長沙有隱君子行義如古人生子為國忠臣饗者齡而終曰右朝奉大夫致仕譚君諱章字煥之其先衡陽人四世祖徙家洞庭過長沙昭潭而愛之因家焉曾祖裕祖暎父盛三世居鄉稱善人長者盛用子恩贈朝議大夫君隱居昭潭六十餘年專以求志為事孝于親誠于物視聽起居必依于禮故修之身而家齊家齊而人化其德平居讀書大而六經小而諸子百家與夫天文地

理星歷山經釋老氏之學無不周覽而求其義之所歸不為諸生循誦習傳而已故歷代治亂興衰之所由人材善惡忠邪之所判祖宗以來因革罷行之所紀悉貫穿商榷疊、牙頰間稠人廣衆縱談極辯聽者忘倦傾其坐人發為詩文高古精深根于義理無補于世者未嘗落筆于是方數百里間有識者君教之使學有材者君養之使成不能仰事俯育者君振之使給所施之博至不可勝計鄰里之訟有不能決者不之官府而之君人尊仰之甚于父兄有老人黃升貸君錢百萬行而遇

盜盡亡之歸謝于君：曰幾累吾故人今生還幸矣尚何言升感之為文紀其事君少時做敏人莫能及為文立成視取科第若擇髭拾芥然一旦以親老不可遠遊盡以所得之學付其子弟由是弟申子世勣皆擢進士第顯于時中遭靖康之變君慟哭一目為喪明時世勣為尚書禮部侍郎數以書勉其忠義故世勣當僭偽時力起之不從至不食幽憤而死朝廷嘉之贈延康殿學士訃聞君歎曰吾子得死所矣不勝父子之情者一己之私也為國盡節死者天下之公也吾安得捨此取彼

哉昔蘭相如廉頗死向千載凜：然尚有生氣曹珍李志雖無恙奄：如九原下人重輕知所處矣吾何恨哉乃雪涕欣然自慶不復戚：于懷後延康之歿十有八年壽八十六無疾而終實紹興十四年四月某甲子也君以世勣恩累封至右朝奉大夫賜緋衣銀魚妻龔氏亦儒家女有賢行封宜人前君卒子二人曰世勣延康君也曰世南未冠而夭女一人適進士胡擴孫二人曰知古右承事郎荆湖南路安撫司幹辦公事早卒曰知默右宣義郎守太府寺丞會孫四人曰式祖曰述祖曰

企祖曰昭祖式祖將仕郎君卒之若干日得十月甲申
合葬君于其縣潭子岡龔宜人之墓銘曰
衡山峻極連瀟湘中有君子潛德光閉關求志聞四方
羣書萬卷曾次藏上談義農下漢唐諸儒結舌莫敢當
遭時天地紛低昂有子夙在人主旁浩然之氣大且剛
節義凜凜明秋霜殺身成仁聖所臧慶門萬古傳芬芳
天相吉人宜壽康龐眉歲舉春酒觴歸安窳窳川之陽
潭流要與茲川長

詹太和墓誌銘

左朝請大夫直顯謨閣知虔州詹君諱太和字甄老曾
祖瑀祖誠父時世為嚴州遂安人時以君故贈朝請大
夫君擢政和八年進士第官自迪功郎八遷為左朝請
大夫職自直秘閣再遷為顯謨閣嘗歷真州揚子縣尉
監泗洲糧料院河北河東路宣撫司書寫機宜文字尚
書水部員外郎淮南南路轉運使知江虔撫三州再知虔
州以歿君年十八秀出其鄉有司以君應詔後數年解
褐調揚子尉揚子瀕江雅多盜君能得名捕者十餘人
改承務郎以母憂歸里中會方臘起清谿方千里皆震

君家距清谿不百里里豪余熙者欲連衆應賊君挺身見熙：嚴兵待之幾不得脫君無懼色徐以禍福譬之熙矍然悟願併力討臘君為徒步越境見熙于官軍表其忠以徇當是時承平久賊振臂一呼州縣皆沒朝廷意嚴民皆盜欲蕩平之得君書乃已君因率諸豪道官軍徑趨賊巢擒臘以獻是役也嚴民微君幾不免幕府上功拜熙武義大夫并官其民百餘人而君止授宣教郎衆恨待君薄君笑而不言以會課轉奉議承議郎淵聖登極轉朝奉郎上皇幸東南事出非常泗州當孔道

守臣皆惶恐稱病君以監糧料院領州事一日行宮關白士卒若送文書如京師者悉還之且毋給其廩官吏莫知所從君請白之朝衆持不可君乃自為奏間道蠟書以聞朝廷嘉其敏錄付行宮上皇為之切責左右或譖君小臣離間當誅上皇曰彼尊朝廷也何罪君由是知名先是契丹歸我之人分隸諸州朝廷用議者將悉還之君曰敵以此曹叛已日須其至甘心奈何使之趨死愚謂不若留為腹心便從之後契丹入見君揚州羅拜馬前以泣曰非君吾屬無類矣右丞李公宣撫河東

辟君為屬未行朝廷欲奪君使金君謝不能今丞相秦公為御史中丞謂君曰今國難如巨石蔽天而下壯士試出力當之或百萬生靈可活此何時而君辭難乎君感其言惶恐聽命會兵部尚書王雲使還以不及期而止遂從宣撫使出關見李公明日請辭李公愕然問其故君曰太和寒士宣撫不知其不可收之必以太和為有補秋毫今候三日始見：與客俱宣撫不問客亦無關白者何以留為李公改容謝與語大竒之宣撫罷歸遂安道除尚書水部員外郎歸未及家邑人倪從度亂

浙西騷然人皆推君浙西帥葉公因請于朝君為斬內應者五十餘人且塞其餉道賊即日降時上在維揚得奏良悅進君朝請郎趣之還省轉朝奉朝散大夫丁外艱詔起為直秘閣淮南路轉運使樞密張公使川陝亦辟君以從皆不應終喪即慨然請老時年未四十也士大夫莫不高之居數年以廉直為鄉人之平而與尉曹鋤其強梗難治者一邑為清紹興六年給事中呂祉等薦君可用詔復故官詣行在所君猶不應久之過臨安見留守呂丞相謂坐客曰諸君識詹直閣乎天下竒士

頤浩不及也時有飯蔬惑衆者君亟請除之未數日果有以此謀亂者丞相太息曰君可謂有先見之明矣其策慮過人類此樞密張公為相以君見上君首陳強兵選將之說上深以為然時方議遷都集近臣于前各以意對上曰朕欲以詹太和守九江如何衆雜然曰善遂知江州先是諸將部曲往來九江者率為姦利莫敢問有王瑋者尤專恣民厭苦之君械致諸獄自是過九江者莫能犯治最聞擢直顯謨閣知虔州賊黃細三等暴甚君欲誘降之提點刑獄趙渙規以為功督兵往捕君

爭不能得果大敗而還詔罷渙專諉君示以威信平其尤劇者二十餘輩渠魁皆生致戲下于是汀吉循梅數州皆倚君為重轉朝請大夫移撫州到官擴廩濟饑民所活以萬計召對復知虔州又召對卒于臨安客舍年四十八時紹興十年十月癸未也君剛勇高明見事立行未嘗猶豫故所向有功而居官皆可紀方朝廷多事君未嘗不在選中議者謂少假之年其施設何如也君娶陳氏封宜人生一男二女男柬之將仕郎女適進士汪量次甫數歲柬之將以紹興十一年九月某甲子

葬君于其縣霞山之北以君兄左中奉大夫直秘閣至之狀來請銘藻與直閣同年進士也銘曰
人之才能患無位以施得其施矣患不逢其時君班內朝持節而使剖符而守位不為卑以應變之長投功名之會又得時以為十年之間所成就者如此亦少發曾中之竒曾未及中壽而歿此識與不識皆為君悲君之可書者多矣姑掇其大者而志之于以伸君未卒之志而慰後人之思

安人汪氏墓誌銘

安人汪氏世家新安余伯兄大中大夫槃之女也為邑人武節郎俞積之妻武節之父曰翬字彥升知書喜事從一時賢士大夫遊如不及以大中長者尤歸心焉請安人為其子婦安人入俞氏無幾何時而舅姑皆歿家索千金安人資警敏輔佐其夫奉烝嘗持門戶有健丈夫所不能為者而武節安人之年未冠未笄也不數年間閭之內外繩之秩之然賢于彥升無恙時乃勉武節于學使與勝已者周旋客至安人舉中饋之職酒肴聲伎之奉咄嗟如其所須必樂飲極歡而罷由是武節三

十年間無秋毫不滿意者以安人之賢也武節藝成再以名上禮部不報得武功爵而後歸安人相敬如賓交遊日廣再錫命書封曰安人仍賜冠帔武節先安人十五年歿安人撫其孤恩意周盡雖鄰里族姻莫知非其所生當是時安人母兄全州府君老矣安人奉之如父歲時溫清禮無違者既卒哭之過時而哀言及輒聲與涕俱凡父黨夫黨無親疏小大稱其力調護之一以至誠始終無少異安人以紹興十八年八月某甲子遇微疾終于家得年六十有九一邑之人講聞安人之賢者

莫不為之嘆息曾祖諱某尚書都官員外郎贈中大夫祖諱某奉議郎贈少傅子三人曰允中承節郎徽州黟縣尉前卒曰允若登仕郎曰允恭未仕孫男女合若干人男曰某曰某尚幼女適迪功郎饒州府鄱陽縣東尉徐琰十九年某月某甲子允若允恭奉安人之匱合葬于婺源縣何村武節之墓銘曰
家逝而盈莫見其缺也子孚而成莫見其別也以未亡之身屹然立俞氏之門曰女之烈而非婦之哲也

孺人晁氏墓誌銘

紹興十二年八月姨母之孫、鎮元樸以書抵余曰吾婦晁氏稟和于天承庥于大族受訓于賢父母其端柔明莊類非世間女子所及故吾母得之而知天下之有賢婦吾得之而知天下之有良配蓋吾妻奉吾母與所以事吾者無秋毫不用其至今不幸死矣吾母悼之至不能獨存而棄吾之養吾方哀吾母不暇他哀而念吾妻常戚于中而不能已也君其為我書其生平以泄其思并授其家爵里一通云、孺人出濟北諸晁尚書虞部郎中贈金紫光祿大夫仲冬之曾孫朝散郎致仕

贈大夫端知之孫而右朝請大夫提舉兩浙市舶賁之之女也初提舉止一女與宜人程氏愛之尤篤常撫而示族姻曰此閨房之秀也孰能當吾女者乎時元樸好學清修名聲藉、士大夫間事母夫人孝求所以奉溫清者聞晁氏女佳乃往聘焉提舉曰是上饒孫令耶吾知之久矣茲可依也以女與孫氏家素貧孺人安之無不足之色與元樸相敬如賓從元樸官湖南無何遇疾疾之三日謂其保母曰吾且死不得終吾姑之養矣琅然誦佛書而絕無一字差得年二十一時紹興十年十

月某甲子也孺人得疾保母欲呼巫覡禳禱孺人遽止之曰吾夫得祿奉旨甘耳奈何以兒故他費乎既卒元樸聞之慟曰姆獨不素告我乎蓋其不能忘者大率如此元樸以某年某月某日舉孺人之喪葬于饒州餘干縣斛塘之原從吉卜也元樸嘗為上饒令有績今為左宣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觀云銘曰

安人王氏墓誌銘

安人王氏諱文麗字幼明其先會稽蕭山人祖絲以兵

部員外郎事昭陵為三司鹽鐵判官子若孫踵登進士科聲聞吳中號蕭山王家父霽卒官太常博士官于池與中大夫汪公某僚相好也時大夫諸孫侍旁者朝奉公某長而賢乃以安人妻焉朝奉之父曰中奉公某母曰兩陳令人長令人之亡諸幼累：肩差朝夕孺慕人不堪其憂安人為收育撫攜甚于已子及少令人入汪氏而髦者冠髻者笄交手授姑退立堂下朝奉既再舉進士不第念中奉春秋高買田築室于故居浮溪之陽以遲其歸安人左右贊襄悉有條序泊中奉請老果居

而樂之因敕家事勿復關我日從賓客飲酒朝奉益思所以奉承者安人晨起則躬視烹庖比珍異百須之物每車馬及門輒舉以進老人未嘗費一詞也已而侍立少令人之側怡々閤々若不能言者婦姑白首相敬如賓至今里人談之方安人勤舅姑之養也諸子旣興于學矣安人間于盥饋之事則必臨視其所習故諸子皆嶷然成人長子愷擢紹聖四年進士第安人饗其祿二十餘年愷于內行甚修事安人盡禮丐恩于朝再錫命書以有今封安人自朝奉公歿卽致家政于其婦終日

宴坐誦佛書求出世間法雖寒暑不置也御僮使有恩人皆終其身不忍去宣和六年四月壬戌遇微疾起居如平時越三日棄諸孤洎屬纊無一語亂者享年七十有四男女七人愷朝奉郎知宣州寧國縣忱當以進士得官病不能赴前安人二日卒愷未仕恂早卒女適進士胡聞修儒林郎俞積通直郎杜璟孫五人堯舉舜舉待舉餘尚幼堯舉太學內舍生愷忱愷將以七年三月壬申祔安人于宣州經縣方壺村朝奉公之塋藻朝奉季弟也事安人為最久乃再拜敘其本末而而銘之銘

曰
順于承夫惟婦之正孝而宜家繫族之慶安人方處母
訓則孚來嬪汪宗送往事居老人坐堂夫奉賓謁婦趨
出房醴載咸列退眎諸寢誥然執經孰成其親有子在
庭祿養恩封備有純嘏天之報人還以施者施則厚矣
報疑未疇豈無後人尚對厥休方壺之原下從夫子納
詞于幽窀窆之始

王夫人墓誌銘

夫人王氏營丘人父師敏卒官太僕寺丞母趙氏丞相

清憲公挺之之女為同郡從事郎晉江縣令張君諱應
辰之妻中奉大夫諱純之子婦中奉寺丞同里閨相好
也兩家子弟日過從寺丞與趙夫人賢晉江之為故夫
人甫十八歸于張氏夫人智識明辨有賢士大夫所不
能及者靖康末山東亂士大夫流離率鬻田宅去鄉里
或請于夫人夫人曰舅姑在遠而我鬻其本業可乎且
謂吾夫何不如聽之晉江聞之喜曰真吾妻也晉江為
萊州推官一日其守出夫人自牖闕之謂晉江曰人不
忌其上鮮不為患者今卒驕矣盍白守為備乎守不聽

數日而亂作亂定人悉翫安不能去夫人獨曰是不可留也晉江以中奉在商於道阻不通議所向夫人曰東南天子在焉尚何問遂渡江居金陵不旋踵萊州陷仕族無脫者已而過湖湘向商於中塗遇盜囊衣一空夫人夜取敝衣紉縫為之達旦不寐未旬日舉家衣履皆完其共艱難如此晉江屬疾藥非夫人所嘗不進洎歿有欲以賻襚之羸謀生者夫人正色卻之曰于窀穸無憾足矣此何為者哉既葬四壁蕭然人皆以非晉江之清無以見夫人之賢然自是家益窮空夫人奉養益薄

諸子有憂色夫人語之曰而祖而父以廉居官以貧為樂吾習而安焉汝等忘先人之訓雖日致四方之珍吾不樂也平時勉諸子以學戒諸女以順于是婚嫁甫畢而夫人病矣紹興十八年十一月癸巳卒于其子棟之官舍得年五十有五子五人曰林右從政郎南州劔浦縣丞曰材右迪功郎湖州司理參軍曰棟右迪功郎泉州司戶參軍曰埜未仕女二人長嫁宣教郎趙善究前卒次嫁右迪功郎向士哲孫男女合十三人以卒之十六日戊申合葬于晉江之墓銘曰

嗟夫人出華胄資敏明自其幼適名家婉廉茂遭百罹
謀必售脫危機如夙授老而從甘儉陋子誥咸孝秀
各以能為親壽方燕安饗遐祐曷傾之人莫究空閨山
祔夫右尚旋歸昌厥後

吳夫人墓誌銘

夫人吳氏新安郡人為同郡崔光弼少李妻年五十七
以政和四年十一月某甲子卒于廣州其子耀卿之官
舍明年十二月壬申耀卿護喪歸葬郡之長南三十里
永豐鄉鸞坑原始敘夫人之行實求予銘夫人之先世

以力田為家居鄉稱善人長者未嘗出而求仕其父瀚
始以貲交結賢士大夫名有器識所為多可紀一時衣
冠喜從之遊夫人生而豐端奇穎瀚教以詩書筆墨而
黜女工居無何夫人于筆墨女工皆善諸豪爭聘之瀚
笑曰吾有一女愛甚于男所不足者非財也何至與兒
曹為偶立謝聘者會少李蚤孤以身歸其伯父駕部君
至新安而駕部以前死留不得去瀚一見喜曰吾閨人
多矣無如崔君者必以為壻父老諫曰君求壻久矣今
妄得一遊士初昧平生獨奈何予之女瀚曰吾極知崔

君人材足依母多言歸夫人崔氏厚以金繒田宅畀之故少李從學四方二十餘年未嘗以家事關心而歲時烝嘗慶弔晨昏飲食起居于流寓中子然自表白崔氏之門者皆夫人力也及少李兩薦有司不報倦游而歸夫人益傾貲供賓客費日進諸子于學歲晚或幾于不足人以為憂而夫人處之自如逮崇寧初天子新學校法次子耀卿以文學知名中進士科為施州學教授廣南東路提舉學事司管勾文字奉夫人以行人謂且享于報而夫人卒矣距少李卒之八年也夫人資寬厚

孝于親順于夫慈于子睦于宗族而仁于僮使靜專婉孌無一不宜晚喜釋氏書薰被精甚或日一食門內之治絕不經意間用聲樂自娛若淡然于世無情者子四人曰櫟曰耀卿曰夏卿曰真卿皆力學如夫人教女三人適進士汪某李天貺汪文嗚呼夫人始嬪崔氏而亢其宗晚從子養而遺其累終始皆合于義是宜為銘

曰

壺則母訓古必能之後專組紉鮮克承之懿此碩媛學而明之夫曰匪婦余孰成之子曰匪母余孰榮之宜老

宜壽福祿盈之百未疇一神遽傾之令龜崇岡室且城
之孰貽無窮歌以永之

吳國夫人陳氏墓誌銘

丞相彭城郡徐公處仁之夫人陳氏以宣和五年正月
己卯薨于北都公府之正寢越三年彭城公薨又明年
得建炎二年七月甲申其子康度奉公夫人之匱合葬
于吳興卞山之陽夫人世家嚴州朝散郎知楚州向之
女向父逸卒官奉議郎楚州以進士起家為開封令有
能名未滿歲奏圉空者三神宗以為材將用之擢尚書

度支員外郎永裕陵建以本曹兼京西轉運使出奉祀
江西徙楚州而終翰林學士沈括識其墓夫人生有奇
相眎瞻舉措必端奉議君奇之謂楚州曰此兒喜怒未
嘗形言笑不妄發使男也吾家其興乎甫筭歸丞相彭
城公時公貧甚幾無以為家一日楚州持節過睢陽盛
車服遣女夫人廟見徐氏乃在窮巷中破屋數楹太夫
人坐堂上旁無扶持夫人奉盥饋堂下如儀楚州恐不
堪其憂使人察之宴如也已而斥賣嫁時衣被擊悅以
太夫人之命訪族姻之貧者而賑之人之咨嗟以為不

可及丞相為齊州掾月俸不滿萬錢惟太夫人甘脆是奉夫人帥家人食粥無難色丞相預政封安定郡夫人政和末丞相自徐州朝京師一時眷禮羣臣莫望夫人曰上恩固非常然寵盈之戒古人所謹不可不思也每奏事歸必問見上安所陳上開納否嘗詔丞相病已無下拜當是時蔡魯公耆老徒損拜數而不得免焉或以是為公榮夫人愀然曰忌者至矣其能久乎未幾果坐讒出知揚州其先見如此夫人事姑孝教子義遇僮使有恩敬夫如賓治家如官府丞相曰吾平生以直道事

君取顛躓屢矣而未嘗置欣戚胸中者繫室家是助諸子曰使我學成而不墮其家聲者惟吾母之訓性通悟于出世間法得其指歸疾病精爽如平時謝暨巫不問屬纊之夕猶起坐若有所言于死生蓋超然者薨年五十四歷封溫福陳吳四國夫人子五人曰庚擢進士第仕至宣教郎直秘閣管勾亳州明道宮曰廉曰庾承務郎皆前卒曰康今為右奉議郎提舉兩浙西路茶鹽常平曰度為左宣教郎尚書司封員外郎孫男女合十人男曰延老曰同老右承務郎女適湖口主簿姚溥麗水

主簿王怡右承事郎毛玕餘未行初楚州提舉開封府
界常平宿陳留僧舍夜聞垣外洶々人聲起而燭之積
骸蔽野于是奏乞官地瘞之得骸八萬計雖位不滿德
其後寢微而慶鍾夫人作配名宰疏封大國始終安榮
後楚州之孫有以丞相之恩入官者人以為積德之報
銘曰

媯出舜後胡公始侯以國氏陳晚聞太丘夫人之先南
土是宅英々度支位止邦伯德厚而躋于償不宜集于
夫人莫貴與夷厥初來嬪儀則多有卽安窮空以服箕

帚朝夕警戒輔成公躬燕及羣息亦云似公卞山之陽
維水瀕々與公同藏千歲之始

令人施氏墓誌銘

令人毗陵施氏朝奉郎知臨安軍贈少師諱辨之子贈
殿中丞諱洵之孫歸同郡孫氏為朝請郎致仕贈中奉
大夫諱庭臣之繼室以夫封縣君者二以子封宜人恭
人令人者三以年賜冠帔者一羣從同居五世合庖二
千指男女十五人孫若曾孫玄孫六十餘人壽九十四
東南士大夫治家教子以令人為法其壽考康寧子孫

蕃衍閨門雍睦兼諸福有之則自宋興二百年間如令人者殆一二見也令人在父母家卽以孝友聰明聞年七十適胡氏逾年而嫠會中奉求繼室徧國中莫如令人之賢少師亦以非中奉無足當令人者乃彊奪其志歸之令人入孫氏及其姑廣陵郡君劉氏之養廣陵性高嚴少降接獨令人怡聲氣奉之凡歲時祭祀率諸姒與其諸婦夙興眡滌濯惟謹羹馐非手烹調之不薦廣陵微疾自官居數百里晨夜馳省之廣陵喜其誠恨得令人之晚也中奉元配王氏有子數人令人專其

家政六十八年養生送死冠婚賓祭之用尊卑長幼之序皆有成規非其財一毫不私也計歲之贏則儲之以待族姻之不足者予取予求不少厭寧衣澣濯無所擇于是族姪孫外姻孤甥若孫甥與賓客之女受其嫁遣者十一人專以勤儉孝謹為訓上下化之入其門弦誦相聞恂々然如在庠序幹蠱相先整々然如在官府令人少喜讀書老而不衰六經孔孟之書略通其大旨聞士大夫之賢者必使子孫見而親之未筭從少師官洛時耆舊諸公皆在得嘉言善行非一歷々能記晚傳司

使國人祝其君曰壽而臧壽而昌萬有千歲眉壽無有
害并及其母則閨門之積累必有大過人者孫氏自廣
陵君歷年之多春秋九十一而終令人繼之至九十四
令人之冢婦葛氏亦九十比三世皆壽考百年孫氏之
積累何其厚耶是宜為銘之曰

施本系魯惠公始殊常事孔子讎為漢儒唐有士丐其
家在吳令人之先世佩左符是生柔明天錫百祥來嬪
于孫黃髮在堂五世同本條支日昌孝謹屬之執經鴈
行或第于庭或躋于朝恩錫顯號壺儀屢昭金藹錦韜

翟衣步搖奉祀春秋燕及廟祧云胡多休閱此永年曰
仁是常如一日然祔公而藏京兆之阡刻銘于石以永
厥傳

周夫人墓誌銘

為其夫張
大夫作

亡室宜人周氏者同郡安仁人父曰知默故國子博士
母曰鄧氏尚書右丞相潤甫之女宜人少孤依母家紹
聖某年余中進士科時鄧公輔泰陵以夫人歸焉明年
親迎于揚州明年廟見于德興明年從余官于邵陽于
永州于醴陵二年從官于衡陽既滿秩余如京師寓宜

人衡山居無何其長女卒宜人悲哀遇病而終得年若干會予奉親之黔中之廣州不克葬殯于德興所居之南者十有五年至宣和元年正月余奉太夫人之喪葬于樂平縣金山鄉濟歸橋迺穿其域之東若干步以宜人祔焉宜人初封榮德縣君後徙今封男女合六人前卒者四炳將仕郎女適進士臧某惟宜人族出華大性資茂淑歸于我者十年舅姑以為孝宗族以為順所以相余者又義且正不幸短年念無以泄余思也姑敘其終始納之壙中且為詞以哀之詞曰

嘉若人之茂族兮既婉孌以好修又申以母家之寵兮布卿雲而作麻嬪余宗于初仕兮奉魚菽之薦羞擷桂椒以為糈兮官沅湘之上游曰啼飢余靡悔兮恃夫子之白頭胡彼蒼之不弔兮實崇蘭于未秋嗟人生孰非夢兮汝曾不得以少留魂斃其焉託兮星苒以既周息之華者六而再實兮幸姻宦之畢酬從汝姑以安宅兮閼長夜于一丘創予曾其若刈兮淚及漬而不流窆斯文以泄余哀兮庶來者之是求

浮溪集卷二十九

宋

汪

藻

撰

五言古詩

詠古四首

此四詩見元遺山詩中題云雜詩四首按汪在元前恐係汪作而元集誤也友亮化乾隆乙卯花朝日校

相士如相馬滅沒深天機區區銅馬法徒識北與驪人
言當塗公惡人知其微如何許邵語受之不復疑知人
固不易人亦未易知媿妍在水鏡鉛粉徒自欺孰為仁
義人未假已不歸伯樂不可作思與曹瞞期
世事如大弩人若材官然乘勢易發機非時勞控弦又

如大水中置彼萬斛船雖有帆與檣亦須風動天不見
周公瑾弱齡已飛騫不見師尚父鷹揚在華顛彼非生
而材此豈晚乃賢鎡基喻智慧要必有待焉嘆息狂馳
子嘗為愚者憐

崑山有璞玉外質而內美惟其不自衒故與頑石齒和
也速于售再獻甘減趾在玉庸何傷惜君兩足耳
堂上明堂柱根節幾歲寒使與蒲柳同扶厦良亦難我
衣敝緼袍我飯苜蓿盤天公方試我劍缺勿妄彈

題張公明賞晴軒

只將春睡賞春晴東坡詩也
取以名軒公明文定之孫

端居有何好名與勝會并人生豈長閒天宇不屢晴避
迨風日佳一醉萬事輕君家大父客詩如九韶鳴浮春
散無垠攬取造物驚坐令綠野堂岌岌睢陽城風流被
三士諸郎未慙卿開軒著尊酒報荅千花明飲罷遣客
休仰空看雲行是中有佳處遑恤身後名寧為秋雨歎
更作秋蟲聲

題折樞密葆真草堂

軒冕有何樂書生分尤慳都盧百年中強半墮險艱能
著屐幾兩恨無茅三間儻非身世忘那得方寸閒不見

葆真老功成鬢毛斑飄然日邊來復作書掩關所至書
滿屋鉛黃不停刪開窓尋丈餘要看湖南山夕待明月
至朝期白雲還醉吟如樂天但少素與蠻嗟哉道脩阻
無由結朱顏惟應夢見之千里同躋攀

泊召伯埭

孤舟渺無根夜歷數村雨今朝亂晴景水鏡寫霜樹哀
鴻念羣鵲正到客愁處男兒有懷抱何事六闕汝蒼煙
接牛斗惆恍迷歸路明發問吾儂乘流去復住

尤袤大暑留召伯埭

清風不肯來烈日不肯暮平生山林下散髮頗箕踞一
官走王事三伏在道路我非襍穢兒亦爾困馳騫居然
戀姐豆安得免羈馬區區竟何營汨汨此飄寓淵明應
笑人有底不歸去

大熱行旌德山中不可車馬步至凌氏林亭詩

踞石休蠶足掬泉洗頰容于何脫冠履共指雲外峯翳
彼園屋小鉤簾蒼翠重庭空燕雀乳樹老莓苔封露泣
過牆竹風淒橫澗松欣然曲肱臥鼻息春醅濃推床上
馬去孰是陳元龍

次韻周聖舉從子乞紙

溪翁搗冰時寒甚龜手絮千金售詞客妙語零唾霧
看烏絲欄一嫡輕百庶長供蠶尾落肯受蠅頭汗今朝
持贈君真似翼傅虎應緣未給札歆艸子虛賦他年五
十萬渠復願鄰富行看醉帖來家不設寒具

鄭固道累書求寓屋詩走筆封寄

平生金石交政爾一固道佳哉固道乎所至即為寶人
言醒而狂我見影亦好憶初烟塵飛環壘十萬竈夕烽
通甘泉兵氣塞穹昊公為魯仲連麾去如振槁功成拂

衣去不羨中令攷每逢泉石佳便欲事幽討晚行龜峰
旁愛此千嶂抱亟營背郭堂羞作出山艸慨然懸其車
避俗長卻掃所嗟高明家華屋幾人保既留楊柳枝仍
占杏花島真成醉吟翁何況無病惱屬聞鴻冥亡痛恨
歸不早何當釋羈囚把臂共傾倒餘光玩棗榆踵息養
梨棗買鄰會有時來往成二老

題伯禹給事漫吾亭

人生天地間同一幻泡影偶然相值過便有人與境那
知兩皆漫直寄彈指頃古來賢達士物我均土梗程侯

東南俊少日忠義秉周旋正色地四海憚嚴冷立朝二
十年憤世欲生瘦班雖近日月志則在箕顓中年拂衣
歸絕意向鐘鼎擇幽成小築勝會已獨領清寒挹湍瀨
秀色攬諸嶺聊將不羈身對此無闕景回首浯溪老便
覺加數等從渠春風顛那得到古井高詞出胸臆妙處
如灌頂讀罷春樊籠悠然發深省

次韻趙升問侍郎送曾吉甫學士按刑湖右篇末
見及之作

我老不足惜餘年苦忽_七願為名山遊何必問所終一

艤若溪櫂星杓幾回東長年秋雨邊醉臥聽船篷故人
幸弭節相見宿昔同酒酣說經過授我書一通云自天
末至諸賢盛游從臨分出新詩句法何春容凜若臨大
敵誰能觸其鋒攜持數千里不愧行橐空篇末亦及予
依_七古人風讀罷百憂失衰顏為成童歸來北牕下自
寫團扇中君方著繡衣行佩金印重朱絃付君賞寧循
牙曠聰我病擁僧衲深慚服非衷還觀了無取此意何
當蒙心知坡陀卑難並衡霍崇尚喜盛山卷兼收醉吟
翁他年定撫掌秋蛇間雲鴻

次韻周聖舉過蘇次元四首

往聞蘇趙公黃閣望諸老功名四夷知無愧越裳操同
時卿相家統綺或傭保至今子孫賢庭有書帶草
世人如冰蠶不知天有暑紛七謗傷兒寧識真實語當
家勤采獲兩耳得韶濩要須追此公勿問燕與許
蘇郎年少時萬象愁雕鏤應知等兒戲區七止啼錢三
生綺語習一悟心超然胡為作解嘲切七相悲憐
吳兒雅多姿不肯藏白地因君更增情吹兩作春淚三
年師命留十日中山醉一聞高唐賦令我有仙意

藻蒙升雅祠部重九日惠花惠酒惠詩繼為來家
渴鉅鉅潭之遊因循不能荅再承佳句見寄今用
來韻率課一篇參陪杖履之勝幸一笑而去之以
覆醬瓿而作紙紮也

秋風入瀟湘千嶂倚天外使君挽蓑翁行樂秋色界放
船下空濶舒笑鳧鷖會永懷愚溪人千載有遺愛延緣
訪遺跡佳處時擊汰飛沈各獻狀領畧在我輩忽七莫
能數頗似慰無賴孟行未云半落日已相對歸來有酒
所方省欠詩債朱轡幸停軫嘉汝山水最金莖峙霄漢

行矣分沈澀何妨共流轉今古同一概非君箇中人孰
使此中大伊余漂泊者他日名亦在一聞歛乃散蓬華
忘秋隘

從穉子出前溪

霜歛萬壑淨鐘鳴空楚山夕陽當我沈風煙迫梅殘西
嶺月未上數峰深作寒枝間鳥競赴亦復循溪還

同張昌時宿高明寺

幽臥不知覺牕懸寒日初矧伊夜來雨谿聲到吾廬故
人挽我出忽枉天際書躋險敢自休青山轉籃輿相逢

竹間寺共擷園中蔬殘僧誰在亡奄忽十載餘茗果話
疇昔新晴報鐘魚東雷亦已鳴百草蒼穎舒奈何與之
子齒髮日夜疎眷此不能發牽衣更躊躇明朝各回首
世事將焉如

孫益遠試歸墮車敗面已而薦書至作詩戲之以
送其行

羊公作三公政辦一肱折功名方鼎來詎嘆養生拙孫
郎少竒偉面滿若霜月胡為忽顛隳有物食之缺寧非
造物意怪子臥巖穴長年臉邊紅漫自供酒纈願令冠

蓋底未省識此傑何妨暫相顧一訪唐舉決朝來清鏡
裏黃色兩眉徹居然萬馬羣老驥已超絕聊將釣竿手
遮日向西關瓊林風帽穩醉度櫻筍節從渠闕宴上兒
女笑駸蔑誰能為公豪玉琢揮作雪

徽州班春古巖寺呈諸僚友

揆日奉明詔班春出孤城和風遞鼓鞞細雨迷旆旌渺
渺度阡陌谿山照人明幽花不孤芳好鳥相應鳴隴麥
已爭秀畦秧亦微萌食新知有期及我凋瘵氓古寺依
絕壁林端列飛甍殘僧四五人靜若無所營石室廣百

肘嵌空自天成泉甘與茶宜就挹巖下清伏檻肆遐矚
歸雲入簷楹數農前致辭貌野意則誠茲幸枉冠蓋使
君豈無情頻年苦飢虛奚用恤此生守昔在閭里先疇
每躬耕起家三絕餘謬忝符竹榮無術布寬大低頭愧
鰥惇願言同撫綏永絕愁嘆聲

阻溪漲宿諸暨縣上省院

暑濕倦行役依投得禪關空堂納清風坐見香霏還積
水共天遠高僧與雲閒傳聞扁舟人宿昔廬茲山妹者
已千載諸峰高煙鬟當時功名成止在談笑間今豈無

國士宸遊一何艱憑高望行朝小雨猶斑斑

試闈同宋德操陳純中登稽古閣曉望

雙睫不能熟疎鐘起初曉危欄扶力上層簷掛雲表羣
峯蒼玉如開簾四環繞向來聲利場自今眼界小兩君
天下士一見意傾倒有此風味佳未受秋思惱我昔溪
上住盟言寄鷗鳥今年縱得來官事閒日少樊籠更樊
籠歸途天樣杳是處非不佳千慮舒懷抱浮雲且東來
吾家隔林杪境熟斷難忘終念今朝好

芳美亭

東風不世情幽谷渠亦至誰分玄都種為我作春事朝
來花氣煥詩眼先自醉祇愁貪結子零落煙雨際聞今
新蹊成有酒且頻置

十月二十六日會于北禪分韻賦詩應辰得多字

呂治先酒熟亦欲會客故未意及之

為此升斗粟來往如飛梭桂林在何許水險山嵯峨驪
駒偶未至于焉少婆婆幸陪英俊遊不覺日月過今夕
復何夕朔風捲寒波肴核雖草匕聊以供笑歌子如不
飲酒視此庭前柯濃綠光藟匕所餘今幾何鄰家釀新

此詩題內
有應辰二
字也係汪
文定集中
詩誤入於
此友亮記

熟頗聞旨且多更當奮餘勇往舉金叵羅

題葉尚書普光明庵

長樂七閩會山川富登臨重城十萬家問以煙樹林何
許肆遐矚城西最高岑主人厭直歸與世相浮沈三宿
得勝地入還見初心明窓一蒲團宴坐依橫參面上來
遠色層上列清陰閒翻貝葉書靜聽頻迦音萬法照了
處人居兩幽深嗟予晚聞道况迫桑榆侵如何結保社
去脫頭上簪從公刮眼膜儻借篋千金

病中偶成

衰病乃其理移牀臥南軒雖懷飲冰憂賴有清賞存春
去芳草積羅生滿庭萱花房向夕斂似與吾忘言數蝶
亦多態差上傍叢翻客來同一欣何必臨芳樽常恐秋
節至嚴霜貫其根吾生尚悠上眷爾安足論

再過凌氏園復用前韵

兒輩病元亮斗筭羈曼容何時跨鴻鵠食藕蓮花峯小
檻再遊歷輕寒裘未重人家當巵黍不愧千戶封願因
琴高生儻見喬與松從茲毀車馬永絕世味濃歲晚復
來此清陰期釋龍

聚山閣為吳氏題

緣江故多峯秀色無可揀何須著腳力政欲長在眼詩
翁築飛閣似恨山意懶縱橫數州碧收拾付酒醜客來
何所命濯七千髻縮晴嵐入肺腑寶唾落碑版翁家誠
可樂人境兩蕭散爐香侶趺坐終日對編簡風流前輩
接細說鬚自挽居然典刑在聽者輒忘返會須營一壑
萬事等鵬鷖從翁時對榻卧看煙雨晚

偶書

長簟北窓下拋書任縱橫娟七穉篠上熠七叢榴明春

此感佳節怛然愴平生少年文翰場結客俱擅名瑤草
俟采掇雲鴻肆遐征如何二十載日與憂患并骨肉隨
逝水兒童長柴荆向來交臂人接武霄漢行姻親歲時
會尊酒懷抱傾茲余豈復顧頽影良自驚飛雨夜來急
濤翻江上城田家夢亦好想像秋稼成新春了在眼續
我齋庖清

吳傅朋以王逸少遺意作游絲之書古今無所恨
未之見也為賦此詩

吳侯能書聲不減銘瘞鶴臺郎今獨步誰數衛與索官

黃臨小楷老筆更沈著年來雞鶩間兒輩妄穿鑿超然
出新意非用元和脚游絲隨春風忽向窓几落傳觀懍
飛動安得此健藥自言臨池時屢閱更歲籥毫端幾百
鍊始到蟲網絡誰云右軍後茲事秘冥漠一朝神明還
千載宛如昨乃知鑪鎚妙信手皆合作於皇雲漢章神
授等河洛光芒下照燭萬帖恣糟粕君命幸逢時當草
鳳尾諾胡為尚留滯未便持漢橐行看誠懸歸佳句題
殿閣

書局晚歸

平生麋鹿姿不意華屋居一為軒裳櫻所得非所如弱
跡踵諸彥清班直周廬蓬山切星辰牙籤明綺疏散帙
喜所得懷鉛愧中虛暝歸復奚營一飽不顧餘寧甘四
立壁懶作三獻書高槐障鳩煩清陰落庭除幽卧遂終
日茲謀定非疎娟匕新月流翳匕歸雲舒懷人發浩歎
屏營以跼蹶願言果歸志春波漲隋渠

次韵胡德廣書懷

大瓠既成實無用始欲剖鮒魚困車轍求活賴升斗我
昔誦斯言感歎銘座右慎惜千金軀未欲聊俯就數子

磊落人好事真吾友相期竹西遊晚歲並耕耦如何窘
窮途猶上吠羣狗平生笑俗士反欲較妍醜譬如惡影
人乃與影競走今復念邊陲未暇從田叟彈冠宜彙征
子先我欲後世間樗與櫟奉曲自難揉

陪諸公遊文雅臺憩法雲寺

旅泊值秋晚登臨良亦佳高臺始基誰未覺歲月遐維
梁漢寵弟非復孳附葭鳴鞭白雲上寶髻翻千鴉樽前
第詞客坐使屈宋衙祇今竟何有蕪沒荒煙斜秦墟仆
翁仲楚俗悲章華空餘古招提老龐伴丹霞花氣侵客

袂松聲滿鄰家淒涼劫灰地半似篁竹遮坐久鴈橫野
炊烟映簷牙似聞睢陽曲尚作兒童譁惜無斗酒酌水
厄空嘗茶

又

向來卜幽期此樂真雋永行尋野航渡俯玩雲水影追
隨兩玉人妙語時灌頂平生訪古意到此方一騁所欣
俱禿翁王事廢朝請且同陶淵明蓮社對宗炳晴軒納
野色秋思浩千頃忽驚梨棗村身墮白鷗境飄零慙勝
會老大惜餘景况當風露辰病鶴最先警留連淨名室

坐閱篆香冷還尋野田歸草樹斜復整有酒當再來悠
悠詎能省

陪諸公遊惠山

茲山定中腴秀色乃如許連峰積蒼潤嵐氣亦如雨珍
泉不浪出世俗那得取羣仙作佛供洒此玉池股甘寒
飲天下瓶盞走膏乳兒嬉供茗事雲散入江渚當源起
臺殿下瞰松柏古巍基首梁宋爽氣接吳楚我來值佳
月濟勝得嵇呂聊分小蒼壁同振百年羽躋攀興未極
落日在林莽卻立望翠屏中流駐鳴櫓

題通惠亭

吾山皆中腴初不斷地脈溜澗嘗同味十里何所隔幽
居愁遠汲悵望懸瀑白天公真解事分我膚寸澤無煩
籜龍引中有玉池色煮茗聊餉君未須嫌水厄

從吳禹功借徐鉉小篆帖以詩還之

六書散浮雲篆籀世不數陵夷到草隸差別幾四五人
皆逐曾玄不復知父祖中間尤可笑雞鶩紛去取孰為
魯漆書况說周石鼓陽冰雖晚出妙意得千古後來繼
者誰騎省人最許明窓出小軸驚歎手為拊平生箏笛

耳慣見沐猴舞一登韶濩堂方信有干羽援毫極摹倣
浣壁類兒女秋蛇已成癖老腕徒自苦卷書還歸公職
自愧韓愈

食十月葷

佳葷出何許南山白雲根畦丁入雲採徧以脫葉翻戢
戢寸玉嫩纍七萬釘繁中涵烟霞氣外絕沙土痕下筋
極雋永加餐亦平溫伊昔貴公子鮮肥厭羔豚爭啖肉
菌美共品天花尊居然此珍產以遠莫見論坐令五鼎
味但飽三家村伊余少所嗜頭白歸故園日獲甘脆享

人言老饕存枓脯固已陋竹枯何足言從今大嚼處不

復思屠門

蜀人以菌雜雞羊為腊寄遠蹄枓脯陽羨三月有葷出竹根正赤土人競食之曰竹枯葷

寄余仲誠

千巖雪齊消煙日曠春事端憂昧佳節獨宿松下寺遠
屋泉雨鳴焚香戶深閉殘僧荷耒出幽鳥下庭戲將期
道心復敢愜棲遁志起望君家雲風清鴈成字

古鏡行

我有辟邪鏡得之咸陽宮其陰為天池一母將九龍旁
書負圖字土蝕如旋蟲緘以駭雞珍妙極僣之工請言

照遠近十里秋毫空豈不鑿脂澤所貴肝膽通問誰為
此器太古非人功客聞重歎息意欲窺靈蹤高臺不辭
倚恐容難稱容繩窮匣半啓四室來悲風日車當晝留
羞澀如頑銅森然髮上指凜若臨霜鋒我還撫客手此
豈世寶同揮淚兩無言掩鏡鞞囊中

次高郵軍

小雨靜林麓鷓鴣相應鳴移舟漾清淺薄晚荷風生歸
鳥盡雙去潛魚時一驚菰蒲若無人渺上炊烟橫艇子
檝迎我攜魚薦南烹月出殊未高疎林隱微明依投會

有處斗掛天邊城

避地山亭野步

今日幸無兩天空出遙岑行不知疲遂至春江潄汲
路轉籬落人家在柔陰平疇漲清波隴麥如人深溝畎
戲鳧驚新蒲映浮沈我生本樵漁對此諧初心風物豈
不好悲來自難任邊塵暗中原四海如驚禽黃屋狩萬
里兩宮隔辰參龍移蜚螳窺月晦蟾蜍侵宇宙有傾覆
茲游豈嶮嶽消憂賴濁醪太息誰能斟

庚午歲屏居零陵七月二十日以門揜候蟲秋為

韵賦五首

幽人獨夜時潮落西川根渡口櫓聲急一江煙雨昏城
頭短長更不寐聽譙門趺坐數千息焚香待朝暾
暑退潦亦收瀟湘淨如染時觀自跳魚衝破青琬琰纖
匕初弦月不受薄雲拊近村應漸寒已有鴉數點
人生幾聰明日夜隙駒驟綵經花信風又過麥秋候吾
非金石堅與世相邂逅胡為聞鐘鳴更歷路傍堠
家山在何許渺々彭蠡東人來數月程衣敝補道中昨
宵青燈花似墜釵頭蟲兒飢女沈絛歲晚書未通

人言間濶者一日如三秋孤臣昔放逐七見天星周早
汚高門地姓名記前旒如何天雞星不照湘南州

浮溪集卷三十

宋

汪

藻

撰

七言古詩

汴中放船歸陽羨

流澌欲作環珮鳴
枯木未肯回春聲
舟人坐恐雪為祟
嬌鴉又舞天邊城
天公知我不足厄
乞與十日霜風晴
遙遙煙堤護玉鏡
澒澒雲海浮金鉦
攬衣坐數踵間息
闕見宇宙無餘情
燈花也似調兒女
咄咄笑我長宵征
我生底處不堪著
未歸且雜吳兒耕
縱無鄰翁飲子羨

會有稚子迎淵明仙山況聞連洞壑餌术或可求長生
間中日月吾所有此外付之人重輕

送毘陵太守劉君受代東歸

往年我作新安民人人能說劉使君使君本一儒者耳
數十年來嗟未聞我時屈指今州縣似此賢侯當識面
那知漂泊千里餘畫戟清香日陪晏使君何以人不如
胷中正有萬卷書清真簡淡乃天性文章政事猶其餘
向來天子留君住重與毘陵三萬戶誰教一曲渭城歌
忽作梨花枝上雨宦遊南北安得同撫循凋郡還須公

人生五馬亦不惡與民處處為春風

題孫益遠三士堂

取東坡三士圖身與
淵明稚川為三也

稚川晚作羅浮遊淵明暫出還歸休東坡百謫乃欣慕
孫郎更欲參其流四人出處無一似千載相期風味耳
要須共著巖壑中應只虎頭知此意

從人乞酒

張侯表表霜松立嗜酒清狂餘故習長年種秫學淵明
門外溪流和月汲手調溪上百花乳十日煉成冰雪汁
糟林夜聽秋雨注詩腸曉放春風入飽聞誇說未曾見

但笑書生便飲濕爾來消渴卧江海更似枯魚過河泣
傾家餉客古人事坐看兵厨千斛給那知日飲無骨相
咫尺公榮殊不及西風昨夜到林杪左手蟹螯行可執
新醅早晚定堪斟凍蟻浮缸應戢戢心知問字寂寥久
會遣鳴鞭馳送急呼兒洗盞酌先酒為君快作長鯨吸

、過吳明叟新居

誰開大屋沈沈者門外垂楊拂車馬主人四十持節歸
高卧綠陰啼鳥下冥冥一徑傍花入忽有清池照深夏
魚吹落日知鏡淨荷受微風看珠瀉夫君少有湖海氣

欲駟長鯨無地跨故將能事驚世人坐向雲端差萬瓦
稍培幽桂出牕底時放青山來竹罇人言此興極不淺
天遣公忙那肯赦要須更作輞川圖他日思歸聊對畫

次韻周聖舉清溪行二首

君不見國家有紀狂童干一溪百繞山千盤竹兵草草
兒戲爾震澤以南心為寒初如妖禽嘯月曉忽作聚蚋
奔醞酸九重夜半出秦甲一麾萬里春農安書生那知
破賊事且復雪涕論悲端憶初倉惶挺身走江湖滿地
皆驚湍仲宣何暇守漳浦子美僅能投錦官朝愁烽連

海嶠起暮恐彗掃星河翻忍飢怖死頭搶地破釜躍魚
苔漬冠爾時身世狹于掌俯仰宇宙何時寬只今同喜
風塵之慎勿忘憂耽酒聖要湏剩作春陵行為洗吳兒
百年病

君不見吳儂自昔王江干歲輸御府金堆盤一朝肘掖
作竒禍玉卍錦袍盟欲寒驛塵初飛梅未破忽忽煙雨
催梅酸行驅鬼馬載鬼妾欲偷瞬息如槐安那知氛霧
卷清晝旄頭夜落天南端樓船千萬羽林卒飛渡海潮
江不湍狂童生致獨柳下請肉仇家來白官千奴一膽

更須問速收兩手春耕翻鹿奔誰云爭走險雞敗但笑
空餘冠政須舡粟哺其腹此今朝行民夕寬功歌九廟
今誰定退之方頌元和聖老人端坐聽清風習習先秋
蘇肺病

題周彥約壺齋

化人謁帝遊清都俯視宮室如積蘇那知神仙隱朝市
雲窓霧閣在一壺古來志士守環堵宅彌萬里乾坤俱
君今官冷百僚底世人未識文於菟故營容膝尺度足
卷藏風月吞江湖客鄉筆墨共遊戲維摩牀坐同跏趺

鈎簾終日屏塵事，卧聽秋雨鳴菰蒲。伊余想像未得往，
一讀妙語清而腴。遙知坐穩肉生髀，滿壁但掛歸來圖。
功名富貴會相迫，恐此骨相山林無。平泉綠野看他日，
莫忘築室愚溪愚。

題秋江捕魚圖

霜颺落木瀟湘秋，黃蘆颯颯秋江頭。漁翁短棹搖輕舟，
夕陽斜照寒波流。篷蓑箬笠興夷猶，得魚沽酒更勸酬。
生涯一葉水上浮，市朝利病不相謀。青山綠水得魚游，
此樂未必饒公侯。畫圖忽見清兩眸，恍疑身在滄浪洲。

年來萍梗歎滯留，擬欲與子為朋儔。

何子應少卿作金華書院要老夫賦詩因成長句一首

詞林根柢須人品，四海聲名誰藉甚。金華真是第一流，
好泛扁舟著宮錦。向來奮舌動天意，不怕惠文霜凜凜。
忽然飄落九疑山，坐對秋風行兩稔。手栽岩桂友羣石，
收拾清香供燕寢。笑隨蠻俗且南冠，忍說鄉關猶左袵。
人間何事非戲劇，鶴有乘軒蛙給廩。功名入手談笑間，
誰謂收之如拾瀋。况君風骨未渠艾，意氣文章天所稟。

我今頭白奚所為柏樹誰知問從諗雖云百里間何闊
同在邯鄲一羈枕遙知袖手正書空讀罷離騷還痛飲

蜂兒行土人謂之霜蜂

蜜蜂以蜜為生涯為人採蜜安于花霜蜂嘗恐竒禍作
深崖大壑懸其家生兒孚乳自毫末幼成玉蛹肩相差
分房戢戢蓮綻子擁戶娟娟蘭茁芽驚猜肯使樵牧近
千尾負毒爭防遮那知長安貴公子酒酣咀爾不搖牙
登盤未辨翅與股百金購買囊紅紗琴魚漫傳仙物美
桂蠹空取蠶方賒吾聞厚味古所戒暴及胎卵寧非奢

合圍火攻無脫者舉族拏戮奚罪耶厥邑作貢自誰始
從今可弔不可誇

阻風雨辟邪渡寄王仲成

渡頭急雨鳴森竹木杪顛風飛大屋沒腰寒水稻生芽

滿眼青泥車折軸山行值雨舟值風窮愁日日煩天公
不如歸卧澗壑底世事一掃春花空別君兩年重此別
喜君胸次渾冰雪擬將身作賈胡留無奈事如空鳥滅
挽我不回君怒嗔交情把玩轉清新相隨百里還相見
只有西山似故人

贈丹青僧了本

虎頭不復傳金粟魏武之孫聊可續如何三昧畫中王
解使天機照人目含毫不動先有情萬態了了隨經營
偶然得意洒春色日輔月角須臾成精神還仗精神覓
筆下區區徒刻畫故知巧匠盤礴時萬里丹青減容色
君不見齊梁大士天所開幼僧不須僧繇猜師今幸有
印泥手貌取當年黃面來

題楚東吳文學湖隱閣

君不見三峽灩澦瞿塘堆盤渦日夜轟春雷又不見洞

庭周遭六百里日月出入其灣隈人間偉觀有如此欲
往莫到空低回如何湖光几席上萬頃鏡淨無纖埃桃
花雨餘春漲急盍盍正作蒲萄醅菰蒲遠映水一碧五
月菱熟芙渠開冰輪宵向座隅湧四座林影參差來天
寒潮落洲渚出健步更宜尋野梅吳郎一生短檠下裏
以章服羞自媒家山故有丘壑在松竹多是兒時栽中
年有得雲水趣深入鷗鳥無驚猜坐令浮念掃除盡方
寸淡泊寒如灰浩歌時從鼓枻去高卧不怕當關催鑑
湖賀老即君是定與謫仙長舉杯

次韻蘇養直寄黃元功

男兒當騎生馬駒不但詞賦凌三都願從北地傅介子
西吞青海東元菟一行作吏不稱意人間險過宮亭湖
黃郎里中同隊魚十年太學隨諸儒春風不作霄漢夢
秋風漫肥瓜芋區一身長寄白鷗境十字快掃青松腴
風埃空憶大梁別尺書不到雲泉居似聞騏驎尚伏櫪
飢鷹未飽誰能呼清江上有仙人廬何時十幅西風蒲
與君杖屨日來往濁醪可解飢寒劬

次韻劉立道二首

劉郎有酒君當傾安用新詩鳴不平黃梁未嘆轉頭熟
朱絃卻喜知音明古來去國例憔悴伊余尚得佳山水
謝公行處欲千年擬傍蒼崖尋履齒揚帆今向古長干
渡口遙知儂越官此行相伴只明月到時破壁應團藥
羹藟飯稻江南俗荆鱸銀絲炊白玉人間墮甌萬事休
卧看雙溪千頃綠
雲花忽作接雲傾臘梅便欲迎嘉平青燈已照浪頭宿
夜長更苦風連明榆黃柳綠已衰悴空餘疎星漾寒水
想君懷抱亦凄然况我飄零誰復齒不須聞此涕闌干

人今得歸仍得官未應百鍊遽磨滅他年尚識霜鐘藥
心知薄領令人俗賴有煙波雙屬玉長沙縱使賈生歸
只恐樽前凋鬢綠

次韻過顧子美話舊因遊惠山

放船出郭溪渾渾乘潮夜到君家門潮頭細卷落花雨
濕櫓不驚春夢魂君家難忘復易識依然井徑當立樊
向來惡子下闕處繞屋但見清陰繁飄零懷抱少傾倒
一見故人如故園嗟予何因得之子舊事請自鍾陵論
鍾陵當日盛游集往往前輩風流存嘯歌雖容阮籍逸

人物不數王融諼我時三十君始壯矯矯兩鶴俱乘軒
大兒洪徐小兒向此外餘子何勞吞龍沙買酒醉秋月
倒牀但聽長江奔祇今相去能幾日世事反復那勝言
一官得謫大如屋五年乞米供朝昏頗疑造物乃知我
欲使晚節窮彌敦君看靜躁不同者王孫顧肯還為猿
飲酣起步青松根共瞻佛宇諸峯尊席邊政喜泉漱壑
風外已復烏啼村箇中好著我輩人寄與石上留窪樽

以詩酬答贈小姪

老奴攜簡來林泉蒼然白髮垂枯顛自甘老矣填溝壑

那識人間有地仙小牋微意我所喜扁舟便可來山前
輕帆破浪有清思况是暑月開紅蓮塵緣萬事不足理
且欲一見增欣然

石舟嘆

忽忽負錘鵝驚喧閃閃蹴車雷電翻一城騷動急星火
官渠底用農時穿海神有意驅巨石風伯不肯停陰雲
坐令權水甚于酒盜者以乏軍輿論我我之山載大編
所過郡邑千官奔繡衣持斧坐堤上百瀆倒盡生龜●文
民間四月種不入敢惜數斗春泥渾君王神聖古無有

談笑坐可回乾坤何妨謦欬九天上叱散黃帽還嵌根
嗟我食肉胡不告勿謂石也安能言

次韻賈仲遠還浮溪猥藁之什

我家浮溪溪水頭一褐一裘聊玩世誰教去踏曉鼓朝
也學兒童攻偶儷憶身曾是掖垣客歲晚猶期樂天似
兩年漂泊萬里餘老矣始于魚得計欣逢賈傅古湘口
城郭雖非人物是連臺拗倒時一醉醉後還為五禽戲
殷勤為我出新詩金石因聲泉湧思年來處處飽葵莧
染鼎忽驚嘗異味荷花開已三四紅有酒無過行樂耳

與公同嚼三百杯莫負便便五經笥

即事

前瞻西嶺懸日光回望東崖森雨行天公作事銷底力
投壺一笑千家涼初乘青馭度平野稻花風露隨人香
忽驚强弩過林杪羣山發盡煙復藏官廚蔗漿若可挹
炎官火傘那復張夜寒更踏松桂影馬頭新月明于霜
次韻董禹用餉墨

徂徠老松蔽百牛輸膏販乳來中州何人夜半擣寒碧
用心獨與神明儔範成秋天翔紫鳳裁作古虞懸蒼球

匹夫被褐知者少江都老相千金收養之懷袖作歎息
平生長物胡為留分張好事亦及我摩挲未語心先謀
明光起草正須子一揮坐遣千人休嗟予老矣安用此
誰能細字書蠅頭

五言律詩

汴中書事三首

永日鈎簾坐乘流頗自怡手邀飛絮住目送遠花移官
牒吾何有郵籤汝漫知關心淹速事無復少年時
既雨堤仍注無風浪更揚麥登孤市沸榆老半川涼擊

汰吳儂勇傳擷楚戍荒祗應今夜兒女話他鄉
曉日輕橈動波光滿座隅岸遙雙燕去天霽百禽呼衰
白看明鏡飄零倒濁壺長年作羈旅三徑有人無

題余氏幽光亭二首

縹緲風煙上誰栽柏滿亭諸郎渾玉雪前哲想丹青舉
國思人鑑重泉揜德星空餘千載事寒露泣秋螢
自奪幽人去江山勝氣無祗今埋宿草誰復奠生芻滿
世儒冠寵他年史筆誅未應丘壑底遺恨失金朱

常山道中聞諸將屢捷

一雨四十日義和安在哉路憂石頭滑雲怕天心開隔
水喚舟渡逢人騎馬來聞言江北好一笑為傳杯
、已酉亂後寄常州使君姪四首

汾水游仍遠瑤池宴未歸航遷羣廟主矢及近臣衣胡
馬窺天塹邊烽斷日畿百年淮海地回首復成非
草草官軍渡悠悠敵騎旋方嘗勾踐膽已補女媧天諸
將爭陰拱蒼生忍倒懸乾坤滿羣盜何日是歸年
身老今何向兵拏未肯休經旬甘半菽盡室委扁舟台
折星猶彗農飢麥未秋日邊無一使兒女詎知愁

春到花仍笑時危笛自哀平城隆準去瓜步佛狸來地
下皆兔肉人間半劫灰只今衰淚眼那得向君開

次韻桂林經畧李尚書投贈之句三首

方隅謀帥重帝豈賈生疎絕域須高枕中朝輟引裾邊
城雄鼓角幕府省文書暫作驂鸞去羣公歎不如
東越更新組南陽別舊廬中原猶鐵馬遠使只銅魚荒
俗宜深問遺蠻勿重勑歸來正黃閣將略自公餘
聞道中興帥今除第一流犬牙聊制敵猿臂即封侯把
酒逢元亮哦詩得子猷何妨留此傑相與復神州

次韻蔡少張遣興四首

南紀安耕鑿平時不受兵邊陲忘宇覆江漢忽塵生潮
卷妖星落春歸玉帳明將軍談笑事一筭定聊城
聞道官軍入吳儂盡倒戈指揮移地軸湔洗用天河尚
作蒼頭起當如赤子何汝曹宜面縛環壘即恩波
欲弔沈冤處春江只自深鋤耰元聚守塢壁要先侵吉
語行看報窮愁有底禁檐花應好在準擬報同襟
坐奪江山險都忘帶與襟不因囚膽落亦貴廟謀深騰
作懷歸雅行參解愠琴君王憐赤子意豈在南金

次韻鄭固通侍郎見寄長二首

一作班荆別秋風幾度涼論文隔尊俎得句夢池塘歲
晚思傾蓋情親比陟岡若為生羽翼千里到君旁
憶昨遭戎馬同浮十里江括囊聊避世懷寶豈迷邦眼
底雲空過眉間雪未厖不因參嚼蠟那得寸心降

舟行遣興五首

擁衲無餘事聞起柁聲水煙猶作暝霜鵲已已嬉情綠
蘇人歸路悠悠歲晚情祇應江海外隨處著餘生
滔滔千里浪祇解送人忙看即成衰鬢能堪幾斷腸繫

船水樹動炊黍水雲香驚怪陶彭澤功名晚更忘
高城吹角罷別浦載燈歸歲晚客猶去水寒潮亦稀一
身將影屢萬事轉頭非莫倚危檣望清霜易滿衣
霜斂初晴夜江愁獨望人蕭條全浦暝錯落數星陳老
覺癯儒冗窮遭醉尉嗔梅花行滿眼莫作後園春
渺渺竟何向滔滔難與論鴈書鳴荻野雪縞過帆村夜
寐人誰語江流月自存莫令漂泊夢千里到修門

過臨平二首

一別九霄路風煙長滿衣已成身老大無復世輕肥天

閣鳥雙下山寒。人獨歸晚來何處。雨春水半巖扉。
睡起涼生岸鉤簾坐小窓。麥風能起。柁梅雨不鳴江往。
事心長折歸塗影自雙。依然蒲柳地人老故先降。

天長道中三首

山行逢淺夏濃綠屢低巾。地冷猶衣袂村香已食新菰。
蒲渾欲老魚鳥自相親倚杖看孤月悠悠何處人。
十年遊歷地客子故難忘下馬尋遺老開門對夕陽一
鳩鳴掩翳數犢卧蒼茫更欲東南望疎星近鳥行
節物兼暄暑川原半雨晴雉場時一睢鼃畝忽齊鳴斗

粟違高枕囊衣度古城讀書成底事投老失春耕

水晶數珠詩

猶帶他山潤來依宴坐深誰云秋露滴能節海潮音積
數塵難盡微穿蟻可尋但隨君語默用舍我何心

食蝦

久憶南京好今朝放筋空短箱傾碎碧纖指剝輕紅腰
折宜賒死鬚長不療窮吳兒方獻納應與鱸魚同

山興寺

已怯驚潮渡還憂複嶺登逢人多問數投宿只尋僧野

飯農夫怪山行稚子能朝來那得爾前路好飛騰

悼往二首

宿草縱橫綠春歸有底忙百年知有盡萬感要難忘欲
語如他日猶疑在我旁人生今至此不擬惜流光
意懶還須少愁多不更嗔蕭蕭寒著樹吐吐老侵人未
滿窮愁願先分夢幻身東風吹節換送我淚痕新

起居方舍人挽詩二首

嚴陵人

漢殿臚傳處回頭四十春共嗟香案吏歸作釣臺人意
氣林泉老名聲日月新賈生方擬召鵬鳥在承塵

經術羣公上人材二紀間屢持邊使節竟老近臣班賜
第叨同擢趨朝憶共還白頭無力送能隔幾青山

河中使君莫少卿挽詩二首

子儔廷試第一

表表今詞伯邕邕古德人翱翔初畫省邂逅老朱輪閱
世深涇渭傳家得鳳麟懸知他日大時望屬平津
籍甚河中守宜簪近侍冠九霄卿月墮四海德星寒桂
籍新枝大蘭陂舊馥殘空餘尊鯽奠鄉淚滿江干

挽毛奉議詩二首

不信儒冠誤長年自濯薰鄉評推秀孝墨客誦詩文仕

早收朝蹟材終壑上聞晚全冰壑趣造物似知君
玉立簪纓底平生恥自媒次山初漫仕元亮即歸來竟
老金閨籍虛纏蕙帳哀盛名知不朽妙語寫瓊瑰

致政魯奉議挽詩二首

澤國今耆舊于君見典刑居鄉乘款段生子得寧馨綵
服供春酌銀章慰暮齡誰知雲霧裏忽失少微星
詔紱從君賜經龕與佛同早霑三釜祿幾作百年翁閱
世松成蓋傳家桂滿叢素車千兩送榮絕九原中

魯國太夫人楊氏挽詩三首

朱勝非
丞相母

有子升台衮承穎況日長魚軒開大國鶴髮老高堂忽
報栽萱隕空餘扇枕涼他年黃閣地誰舉伯仁觴
白雲終日望方喜見庭闈鼎食三牲養貂冠五綵衣回
班儀未舉反哭事俄非寂寞苔溪路安輿去不歸
承穎雖一子扶膝有諸孫壽祉膺難老哀榮動至尊祇
今懷顧復猶想對平反天與牛眠地何須返故園

隆祐太后挽詞二首

慶源由魏國奉祀及宣仁盛德儀中壺私恩絕外親長
秋期不老厚夜忽無晨來歲柔桑綠誰臨繭館春

朔漠遐征後南州倣擾時人心憂社稷天意屬簾帷擁
佑千齡主圖回萬世基中興能事畢脩與帝鄉期

浮溪集卷三十一

宋

汪

藻

撰

七言律詩

湖州長興縣大雄寺陳霸先故宅天嘉中所植檜
柯葉蒼然其中空洞皮脈僅存而已

曾經浩劫故依然老壽方知木有仙直榦凌空裁百尺
虛心閱世已千年深蟠澤國興王地獨傲天公造物權
玉樹庭花非不好祇今誰占舊山川

韋氏獨樂園

渺然于世不磷緇手自栽花作四時坐客聽蛙聊復爾
呼卿聞鴈汝為誰眼中泉石輪溪買行處壺觴逐境移
早晚拈書來就讀別開三徑與君期

宿東山寺有謝公井存焉

謝公當日此徜徉千載空餘一徑荒林壑久應無小草
石泉今卽是甘棠江山似恨功名誤花竹猶含笑語香
投老西州知不反可堪垂涕笛箏傍

次韻李元亮

水宿山行十日歸李侯應恨尺書遲遙知雨別風流後

直到秋高木落時負郭生涯千畝竹長年心事四愁詩
與君家世如兄弟歲晚同為丘壑期

次汪相韻

幾年東閣歎差池忽見溪山照紫微千里謹傳旌節至
一城爭看錦衣歸敢言刺史分符寵幸遇諸生鼓瑟希
早晚九重宣詔急紫陽山下驛塵飛

次韻張樂潛

從渠兒輩錯書麈自寫新詩細作行門外蒲生書帶草
林間知有德星堂流匙已厭青精滑蘸甲須嘗白墮香

祇恐笑談須此老又教天下起馮唐

次韻蔡天任二首

遠屏郊園誰復過支筇立到暮鐘時苦無啼鳥坐春去
時見好山緣竹低行逢鄰僧語一則絕勝飲客呼三遲
人間萬事不關我以殼自遮如凍龜
一雨真成解人意翻盆注野卻晴時五更城上烏烏樂
十日街頭櫻笋低江聲卽隨潮信急雲氣欲度山椒遲
吾徒飽飯眼中見鍊息不應長學龜

次韻董禹川二首

江山怪我數能來政坐刀斤赦不才生理喜于魚得計
交情羞似鴿為媒烟塵回首烽三月花柳關情酒一杯
日夜故園歸夢好憶衝細雨斲蒿萊
涉世真成百罅舟漫教俗子相壺丘投林老去三椽在
墮甌年來萬事休只欲攜兒耕甫里誰能著酒換涼州
絕憐揚子津頭雨管斷江南庾信愁

次韻洪駒父集東山

文書到眼只眇昏出郭尋山聊解紛驅馬去迎三丈日
與僧同臥一牕雲竹間揮麈風相及松下烹茶手自分

回首微官堪底用他年泉石是知聞

晚發吳城山

風掃陽侯雪陣平雨催摩詰畫圖成氣吞浦溆重林盡
秋著江湖去鳥明厚祿故人無一字長年三老伴餘生
會須滿意開懷抱到眼廬山不世情

題何子應竹君軒

苔連深竹楚江干分與幽人宴坐看映得圖書終日翠
淒成風雨未秋寒渭川昔漫誇千畝錦里今須種數竿
移取辟疆園畔去免教童子報平安

次韻向君受感秋二首

且欲相隨苜蓿盤不須多問沐猴冠菊花有意浮杯酒
桐葉無聲下井欄千里江山漁笛晚十年燈火客氈寒
男兒幾許功名事華髮催人不少寬

向侯拄笏意千里肯為俗彈頭上冠何時盛之青瑣闥
妙語付以烏絲欄日邊人去鴈行斷江上秋高楓葉寒
向來叔度儻公是一見使我窮愁寬

次韻熊使君登樓感秋之作

隨儂何物四經秋只有江南萬斛愁客枕蛩親聞最早

鄉書鴈少到無由菊叢今歲還經眼茅把何時得蓋頭
工部也應兒女隔羨他相近水中鷗

小築成漫書

旅營茅屋破蒼苔隔水花多不用栽開卷古今千萬事
杜門清濁兩三杯故人昔尚風相及客子今并雨不來
已辨此身如木石沙禽那得更驚猜

用友人韻寄平江蔣侍郎

詞源袞々患材多筆力駸々跨永和屢閱州符猶剖竹
盍歸禁橐舊持荷聲華大似城南杜勲業者如相國何

自笑萍踪久為客那能綺麗盡餘波

書寧川驛壁

過眼空花一餉休坐狂猶得佐名州雖遭灑吏嗤韓子
卻喜溪神識柳侯盡日野田行穉耜有時雲嶠聽鉤輅
會將新濯滄浪足踏遍千巖萬壑秋

余去年寄前詩今再過其地而彥征已卒用前韻

書驛壁

年少豈知身世浮心期同老故山秋誰教玉樹埋黃壤
不許鴿原到白頭鼎鼎百年皆夢幻悠悠萬事判窮愁

當時鴻鴈書來處今日飄然成獨游

惱張子充

他州異縣復芳時彊起尋梅把一枝濁酒縱能于道近
蒼髯終不與春宜逢人欲作媿隅語去國長為俚句欺
斟酒旅情誰會得徑須京兆出蛾眉

橫山堂

早冠清朝玉筍班忽乘歸興拂衣閒聊將詩酒關心地
盡占江湖在眼山人坐數州空翠下月行萬頃水雲間
當時范蠡曾知此那得扁舟去不還

分明圓嶠與方壺萬壑千巖入坐隅臨賦競傳今日句
臥遊安用昔人圖丹青霜葉秋明滅水墨烟林暮有無
記取滄浪漁笛曲他年要將使君鬚

靈惠公廟

臺殿崇、冠冢顛行人跪起白雲邊山河霸業三千里
歌舞靈衣五百年鐵馬威神通異域袞龍書命降中天
偃王遺種班、在好乞韓碑記邈縣宣歙間有主嶺靈
余祖也隋末有宣歙之最本朝以陰兵佐
邊錫今封余通守宣城故用韓碑故事

醉別劉季高侍郎

疇昔追隨翰墨場功名今日愧劉郎
英姿合上凌烟閣巧譖曾遭偃月堂
雙槩又乘清夜去一尊聊發少年狂
歸來卻共燈花語騎省看成滿鏡霜

移守臨川曾吉甫以詩見寄次韻答之時吉甫除
閩漕未行

朝來剝啄叩門誰昨夜燈花已報知
腰下方懸新守印眼中已見故人詩
十年且喜朋簪合千里休言官牒隨
問我抽書何日竟病來編簡網蛛絲

送杜文仲微赴山陽倅

城外長淮綠渺瀰此行聊復鴈門踦
邊烽已息何妨醉民訟全稀尚可詩
昭代聲名方此振中年離別未須悲
漂陽老尉還天幸政自扳援得退之

奉送張彥良司理

病來誰復顧湘纍君獨無忘宿昔時
人物喜逢三語掾風騷遠過四愁詩
尊前破涕方成笑人事多乖又語離
莫道天涯無鴈到好風寧不寄相思

重送惟皓

那知重到舊溪邊兩月青燈聽雨眠
閒引瘦筇行落葉

復尋清磬度疎煙宦遊南北夢千里人世短長癡百年
安得隨君飛鳥去盤陀相對共安禪

喜汪發之見訪并簡婺源江明府

怪底青燈綴玉蟲忽傳車馬到溪東鳥聲應為故人好
梨雪欲將春事空老去淵明三徑在病來彌勒一龕同
總持相見問生死為報百憂如夢中

約教授遊東林寺

擾々塵勞懶曳裾此生終待老匡廬兩山分破吟難盡
一水飛來畫不如紅杏成壇今鬢髯白蓮結社漫躊躇

泮宮夫子能敦約共採新聞廣舊書

熊使君次韻見屬次韻答之

蠻縣三年喜及瓜歸歟春思自無涯朝陽巖上無殘雪
慶朔堂前已亂花歸到兒曹應借問為言顛髮未全華
仲宣正得依投處萬里心安卽是家

寄呈壽基致政左司

年來何事憶尊鱸家近秋風萬頃湖五馬曾同當日渡
二疏今見古人圖山靈尚勒移文否田父時遭泥飲無
餘論不妨傳四海君家世々有潛夫

拂衣歸憩舊烟蘿鐘鼎山林竟孰多眼看空花皆是幻
心同古井肯重波清談三尺竹如意宴坐一枝松養和
我亦行拋簪笏去從君春日曬漁蓑

戲孫仲益暮春自尚書郎予告迎婦浙東留毗陵

久之

尊酒相逢禊飲初花飛柳暗忽春餘不嗔太史牛馬走
許醉郎官櫻筍厨幸有雪兒歌妙句何妨雲液載行車
只愁人誤刀頭約新月娟娟已鏡如

次韻張閔道西池小集

眼中烟水復雲林地勝身閒得細尋沙暖鳧鷗渾得意
日長桃李自成陰風光欲盡今餘幾杯酒相逢莫厭深
報答春江無好語浪陪諸彥恣窺臨

次韻吳子書天寧夜集

子書先協名士也

萬卷長年坐一窻肯論丘壑與巖廊江頭同過棟花節
夜半劇談獅子牀異世風流相廷祖他年言語傅君房
菰蒲渺渺但烟雨何意眼中逢此郎

同辯良至薦福塔頭

曉尋幽處一牛鳴空霧依迷失化城茗椀薰爐重問訊

竹溪松塢共經行，雲昏洲渚雨還生。
此地相逢復相別，江天病眼向誰明。

翁養源因先冢瑞松作亭求詩

樛枝偃蓋蔚相扶，絕勝分封五大夫。
天遣歲寒雙幹合，人言江左百城無。
聞孫為表祠叢勝，好事爭傳宰樹圖。
肯學并柯桃與李，四時佳色照黃壚。

過寧國小嶺

步歷崔嵬數百尋，垂堂漫許戒千金。
年來世事總如夢，老去兒曹長掛心。
聽雨不眠那夜永，行山未遍忽秋深。

天寒更度宛陵水，霜月欲生風滿林。

東安許明府同里之親，任滿回家求詩為別，卽席賦此兼簡熊使君。

三載相依葛與瓜，一尊為別忽天涯。
君先歸路經回鴈，我正幽棲似浣花。
好去乘時追俊彥，莫嗔無力薦才華。
城中若見漁樵客，須問浮溪老圃家。

汴中偶題

蜻蜒斜日立，簾鉤燕子新。
晴語柁樓熅，晚花隨意得。
茫茫春水此生浮，無官可緩三人帶。
有子能勝十具牛。

老大拂衣歸去好，尊鱸何必待清秋。

過金陵

六代興亡迹愈陳，迹陳誰遣意如新。古今更欲悲何事，
天地長留景似人。雲壓山低惟妬晚，霧蟠江闊更含春。
固知到此無窮感，豈獨區區我一身。

傅冲益久不得書

經年坐久一蒲團，幽鳥時呼到曲欄。山色總兼溪色好，
松聲長學雨聲寒。那將俗物關心事，只擬晴牕想鼻端。
已作生涯蠶事老，故人誰肯報平安。

次韻孫國器喜予鈔書精密

天教江海著潛郎，擬作他年柱下藏。未辨壁書摹古漆，
聊將閣本寫官黃。苦心便擬耽成癖，病眼猶堪細作行。
祇恐雌霓成誤讀，更須頻訪沈東陽。

還吳禹功徐帖

誰專小學國朝初，籍籍甘泉數二徐。輩行雖居騎曹後，
典刑全是嶧山餘。柳家莫笑薑芽手，鄭老方耽柿葉書。
待得門前溪水黑，憑君合作定何如。

朱新仲自韶州寄靈壽杖并詩次韻答之

苔漬嵐侵幾百秋詩仙寄我海南州攜來應自滇池國
得處還因博望侯吹燭會尋延閣老掛錢肯學飲家流
杖兮莫便為龍去扶取哀翁老故丘

題四望亭

累棟層軒縹緲間碧虛相照水精寒縱橫盡得江山勝
俯仰方知宇宙寬千里風烟環廣座四時星斗轉危欄
何須更盡東平障十萬人家表裏看

簡蔡天任

寂々閒庭少客過翛然丈室一維摩腦脂遮眼空豪在

藥裏關心奈老何雨後書連脩竹翠夜深床繞候蟲歌
東鄰似最知人意合有新詩到薜蘿

熊使君次韻

萬石亭西半是苔舊時官柳著行栽使君為築溪邊屋
野老同傾月下杯好在一塵從此記休論三徑有誰來
會須便作漁梁去莫遣鷓鴣忽見猜

和家叔春日

曉看春水滿方塘靜掩柴扉白日長花意風光空爛漫
客愁山色對蒼茫揚州歌吹今何在陶令田園亦就荒

試問南來米貴賤欲隨春浪過瀟湘

挽留二兄

聞挈囊衣指故林上堂長跪涕沾襟肯將斷鴈相望影
來慰驚波未定心客路山川方積雪吾廬桃李久成陰
歸鞍底用匆々發更促杯盤語夜深

嘲人買妾而病二首

但知瓊樹鬪清新不道三彭捷有神處仲未聞開閣事
維摩空對問禪人封侯燕頤何妨瘦伐性蛾眉卻怕顰
從此空花掃除盡定須嚼蠟向橫陳

何須天氣水邊新便好尊前賦洛神定自中年多作惡
非關尤物解移人莫愁阿鶩煩君嫁且學西施為我顰
爭似農家無一事從來婚嫁只朱陳

德邵親迎而歸乃有打包辟穀之興以詩見貽戲
用其韻

解事無人似樂天玉簪舊語世相傳打包就使從前話
彈指安能斷後緣寂々空房惟法喜茫々何處問臞仙
冬之夜永宜長慮百計真從苦箇邊

詠菊

依倚西風不自持，葳蕤羽葆雜金規。
繁開不負朝陽色，獨步非關昊帝私。
把酒可能追靖節，掇苗終欲慕天隨。
春紅過盡聊經眼，賴有芬菲慰所思。

題止戈堂

此老胸中百萬兵，暫勞試手沸狼羣。
山頭不復望廷尉，柱後何須用惠文。
解帶為城聊戲劇，賣刀買犢便耕耘。
三山勝處開華屋，千載人傳舊使君。

千里閩山駟騎飛，天書趣解海邊圍。
異軍方逐蒼頭起，元帥徐將白羽揮。
翻就饒歌春舉酒，收還烽火夜開扉。
向來萬事關兵氣，都作風光坐上歸。

郊丘書事

琅輿深出未央門，十里園壇氣象尊。
珪璧三千周典備，貔貅百萬漢兵屯。
青城浮靄連霜動，黃道微風帶日溫。
不用靈光符聖武，從來精祲答乾坤。

題至樂堂

倚空危榭壓城樓，千里風烟攝寸眸。
二華忽從天外落，三河直入坐中流。
何人解得為邦樂，有客難甘去國愁。
投老復來江漢外，此生歸計日悠悠。

題僧罄宜枝巢

平生到處覓三椽白首歸來古刹顛
飛錫幾逢花雨地住山今得鳥窠禪
九霄鵬翼心雖在萬壑松風夢自圓
莫笑維摩方丈室會看遊戲著人天

禪月羅漢

扃鎖收傳古聖師飛揚不類虎頭癡
槎枒老木垂雲蔓偃偻胡僧拖雪眉
丹墨已隨嵐靄盡精神猶作電光馳
祇應夢乞歸巖寺要使邦人習氣移

送僧還山

傳得清涼祖佛衣來新震澤舊禪扉
幾年香木成林種一日孤雲帶雨歸
別路片帆方蕩漾名山八部已光輝
夜牕時得伽陀句會寄江城秋鴈飛

送任藻兼呈楚州通守杜丈

相從嘗恨十年遲握手匆々每自疑
風艇煙帆還此日隙煙籬井定何時
試看子學猶難售須信吾窮未易醫
千里同風杜夫子可能時寄彈丸詩

過梅田追傷胡公立寄其姪仲平

繫船還共竹林居憶昨盃行手挽蔬
滿眼同誰春夢事

經年不枉故人書
木奴封戶千頭橘
雪片傾箱二寸魚
信美湖湘異吾土
且尋烟艇意何如

致政王參政挽詩二首

直道行藏世所難
拂衣談笑便休官
逢時合上麒麟閣
執法先栽獬豸冠
兩國旌壇交境外
三年帷幄侍朝端
龐眉未向清時老
萬事浮雲忽蓋棺

賜第崇寧一再春
建炎方識老成人
早為勇退山林士
晚作中興社稷臣
手把青箱傳後裔
日陪黃閣轉洪鈞
鄉關間闊雖千里
松檟相望亦海濱

挽刑部王侍郎詩二首

詔蹕南來首賜環
清名誰不仰高山
獨操廷尉平反柄
徐步文昌侍從班
曾子哀矜情得後
臯陶明允罪疑間
中朝正賴公持議
那得超然便不還

滿朝忠恕更誰如
家有西京小杜書
揚子清貧安甌石
于公陰德大門閭
雖嗟平進騫騰晚
正值中興選擢初
遺直至今談未已
故知人不數曹蜍

湖南安撫劉龍圖挽詞二首

胸次光風霽月明
論文袞々九河傾
一辭天上金鑿直

再見湘南竹馬迎，梁相合圖煙閣上。鄭公忽去雪山輕，
眼看過棹呱泣。誰謂衡州浪得名，前年旌節駐江湄。
始向清揚識紫芝，名繫南陬朱鳥影。官兼東觀白雲司，
初驚楚俗招魂些。已見羊公墮淚碑，千古風流鍾嶺嶠。
湘人應配曲江祠。

張徽猷挽詩二首

家有平津舊學傳，人材嘉祐至和前。運籌慣倚將軍樹，
畫諾頻分刺史天。字得鍾王真楷法，心超粲可祖師禪。
零陵宴寢公重到，父老追思靜治年。

天與精忠伯仲間，功成公獨拂衣閒。專城早應賢侯選，
延閣榮聯近侍班。去國久違龍尾道，思鄉長夢鹿頭關。
談經盡日摳衣處，學子相逢淚雨潛。

廣川夫人挽詩二首

董母待

壺範閨風照里閭，來嬪文伯薦牢蔬。眼看再世登詞掖，
身得三朝錫命書。忽報孟軻陳後鼎，漫勞潘岳賦閒居。
遙知京兆新阡上，千兩爭看會葬軍。

秋風一夕竇庭萱，無復春歸壽母門。修墓已將徵在合，
渡江猶喜伯仁存。早為舉案齊眉婦，晚見扶牀坐膝孫。

全福了無毫髮恨始知陰德自平反

賈太夫人王氏挽詩二首

賈謹寶
學母

優恩不與外庭同詔墨親頒出九重鐘鼎承家能兩大
詩書教子得三從葭莩密接椒房慶脂澤頻增石窳封
千里歸來鳴鶴野湘江正繞墓前松
憶昨容衣未耐姑哀深反哺白頭烏佳城欲見千年日
旅殯先求五父衢汲々素冠蒙霧雨翩々丹旒歷江湖
竟成窳窳干戈後此事哀榮世所無

挽靖安縣君

五世傳家德有徽更嬪蕭史慕靈妃平生未足魚軒樂
故里空傷羽翼歸雌劍忽先收夜氣寸莖猶欲報春暉
自慚不就磨笄志尚在徒能淚滿衣

浮溪集卷三十二

宋

汪

藻

撰

五言排律

龜山上方

度險逢幽處憑誰寫壯懷連薨棲絕壁孤塔表長淮地
本吳楓接山今禹績皆潮聲遙入寺竹影自翻階木杪
朱欄出城均雪浪埋乾坤迷枉渚霧雨泄陰崖丹葉經
寒在蒼洲向晚佳魚龍宵聽唄猿鳥晝窺齋月滿蠙珠
實霜清磨石諧僧盃收柏子樵徑埽松釵左宦書無鴈

南烹菜有鮭風煙欺短髮雲水信殘骸。竟作何鄉老虛
慚素尚乖江湖今在眼歸合辦青鞋

壽建安郡王

氣協高秋爽祥開寶胄華從今丹府籍為瑞帝王家桂
滿前宵影桃舒浩劫花德參龍種後班次雁行斜早賜
真王策榮膺上將牙兔園宏建敞貂冕異恩加仙掌高
承露天潢穩泛槎漢邦傳異慶周篚拜親嘉永接宗枝
秀同符玉歷賒喬松千載壽他日看肩差

壽俞少宰

閩海羣仙地商秋少昊辰盡哀山嶽氣來作廟堂身秀
拔千尋玉羣開一角麇早年提巨筆平步歷通津當宇
欣前席同時歎絕塵鱣堂初簡拔烏府卽騰掀旋綜天
官要還躋政路親南臺沙磧合兩省袞衣新金鼎功名
會紗籠富貴人房籌須杜決蕭畫賴曹遵。畎畝家蒙福
圖書日效珍百城收唾手萬事斷垂紳皎々胸中鑑融
融筆底春羣工推靖密舉世服清真直宿非箕斗逢時
實渭莘帝嘉忠力久朝羨寵光頻申伯詩方績桓榮賜
已陳露清龜食息霜老鶴精神永世承元首中天轉大

鈞歲留稱壽筭旬日看車輪

上蔡太師生辰二首

萬古儲英氣生賢鎮廟祧方春回暖律隨帝下神霄早
歲陪興運清忠服邇僚三篇俱命說兩紀獨承堯為國
隆堂陞中天幹斗杓光華歸使牒寧謚載民謠九牧金
成鼎三山石峙橋元圭來舊錫神寶獻新雕堂起房心
次音諧角徵韶車書人一統符瑞歲千條壁海材逾盛
沙場敵不驕獻琛皆累譯入穀有垂髻郭解雙封國班
超五日朝嘉謀從昔合奕業更誰昭眷禮羣臣異恩光

此日饒授圖開地壯傍闕築提遙供帳移金屋歌鐘實
綺寮名園藏茂密華閣聳岩嶢詔蹕紆臨幸宸毫紀宴
招弟兄聯袞繡孫子列蟬貂印琢金為彩魚懸玉在腰
中姻連築沁外族綴塗椒帝子傳杯酌宮牆有鼓簫果
新無獨享羹羹或親調

宇宙將昭泰風雲必會同帝師黃閣老人羨黑頭公慶
節同堯歷新陽應嶰簫儀韶來彩鳳占夢得真熊壽考
天資魯神靈嶽降嵩曲儀尊赤舄歌詠美彤弓夷險無
殊節誠明信保躬濟川先衆楫遵渚集飛鴻炳々丹青

筆堂、社稷忠斗杓還列宿廉陛倚層穹文武俱為憲
詩書孰比隆規模三代遠謀略萬夫雄字畫諸王品文
章兩漢風早登青瑣闥頻入紫微宮器敏無餘刃才豪
妙吐虹聲光連日月氣概俯華戎天上經綸合人間制
作工向來凝庶績誰復簡清衷絃誦三雍富舟車四海
通地歸銅柱北春滿玉關東養士菁莪盛論才駿馬空
聖時方密勿賢業助昭融螭紐乾符正龍文帝鼎崇伊
湯咸有德房杜不言功禮秩羣臣異恩波此日豐宸章
頒琬琰相第列帡幪東壁文昭爛西崑氣鬱葱節旄藏

榮戟茅土啓龜蒙袞繡卿雲裏貂蟬瑞藹中御奩金寶
帶神廡玉花驄蓬島波全闊天鈞樂未終禁香紛縹緲
朝佩雜玲瓏芝草盈田紫蟠桃照海紅後彫凝秀髮難
老湛方瞳冰質期姑射丹砂喚葛洪潛機神宇定粹表
德符充瑞鶴千年羽靈著五色叢舊傳調鼎客今識鈞
璜翁世、聯台袞年、拱帝聰欲知耆算永元氣等無
窮

哭尚書龍學程公名瑤

江左推人物時清得俊髦肺肝傾耿介頭角長英豪鄉

郡賓興最賢關譽望高萬夫爭射鵠一舉獨連鰲經術
爭儒館詞章重省曹主憂俄肝食邦禍始秋毫疆寇來
侵逼敷天徧繹騷奮身攄憤邁銜命使腥臊深入邊亭
隧堅持漢節毛道途千里隔忠義寸心牢歸報龍顏喜
親聞鳳詔褒功成侔李郭政合付伊臯超擢陞青瑣謀
謨拱赭袍百官瞻矩矱八座次甄陶晚歲猶持橐鄰州
暫夢刀台星方雨：逝水忽滔：上意長圖舊朝廷未
閤勞謝安幾一起秦失卻三號伊昔身遐謫公時首屢
搔交情如骨肉仕路正風濤里閤期重會泉臺恨莫逃

終天吁永訣雨淚滴香醪

五言絕句

知非齋

其是果安在况今非故吾箇中惟醉好莫忘黃公壚

愛閤齋

竿木逢場處何人肯自還祇應韓吏部能道不如閒

光風橋

茂林脩竹下一水獨縈回時過赤欄去風從蘋末來

飯牛庵

相從龍具中耕稼亦吾學所未一飽同安用瑩蹄角

臨賦閣

與物相忘久于何寄此情祇應逢勝會不覺句還成

次韻吳明叟集鶴林五首

平生夢往處始到天南峯風來荷氣度日轉松陰重
林間煮茗罷谷口蒼煙漫行者草根露已作珠璣團
臨分更攜手坐聽烟鐘聲斜陽有底急不貸四牕明
支頭澗底石濯足松下泉吾生儻有此無復東西緣
冥冥近嶺翠瀏瀏長廊風他年竹林社記取山王同

北牕

睡起無一事怡然盼庭柯綠陰微缺處最得南颺多

題松竹圖

清霜搖落後賴此慰詩翁借有茱萸泝風流可得同

戲題寂庵

是心長不起宴坐一團蒲安得龍眠手添成憇寂圖

題商樂亭

趣收霜後實供我洞庭春未暇三百顆作書懷故人

偶成

幽臥一禪榻無人共白雲山泉與溪水偏遣夜深聞
六言絕句

舟行三首

摩詰畫中平遠庾郎句裏清新有底江山面目年來到
處相親

水底藻迷淡曉樹頭葉振周年未許梅懸玉乳先教橘
啜冰泉

山水俱含古色煙雲巧發天藏乞與詩人醉眼要令彈
壓秋光

七言絕句

題張資政汝川圖九首

昔人曾此結精廬故老猶存井臼餘今代子房來卜築
要看圮上一編書

右澹巖書堂

湖潭千尺見脩鱗倚杖時觀鏡裏身汝輩只堪箋爾雅
騎鯨那識謫仙人

右泊湖潭

發揮泉石有新圖西蜀墓頤得爾無慙作釣璜谿上客

谿神何必問賢愚

右蝦蟆石

每尋疎磬訪支郎
松竹交陰杖屨傍
絲履氎巾聊取用
風流不減贊公房

右多寶院

花光連接兩臺春
中有眠雲跂石人
莫使鞭笞鸞鳳去
時來重現宰官身

右金石臺

年々春色報公知
不與天涯驛使期
我是平章風物主

可知東閣見君時

右梅僊潭

履綦行處日蒼苔
鞞悅深藏月一開
已辦此身同法喜
不應臨感更難裁

右懷賢庵

直到孤峯最上頭
下看雙澗玉虹流
世間培塿何須數
且臥元龍百尺樓

右積翠樓

蕭散香山與輞川
功名綠野及平泉
有田種秫供春醉

五柳先生似更賢

右甘陂莊

次韻胡德輝乞予鈔書之副六首

蠅頭于我已無緣
拈問東家不直錢
乞與中庸胡伯始
免教堆屋篆蝸涎

爾來書史鈍如鎚
安用牙籤萬軸為
遣我牀頭周易去
憑君分取半生癡

欲鑽故紙出何緣
大似兒啼業作錢
我已捐書覓三昧
怪君舊著野狐涎

長年朱墨明窻下
自笑膏盲不可為
賣菜區區苦求益
君房他日更應癡

五車政自妨人樂
祇合饒供餉鬼錢
我有靈編端欲見
為君掃地注龍涎

長檠計出羣兒下
兩眼眇昏欲底為
憑語少年須著便
酒狂端合信書癡

漫興二首

晨起翛然曳杖行
一簾疎雨作秋清
老來歲月能多少
看得栽花結子成

燕子年々入戶飛向人無是亦無非來春強健還相見
送汝將雛又一歸

醉書

尊前和雨唱陽關紅燭熒々照夜闌酒醒夢回山月小
水雲無際鴈聲寒

將至郡城

花姑溪上問歸舟謝守城邊識小樓兩岸垂々秋色老
渡頭人更老于秋

熊使君垂和用元韻答之四首

憑軒時見白雲行霜入長江萬丈青逐客今年緣底事
村々簫鼓報秋成

新亭雖小亦翬飛陡覺風烟與昨非分得使君秋數頃
登山臨水送將歸

閉門多睡少經行隨分匏尊瀉濁清庭下若生書帶草
前身卽是鄭康成

兒時也羨刺天飛投老方知絕百非酬唱恰成劉與白
分司且住莫言歸

題江南春曉圖

忽從林杪見朝暉濕嶠輕雲半欲飛何惜扁舟并畫我
要從沙際望春歸

贈人二首

聞將衲子日尋幽度水穿雲處游遙想逃禪時一醉
人間春甕與扶頭
山城重到轉清幽勝日閒尋舊釣游定是沙鷗嫌俗駕
背人飛去不回頭

次零陵太守競秀堂韻四首

層巒遠近翠浮空人道山川似剡中正要瀟湘含遠色

莫教江上起樵風

柳子當年亦好竒衡陽叢桂手親移何如此地栽桃李
春到千巖萬壑知

從渠歌舞轉頭空且索尊前一笑同欲識使君真樂處
蒲團禪板是家風
桃花拈出自靈雲薦得伽陀獨有君無事時來觀物化
妙高峯頂度朝曛

次韻周聖舉四首

斗酒相逢且緩觴惜無妙曲惱周郎願吹江水添杯杓

不管春秋似許長
滿眼睛江灩不收浴鳧飛鷺迴相儔何須細話興亡事
今古從來貉一丘
棄甲高于熊耳山大弔挂壁更須彎從今江北江南柳
莫遣行人取次攀
少婦中宵聞馬嘶曉看黃色上脩眉男兒一為功名死
肯向空山愁秭歸

次韻蔡天任十首

江頭山色舊所愛倒影玉海空嶙峋爾來處々侷媚媮

似與世爭眉黛新

幽人午枕夢清熟書筆滿牀花自開兒童誤起聽脩竹
舊雨故人今不來

我家君家一牛鳴相見幾何今露螢要須來往成白首
痛飲共讀離騷經

江南六月底風土十日市無山鞠窮不應梅子趁時節
自是國人愁寓公

君家食指如堵牆不著斗酒求西涼門前糴秬三百畝
勝我筆耕無寸秧

關西老將爭捐軀，帳下健兒思草枯。誰能捐粟百萬斛，乞與繞樹南飛鳥。
山中種橘無千頭，一飽未卜為君憂。長年有飯卽吾土，問米貴賤還東流。
脩廊過午夕陰合，蝴蝶滿庭春草長。呼兒更捲簾數尺，要放晚晴升屋梁。
百年都盧能幾日，況迫晚晚行歸休。高車列鼎豈非欲，安步晚食差無憂。

中郎故是渥洼種，不受世人金絡頭。十年一衲作僧過，臥看煙雨明沙鷗。

萬上人將游三吳，袖杼山居士贈言見過戲成兩絕送之。

參得湯休五字禪，一餅一鉢去飄然。定知游歷名山徧，吟入江湖萬頃天。
韓子由來未識真，欲還澄觀作詩人。若教早被儒冠誤，那得雲山自在身。

還璉上人詩卷

筆端遊戲詎須頻，短軸才開卽可人。月映澄江梅映雪，

比君猶自未清新

或傳有歸期陳時發餉靈壽杖求詩
聖恩端許返柴荆便合跣趺過此生九節煩君持送似
人間險處不重行

銀毫

玉為蟾蜍冰作滴烏絲欄開寶鴉墨天孫夜拾瑤草歸
醉舞銀毫鬪春碧

卽事二首

燕子將雛語夏深綠槐庭院不多陰西牕一雨無人見

展盡芭蕉數尺心

雙鷺能忙翻白雪平疇許遠漲清波鉤簾百頃風煙上
臥看青雲載雨過

雜詩

古屋清寒雪未消小牕晴日展芭蕉酸甘荔子清醇酒
更展青芽薦菊苗
碧牕涼簟惟便睡露井無塵蔭綠槐夢入醉鄉猶病渴
輓轡聲到枕邊來

枯禪

我行昔到虎溪頭，俗氣浮光兩無盡。當時獨指煙樹杪，
有士枯禪雪侵鬢。

浴孫日熊叔雅有詩次其韻二首

休論臭腐與神奇，康樂還生謝客兒。我有浮溪農圃在，
他年分付小樊遲。

釋氏夢中親抱送，人言價重百車渠。阮家新婦得雄帖，
還有數行中令書。

夜雨遣興

風雨鳴窻報客知，還孤月底探梅期。泉聲猶自斷還續，

遙想棲禽無定枝。

宿鄴侯鎮

當時踏月此長亭，鬢似河堤柳色青。今日重來堤樹老，
一簪華髮戴寒星。

微涼初破候蟲秋，水露草螢光不流。搔首與誰論往事，
星河無語下城頭。

次韻何子應七月十八日書事二首

寄語江鷗莫浪猜，先生愛汝水洄洄。自從楚國靈均後，
幾箇騷人到此來。

臥看山色懶扶輿擬擢扁舟學釣魚誰似湘流知我意
秋來三得道州書

詞

點絳脣

新月涓涓夜寒江靜山銜斗起來搔首梅影橫牕瘦
好箇霜天閒卻傳杯手君知否亂鴉啼後歸興濃如酒

前調

高柳蟬嘶採菱歌斷秋風起晚雲如髻湖上山橫翠
簾捲西樓過雨涼生袂天如水畫樓十二有箇人同倚

小重山

月下潮生紅蓼汀殘霞都斂盡四山青柳梢風急墮流
螢隨波去點點亂寒星別語記丁寧如今能間隔幾
長亭夜來秋氣入銀屏梧桐雨還恨不同聽